

圖俠劍正雍



翻 才 所 版
 印 准 有 權

1936 . 出版

者
 印刷者 上海醫藥試驗所
 東亞書店
 發行者 上海霞飛路新益里
 東亞書店
 分銷處 各地各大書局
 杰 森

雍正劍俠圖 (卷六)

(常杰森著)

却說貝勒爺看着心中思想，正在出神之際，就聽旁邊有人說話，說道，爺台您看着這房子有點異樣吧，貝勒爺聽旁邊有人說話，倒吃了一驚，回頭一看，却原來是方才在門前站着的那個跑堂的伙計，書中代言，方才在門前讓客的那個伙計，他就在樓上當了過賣，見衆人上樓，自己也就跟上來啦，算計衆人業已落了坐，必然要酒要菜，萬沒想到大家不入坐，圍着樓上往四外瞭望，伙計心中說，這幾不是吃飯來啦，是逛樓來啦，伙計跟着轉了個灣，由南面直轉到北面，見這位客人手扶着樓窗，目睛向北面觀看，看了老大半天，夥計忍不住的問道，您看着異樣吧，貝勒爺聽夥計這一問，遂說不錯，我看這三座宅院很好，當中怎麼沒有人住呢，夥計說道，是不是，我就算計您必是這句話，必然疑惑當中這座宅子是鬧鬼，爺台您想錯了，方才上樓的時候，大概您看見我們這個字號啦，叫至友樓，提起來您也愛問，我也愛說，我姓王，皆因我愛說話，人送我一個外號，叫話把王三，你八家看見了沒有，上下這兩所宅院，住的都是我們東家，當初都是保鏢的，東邊住的姓高名麟，字田，外號人稱鐵戟將，西邊住的姓鄭名奎，字天雄，外號人稱神刀紅眉叟，在鏢行很有名望，說這話有二十年啦，他們二位結交一個知己的朋友，姓洪名利，字丙南，外號人稱左臂神刀，也是鏢行的人物，老哥兒三個情投意合，可就拜了盟兄弟啦，原先我們這個莊子叫鄭家莊，就皆因我們二位東家交了這位朋友，打算要把莊子改個名子，叫三義莊，老哥兒三個商量好了，要把房子落地重修，修蓋都要一個樣兒，這位姓洪的是東西湖城柴河口的人氏，我們二位東家打算商量好了，預備車輛，把盟嫂接了來，在一處同居，這位洪爺不讓我們二位東家去接，說的也好，何必又勞動你們呢，我去把你嫂子接了來，你們還見不着嗎，我們二位東家也不敢再三的勉強去，洪爺就走啦，接家眷去啦，一

去就沒回來，後來我們東家一打聽，可了不得啦，柴河口發了大水，這位洪爺出外面訪友去啦，一家子都被水沖了去啦，我們二位東家一聽這個信，可就急啦，把家中事情安置安置，老哥兒倆背上小包裏，前去訪洪利洪丙南，這一去可就是整整的六年，也沒把這位洪老員外訪着，趕到回了家中，只因盼望良友的心切，原先這都是民房，我們二位員外拿錢，把這個房買過來，在這裏蓋了一座飯館，字號叫望友樓，取其盼望朋友的意思，這個飯館裏賣錢多少都不要緊，就爲的是我家二位東家，來到樓上吃會子茶，把樓窗兒開開，就站在您站的這個地方，就看着中間這所宅院吊淚，您沒有看見嗎，這三所宅子，都蓋的是一個樣，不但房子蓋的一個樣，裏面的木器傢俱擺設也都是是一個樣，連尿桶都是一個樣，這老哥兒倆，天天站在這個樓窗看着這所宅院，就如同看見良友啦，哥兒倆看着這所宅子傷心，扶着樓窗兒吊眼淚，你老人家不信，看看你腳底下那都是眼淚的痕跡，說句謊話吧，淨眼淚流了有八大盆，再者，世界上交朋友，人人都說桃園三結義，咱們可沒看見，要我們東家拜這盟兄弟，真可稱得起世界上沒有，貝勒爺把跑堂的話全都聽完，叫道，話把王三，你見過這位洪老員外嗎，王三接着說道，尙沒見過呢，貝勒爺說道，我與你見見，回頭望着洪玉耳說道，你過來，洪玉耳趕緊過來說道，爺你老人家有甚麼事，貝勒爺對着話把王三，用手一指洪玉耳說道，我與你見見，這就是丙南公洪利的少公子，名叫洪玉耳，伙計閒聽，用目上下打量打量洪玉耳，口中說道，這就是那位洪少爺，玉耳答言說道，不錯，正是在下，只因奉我父之命前來，與我二位叔父請安，我父不久前來，有勞你替我回稟一聲，我的名子叫洪玉耳，千萬說明白了，夥計閒聽，趕緊行禮說道，原來是少爺到啦，恕小子未能遠迎，我這裏給你行禮啦，說着話，就要跪倒磕頭，洪玉耳趕緊把他扶住，王三說道，你在此稍候，我去去就來，一面說着話，一面往後倒退，你倒是留神樓口哇，一脚登空啦，順着樓梯咕嚕下去啦，滾在樓梯之下，差一點沒把脖子閃了，爬起來報信去了，樓上貝勒爺一千衆人，看着話把

王三倒是可笑，貝勒爺心中又贊嘆，高麟鄭奎交友的至誠，衆人在樓上將要落坐，就在這個工夫，就聽下面樓梯騰騰一陣亂響，首先上來了二位，前面走的這個人細條身材，白淨面皮，眉清目朗，準頭豐滿，脣似塗硃，大耳有輪，花白鬍子股小辮，領下三絡黑髯，身穿寶藍綢子褂，腳下白襪雲鞋，精神百倍，後面跟着一人，身量不算甚高，身穿米色綢子長衫，藍綢子中衣，白襪雲鞋，往臉上看，原來是個天老，黃髮蓬蓬，鬍子股小辮，白生生的臉面，兩軍黃眉，一雙黃眼，鼻如懸胆，脣似塗硃，黃茸茸的鬚鬣不多，也很精神，後面跟着四五個家人，一同上得樓來，貝勒爺就聽前面走的，那個人說道，洪玉耳姪男在那裏，洪玉耳只因沒有見過二位叔父，遂向前搶步，口中說道，那位是鄭叔父，那位是高叔父，姪兒洪玉耳上前參見，前面細條身材，三絡墨髯的接着說道，我叫高麟，後面那個人又接着說道，我叫鄭奎，洪玉耳聞聽趕緊向前跪倒行禮，口中說道，姪兒參見二位叔父，高鄭二位急忙伸手相攙，遂說道，姪兒到此汝父何在，洪玉耳接着說道，還有幾位英雄俠客在此，孩兒願借叔父宅第談話，望叔父頭前引路，高鄭二位抬頭看了看老少的英雄，情知有事，只得抱拳向衆位說道，此處亦非談話之地，請衆位寒舍待茶，貝勒爺趕緊抱拳說道，既然如此，就到貴府打攪，於是大家一抱拳，高鄭二位頭前引路，順着樓梯下樓，出離了望友樓，夠奔西宅院，鄭宅而來，來到鄭宅門首，鄭奎往裏面相讓衆人，貝勒爺在前面走，進了大門，裏面一斷花瓦子牆，當中月亮門，迎面的木頭影壁，進了月亮門，裏面是東西配房，當中大廳，衆人來到大廳的門口，家人起籬籠，往裏面相讓，裏面是三間一通連，屋子裏面是雪白粉壁，几榻光明，牆上掛着名人字畫，挑山對聯，洪玉耳看衆人進到屋中，趕緊說道，二位叔父我與你引見引見，說着話，用手指貝勒爺說道，這是國家多羅貝勒爺，姓胤單字名禎，二位聞聽，原來是貝勒爺駕臨，趕緊跪倒行禮，口中說道，不知貝勒爺大駕光臨，恕村民未能遠迎之罪，貝勒爺趕緊伸手相攙，說道，不可拘束，咱們還是隨便談話的好，高鄭二位站起

身形，洪玉耳跟着與侯童二俠相見，高鄭二位俱都相見已畢，洪玉耳又與司馬良，夏九齡，楊小香，楊小翠，與高鄭引見已畢，然後大家彼此讓座，仍然將貝勒爺讓在上手，衆人按次序相陪，家人獻茶，茶罷攔盞，鄭奎向洪玉耳說道，你從何處至此，汝父現在那裏，洪玉耳遂就把遭水災遇救，父子對刀相認，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高麟鄭奎將話聽完，不由得嘆息，遂又請示貝勒爺因何來到敝處，此時貝勒爺也就不瞞着啦，就將自己與童林出都聘請鎮東俠，兩次州擺擱，過湖南路過楊家莊，拜訪楊萬春，巧遇洪玉耳，前後的情由，也就說了一遍，只顧這麼一說話不要緊，天色到了已牌已過，鄭奎想起來啦，向洪玉耳問道，你們爺幾位還未能打尖吧，洪玉耳帶笑說道，我們爺幾個要是打了尖，焉能夠得了望友樓呢，我們倒是未打尖，鄭奎聞聽說道，這是怎麼說的，只顧大家談話，忘了大家用早飯，趕緊命家人到櫃上，教他們預備酒菜，家人答應一聲，轉身出去，工夫不大，進來手下人擺設棹椅，擦抹棹案，擺上杯箸菜碟，鄭奎請貝勒爺並同二位俠客入座，說道，爺大駕光臨，來到敝村，不過是薄酒素菜，請爺你包涵着點用吧，貝勒爺在旁邊早就看明白啦，心中想了半天，看起來江湖道，何等的義氣，只要見着，就像一家人似的，今又見鄭奎至誠相讓，未免更透着心中歡喜，遂說道，既是自家人，我們也不客氣，來到就要攪擾，咱們大家是隨便坐，說着話大家入座，仍然還是兩棹，兩邊小弟兄五個，正當中貝勒爺，上坐二位俠客，與二位員外相陪，家人添酒上菜，大家彼此談心，等到用完了飯，天可就不早啦，申牌已過，童林打算跟貝勒爺商議告辭起身，怎奈鄭奎十分挽留，爲的是讓他們小弟兄多親近幾日，貝勒爺見鄭奎如此挽留，只得應允，明日起身，大家散坐閒談，直頂到用完了晚飯，時間已至初鼓之後，二位員外是怕衆位一路上的勞乏，恐怕多談不便，遂命家人把西廂房收拾乾淨，南裏間教五位小英雄住，北裏間請貝勒爺三位安息，家人都預備好啦，家人收拾齊畢，稟知員外，教老員外站起身形，遂向貝勒爺說道，論起來應當陪着衆位多談，皆因怕大家一路勞乏

，請大家早些安息，明天早晨再談，貝勒爺站起身形說道，二位員外，我們來到貴莊，多蒙員外如此的招待，我們在貴府打攪，這真是出乎情理之外，鄭奎含笑說道，這就是你賞臉賜光，恐怕我們還巴結不上啦，說着話，就叫家人掌燈，家人早就把燈光掌上，鄭奎起籠籠頭前引路，由上房屋中出來，夠奔西廂房，來到屋中燈光明亮，進了堂屋，來到北裏間，貝勒爺一看床榻之上，被褥業已收拾齊整啦，三位在床榻上纔坐，五位小弟兄在地下站立，員外向五位小爺說道，你們回頭在南裏間屋中安息，晚間若要小便，你們就出離西廂房，往北靠着上房的西邊，有個夾道，夾道西邊有一個角門，出離角門，有一個西誇院，隨便走動都可，我也要告辭，歇着去啦，遂向貝勒爺告辭，二位員外出離西廂房，夠奔上房，到上房老哥兒倆也得商議商議，若要盟兄來了，把當中間這所院子也得收拾收拾，盟兄是既然失家，也得與盟兄籌劃，二位員外夠奔上房去了，單提貝勒爺，看着他們小哥兒五個，在地下那兒站着，貝勒爺說道，你們也睡覺去吧，司馬良答應一聲，帶着他們哥兒四個，出了裏間屋，來到外間屋，遂向夏九齡說道，我要出去告告便，你們睡覺去吧，夏九齡說道，我也去，去問道，他們三個人說道，你們怎麼樣呢，洪玉耳說道，我沒有尿，夏九齡說道，不行，你們沒有尿，也得跟着去，擠一點，司馬良一摸腰間練子錘，還沒放下啦，還在兜囊之中帶着啦，又一想也就不必取出來啦，司馬良遂帶着他們小哥兒四個，出離西廂房，夠奔北邊的夾道，又一看月色如銀，清光似水，照着白晝一般，來在夾道一看，果然西邊有個角門，哥兒五個出離角門，一看四四方方一個大院子，靠着南面堆着好些木頭，磚瓦，書中代表，這是鄭奎新近買過來的，那麼一座院落，打算要蓋房，還未蓋，司馬良一看院子裏很亮，怎能夠站在那兒就溺尿呢，一回頭看見自己住的西廂房後房山，有一片黑影兒，皆因是月亮纔由東面上來，照不着的緣故，司馬良向衆人說道，莫若咱們就在這邊走動倒好，夏九齡說道，您別忙，咱們既然是拜了把兄弟啦，溺尿咱們也得有個次序，大哥您站在北邊，您是頭

一個，我是第二，洪玉耳是最末，誰讓他是老兄弟呢，洪玉耳一聽心說，這倒好，溺尿我都在後頭，司馬良站好，大家按次序站好，其實就是司馬良一個人要溺尿，他們幾個人都沒有尿，被夏九齡這麼一搗亂，彼此都是小孩的性質，又好玩皮，沒有尿也得跟着比着，這五個人將要溺尿，猛聽得嗖的一聲，可把這哥五個吓着啦，尿也回去啦，五個人就往地下一扒，借着月色的光輝，就見由打西牆竄進一個人來，看的真而切真，一矮身形，直夠奔東北，趕情東北角東牆上有一個小角門，賊人夠奔這個角門，正由他們面前經過，分外看的清楚，看賊人混身上下一身青，頭上青絹帕罩頭，斜拉麻花扣，身上穿三串通扣夜行衣，寸排骨頭鈕，黃絨繩勒成十字絆，背後勒着刀，三藍的水裙，兜襠襯褲，脚下酒鞋白襪，打着裹腿，皆因他走得快，五官看不清楚，司馬良到了是比他們哥幾個明白一點世故，一看就知不是好人，司馬良隨着一矮身，也就跟下去了，後頭就是一串，這個小子也是不走運，命中犯五鬼，司馬良眼見這個賊人並不竄牆，順着角門進去啦，司馬良一看，就知道這個賊是外行，論起來綠林道，逢門不能擅入，不應當走門哪，趕到司馬良來至門首，往裏面一看，原來是一座院落，北邊明着，五間高樓，兩傍邊的明樓梯，就見樓上西邊的三間，沒有燈光，東邊這兩間燈光明亮，有婦女的人影兒，在窗紙上亂恍，並有說話的聲音，就見這個賊人，身形還是真快，早就上了樓啦，蹲在窗戶台下，用胳膊肘膀住窗戶台，大概是把窗櫃紙戳了個窟窿，往裏面觀看，司馬良又見樓下擺着荷花缸，兩傍擺着的花卉，一盆挨着一盆，沒有容足之地，難以動手，此賊夜內入宅，專奔後樓，必不是好人，務必將他當場捕獲，自己想到這裏，將身形一矮，施展矮走蛇行式的工夫，夠奔東西樓梯，後面衆小弟兄，也就跟下來了，來到樓下，順着樓梯而上，衆人是魚貫而上，司馬良早由腰間取出亮銀練子錘，來至在賊人身背後，賊人只顧向屋內觀看，不防後面來人，這就是賊人的報應循環，那麼他往屋內看的甚麼呢，書中代表，這位鄭老員外膝下無兒，只生一女，年方一十七歲，乳名玉蘭，

鄭老員外夫妻愛如掌上明珠，終日跟隨乳母在後樓習學刺綉，姑娘的女工針黹甚好，如今天交初鼓，安息太早，故而在燈下刺綉，常言有句話，燈下觀美色，那看着怎麼樣呢，賊人看見屋中的美人，果然是長的好，看着怎樣的好看呢，好看就得了麼，何必你多問呢，著者說書說到此處，自己原有份心願，因為別人每逢說到淫賊夜間採花，賊人在窗櫺外往屋中觀看，女子如何標緻，何等的美妙，怎樣的嫵娜，必要描寫的清清楚楚，肉離見骨，惟有在下不然，本來說書與著書關着一份口筆之德，著者的志願，若遇好家婦女，無非就是輕描淡寫，並非是著者不能拈瓜露子寫出來，等待咱說到後部，我再細細的寫出來，後面有得是淫婦淫女的故事，可是這麼着，若寫的不像人話，諸位可別嫌厭氣，此時無非暫表賊人站在外面，往屋中觀看女子長的美美就是了，賊人只見前面的美色，不顧後面的報應臨頭，司馬良見賊人如此的舉動的概不由己的氣沖牛斗，手擎亮銀練子錘，有心要把賊人打死，又怕沒有活口，自己一想，莫若用練子錘將賊人雙腿繞住，往回一拉，拉倒了他生擒活捉，想到這裏，雙手一抖練子錘，嘩啦一聲，將賊人雙腿繞住，賊人一覺雙腿繞住，可就逃不了啦，賊人想要脫逃，那焉得能夠，司馬良雙手用力一帶，賊人的樂可就大啦，整個鬧了一個嘴啃地，司馬良向前趕步，用磕膝蓋點住他的後腰，回手解賊人的繩絨，搬肩頭，攜二背，四馬倒攢蹄，將賊人寒鴨鳧水細好，屋裏面可就有了聲音啦，乳娘與小丫頭們在屋中陪着姑娘作活，聽窗櫺外嘩啦一聲就知道外面必有匪人，一齊喊道有賊，司馬良衆人在外面業已當場將賊拿住，就應當告訴婆子，我們將賊人業已拿住啦，也就不至於大驚小怪啦，無奈這些個人，俱都是小孩子的性質，夏九齡這小子更玩皮，他不論這個地方是甚麼所在，他站在樓上大聲喊嚷，喊道，後樓有了賊啦，這一嗓子不要緊，司馬良一聽他這一嚷，怕的是前面的人趕到了，若要問你們五個人到後樓作甚麼來，又怕自己沒有可說的，司馬良雖然把賊人拿住，打算到前面前去報信，訴說經過之事，自己這才轉身形，夠奔樓梯，他這一奔樓梯不要緊

，楊小香，楊小翠，洪玉耳也。想上前而去報信，五個人一齊夠奔樓梯，彼此亂擠亂碰，撲咚撲咚一齊跑下樓梯。夠奔西邊夾道，將來到西邊夾道的當中，就見高麟鄭奎二位員外由前面而來，書中代言，高員外皆因盟兄洪丙南不久必到，他可就沒回自己的東院，自從安置貝勒爺大家安息在西配房，他與鄭員外夠奔上屋，到屋中相商盟兄來到的時候，當中這所院子怎樣的安置，因此哥兒兩個任上房屋中有家人伺候，一面喝茶，一面談論此事，弟兄們正在相商之時，猛聽得後院喊嚷一聲有賊，這一聲可把鄭奎吓了一跳，准知道後樓上有愛女與丫頭婆子，倘若真鬧賊，有了意外，這便如何是好，自己聽見這一聲，連兵刃都未拿，站起身形向外就走，高麟在後面相隨，弟兄們從離上房，下台塔石，來到西夾道，正往前走，就遇上五位小英雄由後面飛跑而來，鄭奎一見他們五個人，迎面而來，以為他們不知道是小姐的後樓，無心中走到後面，在那裏淘氣，二位員外怒氣勃勃伸手將司馬良等攔住，問道，你們五個人上後樓作甚麼去啦，夏九齡接着說道，您到後邊看看去吧，後面鬧賊被司馬良捉住啦，還在樓上網着呢，鄭奎聞聽將手一放，衝着他們五個人哼了一聲，弟兄二人帶着家人向後面去了，這五個人順着西邊夾道，來到西廂房，房沿下，見鎮東俠懷中捧劍，童林懷抱雙鉞，貝勒爺此當中曲着腰，用手提鞋，這三位因為甚麼出來呢，他們三人尙且未能安息，貝勒爺在北裏間脫鞋上炕，盤膝而坐，鎮東俠陪着貝勒爺說話，正在這個時候，忽聽後面喊叫有賊，不由得心中一陣難過，看着童林心中想道，我們即為俠客，初次來到人家宅院，就趕上今夜鬧賊，總是我們弟兄名譽不真，枉稱俠客，想到這裏，也未與貝勒爺童林商議，回手掣劍，童林見老俠客掣劍，向外就走，不知老哥哥是何用意，跟着打包裹亮雙鉞，也就跟出來啦，貝勒爺見此光景，也就由坑上跳在地下，沒有工夫提鞋，場啦着兩隻鞋，來在廊沿下，就見本家的二位員外夠奔西夾道去了，因此貝勒爺站在那兒提鞋，其實鎮東俠出離屋中之時，就見高鄭二位員外由上房出來，夠奔西夾道，只因二位員外並未要求，自己不能眼

隨二位員外夠奔內宅，故此與童林站在此處聽裏面的動作，倘若裏面賊人勢衆人多，然後再命家人引路夠奔裏面，協助員外拿賊，這是鎮東俠作事的一番慎重，就在這個工夫，五位小英雄由後面而來，鎮東俠一看，他們五個人慌慌張張，老英雄心中就明白一半，不問可知，這五人淘氣不懂的禮法，跑到人家後面去啦，內宅的人不認得他們，拿着他們當賊啦，果然若要如是，回頭必當嚴管，等到五人臨至面前，鎮東俠問道，夏九齡你們無故往人家內宅去作甚麼，夏九齡趕緊答道，帥伯若問，只因裏面鬧探花賊，這個賊字尙未說出，被鎮東俠惡狠狠的唾了一臉吐沫，跟着說道，呸，滿口的亂道，鎮東俠不能不唾他，皆因員外內宅這探花二字說不得，與內宅婦女名譽有關，夏九齡年輕不懂得事務，鎮東俠方手唾了他一口，鎮東俠又把夏九齡叫到近前，細細的盤問，後面因何鬧賊，夏九齡又不敢不認明說，遂把弟兄五個人在西院小便，賊人出西牆而來，前後的始末，細說了一遍，鎮東俠將話說完，向夏九齡噴道，汝五個人還不後站，鎮東俠雖然聽夏九齡一片言詞，心想後面有這件事便罷，若後面沒有這件事再打不遲，鎮東俠陪着貝勒爺在廊沿下，等的工夫不小，方才見二位員外由夾道轉過來，書中代表，二位員外帶着家人夠奔小姐的後樓，家人不敢上樓，管家帶着家人在樓梯下等着，二位員外順着樓梯上樓，來到樓上面廊沿下，就見樓板上網着一個人，鄭奎伸手將賊提起，順着樓梯下樓，交與管家的命家人將賊人身背後的刀解下去，好好的命人看守，休要叫他脫逃，員外將話交代明白復又上樓，站在樓門外，鄭奎痰嗽一聲，說道，你們不必驚慌，不是咱院內鬧賊，是街坊家鬧賊，跑到咱們院裏來啦，已竟拿住啦，不必害怕，又叫道，乳娘你們把屋中燈燭收拾好了我還要到屋內看看姑娘吓壞了沒有，把房門開開，太太平平的這是怎麼說的呢，無故的街坊家鬧賊，還算好乳娘膽量不小，方才外面鬧賊的時候，可把姑娘吓着了，姑娘藏在帳子後面躲避，乳娘隨着就把燈息啦，小丫頭們一個個東藏西躲，乳娘聽外面的動作，就在這個工夫，聽外面員外來到，在屋中這才把心放下去，乳

娘說道，員外稍爲等等，容我們把屋中收拾收拾員外再進來，乳娘在屋中找引火之物，將燈先燃着，一看小丫頭們一個個吓的，也有躲在床底下的，也有在桌子底下蹲着的，小如與乳娘藏在蚊帳之後，哆唆成一團，乳娘趕緊過去把小姐扶起來，把衣服整理整理，房中收拾乾淨，乳娘這才開門，乳娘開門時候，外面劉氏安人帶着丫頭婆子早就來到啦，原來鄭奎之妻劉氏安人，在東院居住，夜間聽說女兒房中鬧賊，可把老安人吓壞啦，聽說此事不顧命的帶了丫頭婆子夠奔後院，安人到了，員外早就來到多時，夫妻見面，員外低言細說方才的經過，故而聲音小，高員外鄭員外同安人說話，房中可是聽不見，以至乳娘將門開開，才看見員外與安人同高員外一同到此，乳娘將身往旁邊一閃，請安人同員外一同進到房中，此時姑娘已然知道將賊人拿住，父母業已到此，還有盟伯跟着來啦，姑娘此時也就不害怕啦，帶着丫頭往外迎接，見着盟伯父母行禮已畢，在旁邊一站，員外看姑娘這個樣兒，心中也有些個難過，婦女的關係又沒有別的可說的，無非用溫語安慰安慰，可是暗含着囑咐安人在姑娘身上留心，怕姑娘心窄，生出別的原故，安人應允，員外將事情安置好了，這才同高員外夠奔前面，由後樓上下來，夠奔西面夾道，這麼個工夫，管家的迎着員外回稟，拿住的賊人現在已然押在前院聽候員外發落，還有一件事回稟，方才東院也不是怎麼知道，咱們這兒鬧賊啦，韓老安人先打發人前來問問，我隨後就到，前來看姑娘，鄭奎聞聽，只得點頭，弟兄二人帶著家人，由西邊夾道將轉過來，就見二位俠客同着貝勒爺，帶同五位小英雄在西廂房房沿下站立，此時鎮東俠與童林，早就把兵刃收拾起來啦，見二位員外由後面而來，貝勒爺帶二位俠客向前迎着員外說道，後面鬧賊怎麼樣了，我等不放心，鄭奎帶笑說道，後面的事情倒沒有甚麼事，請衆位到上房中再談，貝勒爺點頭，衆人隨同二位員外一同來到上房，到上房大家彼此落坐，家人獻茶，鄭奎這才向夏九齡問道，方才是你們那位少爺拿住的賊人，夏九齡此時不敢多說，遂向員外說道，您若問此事，是我師兄司馬良拿獲的，鄭奎

復又向司馬良問道，少公子你們幾個人如何拿獲的，你要與我說來，司馬良看了夏九齡一眼，自己又不敢不說實話，司馬良遂將弟兄五人在西院小便，恰遇賊人，由西牆跳入，就把自己率領他們弟兄四人，跟踪在後，在樓上怎樣拿賊，前後事又細說了一遍，鄭奎看了司馬良，還要問話，就在這個工夫，貝勒爺說道，鄭老員外方才我聽，司馬良所說的話，這個賊也真可惡，賊人現在那裏，鄭奎說道，現在外面命家人看守，貝勒爺說道，既然如此，把賊推進來，我倒要看看他，鄭奎聞聽，吩咐家人將賊人推到屋中，家人聞聽，答應了一聲，轉身形出去，工夫不大，就見家人先把籠籠捲起，外面四個家人推着一個賊人，推推擁擁，推到屋中，貝勒爺一看，這個賊人長的真凶，身體長的不高，頭上青絹帕罩頭，斜勒麻花扣，週身一身青，脚下洒鞋，貝勒爺焉能看得貫這種夜行人，生的面目凶惡，將然要問，就見鎮東俠向家人擺手，說道，快與我推出去，家人聞聽，仍然將賊人推到外面去，鄭奎在旁邊看着詫異，遂問道，老俠客適才要問賊人的來意，因何不問就將賊人推出去，這是怎麼回事，鎮東俠捻髯微笑，說道，請員外附耳過來，鄭奎一探身，鎮東俠在鄭老員外耳邊低言說了幾句，鄭老員外點頭說道，總是老俠客高明見所不及，趕緊把家人叫過來，在家人的耳邊低言說了幾句，家人答應一聲，說道，緊遵員外之命，轉身退將出去，鄭老員外復又落坐，這個事情，這麼一辦，連貝勒爺也鬧的糊裏糊塗，那麼鎮東俠與鄭老員外說些個甚麼呢，書中暗表，一來是鎮東俠高明，再者鎮東俠認識這小子，若憑鎮東俠堂堂的俠客，怎麼會認識採花的淫賊呢，這其中有個情由，這小子住家離巢父林甚近，他住在巢父林東北八里地，李海塢的人氏，他姓柳，單字名玉，江湖人稱着撥草尋花客，他往這裏作甚麼來呢，皆因他有哥哥，名叫柳未成，外號人稱窗前一枝花，他這個兄長在雲南八卦山，後山充當一座小寨主專管的是後山採藥材的嘍囉，每年必要到家中送銀子，今年並未回家，那麼怎麼能會到家呢，前文業已表過，火焚巢父林，吳得玉，柳未成二人被鎮東俠結果性命，鎮東俠命客

人將二人死屍掩埋，那怎麼會回得去家呢，柳玉他們家裏可不知道，柳玉跟家裏商議好了，打算去至八卦山，尋找他兄長，家中也很願意，他本是採花淫賊，由打家中起身，沿路之上，這小子所作之事，真是萬刮尤輕，無惡不作，往前行走非只一日，這一日行至在桃園縣地面，正值禾稼正盛，行至在一個村莊，後面有一條小道，一看夠奔西南，將走至在西莊牆外，聽裏面有呼丫環的聲音，柳玉聞聲扭頭觀看，見後樓上有一女子，微露半身，下爲牆所隔，女子長的真是貌美多姣，丹青難畫，柳玉心中暗想，常言有句話，僻巷出好酒，一個村莊真有這樣美貌女子，哈哈，真是我運氣來了（搗得勁才到）不如我暫且找個樹林，等到夜晚之間，收拾緊身利便，前去採花作樂，真是造化來了，這小子越想越高興，遂在西面找了一個樹林子，坐在那裏，直等到天黑，忽聽得村內將交初鼓，他就收拾夜行衣，將夜行衣換好，人家採花總在三更時份，皆因他心急，他就在初更將過，他就趕奔莊內而來，他怎麼也沒想到，自己命中衝犯五鬼，他也想不到保鏢的住宅，可巧是鄭奎的住宅，偏巧五位小英雄，正在西院溺尿，這就是賊人要報未報，時辰未報，報應臨頭，被獲遭擒，也是他命該如此，又遇見鎮東俠認識他，要依着鄭老員外的主意，問明白了，明天一交官治罪，鎮東俠與鄭老員外的主意，當着衆人在此不能問他，若要一問他，他說出採花二字，於鄭老員外臉上無光，若要交官府當堂審訊，他供出採花與小姐名譽有關，那麼怎麼辦呢，鎮東俠出的主意，命員外多賞家人幾兩銀子，在莊子後頭，地邊上叫人家深深挖一個坑，把這小子頭朝下一埋，就算種起來啦，種起來是別名，正說就是活埋，趁着黑夜之間，無人知曉，就把這件事情庶蓋過去啦，這個事情人不知鬼不覺，鄭老員外一聽，這主意很好，真就按着那麼辦啦，衆人焉能知曉呢，以至貝勒爺忍不住，向鎮東俠一問，鎮東俠不能不說，鎮東俠這才將此事對衆人說明，大家才知道鎮東俠的用意，此時天氣仍然尚早，二位員外恐怕貝勒爺歇不過來，仍然請貝勒爺安歇，二位俠客只得隨同貝勒爺，帶同五位小英雄夠奔西廂房裏安歇

去了，獨有鄭奎高麟不能安歇，一面吩咐家人前後嚴加防範，二位員外將兵刃預備在手下，前後院尋查，恐怕賊人有黨羽前來攪鬧，好在並沒有動作，整整的一夜，頂到天亮，老哥兒兩來到上房屋中，命家人打臉水淨面，梳洗已畢，二位員外這才由上房屋中出來，夠奔西廂房，又不好呼喚，站在外面痰嗽，其實裏面貝勒爺與二位俠客早就起來啦，五位小英雄正在裏面伺候貝勒爺，貝勒爺聽外面有痰嗽的聲音，跟着也就痰嗽了一聲，就聽外面有人說話，說道，貝勒爺起來了嗎，貝勒爺在裏面接聲說道，起來啦，又聽外面說請大家上房屋裏坐吧，貝勒爺聞言，站起身形，帶領衆人出西廂房，就是高麟鄭奎站在台階指手往上房讓，貝勒爺含笑點頭，一同夠奔上房，單有家人伺候大家淨面梳洗，大家梳洗已畢，散座吃茶，惟有鄭老員外手擎着茶杯，目不轉睛的觀看司馬良，看的司馬良心中發毛，貝勒爺拿着茶杯，正自吃茶，猛然看見鄭老員外這樣神色，常言有句話，伶俐不過光棍，聰明不過帝王，貝勒爺早就看出七八分來啦，貝勒爺心中暗想，不問可知呀，必是昨夜晚間，司馬良搭救他女兒，捉拿淫賊，再者司馬良又是兩位俠客的弟子，你說人品五官像貌，論武藝都好，大概鄭老員外有意將女兒許於司馬良，奈很難自己求，我們又是初次相交，員外又不好啓齒，莫若我看兩家俱是清白門戶，我何不執斧伐柯，作爲兩下冰人，成全兩家的好事，貝勒爺將茶杯放於桌上，看見鄭奎正在出神，遂叫道，鄭老員外，鄭奎猛然聽見，貝勒爺呼喚，趕緊換容帶笑，口中說道，貝勒爺，您有什麼事，願聞高論，貝勒爺帶笑說道，鄭員外你看司馬良品貌如何，鄭老員外聞聽，心中也就明白啦，知道貝勒爺猜出自己的心事，自己雖然有女，尙且未能許人，皆因高門不成，低門不就，今聞貝勒爺之言，正中自己的心懷，趕緊答道，爺，據我看司馬良人品像貌無可選擇，您老人家以爲如何，貝勒爺含笑說道，論起來我尙年幼，不當爲此，如今你兩家門當戶對，我情願作伐柯之舉，員外你心意如何呢，鄭老員外聞聽，趕緊站起身形，抱拳說道，懇求貝勒爺美意成全，我是求之不得，貝勒爺聞聽說道，

員外只管放心事成在我，童林在旁邊一聽，心中說這倒好，貝勒爺倒不白吃人家，帶管說媒拉線，就見貝勒爺向司馬良點手呼喚，叫道，司馬良你過來，我有話問你，司馬良聞聽，不知有甚麼事，趕緊來到貝勒爺面前，說道，爺您有甚麼事吩咐，貝勒爺說道，我倒是沒有別的事，我問問你，定過親事沒有，司馬良聞聽此言，臉上一紅，可稱得起雙頰帶赤，含羞說道，小子自幼隨伯父在玉頂九龍觀學藝，後來才拜我的老師，並未定過親事，貝勒爺說道，很好，今鄭老員外家中有一小姐，尙未許人，長的很好，女工針黹甚佳，可稱得起扎拉扣綉，刺綉打朵，無所不精，可稱得起上炕一把剪子，下地一把鑿子，剪子是大裁小剪，鑿子是司於中饋，作菜作飯全行，受過他娘親的教訓，還識許多文字，在家中常看聖經賢傳，廣覽烈女傳，知三從，曉四德，可稱得起一位窈窕淑女，我既然爲媒，你就當面應允，可也沒有別的說的，司馬良聞聽不敢答言，用目看着老師童林，童林看着貝勒爺心中暗笑，心中說人家姑娘的事情，他老人家也不曉得怎麼知道的，真是媒婆媒婆，不圖賤錢只圖吃喝，就圖人家款待一頓酒飯，就支使得貝勒爺，瞪着兩隻眼睛撒謊，又聽貝勒爺說道，司馬良你是認可不認可，快說，司馬良被貝勒爺擠兌的沒有法子，遂向貝勒爺說道，貝勒爺您老人家，多多原諒，貝勒爺聽司馬良子的伯父，再者未能通稟小子的恩師，豈敢擅自定親，貝勒爺您老人家，多多原諒，貝勒爺聽司馬良用言分辯，把臉往下一沉，口中說道，胡說，我在當中爲媒，難道我就作不了你伯父嗎？當道長司馬空的主意嗎，今有你師傅童林在此，他敢駁我的面子嗎，鎮東俠在旁邊看着，暗笑，心中說道，世界上還有瞪着眼睛作媒的嗎，我此時先別答言，倒看司馬良怎麼樣，就見司馬良用目看着老師童林，童林衝着司馬良點頭，司馬良會意知道師傅都不能作主，這個事情一定駁不了，遂向貝勒爺說道，既然是爺作主，小子不敢不應，願聽貝勒爺的吩咐，貝勒爺鼓掌大笑，說道，倒是小孩子一吓嚇就成，遂又向鄭奎說道，我這個人作事必要作得完全，先給你們爺兒倆見見，貝勒爺將話說完，將椅子擺正，

把司馬良叫過來，命他參見岳父，司馬良不知道怎麼個稱呼，回頭問夏九齡，相見的時候應當稱呼甚麼，夏九齡生來的淘氣，本應當稱呼岳父泰山，他偏不那麼告訴他，夏九齡在司馬良耳邊低聲說道，你稱呼他泰山石敢當，貝勒爺此時帶着司馬良，命他與岳父行禮，司馬良真按着夏九齡的主使，衝着鄭老員外跪倒，口中說道，泰山石敢當在上，小子司馬良有禮，貝勒爺在旁邊一聽，明知是夏九齡的壞，在旁邊趕緊答言說道，不要胡說，泰山石敢當是怕石匠，你應當呼岳父泰山在上，小婿有禮，司馬良聽貝勒爺之言，明知道上了夏九齡的當了，趕緊把口改過來，說道，岳父泰山在上，小婿有禮，這句話尚未說完，樂的鄭奎手舞足蹈，伸手忙將司馬良一攙，說道，賢婿請起，司馬良跟着就站起身形，貝勒爺又向司馬良說道，你們翁婿既然是相見已畢，多少你可也得拿出點定禮來，不拘甚麼物件全行，此時雖然不能夠迎娶，那時咱把事情辦完，同着你師傅入都之後，再擇吉日成禮，你有甚麼定禮拿出來，我交與你岳父，司馬良說道，跟爺回稟，我並沒有甚麼貴重的物件，貝勒爺說道，不用甚麼貴重的物件，只要是物件就可，司馬良正自爲難，夏九齡從旁插言說道，你既沒有物件，你不會把金鏢取出一支，以作定禮嗎，貝勒爺聞聽說道，很好很好，那麼着你就取出一支來，司馬良聞聽，萬般無奈，拿過包裹來，打開包裹，由鏢囊之內，取出一支亮銀鏢，先把鏢尖子上毒藥取下來，用紙包好，仍然放在鏢囊之內，將這支鏢雙手捧至貝勒爺面前，貝勒爺命家人取一塊紅袖子，將鏢包好，獻於員外面前，口中說道，金鏢爲定，以作標準，員外你拿到後面存放，員外雙手接過來，放在當中後案之上，回頭吩咐家人，到後面命乳娘前來將定禮拿到棹面，家人轉身出去，貝勒爺與二位俠客與員外賀喜，高麟也與盟弟道喜，貝勒爺說道，員外今日喜星臨門，小姐的紅鸞照命，這一盃喜酒，我是一定要喝，童林在旁邊一聽，心說，貝勒爺這頓飯是准吃上啦，其實貝勒爺倒是不爲吃這頓飯，頭一件是貝勒爺喜愛英雄，二一件是貝勒爺一陣的高興，這也是大家福分所至，若不是貝勒爺高興，求

貝勒爺他不管，鄭老員外此時也是高高興興，吩咐家人預備酒飯，惟有童林在旁邊暗自着急，心說，這一用酒飯，這一天的工夫，又算耽誤啦，家人夠奔外面，到望友樓告訴灶上，預備兩棹上等的酒席，這裏面單有人，把司馬良帶進去拜見岳母老人家，男女家人得着信與員外安人叩喜，真是忙個不了，這時候，酒飯業已備齊，家人把桌椅擺好，擦抹棹案，鄭老員外今天是爲謝大賓，先把貝勒爺讓在正當中，侯童二位俠客左右相陪，二位員外未坐，西面仍然是五位小英雄一桌，彼此說說笑笑，此時棹案上羅列杯盤，大家高高興興，就在這個工夫，忽然家人來到屋中站在二位員外面前，口中說道，今有丙南公供老員外到，高麟聞聽，不由得心中歡喜，遂說道，快請，這句話尙未說完，就聽院中有人說道，二位賢弟在家嗎，劣兄洪利來也，書中代表，爲何洪利來的這般快呢，皆因他在貝勒爺他們走後，洪利就求和尚帶至洪家堡，面見洪方洪老員外，前去道謝，以至見着洪老員外，洪老員外雖然知道洪玉耳認祖歸宗，總然是了卻自己的心願，雖然是喜歡，怎奈想起自己親生之子，十六歲洪華，自從失蹤到如今，音信全無，不由得兩淚交流，洪利不知老員外的心事，以爲是捨不得洪玉耳，趕到細一問，洪方這才把自己之子洪華十六歲失蹤的情由，細說了一遍，洪丙南這才知道洪方的心事，洪利的主意，命洪玉耳爲一子兩不絕，洪方若有後，洪玉耳承繼洪丙南香煙，洪方若要無兒，洪利再另娶妻生子，命洪玉耳接續洪方的後代香煙，洪方老夫婦也很願意，彼此認爲親家，洪方員外欲要款待丙南公，洪利皆因楊家莊有事，這才與洪方告辭，和尚同洪利由洪家堡回家，和尚告辭回廟，洪利回到楊家莊，面見楊萬春，將洪家堡之事對楊萬春說了一遍，洪利在楊家莊住了一夜，次日用完了早飯，與楊萬春說好趕奔鄭家村，迎接洪玉耳他們回楊家莊，楊萬春告訴洪利，如若他們小哥哥三不願回來，就教他們在那裏多住幾日，也沒有甚麼，弟兄二人商議完畢，洪利由楊家莊起身之時業已天交正午，雖然是六十里地，趕到了鄭家村哪，天可就黑啦，洪利有意進莊，與高鄭二位賢弟想見，又

想黑夜之間，凡事諸多不便，自己一想，不如住在莊外店內，等到明天再去想見不遲，因此頭一天晚上，洪利住在村外店內，今天一清早，由店內起身，來到鄭員外的門首，正迎上家人向裏面端菜送酒，洪利立刻把家人叫住，鄭宅的家人一看認識是洪老員外，便問洪員外從何處而來，洪利對家人言說，山楊家莊至此，洪利一問昨天可曾有人來在你們府上，家人就把少公子同着俠客到此，還有幾位少俠客，又把夜間鬧賊的事情，對洪利草草一提，洪利這才命家人向裏面通稟，跟着自己也就進來啦，裏面吩咐，快請，洪利這才在院中答話，早就有家人把簾籠挑起來啦，洪利跟着上台階，進了上房，看見迎面整桌的宴席盃盤羅列，酒肴滿案，當中是貝勒爺坐定，左右是二位俠客相陪，高鄭二位賢弟臉上透着比當年發福，西面五位小英雄一桌，貝勒爺見洪利到此，大家彼此相讓，洪利說道，這可是活該，貝勒爺與二位俠客未走，真是有緣，此時高麟鄭奎過來與盟記相見，口中說道，兄弟們自從分別，這些年可把小弟等想壞了，兄長在上小弟參見，洪利向前伸手相摻，口中說道，只因劣兄家道崩頹，都是爲兄好學之故，若要聽二位賢弟之言，何致如此，實在無面目與二位賢弟相見，他們正說話之間，貝勒爺早就由棹案上面轉過來啦，遂叫道，丙南公你盟弟天雄的女公子，我從中爲媒，許與司馬良爲妻，你應當與你盟弟道喜，論起來你們二位也得與他道喜，你們父子團圓，真可稱得起雙喜臨門，童林在旁邊聽着，實忍不住啦，答言說道，既是雙喜臨門，這盃喜酒咱們一定要喝，貝勒爺抬頭看了童林一眼，大家彼此道喜，貝勒爺在旁邊說道，既然洪老員外趕到，莫若叫家人安排一個坐位，就叫丙南公一同飲酒談心，不等二位員外吩咐，貝勒爺命家人添設一份盃箸，家人將坐位安好，大家分賓主入座，高麟親自執壺，與洪利滿盃，弟兄們飲着酒談心，各敘當年離別之情，談到洪利全家被水災，父子對刀相認，不由得大家悽慘，鄭老員外又提起昨晚鬧賊，今天定婚前後之事，衆人又是一陣歡喜，真可是酒席之前，悲喜交加，酒過三巡，菜過五味，洪利猛然抬頭看見，那旁桌案上放

着一個紅紬子的小包裹，遂問道，鄭賢弟那邊紬子包裹包着甚麼物件，鄭奎回頭觀看，說道，這是你
 姪女的定禮，金鏢爲定，洪利說道，怎麼還不呈到後面去呢，鄭奎接着說道，業已叫乳娘兩三次未來
 ，鄭奎說着話，扭頭向家人說道，你們趕緊到後面叫乳娘趕緊前來，將定禮拿到後面，家人答應一聲
 ，轉身形出去，通知後面乳娘去了，弟兄們照舊飲酒，就在這個工夫，家人進來，鄭奎的面前說道，
 啓稟員外得知，現乳娘奉員外之命，來取定禮，員外是讓他進來，或是不叫他進來，鄭奎問聽家人之
 言，按說不應當叫乳娘進屋中，面見外客，又一想此乃是大喜之事，遂向家人說道，叫他進來，家人
 答應一聲，遂將籠籠高挑，向外面說道，員外吩咐，命乳娘將定禮拿去，送到後面，就聽外面答應一
 聲，貝勒爺一看，從外面進來一個五旬上下的婦人，身穿藍布褲褂，胸前一個油大襟，往臉上觀看，
 一團的正氣，不像女僕，就見他將到門首，用日向屋內看，身形往後一仰，翻身栽倒，當時氣閉，衆
 人一怔，向外面觀看，只聽得撲咚的一聲，衆人一看，吓了一跳，原來是洪利也栽倒桌前，童林一看
 ，心說道，這貝勒爺就不念喜歌啦，雖然是雙喜臨門，跟着就要犯重喪，此時衆人離座，鄭奎一面
 吩咐家人到後面，叫丫頭婆子前來解救乳娘，衆人趕緊過來，將洪利扶起來，坐在地下，把兩腿與他
 盤好，後面有人扶着他的腰，將兩隻胳膊攤到前面，鄭奎高鱗蹲在洪利的兩旁，後面有人搥他的脊背
 ，高鄭二位口中不住的呼喚，兄長醒來，此時後面丫頭婆子也來到啦，將乳娘扶起，大家解救，此是
 洪利將然蘇醒過來，就在這個時候，乳娘也就緩緩醒過來，洪利哭道，賢妻呀賢妻，旁邊貝勒爺早就看
 明白啦，心中想道，莫非是洪利夫妻在此破鏡重圓，夫妻在此相逢見面，貝勒爺雖然是這麼想，書中
 暗表，誰說不是呢，那麼說難道盟弟怎麼不認識盟嫂呢，前文業已表過，洪利與高鱗鄭奎結拜之時，
 高鱗鄭奎與洪利相商，打算一同至東西湖城柴河口，迎接盟嫂，就便與盟嫂相見，給盟嫂在家中磕頭
 ，這個事讓洪利給攔住啦，打算自己前去迎接家眷，洪利他的心意，不願意兄弟同居，怕的是日久妯

煙不和，就誤了兄弟們的交情，因此叔嫂未能見過面，那麼楊氏安人又因何在此當乳娘呢，這其中又有一段原因，前次表過，柴河口夜間水勢暴漲，房倒屋塌之時，楊氏安人被水一冲，在拚命之時，用手抓住一扇窗戶，被水的浪頭一打，順着溜可就下來啦，被水一冲，就冲至在鄭家莊正南二里之遙，地名叫板閘，這個地方有一段大堤，本處的村民，鳴鑼聚衆，一面在此保護河堤，一面在此撈救難民，將男子救上來帶到清苗會，把女子婦人若要救上來，送到板閘村尼姑菴，若要撈上死屍來，寫好了年歲相貌，留下標記，日後好叫人家認識，趕到這一場水災過去，清苗會把男子一一的開發，有親的投親，有友的投友，趕到沒有路費，以至衣履不齊，都是清苗會墊辦，這也是板閘村一份善舉，就是尼姑菴救上的婦女也是如此的開發，就是親友離着遠，村中清苗會備車還管送，必要問明了家鄉住址，親友們都在甚麼地方；其實楊氏安人也在被救之內，以至問到楊氏安人的面前，楊氏安人明知道在此遇救，雖着娘家決不能遠，有心說出娘家的名姓，人家會上必定把我送到娘家，就是到了娘家，我總算出了閘的姑奶奶，就是兄嫂不能說甚麼，難免手下人與鄰右他們談論，既然是出了閘，丈夫沒有能耐，不能養家，以至葉老歸秋，還得吃娘家，叫娘家養活着，一來自己臉上不好看，再者於丈夫名譽也不好聽，自己又一想，丈夫臨行將家務交與自己掌管，又不能保護他後代根苗，實無面目見娘家的人，又對不起自己的丈夫，臨行時囑託，這就是楊氏安人秉性固執，不願意回娘家，以至老尼姑問到楊氏的頭上，楊氏安人可就撒了一個謊，對尼姑說道，我娘家姓楊，皆因將我許與洪姓爲妻，娘家無人，丈夫在外貿易未歸，家中只有兩生日三歲嬰兒，今被水災，此子必然葬於江魚之腹，只落得我在此遇救，孑然一身，我的命也就苦到萬分，現在我雖然有命，天地間無我立足之地，師傅若肯慈悲，我情願拜您老人家爲師，不修今世修來世，永拜佛堂，日夜誦經，以渡來生，全仗師傅慈悲，尼姑聽楊氏安人這片的言詞，說道，女施主，您不要糊塗着，我實對你說，我們這個地方，叫板閘村，就

是那們一座尼姑菴，廟名叫水月菴，我的名字叫慈善，這是清苗會託咐我的事，所有被救的婦女，你還沒看見麼，俱都是有親的投親，有友的投友，單獨你沒有親故，你還打算要出家，我實對你說，一來你年青，你自己沒有主張，二來出家還有甚麼好處，日後你倘若要破了戒，也是我出家人的罪過，再者你丈夫在外面作買賣，日後你夫妻還有破鏡重圓相逢見面之日，可是那時你就要抱怨我了，不如此刻深實的攔你，你既是無倚無靠，我暫時收你做個徒弟，你先帶髮修行，日後若能與你丈夫相會時，你再還俗也不晚，如果過了五十歲你的心性也就穩啦，若再一心出家，我再與你雜髮，你想怎麼樣，楊氏一聽尼姑說的也對，只得點頭應允，因此楊氏安人就住尼姑菴，暫時居住，跟着尼姑習學經卷，打掃佛堂，惟有一件，楊氏安人因乳哺甚旺，兩乳疼痛難忍，老尼姑見此景况，又怕他日久成爲乳瘡，無奈日日與他用口嘔乳，楊氏安人深感老尼之德，楊氏安人在廟無非是打掃佛殿，惟有老尼姑廟內清苦。還得天天出去募化，這一日老尼姑夠奔二老莊鄭宅前去化緣，手拿着香袋，來至鄭奎鄭天雄的住宅，鄭宅原是慈善的一個大施主，一到了門首，家人都認識他，慈善向前求人往裏通稟，工夫不大，家人傳出話來，安人叫你進去，老尼姑慈善跟着家人夠奔裏面，早有婆子挑簾籠，叫慈善來到屋中，老尼姑進了劉氏安人的臥室，就見劉氏坐在裏間屋，面帶憂容，又見床榻上躺着兩生日三歲的女公子，哇哇的正哭，老尼姑明知道安人爲此煩悶，伴作不知，將香袋放在地下，走至安人面前，合掌問訊，口念阿彌陀佛，說道，老安人多福多壽，多生貴子，合宅平安吉慶，劉氏安人氣忿忿的說道，噯呀，二師傅，甚麼叫作平安不安，說着話，用手指着炕上的女孩，說道，生了那麼一個小丫頭子，鬧的合宅都不平安，老尼姑聞聽遂向安人說道，這位小姐長的真好，您老人家怎麼倒煩悶起來啦，安人說道，你有所不知，只因我生了這個丫頭，我的乳就不足，與他貼哺些個糕乾，他不好生吃，終日啼哭不止，叫人多心焦，老尼聞聽含笑說道，安人您是一時心繞住啦，似乎你所大的家財，僱上一

個乳姪，也用不了多少錢，豈不是小姐得其哺乳，您不是省一份心思嗎，安人不聽此言則可，一聞此言，連連的擺手說道，乳娘我可是不僱，乳娘我可實在用夠啦，老尼說道，安人您怎麼說用夠了呢，我倒不明白，我倒要與您請請教，安人說道，你有所不知，要僱乳娘你把他找到我家中，孩子要不認他的乳，就是未曾吃他的奶時，給他工錢小，他也能將就，只要是孩子一認他的乳，他就要拿捏人噠，不是要長工錢，就是吃好的，喝好的，還得給他做衣服，你就是全給他辦到了，另外還得打首飾，你只要有一樣不給他辦到，他就當時辭活回家，你想想他要是辭活一走，孩子就得沒有乳吃啦，師傅你看行不行，你就算全應允了，隔了不幾天，他的當家的找他來啦，不是接他回家，就是家裏有病人請幾天假，回家看看去，甚麼回家看看病人，分明就是開方要錢，給少了還不行，你就是給了他錢，隔不了幾日，他必得來一趟，繞着灣多化你的錢，還得受他們拿捏，他們拿着當買賣作，因為這個還得生氣，我可讓他們把我拿苦啦，他們當乳娘的有良心的很少，對待主家，因為這個昨天我一賭氣，我把乳娘散啦，又搭着員外沒在家，訪朋友去啦，也沒有日子回來，雖然我的奶不夠吃的，我就喂他糕乾，不過是個小丫頭子，拿他也頂不了門，立不了戶，死就死，活就活，反正我也豁出去了，我可不受當奶子的拿捏啦，老尼姑慈善，聞聽安人之言，心中暗想，此時安人正缺乳娘，我何不將楊氏薦到此處，一來小姐可以得其乳哺，再者我落個清靜，也免我終日受累，遂向老安人說道，安人你別着急，我給你薦一個乳娘吧，安人聞聽，皺着眉說道，我可不要啦，老尼帶笑說道，安人你老人家別着急，我與你介紹的這個乳娘，不是平常混飯的乳娘，此人乃是被水災逃到咱們這裏來的，奶我是准保乾淨，我把他帶了來，你老人家看，決不帶乳娘的習氣，你老看着好，你就把他留下，你看着不好，我就把他帶走，決不能叫你為難，安人您想怎麼樣，安人聞聽，焉能有個不願意呢，大凡世上為娘的沒有不痛女孩的，只因沒法子擠兌的，狠着心把奶娘辭了，今聽尼姑之言，倒是很樂意，明天你把他

帶了來，我看看，倘若是我投緣，孩子認他的奶，我還要謝你，那安人說着話，叫過小丫環來，與老尼姑拿來兩吊錢，舀了半斗米，放在香袋之內，老尼姑致謝了安人，胳膊上膀着兩吊錢，肩頭上抗着香袋裏的米，與安人告辭，也難爲老尼姑，由打鄭家村來到自己的廟門，用手敲門，口中叫道徒弟開門來，此時廟內楊氏安人，正在靜室悶坐，思夫嘆子，丈夫一去未歸，兒子被水淹斃，屍骨無存，只剩下得孤苦伶仃一人，連累老尼，思想起來，好不令人傷慘，不由得珠淚滿面，自己正在憂悶之際，忽聽外面叫門的聲音，趕緊拭淚應聲說道來了，出離了靜室，來到了山門，伸手將廟門開開，就見老尼姑累得汗流滿面，氣喘噓噓，楊氏安人趕緊伸過手去，將香袋接過來，老尼姑進到門內，隨手將門關上，老尼隨同楊氏來到東配殿靜室，楊氏將香袋放下，打了一條熱手巾，老尼接過來，擦了擦臉，楊氏把錢往桌子裏推了一推，回頭又斟了一杯茶，獻於老尼面前，慈善喝了這杯水，稍爲定了定神，看着楊氏笑嘻嘻的說道，今天我到二老莊去了一趟，至鄭老員外家中募化，正趕上老安人坐在內宅發愁，我一問因爲何故，原來是安人有兩生日三歲嬰孩，缺乳之故，我看着孩子哭的撒潑打滾，甚是可憐，也是我一時心軟，我可想起你乳汁甚旺，你又在我廟內受不了清苦，我想你是疼人家的孩積自己的德，你的兒若要有命，日後母子可以相逢見面，這就是積下的陰功，望下兒女，你若是願意明天我就陪你去，你若是不願意，作爲罷論，我也不能相強你，你自己酌量酌量，楊氏聞聽心中暗想，難得了尼姑爲我這分苦心，本來廟內實在是艱難，爲我又多添了一份口食，莫若我借着這個機會，疼人的女孩，積德與自己的兒，萬一上天可憐我母子，日後還有見面之日呢，想到這裏，遂向老尼說道，師傅既然應允，徒弟焉敢駁師傅你老人家面子，倘若到那裏人家看着不行，咱們再回來，可也無妨，老尼聞聽心中歡喜，遂說道，你去做飯去吧，咱們是早點休息，書中代表，老尼姑與楊氏安人言說，是二老莊，鄭員外的家中，並未提鄭家村鄭奎鄭天雄的家中，這個二老莊的名兒，是後改的，皆因楊氏

不知是盟弟家中，隨口應允老尼姑，若要知道是盟弟的家中，去當乳娘，至死也不肯去，這是書中的代表，直到用完晚飯，早早安息，次日天明，楊氏與老尼梳洗已畢，由廟內起身，尼姑把門倒鎖了，老尼帶領楊氏夠奔鄭家村而來，來到鄭家村，走進西村口，來至鄭宅門首，先求家人往裏通稟老安人，工夫不見甚大，就見家人出來，說安人命慈善將乳娘帶到裏面，老尼姑答應一聲，家人頭前帶路，夠奔裏面，來到安人的臥室，此時早見婆子將簾籠挑起來，楊氏安人跟隨老尼姑來到屋中，舉目觀看，就見正面椅兒上坐的大概是鄭老安人，兩邊站着丫頭婆子，安人面帶忠厚，雖不說堂上一呼百諾，總算是富戶人家，老尼姑向前問訊，說道，嚶，安人你老人家起得甚早，昨天我奉安人之命，回去與這位乳娘商議，這位乳娘他倒是很願意，今天早晨我把他陪了來，與你見見，說着話，回頭向楊氏說道，這就是本宅的安人，脾氣也很好着呢，待人也忠厚，楊氏安人到此時心中一想，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只得向前萬福，口中說道，安人您在上，我這裏有禮了，劉氏安人一見楊氏安人言語和氣，也倒很看着投緣，遂說道，不必行禮了，我把這個丫頭抱出來，先教他試一試你的奶，只要是娘兒倆投緣，怎麼着認好辦，說着話，叫婆子到裏間屋，把小姐抱出來，雙手遞與楊氏，楊氏安人雙手接過來，把自己鈕扣解開，抱在懷中，將乳頭放在小姐的口內，你說怪不怪，娘兒倆個真有緣，真就認了乳啦，劉氏安人心中甚為歡喜，遂向老尼姑慈善說道，我看着這個乳娘就投緣的，你就先把他留在我們這裏吧，我說這個工錢怎麼樣呢，老尼姑含笑說道，您只要看着他願意，工錢您隨意，沒有甚麼說的，劉氏安人聽着到很喜歡，自己又賞了老尼姑二兩紋銀，慈善又謝過了安人，回頭又囑咐楊氏多耐點煩，在小姐身上多留點心，楊氏安人只得唯唯允諾，老尼姑慈善這纔興辭而去，楊氏安人就在此，充當乳娘，雖然明知不是伴，只得且相隨，日子一長了，劉氏安人一看乳娘的行動，也不是尋常乳娘樣式，並沒有那僱工人的習氣，奶還是真好又足又乾淨，劉氏安人可就不拿楊氏當僱工看待，以

至吃喝穿戴，俱不用楊氏說話，劉氏安人到了時候，都給他預備齊了，每月還有兩吊錢的工錢，日子一多，楊氏安人可就知道這是盟弟鄭奎鄭天雄的家中，雖然是知道，也就不能說出自己的真情實話，又一想，若要在此住長了，倘若自己丈夫要到盟弟家中，日後還有夫妻相逢見面的那一日，這就是楊氏安人心中暗含着的思想，又兼着鄭奎也未在家，皆因是訪洪利洪丙南去了六載，以至員外回來的時候，若要到了內宅，楊氏安人暗含着躲避，誰也看不出來，趕到姑娘大了，一時與乳娘也離不開，因此這個鄭奎就在後院，這才蓋了一座後樓，作為小姐的深閨綉樓，就命乳娘同着丫環婆子，在綉樓居住，安人就在前面，為的是料理家政彼此都方便，以至小姐長至十七歲，真是生得如花似玉，可巧這一日夜內，小姐的後樓鬧賊，整整的鬧了一夜，好在把賊拿住啦，次日又有員外的朋友，來看望員外，員外又在前面客廳設酒款待貝勒爺，忽然又有家人傳員外的話，叫乳娘到前面客廳去取定禮，聽說小姐的親事有人說妥啦，楊氏安人得着這個信，知道員外在前廳待客，楊氏的心中本不願去，恐怕遇見熟人，皆因前面三番五次的催促，楊氏安人萬般無奈，這纔跟隨家人夠奔前面，來到前面大廳，盼望家人將定禮拿出來，自己帶到後面就完啦，不料想員外非叫自己至屋中去拿不可，又不好不進去，自己萬般無奈，只得跟隨家人上了台階，楊氏安人來到門口，家人挑起籠籠，楊氏用日向屋內一看，就見屋中酒肴滿棹，羣客聚集，一眼看見自己的丈夫洪利洪丙南在坐，一見丈夫不由得心中一陣難過，一來是見夫思子，再者是在認弟的家中充當女僕，又是羞愧，又想起自己百般的痛苦，不亞似亂箭穿胸一般，一時氣閉，翻身栽倒，今被丫環婆子解救纔緩醒過來，不由得痛哭的語不成聲，屋中洪利此時也哀被衆人解救過來，洪利痛哭時叫出賢妻二字，鄭奎跟着一問，這纔知道乳娘原是盟嫂，一時也追悔不過來啦，鄭奎趕緊告訴家人，叫婆子到後面與安人說明此事，將盟嫂接至後面，重新見禮，貝勒爺早就看明白啦，叫家人把籠籠放下來，暫且迴避，單表鄭奎高麟隨同洪利帶領洪玉耳出離上

房門首，洪利夫妻相逢見面，悲喜交加，說不盡的心中百般的難過，無非是夫妻對面而泣，惟有洪玉耳知道是自己生身之母，將身向親娘懷中一撲，口中叫道娘親啊，放聲大哭，母子們相認，此時後面內宅的劉氏安人得着這個信，與東院韓氏安人，帶同丫環婆子，到前面與楊氏姊妹相見，百般的勸解，此時鄭奎高麟弟兄二人重新與嫂嫂行禮，口中說道，小弟等以嫂當僕，罪莫大焉，說完了話，楊氏安人只得萬福還禮，劉氏韓氏二位安人這才一同請楊氏安人夠奔後面，重新敘禮，更換衣服，暫且不表，單說洪利高麟鄭奎帶着洪玉耳，來到屋中，貝勒爺早就上來啦，抱拳口中說道，父子相逢，母子相認，夫妻破鏡重圓，世界上可稱得起少有，總算是祖上的陰功，自己的德行，方有這一家團圓，今日貴宅真是喜報三元，三喜臨門，童林在傍邊一聽，心中說，貝勒爺這是準吃上人家啦，又聽貝勒爺說道，這杯喜酒我是必要痛飲，洪利對貝勒爺說道，您老看着不喜歡嗎，鎮東俠侯振遠童林童海川也就過來，與三位員外道喜，鄭奎趕緊又吩咐家人重整杯盤，另換鮮菜，衆人重新入坐，痛飲開懷，工夫不大，酒過三巡，菜過五味，貝勒爺一看那邊棹上，司馬良弟兄小五個，越說越投機，越說越熱鬧，誰也捨不得誰，貝勒爺又一想，司馬良夏九齡這兩個孩子真淘氣，回頭要起身趕路，這兩個孩子還不定怎麼樣的淘氣，貝勒爺猛然想起一個主義來，心說莫若將鎮東俠老俠客，與司馬良夏九齡暫留在這裏，我與童林先走，一來爲的是叫他們小弟兄多親近兩日，再者叫鎮東俠老人家看管這兩個孩子，想到這裏，拿定了主義，遂向鎮東俠說道，老俠客，您看他們小五個坐在一處，夠多們親近，我想到頭用完了飯，咱們要是起身，他們小五個也難割難捨，不如回頭吃完了飯，我與童林先走，您帶着司馬良夏九齡，在他們這裏多住兩天，可以叫他們小弟兄幾個，多親近兩日，然後您帶着司馬良夏九齡，再走也不至於落下多遠，鎮東俠聞聽勸捨微笑，又聽貝勒爺說道，您想怎麼樣，鎮東俠一聽早就明白，貝勒爺的用意，心說貝勒爺這個用意，是讓我看孩子，心說您管不了，我可管的了，想到這

裏，向貝勒爺說道，爺，您想的這主義，我也打算這們辦，您既然說出來啦，咱就那麼辦，鄭奎向貝勒爺說道，貝勒爺您忙個是麼，不如您在我們這兒，也多住幾天再走不遲，貝勒爺聞言說道，皆因童林的公事要緊，我們一定是先走，皆因我看着他們弟兄很親近，所以纔把他們爺三個留下多住兩天，不然我們是一同起身，大家說着話，酒飯已畢，漱口獻茶，此時童林早就把包袱收拾齊備，貝勒爺見童林如此，只得告辭，三位員外也不能再三攔阻，鄭奎暗中告訴家人，到後面教安人用銅茶盤子一個，上面鋪紅綿紙，預備散碎紋銀五十兩，放在茶盤子上，趕緊拿到前面來，家人答應一聲，轉身形夠奔後面，工夫不見大，將銀兩送到前面，交與鄭奎，鄭奎接過銀兩來，來到貝勒爺的面前，向貝勒爺說道，貝勒爺您老大駕光臨來到鄙寒舍，本應當加意款待才算對，總算是我們薄待貝勒爺，實在是不恭，遂着將銅盤內的銀兩，獻與貝勒爺的面前，這是我們一點小意思，貝勒爺你老人家可別駁，請你收下吧，貝勒爺含笑說道，我們在此吃着，喝着，臨走還拿着，未免顯着我們太不對啦，按說呢，拿着又有愧，却之又不恭，總算是却之不恭，拿着有愧，既是員外的美意，那麼着，海川你把他包在包裹之內吧，童林心中說，我們貝勒爺是連吃帶拿，概不客氣，只得將包裹打開，將銀兩包在包袱之內，童林還得虧有這些錢兩，若不是楊家莊與鄭家村相贈的銀兩，趕要到了九月九，重陽天下英雄會，鎮東俠童海川聘請天下的英雄，那裏有那些銀兩墊辦呢，書說當時，貝勒爺與童林完全收拾齊畢，當時告辭，三位員外與鎮東陝帶同五位小英雄門外相送，直送到西村口外，貝勒爺與衆人拱手告別，不表洪利一千衆人，送貝勒爺已畢回莊，洪利一家團圓，各敘臨別之苦，後來二老莊改爲三義莊，（可不是特別區的三義莊，這是湖南桃園縣鄭家村改的三義莊），單表的是貝勒爺與童林，由打二老莊起身，頭天走的天就晚啦，走了不過二三十里路，只得找店住宿，次日清晨，由店中出發，起身的又早一點，自己覺着混身困倦，大概有些個受了點感冒，童童可就不敢教貝勒爺往前趕路啦，只得找店，

教貝勒爺暫且休息，那裏就這麼巧，就趕上大鎮店，趕到了村莊，無非就是小店，到了店裏頭，與大店又不同啦，要用甚麼都沒有甚麼，可有一樣，便宜，無非是兩吊打尖，四吊錢起火，店內都是對面的大炕，所有住的客人，無非是作苦工的，跑腿的，行路做小販的，稍微講究一點的，也不住這個小店，一到晚間，天氣又熱，除腳鴉子的泥味，就是汗氣味，實在是難聞，此處又沒有大店，童林此時也沒甚麼法，誰讓貝勒爺病着呢，只得同着貝勒爺就作暫時休息，好在店裏的夥計還算不錯，給他們爺兒倆找了一個炕頭兒，童林又叫夥計給賃了三床綿被，童林把綿被舖在炕上一床讓貝勒爺上炕躺下，把包袱枕到頭頂上，把兩床綿被都與貝勒爺蓋好，童林知道貝勒爺受點風寒，打算跟店家商量，請位醫家與貝勒爺看看，一問店裏的夥計，原來此處離着大鎮店太遠，當地沒有醫士，童林無法，只得想了一個主義，打算要與貝勒爺發發汗，叫店裏夥計找來一大塊鮮薑，買上四文錢的紅糖，叫夥計預備一大個碗，童林找了一個趕麵棍，把薑放在碗內，用趕面棍將薑搗碎，用自己的白布毛巾將薑汁子擰出來，單另擰到一個碗內，然後把糖放在裏面，用鍋燒開了開水，把紅糖與薑汁子傾到碗內，用開水一沖，沖了一大碗，端至貝勒爺的面前，向貝勒爺說道，你老人家受點感冒風寒，我打算與你發發汗，你把這一碗糖水喝下去，貝勒爺在京師之內，養尊處優已久，真稱得起堂上一呼，階下百諾，他老人家稍微有一點不自在，立時就把太醫請來，隨時診治，那裏喝過這麼一大碗薑水呢，你說不喝這碗薑水吧，又怕虧負童林這般好意，自己無奈，只得將糖水碗用手扶着，放在自己唇邊，一連的喝了幾口，實在是難嚥，又辣又甜，童林還讓貝勒爺喝，貝勒爺又喝了幾口，實在是喝不下去啦，剩了多半碗，童林有心把他潑了，怪可惜的，自己只得端在口邊，一氣喝下去了，然後把綿被與貝勒爺四圍蓋嚴，只露着一個臉，童林坐在炕邊，看着貝勒爺發汗，等到吃飯的時候，童林草草的吃了晚飯，仍然看着貝勒爺，就見貝勒爺汗可是出透啦，險些把貝勒爺教汗給脫了，童林一看，貝勒爺出的汗實

在是不少啦，這才把貝勒爺身上蓋的綿被，給揭下一床來，貝勒爺這才喘過氣來，童林就坐在炕沿上，直看守一夜，頂到天亮，貝勒爺皆因是發了點汗，身上覺着病體漸輕，童林叫伙計打來一盆洗臉水，貝勒爺擦了擦臉，遂向貝勒爺問道，今天貝勒爺您的病體如何，貝勒爺看着童林，自己的病體雖然未好，又怕童林從中爲難，只得說道，我這個病體原來就不要緊，病體已然是好啦，童林聞聽，這才放心，爺兒倆個商議，童林打算教貝勒爺再休息一天再走，貝勒爺向童林說道，我這個病原不要緊，順着路上走一走倒好，童林聽貝勒爺之言，這才把店飯賬算清，童林手中提着小包裏，包裹裏面就是一對鴛鴦鉞，銀兩早就帶在腰內，爺兒倆個由打店中起身，依着童林要攙扶着貝勒爺，貝勒爺是連連擺手說道，那倒不必，咱們就這麼走着倒顯着輕鬆靈便，我身上倒是好受惟有腿底下稍微發軟，這是我昨天出汗出多之故，不要緊，咱們走吧，童林只得點頭，爺兒倆個一面走着，一面說話，就見滿天風雲，越續越厚，工夫不見大，這陰雲遮滿了天上，似黑染的樣兒，欲要下雨，貝勒爺與童林行至在大道上，一看天這一陰，大道上缺少灰塵，路旁的禾稼，被東南風吹得隨風亂舞，似有歡迎甘霖的模樣，道路上行路的君子，一個個脚步踉蹌，恐怕是沿途着雨，貝勒爺又兼着病體將痊，被東南風吹得遍體生涼，不由得打了一個寒戰，遂向童林說道，海川，你來看，天氣要不好哇，看這個天氣，今天這雨是非下不可，咱們緊走兩步吧，童林向貝勒爺說道，您說的果然是，我看着也像要下雨的樣子，爺兒倆說着話，向前緊走，童林走着走着，猛然止步，向北邊道旁一指說道，爺您看，這個地方，咱們倒可以休息休息，果然要是不下雨，咱們再走不遲，貝勒爺聽童林之言，舉目往道北一看，就在道旁有一座小廟，穿堂的山門，迎面供着歡天喜地彌勒佛，就見這彌勒佛兩旁邊的這兩間屋子用木板隔斷出來，對面的門口，門口上掛着斑竹簾，山廟外看兩旁隔斷出的屋子，俱都是上支下摘的窗戶，糊着白紙，紙上還擦着桐油，廟內並沒有東西配殿，兩旁應不落的羣牆，看着裏面還有一層殿，又見在

廟門的門前台塔石上，站着兩三個人，都很雄壯，在廟門上插着一個小旗子，是白旗子，旗上面寫着黑字，寫的是江湖大俠，還有個白飄帶，貝勒爺一看，向童林說道，此處乃是俠客住的所在，咱們在這兒住，不大方便，不如咱們到前面找個店，歇宿倒好，童林聞聽，又不敢向貝勒爺違抗，只得點頭應允，爺兒倆說着話，就越過這個小廟，將走了不遠，冒然間一陣加風帶雨，就下起來了，雨雖然不大，可是臨到身上很涼，童林與貝勒爺說道，你看着怎麼樣，我說要挨淋不是，貝勒爺搖着頭說道，不要緊，好在雨不甚大，咱們向前再趕兩步，再說，童林只得相隨，又走了約生半里之遙，雨可是住啦，貝勒爺累的也就夠了勁啦，喘吁吁的向童林說道，方才我倒不覺着累，被雨這們一追，我此時這兩條腿有點發沉，咱們找一個地方稍微坐一坐，再走不遲，童林聞聽，用目向四外一看，遂說道，貝勒爺您看，四外並無有村莊，咱們可上那裏去休息呢，貝勒爺用手向大道北面一指，說道，海川，咱們這裏坐一坐也可，童海川一看，原來是一片樹林，遂向貝勒爺說道，您的病體方好，樹林子裏坐着，恐怕與您身體不相宜，貝勒爺說道，不要緊，坐一坐無關係，童林隨着貝勒爺趕奔樹林而來，臨到近前一看，原來是一座墳塋，四圍均是松樹，當中平坦，北面一座大墳，墳前頭當中是祭棹，貝勒爺進了墳地一看，土地上滿被淋溼，貝勒爺一想，方才是東南風，墳墓的前面，滿都是溼土，大概墳後不至於如此，貝勒爺想到這裏，帶着童林由祭桌前，轉到墳墓之後，一看墳後面果然有些個乾土，貝勒爺向童林說道，你來着這個地方倒好，我坐在這兒，靠着墳墓歇一歇，童林說道，您別忙，說着話將包裹打開，把兵刃拿出來，把包裹鋪在地上，貝勒爺遂急就往包裹上一坐，口中說道，嚶呀，好累的很，童林見貝勒爺落坐休息，自己蹲在貝勒爺的身旁，拿起子午鷄爪鴛鴦鉞一看，不看則可，一看心說要壞，原來這些日子，未能用兵刃與人動手，趕情炎熱的天氣，銅鐵出漢，雖然這對兵刃是純鋼打造，趕到了天熱的時候，也要長鏽，童林看着自己雙鉞，如對良友，豈肯叫他污穢，回手由腰

門把白布手巾拿出來，把雙鉞放在地下，用手把手巾撕下一條，仍然把白布手巾放在腰間，用手拿着這個白布條兒，蘸着地下的溼黃沙土，擦這對子午鷄爪鴛鴦鉞，不大的工夫，將這對雙鉞擦的鋒亮，寒光耀眼，童林又用白布把雙鉞的土擦了下去，更顯着亮啦，回手把手巾掖在腰裏，站起身形，懷抱雙鉞，將一槎步，就聽貝勒爺說道，海川，你練一趟我看看，童林看着貝勒爺，心中想道，貝勒爺還沒歇過乏來啦，看見拿起兵刃，就讓我練，有心不練，又不好駁貝勒爺的面子，自己一想，莫若練一趟，給貝勒爺提一提精神，說道，貝勒爺你請看，說着話，遂將雙鉞往左右一分，往前一上步，將要施展玉女穿梭的這一招，就在這個工夫，就聽墳墓之前，有人說話，說道，兄長你老人家就不用管啦，官司我已竟打啦，不就完啦嗎，又聽見又有一個人說道，官司你打，連我都不能打，焉能讓你打這場官司呢，童林聽着言語差異，趕緊收住架式，用墳墓影着身，往前面觀看，就見由大道上走進樹林子兩個人，前面進來這個人，二十多歲，中等身材，身穿白綿綢的褲褂，足下白襪青緞子皂鞋，在腿腕子上，用腿帶綁着兩付鐐，身上衣服很儼，看那個樣式，彷彿方打完官司出來，往臉上看這個人還是很俊美，白淨面皮，眉清目秀，鼻如懸胆，口似塗珠，大耳有輪，漆黑的一條辮子，在脖子上盤了兩個圈，臉上氣色發暗，倒像遭官司的樣兒，後面跟着一人，透出來的精神，年紀約在三十餘歲，生得雙肩抱胸，猿背蜂腰，身穿藍綢子褲褂，足下白襪洒鞋，打着裹腿，抄布扎腰，前後心用絨繩勒就了十字絆，背後揣着一個刀鞘，往臉上看，編長臉，兩道細眉，直插入鬢，一雙虎目，神光飽滿，鼻如玉柱，口似塗朱，大耳朝懷，頷下無鬚，正在英年，頭上藍綢子絹帕罩頭，手中提着明煌煌的一口厚背雁翎刀，前邊走的這個穿白的，口口聲聲稱後面跟着那個穿藍的兄長，官司他一定要打，後面那個人不但不讓他打官司，還帶着一臉的怒容，口中說道，官司我都不能打，豈能教你打，老兒不追下來還有他的命在，倘若追趕你我兄弟，我先把他結果性命，這句話的聲音尚且未住，就聽玳瑁外由丹

田一聲喊喚，嚷道：道場官司你不打他不打叫誰打，你們兩個人全都得打這場官司，童林與貝勒爺順聲音，直往墳塋外觀看，就見由打外面一個箭步，縱進一人，看年歲約有二十開外，身量不算甚高，身穿半截藍布褂，藍抄布扎腰，脚下白襪，搬尖魚鱗酒鞋，臉上看得虎頭環眼，兩道粗眉，約在二指寬，雙額高聳，火盆口，領下連鬢落腮，半部花白髯，花白鬍子股的小辮，在後面挽了一個髻兒，用藍布手巾由後面一兜，在頂門上勒了一個麻花扣，手中提着一杆臘杆槍，竄在墳塋之內，衝着穿藍的說道，你休走，看槍，衝着穿藍的一抖杆，冷颼颼的槍尖直奔穿藍的胸前便扎，穿藍的跟着向左一步，用右手一壓上了年歲的槍杆，刀就往年老的脖項就推，這一招名叫順水推舟，這個年老的猛然間見刀臨近，右手往上一提，左手往下一摘杆，用槍杆迎他的刀刃，穿藍的這口刀遞不進去，只得向回一抽，就在這個工夫，年老之人右手往下一垂，左手向上一立槍杆，槍尖衝天，這一招名秀女抱琵琶，跟着一摔杆，按槍的招數，這一招名叫劈槍，槍鋒直奔穿藍的頭頂劈來，穿藍的身形一矮，向右一閃身，用刀由底下一截年老之人的前把，跟着就是退步擦陰刀，年老之人隨着換式，兩個人就戰在一處，各施所能，單表貝勒爺與童林，在墳後觀看，貝勒爺看這兩人殺在一處，如同蜘蛛網一樣，真是仇敵惡戰，使槍的恨不能用槍將穿藍的挑開肚腹，使刀的恨不能將年老之人劈為兩段，這個穿白的在旁邊急的撮手跌足，口中說道，何必動手，有話好說，貝勒爺看着摸不着頭腦，不知他們是怎麼一當子事，回頭低聲向童林說道，海川，你看出他們是怎麼一回事，童林在貝勒爺耳邊低聲說道，你要問，據我看方才這個穿白的是一股差事，穿藍的必是把穿白的救出來啦，我想年老人必是辦案的班頭，隨下來不饒，因而動手，貝勒爺聽着點頭說道，據我看這個情形，也是那麼一件事，難道說我就那麼看着嗎，童林說道，貝勒爺依我的主意，我可也是辦案的，我爲捉拿盜竊的二寇，到如今並未見着賊人踪影，我打算幫着這個年老的班頭，捉拿這兩個差事，我幫着人家拿賊，日後必有人協助我辦

案，我與這個年老的班頭同病相連，這才稱得起，流淚眼對流淚眼，斷腸人遇斷腸人，我打算要伸手相幫，貝勒爺你想這個事怎麼樣，貝勒呈聞聽，向童林點頭說道，這個主意很好，我也打算教你這麼辦，童林說道，既然如此，待我前往，說話之間，童林將雙鉞一捧，身形將要向外縱，就在這個時候，就見大道上有人說話的聲音，童林舉目往外一看，由打正西上面來了一匹驢，上面駝着一位道長，來到墳塋的前面，勒住騎驢，翻身棄騎，童林細看這匹驢，好大的一匹驢，驢上面備着軟替，前面鐵過樑，上面纏着花帶子，在鐵過樑上掛着一口寶劍，劍把兒銜前搭拉着，杏黃燈籠穗，真金師件，真金的吞口，可是白硝皮的軟劍匣，替上搭着一個黃雲緞子的軟墊，前有絆胸，後有坐鞦，咽喉鮮明，杏黃的絲韁，再看仙長，大身材，頭戴九條道巾，雙飄綉帶，正當中嵌一塊美玉，身穿黃雲緞道袍，內襯淡青色的襯袍，腰中繫黃絨繩，桃核粗細，燈籠走穗飄擺，白高桶襪子，綁着護臍，黃雲緞雲鞋襪厚底，往臉上看，面如三秋朗，髯似九秋之霜，慈眉善目，鼻直口闊，鶴髮童顏，大耳有輪，真是仙風道骨，手中拿着一個樹棕的拂塵，這個拂塵比別的拂塵長，看着像陰陽二氣竹的，上着黑漆，書中代表，他這個拂塵是純綱打造，裏面還是空的，在裏面暗藏鉅齒毒藥鵝眉弩，童林就見仙長棄驢之後，身形一躬，向墳塋內一縱身，形若猿猴，衝動手的二人當中便闖，可把童林吓了一跳，心說，這兩個仇敵惡戰，這個老道若大的年歲，要到了他二人的當中，碰在那樣的兵器上，都有危險，不料想這位仙長跳在動手二人的當中，不慌不忙，見槍臨且近，輕輕的拂塵往上一撥，這個年老之人險些把臘杆槍撒手，就見使刀的並不敢向前，將刀往回一抽跳出圈外，這位仙長站立正當中，口念無量佛，口中說道，你二人因何在此仇殺惡戰，貧道不明，要與你們二人領教，使槍的一看這位仙長，正大光明，莫若請他協力相助，捉拿要犯，遂說道，仙長，他們兩個人是探花的淫賊，仙長既是得道的高人，我是辦案的，望仙長幫助我把他們兩個人拿住，千萬別讓他們逃走，仙長聞聽，用左手攜背，微

然含笑，口中說道，他兩個人既然探花，在何處探花呢，你也要說一說，這個使槍的老人左手拿着槍，左手向自己一指，說道，仙長你若問，我是雲南府八班總役，姓孫名亮，草號人稱金眼鷹，頭三年前我們本府出了十七條命案先姦後殺，臨行之時，在牆壁上用血寫了四句話，上面寫的是，一口單刀手中擎，遨遊天下逞英雄，因姦不允喪多命，騰身步月是李英，正在訪拿不着此案的凶手，不料想我們本府大人梁玉書，後面內宅小姐被賊人截去雙足，臨走也留下這麼四句話，大人未敢聲張，恐怕於功名有礙，這才將我叫至二堂，賞限追捕原凶正犯，焉想到訪拿無踪，大人動怒三日一比，五日一責，是我受比責不過，與大人請下堂批，在外面緝捕，大人遂說我欲拐批脫逃，可是當堂賞與我堂批，大人跟着堂諭下，將我全家滿門二十七口，插入天牢作押，並用好言安慰於我，決不能教我全家在牢中受罪，只要我用心探訪，務必拿住正凶，當堂賞給路費，大人擺手退堂，我這才領批下堂回家，最可慘者，我雖然年過耳順家中還有老母，可嘆我母老妻嬌，子未成了，弟男子姪等，俱都押入天牢，是我將家中包裹收拾齊備，前去探獄，託附親友加意的照看，這我就在本省之內追蹤涉跡，並沒有賊人的痕跡，我這才離了本省，在各處秘訪，到如今三年之久，我行至常德府在本府掛號，報到事畢，在西門外假做賣藝，欲訪賊人，說着話用手一指那個二十多歲穿白的，說道，他姓白名潔，號叫玉如，他在西門外幫我的場子練了一趟槍，槍的名目我知道，叫一十六把絕命槍，因為甚麼我認的這趟槍呢，想當年李英他父親乃是雲南人，在本府東門內，開設雙盛鏢局，開張亮鏢的那一天，就練的是這一趟槍，我準知道此槍乃獨門的傳授，別人不會，他家中也不外傳，我既看出白潔練的是李家門中的槍，白潔既會他家傳的槍法，他必然與李英知己之交，我當場把他捕獲，拿住他可以能追出李英的下落，我遂在常德府投文知府堂上，多蒙常德府知府大人，恩准派了四個兵丁，次日由常德起解押往雲南，將起行不到一日，偏趕上天陰下雨，就在東邊廟內暫且休息避雨，是我一時疎神，被李英將白潔

搭救而逃，後被我知覺，趕到此處，正在動手之際，恰逢仙長趕到，望仙長協力助我捉拿淫賊，我孫亮感恩不盡，仙長聞聽，微然點頭，遂向孫亮說道，就是我幫着你拿賊，那到很容易，可有一樣兒，也不能盡聽你一面之詞，我也得先問問這個姓白的他們兩個人，說着話仙長衝着二十多歲的那個人說道，你叫白潔嗎，二十多歲的那個人接着說道，不錯我叫白潔字玉如，名姓不假，你問我作甚麼，仙長聞聽，帶笑說道，少年人不要負氣，皆因這裏面稍與我有點關係，我不問你別的，我且問你，雲南十八條人命案，可是你幫助李英所爲，白潔聞聽，將雙睛一瞪說道，仙長休要胡說，姓白的乃清白之身，交的朋友也是正大光明，採花之事，我是一概不知，不過這裏頭有個原因，仙長你也不必多問，仙長聞聽，含笑說道，你這個人，那可稱得起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你適才說出正大光明，清白之身，何防將李英與你相親相近說說也無妨礙，白潔聽仙長之言，我是被事所擠，你又苦苦追問，我若不說出來，更顯着我們弟兄心虛理短，又向孫亮說道，金眼鷹，今天我與仙長說說我與李英的交結，也叫你知曉我是何等人物，白潔站在祭棹之前，遂就把與李英交友前後始末細細的說了一遍，不但仙長聽着點頭，就是墳墓後隱藏的貝勒爺與童林聽着也暗地豎起大拇指，閱者說道，你這個小說，著作的沒頭沒尾，亂七八糟，到了這姓白的是怎麼回事呢，我要說出他的出身歷史來，您管保又說拉回去，又說倒插筆啦，我真要說明白了，您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那麼怎麼辦呢，還是諸君勿燥，聽我把白潔的歷史表一表，白潔字玉如，自幼早孤，跟隨娘親度日，那時他才十四歲，娘親鄭氏安人，住家在常德府北門內路東的巷口，胡同的名兒清風巷，進了胡同不遠坐北向南的門，一進街門，是東廂的配房兩間，當中一段花瓦子牆，居中月亮門，裏面是東西配房三間，上房三間，這是第二道院，後頭還有一個院子，是後照房五間，前頭院東配房是廚房，西廂房是白潔的書房，他娘親鄭氏安人住在二道院三間上房，只因狐兒寡母並不招街坊，那麼母子們指着甚麼度日呢，當初白潔他父親

名叫白潤章，做糧行的買賣，家中置了十幾所住房，皆因在糧行之內，用心度日，日久成癆，因而病故；若不然怎麼老早的就死啦，皆因心血用盡，只拋下白潔母子倆，指着這一點房產吃飯；自己本院的住宅，雖然房都閑着，鄭氏安人不敢往外賃，怕沒有好街坊，孩子與人家學壞了，安人又度日儉儉，雖然有些積蓄，也不敢用男女的僕人，怕的是日子妄費，開消是大的，故此母子謹守柴扉，母子安居樂業，頗稱小康，惟有白潔生平最喜練武，娘親又疼愛如同掌上明珠，時常白潔在街上看見練武術的，自己回到家中，也要學練把式的，就在院內連竄帶跳，他可練不出招數來，多咱出了汗那才算完，後來又聽人說，若要打算把武術練成了，必須要清晨早起，出城在城外樹林子裏頭練才有長進，還聽人家說練餓了得吃，白潔聽了人家說的這個話，回家與他娘親商議打算要清晨早起，出城練武，鄭氏安人一聽白潔之言，心中一想，小孩子家練起早原是好事，可就應允白潔還與他多帶幾個點心錢，練餓了別忘了吃點心，白潔聞聽母親之言，自己心中倒很歡喜，由此日日起早，出城練武，只要天一亮就起來，自己又在外面西配房居住，穿齊了衣服，由家中起身的時候，開開大門，臨出來的時候把大門帶上，出清風巷夠奔常德府北門，出了北門順着關廟的東巷口，穿出去就是大窪，這個地方樹林子很多，來到北邊樹林子，找一棵小樹，先把大褂脫下來，搭在小樹之上，然後就在樹林中間寬闊之地，胡竄亂跳，又是打拳，又是踢腿，也不知道練的是甚麼，只要是累出了汗，這才算完，練完了，穿上衣服，由打大窪裏頭進城，走在清風巷的胡同口，路東有一座包子鋪，天天是走到這兒，必妥坐在包子鋪條棹之旁板凳上，等着新出替的包子得了，吃一碟包子，然後回家等着吃早飯，天天如此，這個開包子鋪的掌櫃的也都熟識，掌櫃的姓仇單字名忠號叫國棟，買賣還是很興旺，這個掌櫃的就用着一個夥計，專看着替，天天看白少爺由城外頭回來，坐在棹子旁邊等新替的包子，坐在那裏，不是攢拳，就是捲袖，掌櫃看的日子多啦，後來這才知道白少爺出城練武術去，這一日仇爸見白少爺

由北門外回來，來到包子鋪，向仇爸說道，包子出替了沒有，仇爸笑嘻嘻的說道，還沒蒸出來啦，少爺你稍微等一等這就出替，白少爺只得坐在凳子上，等候包子熟了好吃，就在這個時候，見仇爸走至面前說道，白少爺，我天天見你一早出城作甚麼去呢，白潔帶笑說道，仇爸你要問我，實不相瞞着你，我生平就好練武，我是一早起來出城，練武術去，這是剛練完了回來，仇爸聞聽白潔之言，說道，少爺，我早就看出你好練來啦，可有一樣，凡練武術的人必得有人傳授，你是那位教師傳授的呢，白潔說道，我這個練武不用人傳授，我天天是打拳踢腿，架不住日子長了，日子一長了渾身上下都覺着有勁，仇爸不信你看，說着話一攢拳，說道，仇爸你看這個拳，攢的多門有勁，若要打在人身上，可經不住啊，仇爸聞聽，微笑，說道少爺，你要是這麼練，練幾年也是白練，我看你的拳，攢的一點勁也沒有，你若不信，我站在這個地方，你用足了力向我胸膛打上，你要能打得動我，就算你有工夫，你若打不動我，你這個工夫就算白練啦，白潔聞聽，帶笑說道，這可不是鬧着玩的，你別看我拳頭小，打在你身上力量可不小，真要打在你胸膛上一拳，把你打壞了那可怎麼辦，仇爸說道，不要緊，少爺你只管用足了力打，就是打壞我決意怪不着你，我還怕你打不動，白潔說道，這可是你說的，我若要打啦，仇爸說道，你只管打，說着話丁字步一站，將胸膛一挺，說道，你只管打吧，白潔果然站起身形，真就將袖一捲，來到仇爸的面前，說道，我要打啦，說着話用足了力，衝着仇爸的華蓋穴就是一拳，只聽叭的一聲，白潔以為仇爸經不住這一拳，未想到仇爸站在那裏是絲毫也未動，就聽仇爸說道，你再打，白潔一連三拳未能打動，就聽仇爸說道，白少爺你看怎樣，白潔此時正在發怔，心中暗想，方才我的拳頭打在仇爸身上，就如同打在牛皮上一般，震的拳頭生疼，聽仇爸這一問，白潔說道，大概你練過武術吧，仇爸帶笑說道，實不敢相瞞少爺，我練過三天兩早起，白潔說道，你既是工夫的人，為何不傳授我呢，仇爸說道，少爺也不用說我傳授你不傳授你，你先跟我到後頭院看

看，白潔說道，那麼我就跟你去看看，說着話仇爸在前邊走，白潔在後面相隨，出了穿堂門，來到後院，白潔舉目一看，後院是四方的一座院落，三間上房，就在上房的前面，用黃土墊得極其平坦的這麼一個把式場子，在房沿底下兩旁邊擺着兵刃架子，架子上擺着各種的兵刃，仇爸用手一指說道，白少爺你看見了沒有，我也是天天早晨在此用功，白潔向仇爸說道，您的能耐既然是這麼好，我就拜你爲師，你可以傳授傳授我，仇爸擺手說道，那到不必，你既是好練，甚麼不是交朋友呢，我實對你說吧，當初我在鏢行作事，只因自己跟朋友有些個不對，我這才棄了鏢行，作了這麼一個小買賣，要叫我收你作徒弟，我可不敢，你既願意練。我倒有個主意，甚麼主意呢，就是我傳於你幾手，你仍然還下窪去練，隔個十天半個月你上我這裡來一回，我與你看看那一招不對，我再給你改一改，可有一樣，不准讓外人知曉，就是你知道，我知道，你若讓別人知曉，我可就不傳啦，白潔聞聽，心中很歡喜，說道既然是這兩招，我先給你行個禮，你就算我開蒙的老師，仇爸趕緊伸手相攙，說道，我可不敢當，咱們就是師兄弟的稱呼到好，白潔說道，那個我可不敢，仇爸說道，我先傳授你一招吧，我還得到前面照管買賣，不然，交給伙計，我也不放心，我先教給你一趟彈腿，這彈腿你也聽說過，南京到北京，彈腿出在教門中，我先教給你頭一趟順步單鞭式，這彈腿回回的彈腿是十趟，練會了十趟架子，我再傳授你彈腿六家師，然後我再教給你彈腿拳，多咱你學到盡命十三腿，那可就學全啦，彈腿乃是練武術的基礎，再往後我傳授你各種的兵刃，可是這麼着，千萬可別對外人說，白潔聞聽，點頭應允，當時仇爸就傳授白潔第一趟，告訴他教他記住了，這才二人夠奔前面，此時包子也出了替啦，白潔仍然是吃了一碟包子，仍是給錢，到家中見了他娘親也不提此事，仍然是天天起早出城練習武術，此事誰也不知道，隔個十天八日自己所練的叫仇爸看看，那一招要是不對，仇爸給他改正改正，白潔既然有了仇爸的傳授，自己又肯用功，又用心，頂到一年多，彈腿可就練全啦，仇爸帶着手教給他

槍刀與各種的兵刃，也搭着白潔心靈性巧，只要一教他就會，這也是他天然的有福，自己有德，這三年的工夫，可就不是前三年的白潔啦，這一日白潔貪練武術，他又在外頭院西廂房屋住，又趕到下半個月猛然間睜眼一看，了不得啦，今天起晚啦，太陽都出來啦，趕緊穿好了衣服，都收拾好了，細這麼一看，趕情自己起早啦，月亮還沒有落下去，又一聽常德府北門那裏喊開城，已然城門開啦，自己一想既是城門開啦，早點早點吧，這才自己由打屋中出來，看了看滿天的月色，可不是月亮還沒落下去嗎，自己明知起早啦，出離了自己大門，仍然將大門倒帶上，夠奔常德府北門而來，出北門仍然順着路東的門巷口，夠奔天天練武的那個樹林而來，來到樹林之內仍然把大褂脫下來，自己將身形一矮，將要拉開架式，此時借着月色正好用功的時候，還未練，猛聽得樹林之內有哼嚶之聲，白潔止住了架式，聽這個聲音心中納悶，心說這是那裏發出這種聲音，自己可不就不練啦，借着月色在各處尋找，一點甚麼動作也沒有，自己找來找去，找到樹林子的北頭，借着月色扭頭向西一看，倒把自己嚇的，嚶呀了一聲，向後倒退半步，舉目仔細一看，見一人倚着樹坐在地下，一看這個人細條身材，頭上青絹帕罩頭，斜勒麻花扣，身穿三串通扣夜行衣，寸排骨頭鈕，前後用黃絨繩勒成十字絆，脊背後背着一個白韜皮的軟刀鞘，抄布扎腰，兜襠棍褲，大葉酒鞋，青襪子打着裹腿，混身上下一身青，往臉上觀看，面部發青，睜着二目，纒着雙眉，咬着牙關，看見白潔也嚶呀了一聲，白潔細一看在右腿大腿上，釘着一枝三稜窪面透鋒鏢，血跡莫糊，在他身旁放着一把明煌煌冷嘍嘍厚背雁翎刀，也就是白潔白玉如這樣胆量，若要別人在曠野樹林之內，見着夜行人帶傷帶着兵刃，也就早吓跑啦，白潔將要轉身要走，孰聽這人說道，你是作甚麼的，白潔一聽這個人的話，趕緊止住脚步接着說道，朋友你要問我，我是天天在此練武術，今天我聽見你在此有哼嚶之聲，我才前來觀看，這個夜行人聞聽說道，朋友你既是練武的，天下練武術的是一家，我雖然是穿着一身夜行衣，我可也算是下武的，朋友咱既是

一家人，我今身帶重傷，我打算求閣下一點事可能行嗎，白潔聞聽說道，朋友你既是遇難，有甚麼事你只管說，我能夠爲得了我必爲，那帶傷人聞聽，白潔說話慷慨，說道，倒沒有別的事，說着話將身旁的刀拿起來，刀把遞與白潔說道，咱們俱都是練武的，咱們二位結個鬼緣，您用我這口刀，把我的腦袋給砍下去，行不行，白潔聞聽此言，搖着頭說道不行，那人問道，怎麼不行，白潔說道，你聽我說，比如咱們兩個人有仇，就是動了手，我也不能在你至命處下毒手，何況咱二人無仇無恨，豈能把你的腦袋砍下去呢，那個人聞聽，咳了一聲，向白潔說道，朋友你看，說着話用手指着腿上釘着的那支鏢，說道，只因我遇見了仇人他打了我一鏢，此鏢乃是毒藥鏢，只要打在身上勿論何處，子不見午，十二個時辰准死，皆因我身中毒藥鏢，如今這半身就覺着發麻，等不了多大的工夫，我就不能動轉，朋友你看我穿的這身衣服，乃是夜行衣，眼看就要天亮，道路上若有了行人，看見我如此的景況，報告本地面地方的官人，把我拿到衙內，等到時交正午我也是毒氣歸心性命難保，饒着遭了官司我也得死，不如閣下把我一刀結果性命，我倒免了一場官司，咱們二位結個鬼緣，你到是成全了我啦，若不然我也得自刎而死，我也不能臨死貪這一場官司，朋友你就給我一個急不如快，倒免得我受罪，白潔聞聽，暗想，這個人倒是不怕死的英雄，血性的男兒，遂說道，朋友，你既受了毒藥鏢，難道就沒有治法嗎，那人聞聽趕緊看了看白潔，說道，朋友，治我倒是有治法，我自己還能夠治，朋友你沒看見我嗎，穿的這身衣服，誰肯救我去家中醫治哪，我此時正是身逢絕地，誰不願意活着呢，誰叫我境遇如此，我也是無可如何，白潔聞聽他這一片的言詞，觸動自己的俠肝義胆，遂向那人說道，朋友你自己既然能治，我倒有個主意，我把你頭上的絹帕與你解下來，把你身上的刀鞘與你解下來，把你的刀插在刀鞘之內，我那裏有一件大褂與你穿上，我家離此不遠，我把你背着到我的家中，然後再治鏢傷，沿路有人盤問，就捏你是我的朋友，因練武把腿摔傷，我把你背到家中醫治，遮蓋衆人的眼目，

朋友你想這個主意怎樣，那人聞聽說道，閣下既肯搭救於我，你就是我活命的恩人，我就是生生死死不敢忘報，白潔聞聽，口中說道，你說的那裏話來，焉有見死不救之理，朋友你這裏等一等，我把大褂拿過來，我與你穿上，說着話，白潔夠奔樹林之內由小樹上把大褂取下來，拿在那人面前，放在地下，然後伸手將那人慢慢的扶起來，教他靠着樹站住，然後白潔伸手先將他身上絨繩解下來，把刀鞘兒取下，把地下的刀拾起來，插在刀鞘兒之內，又把他頭上的絹帕給他解下來，掖在他的腰間，又將自己的大褂由地拾起來，慢慢的與他穿上，白潔說道，朋友你腿上這支鏢我打算與你起下來，那人說道，恩人那可不行，這支鏢不但不能起，還得累你老人家把我的裹腿解下來，把這支鏢勒住才好，皆因這支鏢乃是毒藥鏢，若要一起鏢，毒氣可就發散的快啦，不起這支鏢我倒可以多延時刻，白潔聞聽，說道，既然如是，朋友你站住了吧，隨着一下腰蹲在那人的面前，伸手將他裹腿解開，隨手把這裹腿勒在大腿根之上，看了看這支鏢勒的掉不下來啦，回手將刀拿在手中，身形向前一漆，說道，朋友我背着你呢，那人聞聽，咳了一聲，說道，恩人那麼你就受累了，說着話，將身形向白潔脊背上一抓，白潔就勢往前一背，用刀鞘兒由後一兜那人的兩條腿，那人身體倒不甚重，背起來邁開大步，向常德府北門夠奔家中，但不知那被傷之人性命如何，且看十二章分解。

第十二章 好心終有好報 狠毒難免遭殃

話說白潔將那帶傷人背起，順着小巷夠奔常德府的北關，由北關來到常德府北門，又兼着一早晨關廂內外行人也不多，好在無人盤問，進了北門來到清風巷，進了巷口，來到自己的門首，白潔用手把門推開，背着人進來，仍然把街門關好，白潔背着人夠奔西廂房，來到西廂房門首，把簾籠挑起來，斜着身進到屋中，這兩間西廂房並沒有隔斷，是一通連，南面是一張床，迎着面放着八仙棹，兩邊有太師椅，桌子上放着硃砂盤，裏面放着文房四寶，各種的圖章，靠着北面放着書架子，上面擺着各種的

書籍，這原是白潔的書房，前文表過，白玉如就在這屋中安歇，他把人背進來，放在南面床榻之上，將刀掛在西面牆壁之上，就聽那人說道，恩人，你把我腰間的包袱解下，我那包裹裏有一件要緊東西，恩人你要快快給我拿來，我還有話對你細說說呢，白潔心裏又是喜，又是奇怪，他喜的是那人挨一鏢至今還是不死，被我從樹林背到這裏，他還十分氣兒長，倒也沒死，我所奇怪的，那人挨了一鏢，性命至今尚且不保，他臨死還要，記着他的包裹呢，我既然與他萍水相逢，將他好心好意救到家來，焉能一時違背了他的心意呢，想罷連聲答應，就從那人的腰間，把包袱解下，放在那人跟前，那人雖是中了鏢傷，却還動轉的了，那人即將包袱解開，見他在包袱裏翻了半天，好容易翻出一張破紙來，白玉如看了不覺又暗笑道，我當臨死捨不了的，是甚麼珍珠翡翠貓兒眼呢，原來是一張破紙，他方想到這裏，只見那人將那張紙拿起，對白玉如說道，恩人，這是我一個絕方，專治毒藥鏢傷的妙藥，請你把這個藥方兒拿到藥鋪，照着方兒趕緊抓一付來，白玉如本是個熱心腸的人，聽那人說是藥方，他可就喜出望外，即刻就要走，那人擺手道，恩人你先別走，我先把那服藥法子告訴你，如其不然，我要死在你家裏，豈不連累你打場糊塗官司嗎，白玉如笑道，你先別說胡話，有甚麼話道快快說吧，這個傷可不是玩藝的，耽擱一時是一時，那人說你去抓藥大概工夫也不小，倘若你回來我要暈死過去，你可千萬別駭怕，先在院中預備一條凳子，再預備一大盆水，將藥煎好，只營用筷子把我嘴撬開，將藥灌下，再將我放在院子裏凳子上，那時我藥勁兒發散了，我必要上吐下瀉，我吐一次，你就給我一次水喝，等到我吐完了，那毒氣也就全沒了，那時我命才算有了，話已說完，恩人你就快快去抓藥吧，白玉如聽罷點頭，即時從箱子裏取了銅錢，來到藥鋪，說道，掌櫃的，給我來這服藥，那掌櫃的把藥方兒接過來，看了半天，笑道，你這服藥是治甚麼病的呢，白玉如一聽，知道那秘方不肯傳人的意思，遂轉眼說道，那是別的朋友託我抓的，掌櫃的，費你的心，我們住的道兒太遠，還要趁早兒

家去呢，那掌櫃的也就不往下問了，即時將藥打好，算了價錢，白玉如就將藥包拿到家來，白玉如一進門就大聲嚷道，朋友，朋友，藥來了，但不見那人答應，白潔再一看那人，已經閉了雙目，直挺挺的，如同死人一樣，白玉如心裏早有了準備，忙將藥打開放在砂鍋裏，好在火是旺的，將藥鍋放在火上，他忙忙去把凳子放在院中，又取了一大盆水放在凳子旁邊，那時再去看火上的藥已經煎濃了，取了怨來忙將藥澄出，又將那人輕輕扶起，用手一摸那人心口，微微的還有一點氣兒，白玉如自言自語道，我的媽呀，好在還有點氣呢，他就將那人抱起，一半兒抱，一半兒拉，就將那人拉到院中，放在凳子上，次將藥盃與筷子拿到院中，用筷子將那人牙齒撬開，就把藥灌了下去，不大時候，只見那人哼了一聲，腹中一陣咕嚕嚕的作響，那人爬起，張口大吐，白玉如在旁說道，得啦，吐啦，就算有了命了，簡斷結說，那人又吐又瀉，約有十幾次之多，那人忽然哼哼出聲音來，口中說道，恩人，你不用担心了，你扶我到屋子去吧，白玉如扶他進了屋子，那人道，恩人，你先給我些稀粥喝，白玉如即時取來，那人喝了幾口粥，遂對白玉如說道，恩人你若有事，你就先請去辦吧，我吐瀉完了之後，還須歇息歇息才好，那人說罷，躺下沉沉睡了，一夜無話，次早白玉如起來，只見那人也起來了，低頭看了看受鏢之處，即用手將鏢盡力一拔，擲在地下，又用身旁刀子，將鏢傷之處，用力一挖，就把那傷口四圍的壞肉，全行挖去，用白布纏了，下地來，就給白玉如磕了一個頭，答謝救命之恩，白玉如忙忙還禮去，那人扶起，遂說道，你怎麼那樣的心恨呢，那人笑道，恩人你那裏知道呢，大凡中了毒鏢，四圍的好肉，也要連累成爛的，所以把四圍好肉挖下去，才能保全性命，白潔點頭道，原來鏢毒是這樣利害，那人又問道，恩人，我與你素不相識，蒙你搭救，實感再造之恩，前時顧不過命來，只忙着，死裏求活，所以也沒問問恩公你的貴姓大名，你可別怪我，現在有了命了，要請教你的貴姓大名，因為甚麼那麼早就到樹林裏去，白潔說道，在下姓白名潔字玉如，只因自己好練，方才與閣下

在樹林相見，也是你我前生有緣，才得相見，未領教閣下貴姓高名，但不知因何事，身中毒鏢，請道其詳，那人聞聽，咳了一聲說道，恩人若問，小可，祖居雲南雲南府東門內，我姓李名英草字士鈞，草號人稱騰身步月，因與仇人動手，未隄防身中他的毒藥暗器，錯非恩人搭救，焉有我的命在，我本當把我自己的事情對恩人細說一遍，怎奈事關重大，很有關係，當時我不能明言，久而自知，恩人待我有活命之恩，我也是無可搭報，方才閣下所言，四海之內皆爲兄弟，今天我斗胆與恩人相商，你我二人結爲昆仲，不知思人你意下如何，白潔聞聽李英之言，說話光明磊落，這可應了俗語那句話啦，自古英雄惜英雄，豪傑愛豪傑，白潔也喜愛李英，英雄氣概，自己性情本來直爽，聽罷李英之言，遂急站起身形，衝着李英擦衣就拜，口中說道，既蒙兄長不棄，小弟情願認閣下爲義兄，李英見白潔如此慷慨仗義，趕緊站起身形，單膝點地，用手相攙說道，賢弟請起，你我弟兄有今日結義，我是實難得此良友，但願賢弟平生無禍，及是劣兄一世之福，你我弟兄，既然結爲兄弟，也當稟知老娘，爲兄也應當替賢弟略盡孝道，白潔趕緊接着說道，現下老娘身體不爽，小弟必然與老娘說之，此事替兄長上稟就是了，李英只得點頭，白潔與李英坐在一處，談話真是情投意洽，不亞如手足一般，頂到吃早飯的時候，白潔問了問李英，雖然是中了鏢傷，倒了忌口，甚麼都吃，弟兄二人，就在書房之內，白潔陪着吃完了早飯，這才告辭夠奔裏面見他老娘，看着老太太今日臉上的氣色，很透着喜歡，遂在老太太的面前，就把與李英結義的前後始末，對着娘親一一的回稟，那老安人先聽白潔所說，在樹林搭救李英，在家中與他醫治傷痕，心中倒有些個驚駭，又一轉想，李英既與我兒結義，事情既已成熟，不如我命白潔把他叫進來觀看，如此人果然正大光明，儘與我子爲友，豈不是我兒又多一條膀臂，此人若是面部長的凶惡，不是良善之輩，卽早令我子將他趕出門外，免得吾兒受他引誘，此人本是一位賢德之人，自己想到這裏，遂向白潔說道，吾兒既與李英結義，爲娘不知此人品行如何，容他傷痕

痊愈，你把他帶進來，爲娘還要與他相見，白潔一聽，母親准其自己與李英相交，只喜得手舞足蹈，遂向老太太說道，母親，只要他傷痕平復，我就把他帶進來，給娘親請安，老太太雖然是點頭，總是放心不下，單提的是白潔領了母親之命，是跑到書房面見李英，把娘親要與他相見的話，對着李英，說了一遍，李英見白潔家中母慈子孝，心中很是感激他母子的一番美意，以此爲常，早晚間白潔必要陪着李英同棹而食，弟兄們閑着的時候，談論武術，各種的拳脚，不覺得就是七天，李英的傷痕已然痊愈，頭天晚上李英與白潔商議好了，頭天稟明了老娘，李英次日清晨起來，梳洗已畢，將長大衣服穿好，自己到東配房廚房，燒好了水，將茶泡好，拿到書房，喝了幾碗茶，正在書房之內運動，就在這麼個工夫，就見盟弟白玉如由外面起籠籠進來，笑嘻嘻說道，兄長昨天晚上，把兄長你老人家要拜見老娘的話，回稟明白了，咱娘聽着很喜歡，今天早晨咱老娘打發我請你到裏面相見，李英聞聽，心中歡喜，說道，既然如是，請賢弟你頭前引路，說着話，站起身形，白潔在前，李英在後，弟兄出了書房，進了月亮門，來至上房屋門首，李英止步向白潔說道，我在此稍候一候，有勞賢弟稟明老娘，就提李英前來叩安，白潔點頭，伸手啓籠籠進屋中去了，工夫不大，就見白潔起籠籠向李英點手，說道，大哥，老娘請你，李英聞言，趕緊上台階，來到屋中，舉目向當中觀看，就見迎着面一張條案，條案前一張八仙棹兩邊太師椅條案上放着許多的擺設，牆上掛着挑山對聯，左右兩個裏間，屋的門口掛着茶青色的軟帘，靠着兩旁的斷間，擺着茶几兀凳，在八仙棹子上，放着茶盤子壺碗，上首桌案邊上，放着一盞熱茶，似乎剛斟上的熱氣騰騰，上首太師椅上，坐在白髮蒼蒼慈眉善目的一位老太太，身上穿半截藍布褂，下面青布裙，看不見足下，白潔在前面用手一指，向李英說道，這就是咱們的老娘，又用手一指李英，向母親說道，這就是我的盟兄李英，號叫士鈞，白潔這句話未會說完，李英趕緊向前搶步雙膝跪倒，向上稟道，娘親在此，孩兒李英與娘親叩頭，老太太本打算着看李英他的品

貌如何，今見李英由外面進來，規規矩矩，從容行禮，臉上一團的正氣，並非是不法之人，趕緊叫道，白潔吾兒，快把你兄長攙起，又向李英說道，吾兒請起，請坐談話，我還有話問你，李英說了一聲運命，站起身形，隨着謝坐，往後退步，就在西邊茶几旁邊兀凳上落坐，此時白潔把茶獻過來，在自已老娘身背後一站，看着他們娘兒兩個說話，就聽老娘向李英說道，吾兒家住那裏，因何到此，家中還有甚麼人，爲娘敢問，李英閉聽，欠身答道，孩兒祖居雲南，雲南府東門內，孩兒先人在世，在城內開設雙勝鏢局，只因先父去世，留下孩兒，家中還有你的兒婦，還有你的兩個小孩兒，現在移居沅諤縣，因事至此，巧遇仇人，誤中鏢傷，錯非我兄弟搭救，焉有兒子的命在，今蒙娘親酌情收留，教孩兒何以答報，安人閉聽，向李英長嘆一聲，叫道，吾兒，你義父在世之時，貿易經營，不幸去世，只拋下我母子苦度光陰，又沒有多少親眷，老身只此一子，自幼愚蒙，一天世事都不懂，他又無手足兄弟，總算他生來苦孤，今與吾兒結義，你們就是手足一般，倘老身有管教不到地方，你只管替爲娘教訓，爲娘決意不惱，我將你兄弟託附在你的身上，他就如同你親兄弟一般，日後倘老身有一差二錯之時，你要謹記爲娘的言語就是了，老安人這一片的言詞，皆因看李英貌像堂堂，爲人忠厚妥實，欲將白潔託附照看，這算是安人目力不差，方才說出這一片言詞，李英士鈞他是何等精細之人，聽老太太這一片的話，又是感激母子的這一份待遇，又佩服老太太自能識人，遂向安人說道，娘親不必囑咐，從今後他就是我的親兄弟，但願他生平無禍，乃是孩兒一生之福，我決不敢忘今日娘親重任之託，安人聽罷李英之言，這才放心，回頭向白潔說道，吾兒，今日爲娘身體勞倦，不能陪着你兄長多談，你陪着你兄長到外面預備酒菜，替爲娘款待，說着話，點手將白潔叫至身邊，低言耳語說了幾句，白潔轉身向裏間屋去了，工夫不大，由裏間屋出來，手中托着兩捲尺頭，一錠白銀，站在他娘親面前，安人回頭向李英說道，咱們娘兒倆個初次見面，我也沒有甚麼好的給你，這裏有尺頭兩捲，白銀一錠

，你拿去做件衣裳穿吧，李英站起身形並不推辭，說道，孩兒未在娘親面前盡孝，反到討娘親的厚賜，孩兒這裏謝過了，說着話，向前行禮，行完了禮，這才兄弟二人與老太太告退，由裏院上房屋裏出來，來到外頭院，西書房，將物件放下，白潔趕緊到廚房預備酒菜，弟兄二人開懷暢飲，這一分的親近，不用細表，由今日起弟兄二人食則同座，早夜在一處談話，惟有白潔天天晚上，到裏面與娘親一處同宿，外書房就是李英一人居住，日子也長啦，這一日天交二鼓，白潔在裏層院有些個悶倦，不肯早睡，跟娘親說明了，打算要到外頭院跟盟兄談話，白潔由裏院出來，到西配房書房，一看房內虛掩，以爲盟兄在裏面安歇，以至推門進來一看，並不見盟兄的蹤跡，白晝所穿的衣服，以至穿的鞋襪，都在床上疊的齊齊整整，就是盟兄不知向那裏去了，自己慢慢的出來，仍然把門倒帶上，又向廚房看了看，以至中廁，俱都找到，也沒有盟兄，看了看大門，仍然是關的，自己心中雖然是犯疑，又不肯說出來，從此可就留上心啦，一清早由裏頭院出來，到書房暗暗的隔窗偷看，就是李英仍然在床頭沉睡，自己慢慢仍然回到裏頭院，一連就是七八天，俱都是如此，這一日白潔故意晚了點，來到前頭院書房，起簾籠進來一看，就見李英早就梳洗已畢，坐在那裏吃茶，李英看見白潔進來，帶笑說道，賢弟，今天可起晚啦，白潔搭訕着說道，可不是嗎，白潔今天來到書房有意要問，李英因何夜不歸宿，又不好意思說出來，說話間，言語透出吞吞吐吐，其實李英早看出來啦，遂向白潔帶笑說道，賢弟，這幾日我看你我談話，有甚麼不好意思的意思，賢弟你只管說，白潔搖頭說道，沒有甚麼事，雖然白潔可是那麼說，臉上透着一紅，就彷彿是不肯說，李英一看，這個光景，更明白了八九成了，遂向白潔說道，賢弟，你不用說，我明白啦，大概不問可知，你晚間找我說話來，看見我未在屋中，你是因此生疑，你又不好意思的問我，賢弟，你也知道，我是綠林中的人物，你可別疑我，在外邊作案，

人各有心，我有我的事，我也不便細告訴兄弟你，我若告訴你，是出我的口，入你的耳，倘若我的事情走漏了風聲，不是兄弟你與我走漏的，也是你走漏的，我的事情只可天知地知我知，不能讓你知，這是爲甚麼呢，所以我的事情，日後就是走漏了風聲，只有天知地知我知你不知，就是我的密密洩漏，我也不能疑惑你與我走漏的消息，賢弟你想不如你不問，我不說，豈不是兩好，這就叫人各有心，我說這話請你想想，還是賢弟你不問的好，我不說的對，說完了話，彼此弟兄一笑，白潔也不肯再問，李英也不往外說，從此弟兄習以爲常，還是照舊，仍是白潔找李英談話，吃喝起居如同一家人一樣，一連就是兩個來月，這一天吃完了早飯，李英並未見白潔出來到書房閑坐，自己也覺着悶倦，打算到裏頭院見見老娘，就式把兄弟約出來，到外頭院談談，以至來到裏頭院，一問老太太，老人家說，你兄弟在後頭院照房練武術啦，李英聽老太太說着話，透着希奇，這麼些個日子，沒見兄弟練過一回，不知道兄弟練的是那家的工夫，莫若我到後面偷着看看，李英想到這裏，由打上房出來，夠奔西邊夾道，順着夾道夠奔後院照房，將轉過夾道來，就看見後頭院五間照房，掛着斑竹簾，遠遠的就聽見照房之內，就像捉小雞子的一般，撲嚕嚕，撲嚕嚕的聲音，李英躡足潛踪，來到斑竹簾之外，隔着簾籠往裏面觀看，就見白潔在裏面赤着背，把髮辮在後頭挽了一個髻兒，手中擎着一條臘杆槍，在屋中拚着命似的擰槍，可雖然是六合槍的套子，可是練的一點成績都沒有，見他累的渾身是汗，還不肯干休，李英站在外面偷看，不由得暗笑，又不敢叫他，是怕他岔了氣，莫若等他練完了再說，就見他在這五間房之內，也搭着寬闊，一通連的屋子，就見他練了很大的工夫，實在沒有力氣啦，這才把槍往就地下一擱，喘噓噓滿面是汗，在屋中轉着灣慢慢的喘氣，李英一看，心中說，我兄弟這不是練工夫啦，這是受罪哪，容他喘過氣來，李英這才在外面痰嗽了一聲，說道，兄弟練的好槍法，白潔在屋中聽外面說話，是盟允的口音，自己以爲練的得意，跟着來在門口，起簾籠向外探身，一看果然是盟

兄，遂說道，兄長你請進來，你看看小弟的工夫如何，李英只得笑嘻嘻，起籠籠隨着進來，一看盟弟仍然是渾身是汗，喘息未止，就聽白潔說道，大哥你看我的槍法如何，大概你在外頭看了我半天啦，我這套工夫可不小哇，你看着怎麼樣，李英不聽則可，一聽不由得一笑，白潔一看，這個樣兒這是我練的一定不好，遂說道，兄長你這一笑，笑的我發毛，你看着我倒是有工夫沒有，李英開聽帶笑說道，賢弟，咱弟兄不過戲言，我可不當說，要教我看兄弟你的工夫，我斷你兩個三字，白潔聞聽以為必得練兩個三年，遂問道，大哥那兩個三字，李英又衝着白潔一樂說道，賢弟你要問，你可別惱，我說兄弟就像你這麼練，由你生的那個洗三，練到接三也不行，白潔一聽心說道，這倒好，我這兩個三字，怎麼估來的，兄長你看小弟槍法不好，你說我用甚麼工夫才能練成，李英帶笑說道，賢弟你可別多心，我專囑你練的不好不行，我先把練槍的規矩跟你說一說，然後我練一趟你看看，這條大槍乃是軒轅氏所留的，槍為百樣兵刃之祖，刀為百樣兵刃之帥，凡練大槍的主兒，俱都是規規矩矩的，穿上長大的衣服，沒有像你赤着背膀，沒有一點規矩的樣子，這是頭一樣練槍的規矩，第二件練大槍講究槍點槍眼，我在外面聽了半天哪，你練的就彷彿捉小雞子的一般，練了半天，連個槍點也沒有，你豈不是白練嗎，我淨說你練的不好，那不算，我練一趟你看看，說着話李英走向前來，下腰伸手把這條腦杆槍拿到手內，遂一下腰把槍一抖，真不亞如蟒翻身，龍探爪的一般，怎見得有讚為證，真稱得起，一扎眉心二扎喉，三扎臂肘四鉤頭，五扎六脅七雙腿，八九十，霸王闔帳，報曉金雞亂點頭，這趟槍真稱得起，裏撩外滑，裏三圈外三圈，一路三圈，秀女抱琵琶，狸貓三捕鼠，黎花亂擺頭，白潔在旁邊看着，這條槍真是神出鬼沒，目所未睹，工夫不大，李英把這趟槍練完，輕輕把槍放在地下，真可稱得起，氣不湧出，面不改色，笑嘻嘻的向白潔說道，賢弟你看我練的這趟槍，比你怎麼樣，白潔聞聽點頭讚美，說道，兄長的槍法較比小弟真是天淵之別，這可沒有別的，常言有句話，投師不如訪友

，你方才練的這條槍，深得武術的精華，你老人家既會，你可得傳授傳授我，李英聞聽，搖頭說道，兄弟你練不了，怎麼說是賢弟你練不了呢，兄弟，我可不怕你過意，你是少爺的脾氣，但凡練武術沒有三冬兩夏的工夫，那是跟沒練一樣，皆因你少爺的脾氣，沒有長性，今天想起來，高興你就要練，不高興你就不練，要是那們練法，您也是白費氣力，我也是白耽誤工夫，你若真心打算練，我這趟槍是三十六把絕命槍，拆開了三百六十招，我還傳授你十八趟閃手花刀，餘外還有盡命三刀，又叫絕命三刀，還有高來高去的工夫，我全都傳授於你，至少也得三年的工夫，這三年之內，可不准歇工，得供上武聖人的牌位，你若要是一歇工，咱們立時就別練，你有這麼長性嗎，白潔正言厲色向李英說道，小弟生平愛惜練武，我絕不曠工，我若有不到之處，還准其兄長責罰，李英聞聽說道，既然如此，咱們擇個良辰吉日，立上牌位，就此開始用工，弟兄二人商議明白，選擇一個好日子，就在這五間照房之內，供奉武聖的牌位，這五間照房就作為是把式房，李英先盤問白潔所練的工夫，一概不准他練，李英先傳授白潔站架子，然後開勢打拳，由拳脚而練兵刃，閒暇無事，講論些個江湖的黑話，傳授他竄高縱矮之術，也搭着白潔心靈性巧，一教就會，這也是白潔天生來的好造化，該當得着絕藝，又兼着李英是真心傳授他，這哥兒兩個真是二五更的工夫，晝夜練習，不知不覺的，光陰似箭，一轉瞬就是三年，李英除去騰身步月的工夫，未能傳授他，皆因他歲數大，練不了啦，是李英所學的拳脚，刀槍棍棒，全都傳授白潔白玉如，李英看着白潔所練的工夫成了，這一日弟兄二人在書房吃茶閑坐，李英向白潔說道，賢弟，我看你所練的，看出有功夫來啦，也用不着看着你練啦，我打算與賢弟你商議一件事，皆因我久離家鄉，一恍三年，未能歸家，我打算跟賢弟你商量，我暫且到家中去看看，你與老娘的面前給我告假，還有一事懇求老娘暫借我紋銀廿兩，作為路費，容我回來的時候，再為奉還，家中若有錢則借與我，若是家中無錢，千萬可別替我為難，白潔聞聽李英之言，臉上發現出一

稱難割難捨的樣子，心中雖然是不願意讓兄長回家，此事又不能深攔，遂說道，兄長既然要走，盤費那倒是容易，可有一件，你這一走，但不知何日才能回來，別叫小弟心中懸念才好，李英聞聽，帶笑說道，賢弟你何必如此，你我弟兄不過當時分別呀，我就爲到家看一看，多者也就是一兩個月，家中要沒有事，我也許十天八天也就回來，何必賢弟你叮嚀，你既是捨不得我，難道說，我就不惦記着你嗎，不過也就是當時分別，過日子我就回來，白潔聞聽這才放心，跟着說道，兄長既然要走，但不知何日起身，李英又想了一想，說道，賢弟，愚兄我是歸心似箭，恨不能我當時起身才好，這們辦吧，今天你與老娘把盤費給我借下來，明天就要起身，白潔說道，今天我與老娘商議好了，晚間就與兄長餞行，明天決不誤兄長起身，兄長你這裏等一等，大約此時娘親尚未睡午覺，我到裏面去看看，如若未睡午覺呢，我就把此事對老娘說明，咱們是聽老娘的分派，李英說道，那麼着很好，既然如是，你就到裏面去看看去，白潔說道，好吧，說着話站起身形，出離書房，夠奔裏頭院而來，進至裏頭院，來至上房門口，輕輕的啓籠籠，向屋中觀看，原來娘親未睡，此時老太太正在外間屋中閒坐，見白潔進來，遂問道，吾兒不在外面陪着你兄長談話，你來到裏頭院見我，莫非有甚麼事嗎，白潔聞聽，纔走至在娘親面前說道，娘親若問，孩兒正爲我兄長李英之事而來，老太太聞聽說道，他尙有甚麼事情哪，白潔站在娘親面前，遂就把李英要歸家借盤費之事，細說了一遍，老太太一聽由心裏頭也是不願意李英走，怎奈他拋家離業，在外頭這麼些個年，又不能不讓人家回去，老太太這個心思，常常有句話，居必擇鄰，交必量友，準知道自己孩兒與李英交友，決不能學壞了，心中早明白，白潔也是不願意李英走，老安人是個明白人，不但不攔李英走，反倒以言語勸解白潔，說道，我兒你兄長既然要歸家，咱們也不能攔人家，難道說，人家與你交友，連家都就不要啦嗎，要依着我的主意，我早就惦記着讓他到家中看看，這話我又不好意思出口，不信我要是一勸他家用去，我又怕他多想，就彷彿咱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走起道來，就得用右手托着這隻左胳膊，若要托把這隻胳膊，能讓左邊這隻胳膊，襯着的連身子都歪了，只因白潔原先不懂的練武的時候，正在混練那個時候，時常在樹林子裏遇見，在一處練，後來白潔跟仇爸習學彈腿，懂得練武術啦，可就不跟別人在一塊練啦，只要在樹林子裏頭碰見練武，白潔可就不練啦，再不然白潔就躲避開啦，這麼着，白潔因此認得他，雖然白潔不與他在一處練武，又住在一條胡同，倒是時常相見，今天劉三從家中出來，他打算到西門外逛逛，聽人家說西門外來了一個練把式的，練的很不錯，他打算到那裏去捧捧場子，可巧碰上白潔，由後面看着像白潔，由後面一叫，未想到果然是白潔，白潔一看原來是劉三，遂叫道，三哥，咱們哥兒兩個有好幾天沒見啦，你這上那裏去，劉三帶笑向白玉如說道，三哥這兩天老沒看見兄弟你，我還是真想你，我就是愛惜兄弟你傻練，兄弟你在家中練甚麼工夫啦，三哥要打聽打聽，白玉如聞聽帶笑道，三哥若問，小弟近日在家中練了幾趟槍，砍了幾趟刀，反正是練不好，若要論起從前來，我可比那時強的多啦，今天我出來打算到西門臉逛逛，可巧遇上三哥你，你你這是在作甚麼去呢，劉三聞聽，故意把嘴一撇，說道，今天我本沒有事，聽說西門臉來了一個練把式的，看見過的都說不錯，聽說還是個上年歲的，就是有點口狂，看不起咱們本地練武術的，我打算到那裏去看看，去對了機會，我幫他個場子，讓他嘗嘗我的左胳膊這個滋味，省得教他藐視咱們常德府沒有練武的英雄，可巧走在這裏遇見兄弟你，兄弟你既然是在家中練的槍法不錯，回頭咱們哥兒兩到了那裏，找着那個繞把式的，我聽人說他也會練槍，兄弟你既然槍法練的好，你可以下場練一趟，也讓他看看，咱們工夫怎麼樣，好歹咱們也算是幫他的場子，捧捧他，白潔說道，三哥你可別胡說，我這個槍，不過會一個套子，要是場子之內，人千人萬衆目之下，我這個槍的工夫還能拿得出手去嗎，劉三說道，咱們別在這兒說話，咱們走着說，白潔跟隨左胳膊劉三，一邊走着，一邊說着話，不知不覺的，出了常德府的西門，不過橋往北一拐，靠着城牆這

一片地方，是真正熱鬧，這個常德府的西門臉，就好像如今天津三不管似的，那麼熱鬧，一伙一伙的都是撲鷄買蛋，地皮上的買賣，各樣的玩笑場，甚麼金皮彩掛，會柳訊拆，一場子之內，但都圍着好些個人，都向裏面觀看，這哥兒兩個，無非看看就走，看看去，來到熱鬧叢中，就見當中圍着一圈子人，真是裏三層，外三層，千佛頭的一般，大家都向裏面觀看，劉三探身也往裏頭一看，原來正是練把式的場子，左胳膊劉三回頭向白潔說道，兄弟咱們找沒找着，在這兒遇上啦，兄弟你跟着我來，說着話，用左胳膊一分人羣，看熱鬧的順着左胳膊往左右一閃，那位說，怎麼不用右胳膊分人羣呢，方才沒說過嗎，右胳膊一碰准折，白潔跟隨劉三擠進衆人叢中，哥兒兩到裏面，還隔着一層人，就到場子裏頭啦，他們哥兒兩就不往裏擠啦，哥兩個舉目往場子之內觀看，就見這個練把式的，並沒有多少兵刃，把式場子可倒是寬闊，北邊放着一張小桌，棹子上面放着茶壺碗，還有一個錢板，四週圍擺着條凳，用條凳圈出這麼一個場子來，白潔一看在場子當中站着二人，身量不甚高，年紀可不小啦，約有六十多歲，身上穿半截藍布褂，抄布扎腰，藍布的褲，足登大掖撇尖酒鞋，白襪子，打着裹腿，頭上用藍布手巾包着腦袋，在頭頂上斜勒蘇花扣，臉上看四方的臉堂，稍爲有點奔勒頭，兩道殘眉，約有二指寬，深凹窩子，黃眼珠子，大鷹鼻子，厚嘴唇，兩耳朝懷，領下半部花白髯，手中拿着一杆臘杆槍，衝着場子裏外作揖，口中說道，衆位一站一立的朋友，站着的金剛，坐着的佛，你哪打過一拳，踢過一腿，幫我場子的子弟老師，以至僧道兩門，回漢兩教，六扇門裏，六扇門外，只要是好練的老師傅，今天都來着啦，在下姓孫，雲南的人氏，來在貴寶處，投親未遇，訪朋友未得見着，流落在貴寶地，常有句話，人窮當街賣藝，虎餓攔路傷人，又有說，學會文武藝，貨賣同藝家，同藝不用貨，賣與識家，識家不用，扔在土地上換把錢，學徒是窮出來的見識，給練武術的老師傅們丟人抹臉，我練一趟六合大槍，我可練不好，那位說你練不好你就別練啦，您別那麼說，褒貶是買主，賀彩是

閑人，雖然練不好，衆位可別叫倒好，練好了，您給捧個好，那麼練好了，怎麼樣，沒有別的，練好了跟你要把錢，衆位您腰裏頭帶着方便富餘，有一把扔一把，有半把扔半把，沒有半把，十個八個，量力過濟，咱們是說練就練，可是這麼着，練完了，衆位老師可要給我站腳助威不腦白瞧白看的，你別等槍也練完啦，到了要錢的時候，你早不走，晚不走，單等那個時候走，饒着不給錢，還把我場子給擠散了，學徒我可不會說甚麼，你走你的，我就保佑着你老人家一輩子順順當當的，走道兒可別掉在臭溝裏頭，咱們說練就練，說着話，一垛脚一抖杆，練的是烏龍擺尾，怪蟒翻身，大槍無非練的是扎挑搏豁，劈砸蓋打，大槍練的是招招有法，看熱鬧的口中不住的喝彩，工夫不大，將這趟槍扎下來，把槍往就地下一扔，向四外作揖，口中說道，衆位老師傅，我練完啦，作甚麼呀，我跟衆位老師傅們求把錢，在坐的都是好財買臉子弟的老師，那位老師傅賞頭把錢，那位老師傅給我墊墊場子，話言未了，就見看熱鬧的眞有大把往場子裏頭扔錢的，工夫不大，把錢要完了，將錢拾起來，放在錢板之上，仍然在站場子當中，還打算要練，猛聽得東邊人羣外面一聲喊嚷，嚷道，練把式的，我們這位老師傅，姓白名潔字玉如，打算要幫你的場子，捧捧你，練把式的扭頂一看，就見由場子外面一拉板凳頭，進來一個人，年紀在二十多歲，俊品人物，身穿寶藍綢子褂，裏面是白綿綢子褲褂，足下白襪青緞皂鞋，向裏面抱拳說道，練把式的老師傅，開開門我進去，幫你個場兒，練把式的只得往後倒退，一抱拳說道，請老師傅下場子，外面那人邁步進來，進來的那個人，非是別人，正是白潔白玉如方，才已竟表過，白潔同着左胳膊劉三，看練把式的這趟槍，劉三等這趟鎗練完了，向白潔說道，兄弟，我看他，這趟槍練的怎麼樣，白潔近來看慣了李英他那三十六把絕命槍，那是甚麼槍啊，眞得說天下絕藝，這個六合槍他如何能看到眼裏頭，白潔回頭向劉三搖着頭說道，三哥據我看，這趟鎗要教外面看，必然說是不錯嘍，據小弟我看，他這趟槍沒有甚麼很好的招數，不過就是看着熱鬧，劉

三開聽白潔所說的話，有點太大，遂向白潔說道，兄弟你看他的槍法不如你的，你何不下去幫一幫他的場子，讓三哥我也開開眼，白潔笑着說道，那是何必呢，白潔只顧說話，可就沒留神劉三用左手一推，白潔可就進了場子啦，跟着劉三替白潔道出名姓，白潔已然是進了場子啦，後面劉三又替他道了名姓，怎麼能夠好再出這個場子呢，只得叫練把式的開開天門，這才進了場子，（開天門就是拉開板凳頭，這是江湖道上的規矩，必得練把式的老師傅往裏請，才能進場子呢）此時白潔來到把式場子當中，說道，這位老師傅若要問我的名姓，我的朋友已然替我道及了，你下去先替我墊一墊場子。我幫你練一趟，練把式的說道，好吧，回頭就請老師傅練一趟，捧一捧我，練把式的向前搶步，衝着場子四外作揖，口中說道，方才學徒練了一趟槍，我是學藝不精，纔學詐練，方才這位老師傅，要替我練一趟，我要請這位老師傅可請不到，今天這位趕巧啦，特意要替我練一趟槍，人家那個槍法，比我高的多，回頭我把人家請下場子，來替我練練，到了練的時候，衆位你可捧個好。練完了人家是分文不取，絲毫不要，人家是耗財買臉的子弟老師，要一錢來可是給我，沒有別的，衆位捧捧場，我把這位老師請下來，衆位看看人家練的這趟鎗，可就比我強的多啦，沒有別的，衆位給學徒站腳助威，我這裏先給衆位請安啦，說着話，又向四外作了一個羅圈揖，然後轉身衝着白潔說道，請老師傅下場子，白潔見練把式的抱拳說了個請字，白潔只得也一抱拳，來到場子當中，衝着四外抱拳說道，衆位鄉親，有認得我的居多，不認得我的很少，在下住家在北門內清風巷，我是本地長大了的，當言有句話，土居三十載，沒有不親的人，皆因方才我們劉三哥，左胳膊劉，提起來衆位都知道，他把我約出來的，讓我幫孫老師孫亮場子，那位說你怎麼知道他的名姓呢，方才我聽他道及自己的名姓，我又與他領教了一回，那麼你抄手就練哪，衆位你先別忙，這位孫師傅由遠路來到咱們這個地方，俗語有句話，天下武術是一家，我有錢幫他個錢力，沒錢幫他個人力，回頭我也練一趟鎗，我可練不好，衆

位鄉親們，你腰裏頭的錢帶着方便富餘，多往場子裏投幾把錢，一來是捧我，可就算是捧了他啦，我先給他墊墊場子，回頭我就練這趟鎗，我可練不好，諸位千萬可別走別散，給我站腳助威，說着話，衝四外作了一個揖，然後自己回手，把自己腰間所帶的五百銅錢，滿都掏出來，向場子當中一撒，這就叫耗財買臉，先拿出錢來給練把式的把場子墊墊，白潔這才伸手就由地下把這條臘杆鎗拿到手內，左手提着鎗，右手把自己的辮子在脖子上一盤，然後把鎗向手中一托，說道，衆位老師傅上眼，跟着將腰往下一伏，一抖這條鎗，只聽得撲哧撲哧鎗鏢子亂響，真是行家看門道，外行看熱鬧，行家一聽鎗的聲音，分出幾個鎗點子來，外行可看不出來，頭一招是死蛇蹈地，跟着一撇步，就是怪莽翻身，一轉身左插花，右插花，十字插花，雙插花，這幾招都是絕命的招數，跟着用了個烏龍入洞，烏龍鑽塔，往回一收勢，真是氣不湧出，面不改色，將鎗輕輕向地下一橫，然後向四外一抱拳，順口說道，獻醜獻醜，跟着四外叫好，大把往場子裏扔錢，在這個練的時候，應當練把式的在旁邊站着，報鎗的招數名目，練完了看熱鬧往裏面扔錢，應該練把式的作揖道謝，不料想白潔練鎗的時候，練把式的不但不報招數與名目，他反倒瞪着眼睛，看白潔鎗中的鎗法，以至白潔練完了鎗，他不但不與賞錢的主兒道謝，就見他把臘杆鎗由地下拾起來，右手攢着鎗，鎗尖衝前，走至白潔的身邊，白潔一沒留神，被練把式的左手抓住脖領，口中說道，白老師傅。我問問你，這趟鎗跟誰學的，就這麼一揪不要緊，連看熱鬧的都是一怔，白玉如見他這個樣子，並不還手，准知道自己沒作過犯法之事，就是跟誰學的鎗也不犯私，遂說道，朋友，我幫你的場兒，這是人情，你問我跟誰學的鎗，作甚麼，練把式的說道，我看着你這鎗的招數，與旁人練的鎗不同，我要問問你跟誰學的，白玉如聞聽，心中一想，這也不要緊，就是告訴他也無妨礙，想到這裏，順口說道，朋友，你要問，這個鎗的招數乃是我盟兄所傳，練把式的跟着問道，你盟兄是誰，白玉如說道，你要問我，這位盟兄家住雲南府，府城內，姓李名英

，號叫士鈞，孫亮一聽，說道，是呀，朋友既跟李英衝北磕頭，沒有別的這場官司你跟着打了吧，白玉如一聽，打官司的話，自己准知道，盟兄沒有不法的行爲，白玉如反倒不慌不忙，說道，朋友，我既與李英衝北磕頭，打官司的事情，倒不要緊，我得問問甚麼案由，我有個打得起，打不起，孫亮說道，朋友你要問，大概你是誠心跟我裝糊塗，我要不說，你也知道，你一定要問，我就是採訪雲南，先姦後殺十八條命案，辦案的班頭，說着話，右手對准了白潔的胸膛，復又說道，朋友，你還是別跑，你也打算一跑，我可就是一鎗，白潔到了此時，心中百般的難過，有心要走，別看孫亮揪着，要是打算跑，他是跟沒揪着一樣，真要是這件事逃跑，讓人家看着，就彷彿雲南命案有我，透着自己心虛，再者說，跑了和尚，跑不了寺，這個地方，誰不認得我，再者說，拋下家中的老母，我又是担着一個不孝之罪，有心不跑，替朋友打這場官司，真要是盟兄作了殺人凶犯，滾馬的強盜，就是我替盟兄打了官司，替他挨了刀，至死我也是人物，總是掛礙的官司，盟兄作出探花的案件，若是我替他受了國法，至死我也叫萬人唾罵，自己心裏盤算，跑是不能跑，有心替朋友到案，又不是乾淨的案由，自己左思右想，萬分爲難，又一轉想，噯呀，常言有句話，交朋友，得朋友益，受朋友害，回思盟兄李英與自己在一處三年之久，人品是落落大方，前次受鏢傷，又不肯與我明言，想其中必有別的緣故，不如我跟隨到案，想堂上若有一問，我還有一訴，說我殺人，准能就是我殺人嗎，不是在當堂之上，還准我說話嗎，就算是我受刑不過，當堂滾不出來，替盟兄頂上餐刀，總算是我情屈命不屈，我那盟兄李英他早晚必知道，我替他伏法，他必然替我在娘親面前，格外的盡孝，再者我這個事情，我也不能怨我盟兄，當初人家教我技藝之時，也曾囑咐我，這趟鎗法，不能在平常人眼前練習，也不能在人叢之中亮藝，總算是我自己不能盛藝，（盛音承），這才叫禍福無門，惟有自召，自己想到此處，遂向孫亮說道，朋友官司我是打啦，可有一樣兒，你要把我細上一走那可不行，你可得亮點面，你把國

家的王法給我帶上，我跟隨你到案就是啦，我告訴你，我也跑不了，我家住在清風巷，人人皆知，家中有年邁的老娘，像這點事情，我也不能讓娘跟着受累，姓孫的你想怎麼樣，書中代言，前文表過，雲南雲南府，十八條命案，先姦後殺，臨走之時，留下四句話，一口單刀手中擎，雲遊天下逞英雄，因姦不允傷多命，騰身步月是李英，金眼鷹他本是雲南府的人，誰都知道誰，想當中，李英他父親名字叫李耀，號叫光輝，綽號人稱神槍向西來，當初在雲南府東門內路南，開設雙勝鏢局，開張的那一天亮鏢，李耀李光輝在鏢局裏頭，衆鏢頭要看看他的絕命鎗，李爺就練了這麼一趟鎗，那時孫亮也與鏢局子掛紅上禮，也在衆英雄之內，他看見過三十六把絕命鎗，天下獨傳的絕藝，那個時候還沒有李英哪，孫亮才二十多歲，可見得李英家中的根底，孫亮是盡知，以至孫亮當了班頭，這些年知道李英在南門內路北的住宅，趕到案件發生的時候，孫亮到李英的家中捕盜，來到李英的住宅門首，一看房子早就封鎖啦，裏面的人早就逃走，不知去向啦，孫亮一看，這個景況，更是李英所爲，這才在府台大人面前，請堂批，算計大人不准，沒想到大人真把批賞下來啦，教他帶批捕盜，可是把他全家二十七口，押在牢獄待質，金眼鷹這才帶着海捕公文，在各省採訪，捉拿李英，一轉眼就是三年多，連個影子也沒看着，可巧走至在常德府，他先得到常德府投文掛號，他才扮作一個練把式賣藝的，他是不爲賺錢，就爲是訪案，事有恰巧，偏偏白潔遇見劉三看練把式的，劉三教白潔幫場子，白玉如一看，他場裏頭沒有什麼兵刃，就是一條臘杆鎗，白玉如一時的高興，自己准知道這趟鎗沒有人會，他這才練了絕命鎗的頭一趟，偏巧孫亮認得這趟鎗，若不然，白玉如練鎗的時候，孫亮淨看他的招數呢，孫亮一看，白玉如練的是絕命鎗，這鎗法除去李英家中會，沒有別人會，再說李氏門中的鎗法；不外傳，老英雄李耀是故去啦，除非是李英傳於白玉如，別人不會，李英既肯傳授他絕命鎗，兩個人必是不分彼此過命的交情，若不然李英決不能傳授他，若要拿着白潔，由白潔的身上

再追究李英，可就容易啦，金眼鷹孫亮今聽白玉如之言情願到案，又誰知道他不能逃走，孫亮這才向白玉如說道，朋友，好漢的脖子是拴馬的樁，是就真教朋友你跑，你也不能逃走，你還能夠讓年邁的老娘跟着打這場官司嗎，朋友今天你避點委屈，把國家的王法給你帶上，你跟着我辛苦一趟吧，說着話，將臘杆槍往懷中一抱，由打腰間拿出鐵鍊，嘩拉一聲，將鐵鍊套在白潔脖項之上，用鎖鎖好，所有地下的錢也不要啦，右手拉着白玉如項上的鎖鍊，左手提着臘杆槍，拉着白潔奔常德府西門而來，瞧熱鬧的誰不跟着看，素常不差甚麼都認得白玉如，都知道白潔是一位少爺，素常的很老實，無故的遭了這場事，好事的人要跟着到衙門去看看，在後面跟着的人，真是擁擠擠，以至孫亮將白潔帶至在常德府衙，進了衙署，夠奔頭班的班房，來到班房的門首，孫亮用槍尖挑開簾籠，把白潔帶進來，此時班房之內，頭班的班頭王順，正跟夥計們在屋中吃茶談話，忽然間簾籠一起，由外面孫亮帶進一般差事來，王頭趕緊站起來，向孫亮說道，班頭多辛苦，這個差事怎麼樣，孫亮向王頭說道，回頭你多受點累，跟大人回稟一聲，這個人跟我的案情有關係，一面說着話，把白潔帶至在順山炕的炕邊，在炕沿上釘着鐵環子，這是差帶外押的地面，回手將白潔鎖在炕沿之上，白潔此時坐也坐不下，站也站不起來，就在炕沿的底下一蹲，孫亮這才在王順的面前，低言耳語說了幾句，王頭轉刻叫夥計預備一份手鐐，腳鐐項鎖，夥計答應了一聲，立身形出去，工夫不大，將刑俱拿進來，扔在白潔的面前，白潔一看，此時早就把心橫啦，明知道這場官司不好打，班頭與孫亮過來，帶着夥計們，先給白潔把腳鐐帶上，然後換上項鎖，孫亮自己鎖練，仍然帶在腰間，這才把手鐐與白潔帶上，就見孫亮跟王頭低言說了幾句話，就見王班頭由屋中出去，等了很大的工夫，就聽裏面梆點齊鳴，有喊喝堂威的聲音，大概是升堂啦，就聽裏面一聲喊嚷，喊道，帶白潔，孫亮趕緊過來，拿着白潔的鐵鍊，將白潔帶出班房，繞道夠奔大堂之下，來到大堂下面，白潔舉目往上觀看，就見堂上公案之後椅兒上，坐

定木府大人，身穿官服，兩旁邊衆衙役，如同虎站山坡的一般，各擎着鞭板鎖棍，喊喝堂威，威武二字，就聽上面一聲喊嚷，帶白潔，孫亮接着喊嚷，白潔帶到，孫亮把白潔拉拉扯扯帶到大堂之內，所有左右喊喝跪下，白玉如只得朝上跪倒，孫亮往上單膝點地，往上回稟道，下役孫亮，參見大人，書中暗表，這位常德府的知府大人，姓金單字名正，從打到任以來，兩袖清風，愛民如子，適才大人在書房閑坐吃茶，外班進來回稟，言說雲南府，掛號的班頭，在本地拿獲雲南府，十八條命案要犯白潔，在堂下候審，金大人聞聽此信，本處窩藏大盜，大人傳話，即刻升堂，金大人換好了官服，帶着手下人，從書房出來，夠奔大堂，此時左右早就預備齊畢，喊喝堂威，大人這才吩咐帶白潔上堂聽審，就見下面孫亮將白潔帶至當堂，在旁邊單膝點地，就見他將包袱解下來，打開取出公文，當堂投遞，旁邊有本署差人，將文書送至在公案之上，金大人把文書看了看，往旁邊一推，往下叫道，孫亮在何處捕獲白潔往上講，孫亮在下面往上回稟，就把在西門臉獲白潔的情由，細細的往上回稟了一遍，金大人將話聽完，遂往下叫道，下面跪的可是白潔，白潔下面答言說道，正是犯人白潔，上面金大人又說道，白潔抬起頭來，白潔接着稟道，犯人有罪不敢抬頭，上面說道，當堂免罪抬頭，白潔只得望上正面，金大人在坐上，用目往下觀看，就見白潔跪在堂口，面目長的不像殺人囚犯，遂往下問道，白潔你如何與李英在雲南夥同作案，今日被捕到官，你還不從實招來，等候何時，白潔聞聽，只得往上磕頭說道，犯人白潔並未與李英在雲南作案，犯人實在冤枉，金大人聞聽，將驚堂木一拍，言道，你既不與他夥同作案，你如何會練他李氏門中的絕命槍，他家的獨傳槍法，如何能傳授你呢，這不是明明你在當堂之上，與本府撒謊，你若不實招，本府豈能寬容於你，白潔聞聽，往上磕頭，向上訴道，大人不必動怒，犯人有下情告稟，大人說道，你要講，白潔只得把自己好練，如何在樹林之內，巧遇李英身受鏢傷，就把李英救至家中，醫治傷痕，結爲昆仲，跟李英習學槍法，如今李英去到外面訪友

至今渺無音信，所有以前經過情由，細細的往上回稟一遍，又把如何被捕的情由，往上回稟，實在犯人白潔避屈含冤，求貴府大人格外寬恩相察，金大人在座上看着白潔，點頭說道，你在本府的堂前，含糊回稟倒可呀，押至雲南你想不招認，那是萬難，大人吩咐命他畫供，畫供已畢，當堂標了文書，用了印，文書命公差交與孫亮，當堂派了四名押兵，沿路護送，預備一輛大車，明天起身，押往雲南，大人交派完了，擺手退堂，書中代言，但凡這種案件，大人並不標禁牌收禁，皆因這是過路衙門，應當孫亮自己看守，孫亮焉敢帶着差事在店房住哪，孫亮就得懇求班上的王頭，見裏面的紅筆師爺，求他發下一個條子來，將白潔暫行寄監，明天由監裏頭，再把白潔提出來上路，是所有在路上辦案的，都是這個規矩，孫亮把白潔由大堂上，帶下來，帶至班房，孫亮與王頭一說，王頭點頭應允，與他代辦，孫亮這才在衙門口，找了店房住店這是頭一天的事，次日孫亮，天明由店中把文書放在包袱以內，圍在腰間手中提着臘杆槍，來到衙門的班房，面見王頭，此時班頭王順，早就把白潔由獄中提出來啦，衙門預備一輛大車，四名押兵，早就在班房之內等着啦，見孫亮進來，彼此相見，說明幫同護送的情由，孫亮與王順，王班頭道勞，然後這才起差使，從班房四個押兵幫着孫亮，把差使帶出來，帶到衙門口，在衙門前面攔着一輛大車，孫亮暫時叫四名押兵，看守差使，自己借了一個火通條，在飯鋪裏頭借火把把他燒紅了，在大車的當中，燙了一個窟窿，然後把通條與人送回去，這才把白潔命押兵攙到車上，一個押兵在車上，坐在白潔的身背後，用手扶着他的胳膊肘，這個押兵上了車上，坐在白潔的對面，用手把白潔的項鎖由手鐺腳鐺之內穿過去，順着燙的那個窟窿順下去，還有一押兵，由車後面鑽到車底下，把那個鎖練子頭兒，接到手內，用鎖鎖在車軸之，然後爬出來，站在大車的旁邊，孫亮手提臘杆槍，正與王順作別，此時白潔雖然是上了大車，舉目往四外一看，趕緊又把頭低下啦，因為甚麼低下頭啦，一看車的兩旁邊，圍着許多的人，俱都是遠親近鄰，自己沒有不

認得的，書中暗表，自從白潔昨日遭了這場官司，本城裏頭沒有不知道這件事的，就有好事的打聽，知道今天白潔起解，俱都早早的來到衙門門口觀看白潔，白潔一見衆人羞慚滿面，只好將頭一低，孫亮將要告訴趕車的起身，就在這個工夫，猛聽見西面人叢外面，又聽見有車輛的聲音，又聽有人嚷道，衆位閃開，別碰着，白潔不由自己抬頭一看，就見看熱鬧的人向兩旁一閃，從人羣外面，進來一輛車，白潔不看車中使罷，一看車中坐的人，不亞如刀扎肺腑的一般，一看來者非是別人，正是自己的萱堂老母，書中暗表，白潔之母鄭氏老安人如何自己知道孩兒遭這一場不白之冤，就是那左胳膊劉三去報的信，老安人得着這個信，只吓得舉止失措，趕緊雇上一輛大車，帶着錢，來到衙門口一打聽，不錯，有這麼一案，業已是收了獄啦，老太太打算要母子見面，皆因是獄裏不許通風，人家官人勸他回家，要看明天早晨來，由此起解，安人得着這個信，這才回家，頭天把車定好了，無非是多給車錢，安人回到家中，一夜未曾合眼，直哭了半夜，次日清晨，僱的這輛車，早在門口等候，安人出大門，一看在門首站着許多街鄰婦女，安人顧不得看他們大家，趕緊上車，叫趕車的即速快走，夠奔知府衙門而來，後面婦女們相隨，後面這些個人，都知道白潔素常沒作過犯法的事，他怎麼就會攤上這麼一場事呢，都替安人嘆息，這才都跟在背後，要看看白潔，以至來到衙門前，安人早就看見圍着一圈子人，當中一輛大車，上面坐的正是自己的孩兒白玉如，安人這才在車內叫趕車的快走，車輛這才趕進人羣之中，離大車不遠，車輛站住，安人由車輛上往下一跳，險些栽倒，口中叫道，我那苦命的孩兒，你你，老安人打算與白潔說話，隨着眼淚往下拋，語不能成聲，此時白潔看見老娘至此，此時正值孫亮告訴趕車的起身，白潔在車上向孫亮說道，孫班頭你先慢走，稍微等一等，我老娘趕至此處，要與我說兩句話，能行不能行，此時孫亮聽白潔之言，焉敢不應允，若要不應允他，他要在半路之上，不好好的跟着走，那可怎麼辦，只得趕緊向白潔說道，那沒有什麼，有什麼話你們娘兒兩只管說

白潔看看孫亮點頭，扭頭一看，就見自己的老娘，站在大車的旁邊，指手劃腳放聲痛哭，口中叫道：「兒呀，爲娘但不知你爲何遭這場不白之冤，白玉如臉上並沒有難色，自從看見老娘，早就把心橫啦，遂向自己老娘道，我是你什麼人，安人言道，你是我的兒，白玉如在車上搖頭說道，不對吧，您別錯想了，我要真是您的兒呀，由我父親去世之後，我長大成人，娶妻生子，接續後代香煙，以至你老人家百年之後，我抓把土把你老人家一埋，與我父合葬，那我才真算你的兒，這個不然，你老人家，由小把我栽培的這麼大，我並未孝順你一日，皆因我好交朋友，才遭這場不白之事，此一去解到雲南，焉有兒的生理，你把我教訓到這麼大，我這一死豈不摘你的心肝，豈不是把你活活的傾死，你別往那麼想啦，我不是你的兒子，我是討債來的，我是你的要命鬼，你想起來就罵，想起來就恨，你還可以多活幾日，白玉如的這片話，爲什麼這麼說呢，自己知道娘親的心窄，這才自己拿定了這個主意，以免老娘終日懸掛在心，怕的是老娘惦念成病，才出此絕句，只顧了自己這麼說不要緊，老安人聽白潔這一片言語，打算還要細問他，無奈見孩兒，項帶鐵鎖，形同囚犯，不由得心中一陣難過，將說了一個兒字，底下的話尙未說出來，濁痰往上一擁，身形往後一仰，當時氣閉，跟着看白玉如的那些個鄰右婦女，一見安人閉氣栽倒，趕緊大家過來解救，惟有孫亮在旁邊一看，安人氣閉栽倒，這回若要緩過這口氣來，躺在車裏頭撒潑打滾的一哭，那就不用走啦，趕緊吩咐趕車的，搖鞭快走，趕車的只得把鞭子一搖，說道閃開，車往前行，走下去了，不表鄭氏安人被婦女們解救，送歸家中，單表這輛囚車從常德府出了西門，過了關廂，順着大道前行，孫亮保護着車輛，各處留神，方才走出二十多里地，天可就陰啦，工夫不大，細雨紛紛，白潔在車輛之上，被小雨淋着，可就向孫亮說道，孫班頭，孫亮接着說道，什麼事白爺，白玉如說道，我可是身犯的王法，打的是官司，你打算拿雨淋着，那可不行，孫亮聞聽白潔之言，又不敢惹他，皆因他的案情太重，趕緊說道，白爺別着急，我們也不願

意淋着。只要是前面有避雨的地方，咱們一同避避雨，再走，也不遲，回頭又告訴趕車的快走，正往前走，孫亮抬頭看見坐北有一座廟，是個穿堂的山門，裏面並沒有東西的配殿，裏面還有一層殿，兩旁都是鷹不落的廟牆，這個穿堂的山門，上頭籤着個小旗子，上面寫着義勇團練，門口兒站着兩三個人，站在房沿底下，觀看過往的行人，孫亮看見這座廟，回頭告訴趕車的人，車把式，率往廟前頭趕，咱們一同在廟裏頭避避雨，趕車的聞聽，只得緊走，來至在廟前，車輛站住，孫亮用目往廟內觀看，迎着面供着大肚子彌勒佛，在神像旁邊，東西的門口掛着斑竹簾，兩旁俱是木板的隔段，由外頭也看得見，南北對面的窗戶，俱是上支下摘，皆因是鬧天氣下雨，窗戶俱都關上啦，書中代表，這就是前文表過，童林請貝勒爺在這裏避雨，皆因這裏是團練的地方，貝勒爺不願意，這才往前趕站，可巧孫亮他們這輛囚車，正走在這個地方，孫亮來到廟前，向廟門口站着的幾個人說道，衆位辛苦，這幾個人原來就是本處的團練勇，皆因鬧天氣，他們這幾個人出來，站在房沿底下，觀看行人冒雨趕路，正在說說笑笑之際，就見從打東邊來了一輛大敞車，上面坐着一個犯人，四五個人押着冒雨趕奔廟門而來，那個人就說你們看，東邊來的那輛囚車，奔着咱們廟這邊來啦，大概是避雨，這個人就說避避雨，算什麼，來就來吧，他們大家正在說話之際，就見囚車果然來到廟前站住，就見一個上年歲的人，向前道辛苦，大家一齊說道，這位班頭什麼事，您說吧，孫亮說道，沒有別的事，跟衆位這裏打攪，我們押着差使趕上雨啦，打算跟你這廟裏避一避雨，不然，這個差使他在車上不答應，練勇聞聽說道，那算什麼，我們西邊這間屋閉着啦，你就把差使起下來，押到屋裏去吧，孫亮說道，還有一件事，你這裏有破蓆把車廂遮住點，不然，雨淋溼了車，可就坐不的人啦，練勇說道，那算什麼，後頭院有幾領舊蓆，你自己拿去吧，孫亮抱拳說道，那麼我謝謝衆位，孫亮這才告訴夥計們，把差使攙下來，這個押兵，先鑽到車底下，由車軸上拿鑰匙把鎖開開，把白潔由車上攙下來，孫亮在頭前引着路

，進了穿堂的山門，孫亮用手把西面門口的斑竹簾挑起來，兩個押兵這才把白玉如架到屋中，原來這屋內却是靠着西面順山的大炕，先讓白潔坐在炕沿上，孫亮叫押兵一邊一個，緊扶着白潔坐着，兩個人把白潔一貼，一個拉着鎖鍊，一個揪着白潔的袖子，孫亮看了看，准知道沒有什麼失閃，這才手內拿着臘杆槍，從西屋出來，叫押兵到院子裏看看有舊蓆拿一領，先把車廂遮上，然後來到廟門之外，告訴趕車的，車卸下來，拿出草料，把騾子喂上，回頭住了雨，咱們還得往下趕站，車把式忙着把騾子卸下來，拿下草料口袋把絆好了草料，把騾子喂好，此時押兵由裏面拿出一領蓆來，把車廂兒跟前面車上的皮傢伙，全都用蓆遮好，雨可就淋不着啦，孫亮看着他們都收拾好了，車把式與這兩個押兵，在房沿底下避雨，孫亮這才進廟門，夠奔東邊這間屋子，來到門口，起簾籠進來，到屋中一看，方才在門口站着的幾個人，在屋子裏還有幾個人，共約十幾個人，正在談話，一見孫亮進來，大家彼此讓坐，說道，班頭請坐吧，孫亮接着說道，衆位都很清淨的，我們趕到此處打攪，沒有別的，衆位避點風吧，旁邊有人一答言，說道，這算什麼，誰讓趕上天氣，那有什麼法子，你請坐歇一會吧，孫亮是上年紀的人，沿路上連淋帶累，只得就在炕沿上坐下，彼此大家問了問名姓，又問了問你這個囚車解往那一省去，孫亮只得含糊答應了幾句，等着雨住了好走，坐了會的工夫，孫亮站起說道，我到外面看看，雨大概住啦，聽不見響啦，說着話站起身形，向外走，扭頭往山門外一看，外面的雨果然是不那麼下啦，自己出了山門，杵着槍一看，這個天氣，雨決下不大，此時雨還是真不下啦，孫亮告訴趕車的預備着套車，自己打算到西屋看看差使，將走至在門口，就聽裏面有哼咳之聲，可把孫亮吓了一跳，趕緊起簾籠往屋中觀看，就見差使沒有啦，兩個押兵躺在地下翻着眼睛，手撓腳登，旁邊扔着手鐺腳鐺項鎖，一回頭看見北面上邊窗戶開啦，又見兩個押兵脖子發紅，就知道是受了傷啦，過去一看，原來是氣管闌住，他的氣上不來啦，必是被賊人用手捏的，其實不能致命，用手一搯他，就能緩

過這口氣來，孫亮一想莫若把他們兩個人解救過來，細問問差使怎樣走的，自己想到這裏趕緊過去，向兩個押兵每人脖項上一搭，這兩個人嚶呀的一聲，均都緩過氣來，孫亮着急問道，我且問你二人，差使怎樣走的，快說，這兩個押兵無法只得說道，你老人家若問，只因我們兩個人看守差使，皆因外面下雨，我二人精神發疲，猛聽北面窗戶一響，以至我們兩個人抬頭一看，見這人可就站在我們面前，我們剛要喊，還沒喊出來，他用手向我們每人脖項一搭，我們可就說不出話來啦，氣也上不來啦，正在堪堪要死之際，可巧班頭把我們救過來啦，差使被那人從窗戶救出去啦，我們可不知逃在那兒去啦，金眼鷹孫亮聞聽罵道，兩個無用的奴才，說話起籠籠轉身形出去，一個箭步跳到院中，一轉身手中一杆槍，身形向上一縱，竄在山門的房上，登着房脊四外瞭望，就見差使沒往東逃，原來向正西逃走，將走了不遠，看的極真，前面走的是白潔，後面跟着二人，影影射射看着好像李英，那位說是李英救的不是，書中暗表，還真是，李英從何處前來搭救白玉如呢，只因前次李英說回家並不是真話，他是不能不這麼說，皆因他有他的心事，他是並未遠走，李英夠奔南城，離城四十里地有座陸家堡，他爲得是訪那前次拿鏢打他的那個人，以至李英到了陸家堡，先調查明白本處的這家財主姓陸名豐，號叫松坡，打聽明白了，他這才出離陸家堡，找了個樹林子，晚間收拾緊身利便，探聽陸家堡陸豐的住宅，爲是尋找那個仇人，一連探了三夜，並無蹤影，自己心中暗想，也許他未在這裏，仍然回到樹林，裏頭，換上白晝的衣服，自己又沒有個地方去，本來掛念着白潔，心想，莫若我回家先看看兄弟，在老娘的面前撒一個謊，就提我回家在路上碰見朋友啦，這個主義也倒好，等到了天亮，自己提着小包裏，一清早夠奔常德府的南門，腳底下走的很快，趕到了常德府的南門內，口乾舌燥，自己一想，有心到家喝茶，還得兄弟與我燒水，水那就燒開啦，不如我找個茶館泡壺茶，把茶喝足了，我再回家，到家喝水可就不忙啦，想到這裏，向前走了不遠，在大街路東有一座清茶館，自己堅走了幾步，

來到茶館子門前，往裏面一看，真是高朋滿坐，邁步進了茶館，看見有一張閑棹，把包裹放在桌子上隨便落坐，就在這個工夫，夥計可就過來啦，向李英說道，爺台，吃茶嗎，給你泡一壺什麼茶，李英說道，茶葉不拘。只要快着點，我是真渴啦，夥計答應了一聲，去了工夫不大，端着一個銅茶盤子，裏面是白瓷的壺碗，放在棹上說道，給你泡一壺龍井，你包涵着點喝吧，李英向夥計點頭說道，很好，你去吧，續水的時候，我再叫你，夥計答應一聲，轉身張羅別的客人去了，李英把茶斟在碗內，一看茶太熱，只好等溫了再喝，就在這個工夫，猛聽旁邊那張桌子有兩個人說話，李英回頭一看，就見一位四十多歲，一位二十多歲，兩個人同棹吃茶，就聽那二十多歲的說道，王大哥，這個年頭兒甚麼事都有，那個四十多歲可就問道，兄弟你聽見甚麼新聞啦，你說說我聽聽，那個二十多歲的道，王大哥你真不知道，我對你說說，你知道咱們常德府北門裏頭，清風巷有個白少爺，他遭的這個事情，誰也想不到，李英在旁邊坐着一聽，白少爺三個字，可就是心中一動，自己又不好問，只得在旁邊聽着，就聽那四十多歲的說道，兄弟，甚麼事我還不知道，你說說我聽聽，那個二十多歲的說道，大哥，你看那個姓白的白潔，那個人平常夠多們老實，沒想到他這個人結交大案賊，聽說他跟他大案賊還學了許多的能耐，這是昨天的事情，他在西門臉幫着練把式的練了一趟槍，趕情這練把式的不是江湖賣藝的，原來是個辦案的班頭，白潔練完了槍，可就被這個辦案的把他辦了去啦，今天早晨起的解，聽說押着夠奔雲南啦，臨走的時候，他老娘還看他去呢，聽說他老娘皆因疼兒子，昏了過去，還多虧是街坊看熱鬧的老太太們，把老安人解救過來，送歸家中，大哥，你看看這個年頭那裏看人去，素常那個白少爺夠多們老實，連句大話也不能說，誰也看不透他結交大案賊呀，你看這個年月甚麼事都有，這個二十多歲的將這篇話說完了，就聽那個四十多歲的說道，得啦，兄弟你別往下說啦，你真當是我不知道呢，我早就知道，我是故意的問你，兄弟，我說這話你可別惱我，方才是你說的是，這個年頭

甚麼事都有，倘若在茶館酒肆之內說這個事，若要教衙門口的官人聽見，把你帶了走，說你知情，這一場掛誤官司可怎麼打，就像這樣的話，往後在茶館子裏少說，只願他們兩個人談論不要緊，可把李英吓的胆裂魂飛，心中暗想，我這個兄弟這是怎麼啦，我當初傳授他武藝之時，我是囑咐過他，不讓他在外面獻藝，如今不聽我言，果然遇上事啦，教我怎樣對的起老娘，想到這裏，茶可就喝不下去啦，回手由兜囊之中，掏出幾文銅錢，把涼的那碗茶端起來喝了，叫道，夥計，你把這茶錢先拿去，你把這壺茶給我留着，我先辦一點事去，回頭再喝，李英不得不這麼說，怕的是吃茶的茶坐見疑，夥計聞聽，遂說道你請吧，這個茶交給我吧，李英這才站起身形，手中提着包裹，由茶館裏出來，一直的夠奔清風巷而來，到清風巷，進了巷口，來到白玉如的門首，一看大門開着哪，自己進了大門，回手把大門關上，夠奔裏頭院，進月亮門轉過影壁來，將聽見上房屋中老安人痛哭不止，老太太如何在屋中哭呢，只因在衙門前被鄰家的婦女解救過來，靜開眼睛一看，自己的孩兒業已被人押着走啦，自己放聲痛哭，多蒙衆婦女把安人攙到車上，送歸家中，衆鄰家的婦女百般的解勸，怎奈老安人痛哭不止，衆婦女無法相勸，只得各自歸家，只剩下老安人獨自一人坐在東裏間屋內，哭哭啼啼口內不住數數叨叨，就在這個時候，李英趕到，李英聽見老安人在屋中痛哭，不由得一陣心如刀扎，一面往裏走，一面心中暗想，多虧我趕到，我若一步來遲，老娘若有意外的變動，日後如何教我與兄弟相見，來到門口，起簾籠進到堂屋，一看原來老娘在裏間之內，自己掀起裏間屋軟帘往屋中一看，就見老太太坐在床榻之上，只哭的淚人一般，李英趕緊向前，口中說道，娘親不必痛哭，孩兒李英來到，那鄭氏安人正在痛哭，猛見李英進來，雙膝跪倒，那鄭氏安人，看着李英稍徵定了定神，倒不與他暴躁，老安人原是個明白人，反倒不慌不忙說道，吾兒起來，李英站起身形，站在床榻之前，安人遂向李英說道，吾兒不是歸家了麼，因何又回來，李英接着說道，娘親倒不必問孩兒歸家之事，前者孩兒到城南去

了一趟，我因想念着娘親，我又想我那兄弟，意欲前來探望，就把自己咽喉中燥渴，在茶館子喝茶，聞聽兄弟白玉如的凶耗，對老安人細說了一遍，安人聞聽，點頭說道，此事我倒不怪吾兒你呀，只怨我那不孝的孩兒，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你兄弟是業已遭了官司，老身乃是一婦人家，已是束手無策，你既然趕到，你與爲娘千萬想個主意，搭救你兄弟，早脫繯絏，爲娘就感念你的大恩大德了，李英聞聽不覺得臉上一紅，說道，娘親說那裏話來，前次已竟孩兒對娘親說過，我兄弟一日無禍，乃是爲孩兒一生之福，再者孩兒在您家中居住三年之久，孩兒的品行也瞞不了娘親的二目，我也並不敢作犯法之事，我們如今是遭不白之冤，我兄弟替我身受國法，比喻這麼說，我無論怎麼孝順您，我也比不上我那兄弟，皆因我不是您親生之子，我必要設法把我兄弟救出來，在您膝前盡孝，以贖孩兒之罪，娘親請您放心，孩兒此來非爲別故，只因我兄弟被捕到官，押解雲南，我怕的是娘親心窄，有一差二錯，故而趕到家中先見娘親將話說明，望老娘把心放開，搭救我兄弟之事孩兒胸中早有成竹，今日既然起解，諒他們走之不遠，望老娘賞我限期，待我前去追趕，我若能夠把他搭救回來，與老娘相見，咱們是再想別的主意，逃災避禍，我實在救不回來他，我情願到案，把我兄弟替出來，教他歸家奉親，可就是娘親千萬莫要着急，等待我把我兄弟救回來，您若有個差錯，教我兄弟怎能生存天地之間，老安人聞聽李英之言，說道，你只管萬安，安心搭救你兄弟去，爲娘不是糊塗人，我一定聽你的回信，你捨命搭救你兄弟，爲娘焉能夠爲難於你，你此去凡事小心就是了，李英聞聽安人之言說道，既然如是，孩兒就告辭了，說着話提起包裹，轉身就走，老安人將才要送，李英早就走出門外去了，不言老安人在家中等候，單表李英出離大門，由大街出了西門，追出關廂，並不見踪影，只得腳底下用力，又走了十幾里地，遠遠的就望見囚車，有心自己劫奪囚車，就見那如狼似虎的孫亮，手提着臘杆槍，恐怕傷了白潔的性命，只得慢慢的相隨，遇機搭救，又走了十數餘里，可巧天緣相湊，細雨紛紛，

下起來啦，可巧白潔要找避雨的所在，孫亮不敢不應允，這才在廟內避雨，李英是冒着雨跟隨，遠遠的看見孫亮帶着夥計由車上把白潔攙下來，押在山門西邊那間屋中，孫亮並不自己看守，李英心中想道，這可是天假其便，可惜孫亮枉在衙門當差多年，這樣重要的案件，他竟不自己看守，這也是活該，該當我兄弟早脫此案，李英這才夠廟的東牆，來到牆根之下，冒着雨把小包裏打開，先看了看四外無人，把大衣裳脫下來，由包裹之內把刀取出來，拿絨繩把刀勒在背後，把大褂摺疊好了，包在包裹之內，圍在腰間，抬了抬胳膊，踢了踢腿，自己將然要上牆，偏巧這個時候雨又小啦，自己這才用手往上一伸，身形往上一縱，用手抓住上面牆沿子上的磚，微露半面向裏邊觀看，此時正趕孫亮在山門之下站着，李英隔着牆正看，自己往上一提氣，用胳膊肘跨住牆頭，兩條腿往上一飄，坐在牆頭之上，觀看孫亮仍在山門下站着指手劃腳，李英心中想如若不趁此時下手等待何時，想到這裏，身形往下跳，一點聲音也沒有，跟着一矮身形，夠奔南面山門西邊這間屋子窗戶而來，來在窗檻之下，手扶踏板，回手由腰間取出一根樹棕，在口中沾了一點吐沫，把窗戶紙捻了一個窟窿，向裏面觀看，就見西邊一鋪順山炕，當中坐着正是自己兄弟白潔，兩旁的押兵看守白潔，正在精神疲倦之際，李英抬頭往上一看，上面窗戶是活的，兩邊別着滑子，心說這可是活該，該當我成功，自己輕輕的上了窗戶台，蹲着把上面窗戶滑子用手全然撒開，用手把窗戶往外一揪，身形向裏一探，最可嘆這兩個押兵連一個聽見的都沒有，白潔可倒是聽見啦，用目斜視，看見是自己兄長李英，自己倒不敢抬頭啦，趕到看見，李英可就竄至面前，押兵將才要嚷，李英焉能教他嚷出來呢，跟着手往前一遞，一手一個捂着脖子，一搖氣管可就閉住啦，身形向炕上一躺手撓腳登，李英趕緊由兜囊之中取出一根頭髮繩兒，先用左手大姆指一按鎖頭門看了看是甚麼字的鎖，然後用頭髮繩兒探進鎖門去，來回一繞，勒住了鎖簧，用力一緊頭髮繩兒，鎖簧可就並在一處，這個鎖可就跟沒鎖着一個樣啦，伸手就開，工夫不大，連手

鐺腳鐺上下的鎖全都開開，（前文已竟表過手鐺腳鐺並不是砸的，全是鎖的，要是砸的可就不好辦啦）輕輕放在地下，低聲問白潔說道，賢弟還不隨我快走，此時老娘爲你都要哭壞了，此時白潔聽李英之言，知道家中老娘盼望，只得站起身形，隨着李英夠奔北面窗戶，李英把窗戶支開，白潔在屋中順着窗戶縱到外面，李英也就跟着出來啦，李英向前，白玉如在後，弟兄二人越出西廟牆，弟兄二人夠奔正西逃下來了，李英算計着孫亮必往東追，他們夠奔正西而來，怎麼也沒想到孫亮追下來的這麼快，焉能想得到哇，孫亮到屋中的時候，李英他們將才出離了廟外，孫亮跟着出來上山門房脊，正看見他們向正西逃走，趕到孫亮順着房上跳出廟外，追趕下來，他弟兄二人還不知道哪，以至李英聽後面有人喊嚷，嚷道，你們二人向那裏逃走，李英回頭觀看，這才知道孫亮追下來啦，李英仍然向前走，前面可就是這座墳塋，李英向白玉如說道，兄弟你別管哪，你我到樹林之內，老兒若不講情理，我先把他結果性命，白玉如跟進墳塋之內，自己不知道雲南案件是何人所做，這才向李英說道，兄長，官司我打啦，李英聞聽，心中未免更有氣啦，就在這個工夫，孫亮趕進墳地，不容李英說話，抖杆就是一槍，貝勒爺與童林在墳後面，偷看他們動手，童林有心要幫着辦案的拿人，可巧來了這麼一個騎驢的道長，來到樹林的外面下驢，由樹林之外，一個箭步縱進來，用拂塵把李英孫亮的刀槍分開，李英孫亮俱都要求仙長幫助，這位道爺也好，兩下裏俱都不幫助動手，單與白玉如說話，白潔被仙長用話擠兌的無法，萬般無奈，這才把與李英相交傳槍結義，又把替李英打這場官司，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仙長聞聽，遂向孫亮說道，孫班頭你可曾聽見了，孫亮聽仙長之言，說道，我也知道白玉如其中必有情由，實對仙長說，我爲是拿住白玉如，由他身上好追究李英的下落，不料想因避雨我一時疎神，李英搭救白玉如，被我追趕到了塋地，見着李英，他本是案內的正犯，我豈肯讓他逃走，仙長聞聽，微笑叫道，孫班頭，你也不必問我由何處知道了你們案情裏前後的情由，我且問你，李英所

作雲甫十八條命案先姦後殺，臨行留下字柬，他所作的案件可是你親眼看見，孫亮說道，我並未親眼看見，皆因字柬上有他的名字，仙長搖頭說道，這話就不對了，既在公門當差，若要捕盜之時，必要揣情度理，就憑寫上他的名字，就是他真要把他拿獲到案，這個作案的主兒他也知道，容李英把話說完了，你就明白這個案件是誰作的啦，那時節我指給你們一條明路，你約同李英協力相幫，將賊人當場捕獲，作惡之人難逃法網，含冤之人，其冤自明，孫亮我說這話，你想好不好，孫亮聞聽，心中暗想，仙長必知此案內中的隱情，我先憑着他去辦，看他個水落石出，再作計較，遂向仙長說道，你既然如此的說來，孫亮就遵着您指教，請您就當面問一問李英，仙長點頭，遂向李英說道，李士鈞，方才我與孫亮將話說開，你也把如何結冤，被仇人暗害，你也對着他們二人說一說，別讓孫亮心裏老糊塗着，你還不說，等甚麼，李英以先還不肯說實話，被仙長再三的催捉，萬般無奈，只得嘆了一口氣，向孫亮說道，我本不應當說與你聽，就衝着你不辨曲直，見着人就要辦案，你也不管人家冤不冤，就是這一手兒，我就應當把你先結果性命，今仙長從中調停，孫亮你要洗耳敬聽，我把殺人作案的兇手是誰，慢慢說與你聽，李英站在坟地的當中，手中擎着刀，向止南一指，不慌不忙，說出自己被屈含冤，從頭至尾滔滔不斷，細說了一遍，就是鐵石人聞，也得掉淚，貝勒爺與童林在坟後竊聽，也覺着酸鼻佩服，李英孝義雙全，不由得暗豎大指，那位閱者說，大概又是一個倒插筆，你算猜着啦，書畫家畫山水，最講究好山無好道，總許有曲折，才算是書畫家的章法，比喻一棵樹，沒有這棵樹淨往高處長，不長樹，長枝葉，天地間也沒有那麼一棵樹，作者作這小說，不拘時日，文能生情，情能生文，必要著得圓圓滿滿，那才是一段小說兒，只顧看着心急呀，真要按着你的心意，可就又有人譏諷啦，說作者丟頭落尾，又不成一段小說啦，那麼怎樣呢，還是諸君勿燥，聽作者慢慢的寫出來，那麼李英所說的是甚麼事，論起來這話可就太遠啦，這個結仇的原由，還不在李英的身上，這是在李英

故去的先人，李耀李光輝的身上，李光輝原是雲南坐人，受過高人的傳授，又有家傳的絕藝，就是自幼時運不通，生平結交一個好友，此人乃是常德府陸家堡的人氏，姓陸單字名滾，別號人稱擣頭獅子，兩個人在鏢行裏頭作事，事情聽不通達，李光輝這才與陸滾相商，說道，咱兄弟二人不枉衛北磕頭，結爲金蘭之好，難得咱二人都是運蹇時乖，我打算與賢弟你商議，咱們在外頭也是白創蕩這麼幾省，總沒混出眉目來，不如賢弟你跟我回雲南，咱們到那裏再謀劃謀劃，擣頭獅子陸滾一聽李輝之言，也倒很願意，弟兄二人這才夠奔雲南省而來，趕到了雲南府，李耀總然是雲南根生土長，到了兒，人熟是一寶，彼此人人都知道李爺武術精奇，衆鄉親給他們成全了一座把式場子，李爺的人緣又好，所教的徒弟很有幾個財主的少爺，皆因李爺的秉性好，衆徒弟大家一商議，打算給老師開一座鏢局子，李爺以先還不願意，後來被徒弟勸活了心，這才在東門裏頭路南採了一段地點，所有修飾門面，都是衆徒弟拿出錢來，以至各虛樓攬買賣，都是徒弟們張羅，事情全都辦好了，這才擇吉開市，是日請了些位鏢行的老師傅，預備整棹的酒席，趕到開市亮鏢的時候，李耀下場練了一趟三十六把絕命槍，由開市的這一天，買賣很是不錯，交往的越交越寬，可就是一樣兒，遇有鏢銀，若要是道路遠，可就不派夥計去，都是兄弟二人親自前往，因此買賣作的慎重，兄弟二人可就賺了錢啦，李爺就在鏢局子斜對過路北買了一所房子，可是弟兄二人拿出來的錢，由當中一宅分爲兩院，有了錢啦，這就有人與李爺提親，李爺應允，因爲女家在本城裏頭很有名望，武舉陳東初之女，皆因擇選人家，耽擱的姑娘歲數太大啦，姑娘直頂到二十九歲，尙未出閣，以至擇吉成禮，夫婦們却也和順，親友們熱鬧了幾天，這個事情都過去，李耀心內覺着對不起盟弟，這才託咐親友與陸滾定親事，可巧本街上左文魁，左秀才之女，也皆因是年歲大啦，二十六歲尙未許配與人，李爺託親友一說，還是兩造裏俱都願意，這才放了大小的定禮，以至迎娶過門，夫妻很是和美，鏢局子買賣又很茂盛，現下說李耀與陸滾在本城內

很襯幾個錢，弟兄二人街上都有幾個買賣，手裏頭都有幾千兩浮財，這一日李耀自己坐在櫃房，想起家中之事，心中很煩悶，所煩悶的是自己的安人，娶過來這三年可巧就身懷六甲，又是個頭一胎，倘若分娩之時，若要難產，也是一樁心事，正在思索之際，外面家人起簾進來，稍微慌張一點兒到把李耀吓了一跳，遂問道甚麼事，這樣的慌張，家人說道：「給員外道喜，安人產生了一位公子，李耀聞聽，心中歡喜，站起身形，跟隨家人由鏢局子出來，夠奔住託，以至到了裏面觀看，此時產房業已收拾乾淨，李爺到裏面無非是安慰安慰安人，看了看嬰兒，李爺這才夠奔外面，所有的家下人道喜，不過就是驚動驚動親友，熱鬧了個三朝彌月，雖然事情全過去啦，不料想安人產後失調，時常的臥病，本來員外比安人大着二十多歲，又是丫髻的大妻，百般的疼愛，延醫調治，這個病時常好時常壞，竟成了久病，這個孩兒是李爺親自起的名字，名叫李英，號叫士鈞，皆因此子長的聰明，李爺愛如掌上明珠，扶養到李英八歲上，不想陳氏安人老病復發，竟自一命嗚呼哀哉，李爺按着禮節，將妻子葬埋，埋至在李爺新置的田地的東邊，李爺把這一場白事辦過去，自己心中憂悶異常，自己連鏢局子也沒去，就在家中看守自己的孤兒，這就有親友與李爺相商，給李爺續絃，與李爺相商再娶一房，好照看家政，李耀立志不娶，皆因是怕自己的孩兒受了委屈，對不住故去的賢妻，因此把這個事情就擱在脖子後頭啦，這一日天才將亮，聽外面有人叫門，李爺把家人叫起來，到外面觀看，工夫不大，家人進來回稟，原來是隔壁陸二奶奶產生一子，二爺打發家人過來，給員外報信，一會兒陸二爺還過來哪，李耀聞聽，心中也很喜歡，自己聽了聽，外面金雞亂唱，一陣心中高興，遂向家人說道，你到那院告訴陸二爺，這個孩兒的名子，我給起吧，這個時候，正交寅時，正在村中金雞報曉的時候，你到那院對陸二爺說明，把我說的這個意思告訴他，這個孩兒就叫陸寅，號叫曉村，家人聞聽，轉身出去，到那院回話去了，等到太陽出來，李耀梳洗已畢，帶着李英到西院，前去道喜，李爺頂到晚上回到家

，自己安歇的時候，先安排自己的孩兒李英睡好，這才自己就寤，雖然是躺在床榻之上，可就是展轉不眠，所想的是弟妹雖然有子，可稱得起大喜之事，我這個孩兒李英那裏就長大成丁，我與他妻生子，接續後代香烟，二弟家中有此賢內助，何愁家道不興，自從打賢妻去世到如今，家中無人照管，自己猛然間又想起鏢局子買賣，雖然是買賣興隆茂盛，這麼些年，櫃上總沒有差錯，無奈自己一年比一年老，倘若日後保鏢有了差錯，豈不將一世英名付與流水，自己越想越後怕，自己拿定這個主意，可是並未發表，又過了三四個月，這一日李耀在家中把家人叫過來，告訴家人到櫃上把陸二爺請來，家人去了工刻不見甚大，就見自己盟弟陸滾，同着家人由外面進來，來在李耀面前，說道，方才聽家人言說，兄長呼喚小弟，不知兄長有何事故，李爺說道，賢弟請坐，我與你有話細談，陸滾只得在下手落坐，家人獻過茶來，弟兄二人坐在一處談心，李爺向陸滾說道，賢弟，今天爲兄請你到此，非爲別事，就爲的是鏢局子的買賣有現下買賣倒是很好，兄弟你也看見啦，家中的這個事，皆因你嫂嫂故去之後，家中無人照管，很吃許多的親友叫我續娶，我又怕你姪子受了委屈，我是決不願意再娶的啦，我再說說咱們的當初，想當年你我弟兄困了那麼些年，不過是渾身的衣服，腹內的乾糧，到如今不說你我弟兄二人趁錢，總算是後喝有餘，再說咱們這個買賣，從打開張那一天，至今名譽總算是不壞，我坐定了想起來，是越想越後怕，哥哥我一天比一天年老，又有家務纏線，我還能冇閑着的時候練工夫嗎，我打算今天把賢弟請來，不爲別的事，就爲的是這個買賣，兄弟你若願意作這個雙勝鏢局的買賣，算帳不算賬，咱們哥兒倆倒不要緊，把我的名義取消，買賣歸賢弟你一人去作，你要是不願意作這個買賣，咱帳弟兄趁着這個買賣，豐豐盛盛把買賣一收，你我弟兄落一個完全的人物，倘若此時不收，若要等到們了差錯，遇上事，再收可就晚啦，兄長我把你請來，就爲這個事，你自己酌量酌量，陸滾聞聽李耀的這一篇的言詞，接着說道，兄長，您既然是這麼說，想當年這個買賣是咱們哥

備成立的，您要是不願有作，我一個人作這個買賣也沒有意思，再者說，叫旁人看着咱們弟兄不義氣，您要收咱們是一同收市，再者說，咱們全都是賺的，李爺聞聽盟弟陸滾之言，遂說道，兄弟這可是你願意的，那麼咱可就擇一個好日子，齊帳收市，陸二爺說道，咱們就這麼辦吧，弟兄二人商議已定，陸二爺告辭回家，把這個事情告訴陸二奶奶，暫且不表，單提李爺頂到晚上，父子安歇睡覺，一夜晚景無事，次日天明，告訴家人打臉水，自己梳洗已畢，吩咐家人給少爺預備早飯，我到櫃上有一點要緊的事情，又把管家李能叫過來，囑咐好好照管家務，這才山家中起身，出離大門，斜對着就是路南的雙勝鏢局，將來到鏢局子門首，夥計們大家看見東家來啦，一位位站起來相讓，李爺說道，衆位辛苦，說着話夠奔櫃房，來到櫃房門首，夥計們把簾籠挑起來，李爺往屋中一看，陸二爺早就到了，正與管帳的先生張春德坐在那裏談話，李爺來到屋中，陸二爺同張先生站起來相迎，李爺說道，二弟你比我還來的早，張先生請坐吧，彼此大家落坐，夥計獻茶，張先生知道東家輕易不到鏢局子，今天這麼早來，必然有事，都向東家問道，老東家，今天這麼早到櫃上，莫非有甚麼事嗎，李爺說道，張先生有所不知，今因拙荆去世，家中拋下那年幼的嬰兒，尙未成了，又皆因家務纏綿，無人照管，我打算把買賣讓與我二弟陸滾，我二弟又不肯一人担負這個買賣，這麼着，我們弟兄商議明白，打算把這個買賣齊帳收市，沒有別的，張先生費點事把帳攏起來，預算一下子，就是內外欠要緊，欠人家的，咱們還人家，欠咱們櫃上的，咱們能要的要，不能要不要，我給你十天的日子，大概這個帳也就算清啦，張先生聞聽，不由得一怔，心中暗想，大概李爺跟陸二爺發生別的意見啦，若不然很好的買賣，怎麼想起來收市呢，當着陸二爺又不好問，只得點頭應允，李爺與陸二爺談了會子話，兄弟二人這才各自歸家，惟有張春德容二位東家去後，自己坐定了一想，真要把買賣收了，我真沒有地面找事去，若要是二位東家發生意見，我把鏢師都請了來，再把本街上買賣家大掌櫃紳商請出幾位來，與他們

哥兩疏通疏通，自己拿定了主意，這才把本局子裏的，各位鏢師都請到櫃房，先把東家所交派的話，向各位鏢師說了一遍，大家一聽，彼此面面相覷，衆人俱都沒了主意，張先生這才把自己想出的這個主意，與衆人一說，衆人彼此俱都贊成，張先生這纔派人分頭去請紳商，素常有名望的人，晚間在櫃上相見，衆人分頭請人去了，頂到晚上，本處的紳士與本街上大買賣家掌櫃的，不差甚麼，都與雙勝鏢局交際買賣，聽見這個信兒，到了晚上，俱都來到雙勝鏢局，來到櫃房，大家一問張先生，張春德就把二位東來相商之事，說了一遍，衆人聞聽，不由得也是心中忿異，這內中就有人說，素常他們老哥兩很不錯，也沒有甚麼言差語錯的地方，再者說，陸二爺交朋友那個人也不含糊，老哥兩又是把兄弟，這個樣的交情，怎麼會犯了這麼大的心思呢，真是頂好的買賣不作，果然要是收了市，豈不是怪可惜的嗎，莫若這麼辦，明天早晨咱們在鏢局子裏頭聚會，咱們先到李爺家中去問問，到了是怎麼回事，然後再接着給他們了事，大家一看這個說話主兒，非是別人，正是鼓樓南乾德銀號的大東家，姓吳名指南，這個人素常在雲南很說得出的人物，凡買賣家有大小事，那一場事也短不了這位，可稱得起名望素著，人人都尊敬他，口齒又能談，大家一聽，他所談的有理，當下就推他爲鏢局子代表，大家商議已定，各自歸家，直到次日天明，衆人果然老早的俱都到鏢局子，這位吳爺可就來啦，又談了會子閑話，這才一同到李爺的住宅，先命家人往裏面通稟，李爺得着這個信，這才把大家迎接到裏面大廳，還是這位吳爺首先發言，敍了些個寒暄，然後說來說去，說到鏢局子收買賣這一場，李爺聞聽，心中倒吓了一跳，遂向吳指南說道，方才愚下聽指南公所言，我弟兄二人深領衆位的美意，但其中我弟兄並非是那麼件事，自己就把弟兄們相商收市的情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復又說道，衆位這個人情我李耀是領啦，收市這一節，一定是買賣准不作啦，我們弟兄也沒有別的意見，衆位要是一定疑惑我們弟兄發生意見，那倒反爲不美啦，那麼一來，若要叫朋友聽着，顯着我們弟兄臉上不好看，

衆位如若不相信，請到西院問我陸二弟便知，我們弟兄仍然是好弟兄，情同手足，也不敢勞動衆位，沒有甚麼可了的事，這都是鏢局子裏頭夥計們，不知道我們弟兄的情由，才勞動衆位大駕，吳指南與大家一聽，人家李陸兩家並沒傷和氣，我們衆人在這裏頭跟着搗的是甚麼亂哪，吳指南這才說道，既是你們弟兄沒犯心思那，麼我們也就放了心啦，咱們就改日再談吧，大家這才告辭，李爺把他們送出大門，李爺翻身回去，衆人不放心，吳指南一想，若不到陸二爺家中問問，顯着不合式，這才跟大家一商議，又到陸滾的家中，又一問陸二爺也是這套話，吳指南一看，這裏頭沒有別的情由的只得任他們收市，各自回鋪子去了，吳指南日後一打聽，果然人家把買賣收啦，李爺自從收了鏢行的買賣，終日裏閑暇無事，無非是傳習自己的孩兒李英練些個工夫，不是教孩子踢一趟腿，就是教他站一站架子，陸二爺也時常帶着孩子過來，到這院弟兄們說會子話，趕上這院子飯食好，爺兒倆就在這院子吃，無非就隔着一道牆，真就如同一家人一般，光陰荏苒，日月如梭，不知不覺的李英長到十六歲，練的工夫也就很夠看的啦，李爺教給他家傳的槍法，與鏢刀的絕藝，那時陸寅也就八歲啦，李爺也打算叫他跟隨李英一同習學，又怕陸二奶奶疼愛，怕孩兒受苦，只得把這個事情攔起來啦，李光輝雖然是不作鏢行的生理，總算成了名的老英雄，雖然是年過花甲，工夫可不敢放下，恐怕的是有江湖的朋友來訪，真要是有人來訪，自己輸在人家手下，豈不把一世的英名付於流水，自己就爲這個事，在後院又蓋了九間照房，自己天天在裏面用工，惟有陸滾天天清晨到這院找兄長談話，時常趕上李爺在後面用功，又不知道道練的是甚麼工夫，這一天惦記着偷着看看，一清早來到李爺的院內，一問家人，家人說道，員外在後面用工夫哪，陸二爺聞聽，心中暗喜心中想，我倒要偷着看看兄長用的是那一家人的工夫，自己這才躡足潛蹤，來到後面，一看照房的門口，掛着一個班竹簾，自己這才慢慢的來到屋門口，打算要往裏面偷看，不料想被李爺在屋中聽見，李爺是何等的英雄，外面來人焉有個聽不見，李爺

以爲家人暗地偷看，以至把竹簾掀起來，往外面觀看，原來是二弟陸滾，這才帶笑說道，我打是誰，原不是二弟你，哥哥沒練別的工夫，你進來看看，我無非是活動活動腰腿，你進來，陸爺說道，我不進去，哥哥咱們前面談話吧，李爺帶笑說道，賢弟你不進來看，你是怕我藏私，不讓你看，今天我是非讓你看看不可，進來，陸爺聞聽兄長之言，又不好不進去看看，只得說道，那麼着我看，弟兄二人說着話，一同起簾籠來到屋中，陸爺舉目一看，這九間全都通着，俱都是方磚鋪地，屋中並沒別的，無非是迎着門口放着一張八仙棹，兩旁邊兀凳，東面這四間，在房頂子上，用竹杆紮了一個圓圈，四週圍用白線繩兒吊着，三十六個棉花團，團團都有拳頭大小，這棉花團用線勒的很結實，西面這四間也是用竹竿子在房頂子上紮了一個圓圈，由上面用兩根絨繩，下面吊着一口刀，却是刀刃衝上，四圍共吊着三十六把刀，俱都是刀刃衝裏，人要站在刀的旁邊，刀要與人的腰一邊齊，屋中並無別的擺設，李爺向陸爺說道，賢弟你來看，爲兄就是這麼一點工夫，兄你常聽人講究，若要練武術的，講究踢腿，踢三十六門腿，要把腿練成了，還不算練好，必須要用線繩將棉花團紮好，用線繩吊在院內，離地相隔在一尺，然後用腿踢這個棉花團，這個棉花團要把這根線繩托着上去，碰到上面橫着的那根繩，這個棉花團他再慢慢的下來，那才是練腿的工夫練到家，就如同隔牆扔過一根草的力量一個樣，爲兄我這個棉花團是三十六個，人要站在棉花團這個圈的當中，這個棉花團就比作一羣賊人，將自己圍在當中，先用手打兩個，然後打四個，兩個兩個往上續，多咱要把三十六個棉花團圍着身亂轉，砸不到自己身上，還不叫上面繩兒繞在一處，棉花團在下面還不教他亂，拳打足踢聽其自便，那才算練成，不用說打三十六個，平常的人准要能打四個棉花團，隨意自便，就是有十幾個人，也到不了他的跟前，就練的是手急眼快，腰腿靈活，那邊吊着的三十六把刀刃衝上，刀尖衝裏，與棉花團大不同啦，那可是一把刀一把刀續着往上練，兩隻手捏着刀刃，往外送，刀若回來，還是那樣的往外送，皆

因他來往的力大，很有危險，倘若是一疎神，就有性命之憂，賢弟我先練練棉花團，你看看，說着話李光輝一矮身，由棉花團底下鑽到圈兒的當中，先用手一邊捏住一個棉花團，用左右手向外一扔這個棉花團，跟着自己一轉身，棉花團此時也就回來啦，遂用左右的手掌向外面盡力的一打，這兩個棉花團仍然又出去啦，自己一轉身，那兩個棉花團又回來啦，仍然用手把他打出去，兩個兩個往上添，工夫不大，把這三十六個棉花團打得上下翻飛，李耀在裏面不亞如猿猴一般，隨着棉花團拳打腳踢，身形來回亂轉，陸滾就見兄長李耀慢慢兩個兩個還把棉花團穩住，最不容易的是這個棉花團起來，那個棉花團落下，這個繩兒一點也繞不到一處，自己一看盟兄，真有工夫，練完了一矮身，由打圈兒裏面鑽出來，氣不湧出，面不改色，遂向陸爺叫道，賢弟你可曾看見了，爲兄就是這麼一點工夫，我再練這個刀，你看看，說着話來到西邊這四間的當中，來到這個圈兒之外，將身形一矮就鑽到圈兒之內，四週圍是刀，刀尖衝裏，看着就透懸虛，就見李光輝兩隻手俱用三個指頭捏住刀刃，雙手向外面一推，這口刀就往外一飄，跟着這把刀可就回來啦，皆因是上邊兩根繩兒吊着這把刀，趁力甚大，李耀不慌不忙，見刀臨身切近，仍然用兩隻手就在一斜身這個工夫，捏住了刀刃，仍然往外一送，這把刀剛起來，跟着換身，又把身後這口刀送出去，將一轉身這口刀可就又回來啦，仍然用手又把這口刀送出去，那口刀跟着又回來，自己施展閃轉騰挪，一把刀一把刀往上添，又把三十六把刀滿都推起來，就彷彿是走馬燈的一般，陸爺在外面看着老哥哥雖然年邁，就是年幼的童子，也沒有他身法快，就見他毫不費力，隨意自如，這三十六把刀休想傷着毫髮，工夫不大，李耀慢慢的把刀一把一把都穩住，一矮身形順着刀底下鑽出圈來，叫道，賢弟你看見了沒有，我就是這麼一點工夫，我要是永遠這個工夫不攔下別的工夫也就攔不下啦，我這是爲甚麼哪，我所以怕的是你我弟兄年邁，日後就是有江湖綠林來訪你我弟兄，我的工夫不攔下，怎麼也不至於甘敗下風，這就是爲兄留意的地步，兄弟你練

練這個棉花團，可以行，陸二爺回李爺說道，兄長我試一試，不定行不行，說着話陸二爺，夠奔東邊這四間屋子，來到吊着棉花團的外面，一哈腰鑽到這個圈裏邊去，站在圈兒的當中，穩了穩身體，平了平氣，遂用兩隻手一邊捏住一個棉花團，往外一扔，跟着一調腰，轉過身來，這兩個棉花團可就回來啦，跟着雙手向外一分，用掌心一打這兩個棉花團，這兩個棉花團可是又打出去啦，遂急換身又打出兩個棉花團去這就是四個啦，陸爺在裏面施展絕藝，他這手工夫叫獅子滾绣球，身子不動，淨仗着腰上的力量，兩條膀臂來回的亂舞，也是兩個兩個的往上續着打，這個棉花團上面有線繩兒拴着，被陸爺打的來回的亂走，直續到三十六個，他才在圈兒裏面施展身法，李爺看着陸爺身形就如同車輪子一般，來回亂轉，棉花團的繩兒，想繞在一處都難，李光耀站在外面喝彩，說道，賢弟打的好，你的工夫也不算擱下，得啦，行了，不必再練啦，陸爺聞聽，也按着李爺似的，把棉花團慢慢的穩住，然後一矮身，由裏面鑽出來，向李爺說道，兄長你看小弟怎麼樣，李爺說道，賢弟的工夫就算是很好，陸爺接着說道，兄長太誇獎我啦，我打算要練練這三十六把刀，李爺聞聽，連連的擺手說道，兄弟那可使不得，那個棉花團來往的力小，就是碰到身上，也無妨礙，這個刀來往力大，又是刀刃向上，不用說刀尖碰到身上，就是刀刃劃着手也不是鬧着玩的，咱們弟兄上頭裏坐着吃茶去吧，李爺雖然是攔陸二爺，可就是少說了一句話，要練這三十六把刀，實在照顧不及的時候，將身體往地下一躺，無非是上面吊刀的繩兒全都繞在一處，人決不致有危險李爺只顧說話，可就忘了告訴他這個破法啦，這也是李爺一時的疏忽，到後來事出意外，李爺也就追悔不及啦，書說當時，李爺同着陸二爺，兄弟二人說着話來到前面大廳，又說了會子話，陸二爺告辭回家，李爺也沒把這個事放在心上，單提陸二爺，自從李爺攔他不讓他練這三十六把刀，他以爲李爺小看他無能，自己心中想着，早晚我必要練這三十六把刀，讓兄長看看，從這天起就留心，天天必要到李爺這院來，趕上李爺在家，在這院裏頭與李爺

談會子話，然後回家用飯，自己的心意，打算多咱盟兄不在家的時候，我再練練這三十六把刀，書中代表，這就是陸爺的不好，你要是打算練這一手工夫，你不會在你們家也預備這麼一份，豈不是自己想怎麼練，就怎麼練，你何必在人家裏頭練哪，這就是陸爺的不好，可巧這一天陸爺到李爺這院閒坐，偏巧李爺到街上洗澡去啦，沒在家，陸爺告訴家人，若要我兄長回來，別提我上後面去啦，家人聞聽只得應允，陸爺這才夠奔後面，九間照房，來到照房的門首，起簾籠一看，原來隔扇是浮對着，自己一推隔扇，進到屋中，回身仍然將隔扇關好，自己一看東面仍然是棉花團，西邊仍然是吊着三十六把刀，自己心中一高興，先來到東面，鑽在棉花團兒裏頭，仍然按着前次所練的工夫，把棉花團練完，照舊穩住棉花團，仍然由底下鑽出來，他應當休息休息再練這三十六把刀，也是自己一時的高興，來在西邊這四間屋內，一矮身就鑽到這三十六把刀的團兒之內，自己以為着不要緊吧，他那裏知道這套工夫厲害，自己先用兩手摺着的這一把刀刃兒，往外一送，跟着這口刀就回來啦，他也照着李爺似的，將身一閃，容刀尖過去，仍然用手摺住，又往外一送，刀又跟着回來啦，他一看不要緊，他又添上一把刀，他是越練胆子越大，一把一把的往上續，刀直續到二十四把，他還打算往上續，噯呀，可了不得啦，眼兒得刀刃離胸膛不遠，一閃身一捏刀尖，可就忘了刀刃衝上啦，這刀刃正在陸爺手指縫的豁口上劃上啦，自己一疼，他一吸氣，他就忘了四圍的刀尖都奔他的身體，焉有吸氣的工夫呢，耳輪中就聽撲哧撲哧的一陣亂響，刀尖皆都扎入左右兩脅，當時斃命，陸爺的屍屍向前一撲，栽倒在地，鮮血直流，死於血泊之中，最可嘆，他臨死連哼一聲都沒哼出來，連個人知曉都沒有，此時不表陸爺在後照房喪命，單表李爺，在澡塘子裏洗澡，將然浴畢，自己正在要穿衣服，自己不由得心

中一陣亂忙，髮似人揪，肉似鈎搭，心神不定，又不知主何吉凶，自己趕緊穿了衣服，給了澡錢，趕緊由澡塘子出來，夠奔家中而來，來到自己門首，進了大門，正遇見管家李能，李爺趕緊向李能說道

，咱們家今天有甚麼事麼，李能趕緊回稟說道，咱們家中倒沒有甚麼事，就是陸二爺一早晨來啦，皆因他上後頭去啦，告訴我，不讓教您知道，李爺聞聽，着急問道，陸二爺走了沒有，李能接着說道，可是沒見陸二爺出去，李爺聞聽，暗含着着急，心中暗道，這是怎麼說的，不顧李能，一直向後面照房而來；來到照房的門首，起簾籠推隔扇往屋中觀看，老英雄不看則可，一看嚇了個胆裂魂飛，見盟弟陸滾命喪在血泊之中，不由得渾身發麻，身體不由自主，嘖嘖一聲，坐在門口之內，止不住兩淚交流，泣不成聲，自己強扎掙站起身形，脚步倉忙，臨到死屍之前，舉目細看，盟弟早死多時，自己一陣陣神魂顛喪，不由得長嘆了一聲，說道，咳，悔不該教盟弟來在把式房，觀看我用功，也是我一時疏忽，未能告訴他躲避之法，未想到他竟自大胆，前來練藝，只落得自戕而亡，教我如何對得起賢德的弟婦與我那姪兒，自己想到這裏，一着急又一轉想，我弟兄衝北磕頭，結爲生死之交，何不如此如此，自己拿定了主意，止住了眼淚，站起身形，往外就走，來到門口，回頭又看了看盟弟的死屍，無奈只得退出門來，仍然將隔扇倒帶，簾兒放好，拭淨了眼淚，自己邁步夠奔前面，來到自己的大廳，家人見員外來到，趕緊起簾籠，李爺來到屋中，在椅兒上落坐，叫道，李能，李能在旁邊答言，說道，您有甚麼吩咐，李爺說道，我並沒有別的事，你到西院面見陸二奶奶，教我那弟妹帶着孩兒過來，就提我有請，李能答應一聲，轉身出去，工夫不大，外面李能起簾籠，就見那賢德的左氏安人右手携定八歲的姪兒陸寅，走進屋中，左氏安人因不知道有甚麼事，方才就覺一陣心驚肉跳，又趕上老哥哥呼喚，這才手携嬌兒，來到東院，進了上房，見了李爺，只得萬福行禮，說道，老哥哥弟妹萬福了，李爺見弟妹來到，趕緊站起身形，向旁邊一閃，抱拳說道，弟妹請坐，愚兄有幾句言語要與弟妹相商，左氏安人聽李耀之言，只得落坐，說道，方才兄長命李能呼喚於我，但不知有何事，老英雄聞言，不由得長嘆了一聲，說道，弟妹若問，爲兄也不能相瞞，我要說出來，弟妹可不要害怕，只因我二弟

來到我的家中，正趕我沒在家，他獨自後面練武，一時疏神，竟自帶傷，我將弟妹請過來，你可千萬不要着急，我帶你母子前去觀看，那左氏安人不聽則可，一聽心頭突突的亂跳，口中說道，老哥哥，既然如是，請兄長帶我觀看，李爺見事已至此，無可如何，只得站起身形，叫道，弟妹隨我來，李耀在前，左氏安人帶同嬌兒跟隨在後，出離上房，順着西邊夾道夠奔照房而來，李爺帶着左氏母子來在照房的門首，自己伸手起簾籠，用手一推隔扇，口中說道，弟妹你你向裏面觀看，說着話用手向西一指，那左氏帶同陸寅，將邁步進了門檻，用目向西一看，就見自己丈夫躺在塵埃，四面是血，渾身是血，早就廢命，吓的左氏安人雙腿一軟，坐在就地，口中顫巍巍的說道，兄長他他如何喪命，言罷放聲痛哭，老英雄在旁邊站立，也是珠淚滿面，淚透衣襟，並不相勸，容左氏安人痛哭一場，容悲聲放過去，李爺這才叫道，弟妹你哭也是無用，爲兄有幾句言詞，爲兄要講在當面，那左氏安人只得收淚說道，兄長請講，李爺遂將弟兄們練藝的情由，從頭至尾細說一遍，又報今日自己出去外面沐浴，兄弟獨自前來用功，不料想他自戕而亡，今死屍未離寸地，就在弟妹你一句話，弟妹若說我有意謀害我的盟弟，我情願跟隨弟妹投首在案，與我兄弟抵命，總算我弟兄衝北磕頭一場，不願同生，但願同死，此時弟妹親自目觀，若要說他是自戕而亡，弟妹不願意到官，請弟妹先自回家，我將盟弟必然盛豐的葬埋，我雖然是將武術盡傳我弟，我日後必當傾囊相授我這姪兒，再說一句不吉慶的話吧，我若死在弟妹之前，那就沒有別的可說的啦，弟妹若在我的生前，有個不測，我必然將你夫妻豐盛盛合葬，與吾姪兒娶妻生子，接續陸氏門中後代香烟，弟妹你若願意私和，你也說，你若願意經官，爲兄情願前往，你可也要講，那左氏安人原是個聰明伶俐的婦人，看着這個情形，並非是李盟兄有意謀害，又知道自己丈夫任性，方有今日之禍，只得含淚說道，兄長說那裏話來，總是我丈夫任性，方有殺身之禍，爲妹乃是婦人，那有成見，全憑兄長作主，李耀聞聽說道，弟妹帶着姪兒暫且回家，所有

這棚白事，俱都是爲兄担任，陸二奶奶萬般無奈，看着丈夫雖然心中難忍，事已至此，也是無可如何，只得站起身形，整一整衣襟，手挽嬌兒含淚回歸西院去了，這裏李爺來到前面大廳，命管家李能到外面把本處的地方劉三找來，李能答應一聲，夠奔外面去了，李爺又叫家人到外面把永利棧房掌櫃的請來，又命家人出去到外面買上好的壽衣一套，要男子的，尺寸要大，又命家人找一個瓦匠，把西牆拆一個豁口子，與西院打通了，纔把家人吩咐下去，就見李能由外面起籠籠把地方劉三帶進來，劉三見了李爺先行禮，後說話，大爺你把小子叫來，有甚麼事，李爺說道，你坐下，我有一件事告訴你，劉三只得謝坐，在旁邊坐下，李爺向劉三說道，我這裏有點官事，可是要私和，你可能幫我的忙嗎，劉三笑嘻嘻的說道，大爺，你素日待小子恩情很大，我也沒有甚麼可報効你的，就是你有甚麼事，我豁出我地方不幹啦，我也得給你辦，甚麼事情，你只管說吧，李爺開聽，點頭說道，你先等等，李爺說着話站起身形，夠奔裏間屋去了，工夫不大，由裏間屋復又出來，手內托着十兩零五錢的一個元寶，向劉三說道，我是我一點小意思，你先帶起來，等事情辦完了，我還要重賞你哪，劉三看見白花花

的銀子，真是銀子是白的，眼珠是黑的，遂向李爺說道，小子任甚麼事沒給你辦，先討你的賞賜，按說可沒有這麼接你錢的，得啦，你哪拿過來吧，說着話，把銀子接過來，帶在腰內，跟着說道，爺台你有甚麼話，你也得說說，李爺就把盟弟陸滾因練藝自戕而亡，自己請陸二奶奶所辦的前後事，對劉三說明，劉三開聽，倒吸了一口涼氣，說道，大爺你雖然賞與小子銀兩，就說你不賞給小子銀兩，就憑你平素待小子這份好處，我也不能報案，可是你哪私和人命，小子我倒沒有說的，衙門口的事情怎麼辦，再者哭主你可是辦好了，可千萬別讓遞呈子上告，地面的事情，都有小子負責，別的事情我可不^必管，李爺說，你只管放心，衙門口我託朋友去見，哭主的事情，我早就辦好啦，這件事就是一床錦被交給^必你啦，你給遮蓋遮蓋就完啦，劉三說道，大概也就是這個話，沒有別的事吧，李爺說道，沒有

別的事，你就辦你的事去吧，劉三答應一聲，這才告辭，劉三將走，外面家人進來回稟，外面槓房掌櫃的來啦。李爺說道，讓他在外面等一等，說着話叫家人拿過文房四寶，親筆寫了一封書信，叫李能拿着這封書信，到鼓樓南乾德銀號，面交吳指南吳掌櫃的，你就把我家中所經過之事，對吳指南說明，就提我沒有工夫到櫃上去，提我託他往衙門口替我照料照料，容我騰出工夫來，我再面謝，李能拿着書信，夠奔鼓樓南投遞，李爺見李能走後，遂吩咐請槓房的掌櫃的，工夫不見甚大，就見家人與永利槓房掌櫃的來到屋中，李爺俱都熟識，這位掌櫃的原是本地人，皆因他能辦事，人都叫他話把張三，李爺先讓坐，張三遂向李爺說道，你有甚麼事情找我，李爺遂把家中所遇的事情，也對話把張三說了一遍，回頭你帶着夥計在後面洗屍成殮，多預備香面子石灰，回頭用吉祥板將屍首搭住西院，等門前掛出吊錢紙，棺材來了，裝裹齊畢，隨即入殮，叫本家看着入殮，有甚麼舛錯，都在我的身上，正說着話外面家人進來，拿着一包袱壽衣，李爺吩咐打開在看看，家人放在棹案上，打開觀看，裏面是袍套靴帽，鋪金蓋銀，頭頂的蓮花枕，腳踏的白練，一概俱全，李爺向張三說道，三掌櫃這一份交給

你，回頭有甚麼事，我聽你一筆帳，張三說道，您交給我辦吧，沒有錯，說着話張三將包袱包好，叫家人同到後面，看看死屍，然後叫夥計們洗屍穿壽衣，用吉祥板搭到西院，此時牆已竟拆啦，由牆豁子搭過去，停放在大廳，李爺親自請陸二奶奶觀看，此時陸二奶奶已竟把孝衣做好，母子們身穿重孝，陪伴靈旁，李爺親自到外面看了一口壽材，搭到西院陸宅，吉時成殮，門外吊錢紙已竟掛出去啦，街坊鄰右這才知道陸二爺因病身故，李爺把事情全然辦完了，這才帶着扛房掌櫃的，與看風鑑的先生，一同出城，在自己墳塋下手，採了塊吉地，事情辦完，這才歸家，辦這棚白事，定好了陰陽執事，亭座家廟雪柳等等，俱都辦齊，這才撒帖請人，擇吉安葬，總算是李光輝與陸滾盟兄弟一場，豐盛盛把盟弟葬埋，自己因西院無人照管家務，李爺派了妥當家人在西院管事，所有出入的款項，必然一

個月一清，李爺因弟妹年青，永不到西院去，西界牆仍然修蓋好了，仍然是各自分居，自己過自己的日子，有甚麼事，都是管事的來回傳話，李爺惟有一件事，掛在心頭，就是陸寅今已八歲，正是習學幼工之時，李爺叫管事的與陸二奶奶商量好了，叫陸寅天天早晚過來用工夫，李耀總算不負前言，陸二奶奶也願意，這麼着天天打發陸寅早晚到這院用工，李耀早晚教工夫的時候，就是自己的兒子，與陸寅兩個人在一處練，趕到傳習陸寅的時候，格外用心，先教給他打拳，站架子，實指望將他們二人武術教成，未想到福無雙降，禍不單行，西院陸二奶奶自己身體就不健壯，又皆因丈夫陸滾暴亡慘死，日夜不眠，遂得了一種思夫嘆子的病，管家得着信，趕緊報於李爺，李爺得着這個信，趕緊告訴管家，延醫診治，而無效驗，竟成百日勞病，臥床不起，李爺又不能過去，只得把西院婆子叫過來，囑咐叫他們好好的伺候，不料想竟於是日夜內，那左氏安人因病身故，管家過來報信，李爺得着這個信啦，只嚇得魂飛天外，自己心中暗想，有弟妹在世，我將陸寅撫養長大成人，與他娶妻生子，接續陸氏門中後代香烟，我把管家叫回來，叫他自已執掌家財，那是我自己的心願，就是我死在九泉之下，也對得起我那故去的盟弟，有弟妹在，甚麼事都好辦，今弟妹去世，只留下孤兒，我若把他收入我的院內，又恐怕外面談論於我，攏絡此子，有意霸佔他的家財，讓我如何擔負如此的名譽，有心不收管他，此子正在幼稚，豈能掌管家財，必然被家人誑哄，家財豈能保得住哪，自己又一轉想，事已至此，我就得不避嫌疑，我之心惟天可表，只要上蒼肯其賞我陽壽，容我把自已武術盡傳此子，此子娶妻，把家財交還與他，方趁我一生之願，自己想到這裏，只得叫家人到西院把管家陸成叫過來，家人答應一聲，出去工夫不大，就見簾籠一起，家人同着陸成由外面進來，到屋中，陸成見着李爺，跪倒磕頭，口中說道，啓稟員外得知，我宅不幸主母因病身故，少主人年幼，小子凡事不敢做主，方才已然回稟員外，小子惟有聽員外之命是從，那老英雄李耀不聽家人回稟還則罷了，一聽家人回稟，不由

得兩淚交流，濕透了衣襟，含淚說道，陸成，老夫之本願，盼望吾弟妹病體痊愈，將此子扶養長大成
人，與他娶妻生子，總算是一家子人家，不料想天害我弟婦，讓我如何安置，我兩家之家務沒有你不
曉得的，我的主意，將你家少主人，收留在我的院中，你把西院中所有的細軟，我同着你家少主人查
點明白，以至外面的浮財，內外欠的帳目，俱都登入帳內，拿到我這院內，交與我家管家李能，所有
的物件俱都交與你，倘若日後短少，我定要衝着你說話，你將得力的家人留下兩名，餘者俱都開發工
錢，打發他們別處找事去吧，你們三個人一面在西院看房，一面看守財物，這是爲甚麼呢，所以爲的
是你家小主人長大成人之時，爲是當着你的面如數我點還與他，是所有陸氏門中的財產，絲毫都不能
短少，日後我在九泉之下，好對得起我那盟弟陸滾夫妻，當初我有言在先，弟妹若要死在我的頭裏，
我把他夫妻豐盛盛的合葬，所以今天我把你叫過來，我把話與你說明，這棚白事所有使用的錢財，
俱都由我這院帳房支領，陸宅的錢財是絲毫也不准動，等到你家少主人長大成人，你好對你家少主人
學說，回頭我帶着李能，同你到西院先查查細軟，登入帳簿，在我這院寄存，你可要聽明白了，細軟
的東西還是交與你，我是淨存帳簿，東西短少我可衝你說，你想這麼辦好不好，陸成聞聽說道，員外
這麼辦比甚麼都清楚，日後也好表明您的心事，這件事情，小子我是很贊成，此事您既要這麼辦，不
但小子我感激您的好處，就是我那故去的主人與主母在九泉之下也得瞑目，小子我是很願意的，李爺
聞聽說道，遂又嘆息了一聲，說道，此事業已至此，我是實出於不得已而爲之，還得憑你幫我這個忙
兒，李爺將話說完，遂教家人李能與陸成預備文房四寶，帳簿等類，隨我前往，李能答應一聽，出去
工夫不大，俱已備齊，李爺親自帶着兩名管家出了自己的大門，來到陸宅的門首，李爺來至門前觀看
，就見門前掛着吊錢紙，老英雄見物傷情，不由得掉下幾點英雄的眼淚，進了大門一看，家人門正自
忙亂，男女僕人正沒有一點主意，李爺向男女僕人說道，你等休要着忙，凡事都有我一人作主，衆家

人這才唯唯聽命，李爺先吩咐將人，外面預備上好的衣衾棺槨，請和尚預備接三念經，所有之用錢，上我那院帳房支領，將此事交代完畢，這才李爺帶同陸成與管家李能到裏面，由內外查點，所有裏面箱籠，存蓄的金銀細軟物件，查點明白，交與陸成，然後貼好了封條，以至粗笨的桌椅，俱都點好了件數，也都寫在帳簿之上，俱都按着數目交與陸成看管，將然把所有之事辦清，壽衣已然取到，恰好左氏安人娘家來人，李爺就命他娘家人看着將壽衣穿好，停放中堂，陸寅是披麻帶孝，接三伴宿，整攔了三七十二一天，親友們弔祭的也不少，李爺這二十一天是衣不解帶，好容易盼到出殯的這一天，陸寅是頂喪架靈，李爺親自相送，看着他們夫妻合葬已畢，這才率領衆人回家，以至到了家中，李爺向陸成說道，你家主人在生之時，總算也沒少疼你，我如今總算是把他們，夫妻豐盛盛葬埋，俱都是你親眼得見，你酌量留下兩個家人，看守宅院，所有出入的款項，每月到我那院帳房支領，東西物件全然交付與你，倘有丟失，拿你是問，陸成一一的答應，李爺這才把陸寅帶至在自己的宅中居住，從此陸寅就在盟伯的家中，東跨院單有三間上房，並有家人一名，專爲伺候陸寅，李耀等到陸寅過了三七圓坟事畢，老英雄豈能失信於泉下人，自己打算把所有技藝，俱都傳授陸寅，由此日爲始，天天早晚與李英陸寅用功，先傳授他們站架子，然後開勢打拳，日子長了，這兩個人還是真用心，老英雄傳於李英到不加关注，惟有傳授陸寅，格外的留心，所有的功夫，稍微差一點都不行，光陰荏苒，一轉瞬間，就是八年，李英與陸寅工夫練的可就有了樣啦，每人學會了一口刀，與那各種的兵力，李爺傳授他們的刀，乃是李爺家傳十八趟閃手刀，還有三手絕命刀，三十六把絕命槍，高來高去，陸地飛騰之法，騰身步月小巧的工夫，此外單傳授他們打鏢，這兩個人練的也很高興，李爺這才與他們拆解刀槍的招數，這就應了那句話啦，念書不講，不如不念，練武術不拆招，不如不練，李爺先把三十六把絕命槍，把招數與他們拆解明白，然後與他們拆十八手閃手刀，這個閃手花刀，原沒有趟子，必須

兩個人在一處練，一刀變三刀，可是內中單有絕招，非親傳不可，李爺與陸寅已然拆了三手，李英練的刀法，一招還沒拆，李爺年近古稀，七十歲的人啦，一來家務纏綿，合着兩宅出入的帳目，俱都是自己親自經手，又兼着二五更的工夫，傳授這兩個孩子用工，李爺幼年又經過操勞，又搭着老來不能省心，連個林息的工夫也沒有，已然勞倦已極，此時正值夏令，大廳的前面天井院內搭着天棚，天棚底下擺着許多的花草，正當中擺着的荷花缸，在荷花缸旁邊，擺設着兩盆三樣九頂垂枝架枝桃，與兩盆石榴樹，老英雄看着天棚底下，倒很涼爽，命家人將竹床兒，搭至荷花缸的西面，告訴家人，我在此睡午覺，千萬可別驚動我，家人答應一聲出去，老英雄走至竹床，將身躺在上面，頭向南，腿向北，手中拿着舊芭蕉的扇子，躺在上面，閉目養神，工夫不大，不知不覺，似睡非睡，就在這個時候，耳輪中聽見有脚步的聲音，老英雄聽見這個聲音，心中不悅，心說，我方才告訴不讓他到這院，驚動於我，這也不是那個家人無知，我倒要看看是誰，想到這裏，微睜二目，隔着荷花缸旁邊的花罩一看，老英雄不看則可，一看心中暗說，不好，由東面來的這個人，並非是家人，正是那十六歲的嬰兒陸寅，身上穿白綢子褲褂，白襪青緞皂鞋，漆黑的髮辮，往脖頂上一盤，雖然孩長的好看，五官清秀，臉帶着一團怒容，怒容之中含着一臉的殺氣，手中擎着冷噠噠一口七尖首刀，真奔自己而來，李爺見此子，如此的景況，又見他攝足潛踪，橫刀向前，自己不由得猛然醒悟，莫非此子受旁人的蠱惑，他要子報父仇，心說，孩兒，這麼一來你可錯了，你這一錯不要緊，倒叫老夫難以爲情，我若當時質問，你如何擎刀暗刺於我，此子必當羞愧難當，他決不能在我家再安居，倘若他逃往地方，只顧他一逃不要緊，這陸氏門中的家財，讓我如何交代，我若不質問於他，此子臨近必當下手，難道說叫我年邁人眼目等死不成麼，自己左思右想，實在是爲難，自己心中一着急，心內一發熱，這口血險些衝上來，又一想我若將此子驚走，難免外人誤疑，必然說我趕走此子，說我霸佔陸門中家財，就是我死在九

泉之下，也難與盟弟夫妻相見，自己一着急，猛然間想起一個主意，莫若我作爲睡着了夢寃，此子他決不敢動手，容他將刀藏起，那時我再假裝睡醒，然後我再問他來此作甚，自己正然思想，陸寅已然離竹床不遠，老英雄假做欠身之狀，陸寅他前來行刺，本來胆虛，見老人家欠身，趕緊將刀影於身背後，就見老人家，微睜二目，痰嗽了一聲，一翻身看着陸寅，說道，我在這裏午睡，你來此何事，陸寅見老人家問他，此時進不能進，退不能退，只得順口說道，是孩兒見您老人家在天棚底下午睡，怕的是有蒼蠅，我打算與您趕一趕蒼蠅，老英雄一聽，心中暗想，拿刀趕蒼蠅，這可是奇事，遂順口說道，你去你的吧，這裏到有蠅子，我還要再睡哪，陸寅萬般無奈，只得轉身，向東跨院去了，陸寅雖然走後，老英雄那還敢睡嗎，心中不由得反復思想，陸寅這孩子我待他這份心，他決沒有意外的變動，這是受旁人的蠱惑，蠱惑之人，必然跟我不睦，可就是想不出這個人來，哈哈，常言有句話，世界沒有不好事，就怕遇不見好人，書中暗表，陸寅到十六歲知識已開，再者說，李爺對待他這份好處，他也不是不明白，甚麼都是活該有事，這在頭十數日，陸寅清晨練完了工夫，太陽已然出來啦，自己打算到大門外頭，看一看來往的行人，將然走在大門洞，剛到台階石，就聽東邊牆垛子相近，有人說話，陸寅探身觀看，就見在牆垛子東面靠着牆，坐着兩個人，一個五十多歲，一個四十多歲，都是街市上土棍的樣式，就聽五十多歲的那個人說話，說道，兄弟，你看這個年頭，一年比一年壞，常言有句話，修橋補路雙瞎眼，殺人放火兒女多，厚德人沒有好收緣結果，陰險人到發財致富，又聽那四十多歲的說道，大哥，你說的這個話就不對，行善的人怎麼倒不好，作惡的人怎麼倒好，我就有點不相信，又聽那五十多歲的說道，我這麼說，你是不信，我說個比喻，你聽聽，說着話，用手一指李耀的住宅，說道，你看這個主兒，爲人怎麼樣，四十多歲的又說道，你不是說的是李耀李爺嗎，五十多歲的又說道兄弟，你何必提名道姓呢，我說的不是別人，就是他，四十多歲的又說道，大哥，你別說

啦，要提別人我可不知道，要提這位，也不是我替人家說，誰不知道人家，真要站在鼓樓底下，一蹶脚，可稱得起四門亂顛，再一蹶脚鼓樓就要塌，可是沒敢脚，真提起人家來，可稱得起揮金似土，仗義疏財，咱城裏頭有點甚麼事情，也短不了人家，真得說人家一出頭，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合城沒有不恭敬人家的，你提人家作甚麼，五十多歲的聞聽，將身子往牆上一靠，哈哈的笑個不止，說道，兄弟怎麼樣，我算計你必然是這麼說，其實我也得這麼說，真要是我在人羣說他不好，不用說兄弟你不服我，別人就許過來打我一頓，可有一樣兒，會看的，看反面，不會看的，看正面，當初這個主兒，怎麼發的財，你知道不知道，又聽那個四十多歲的說道，大哥你要問，他怎麼發的財，這個事情我還是真不得底，五十多歲的接着說道，兄弟你既不知道，也不是哥哥比你大幾歲，到了比兄弟你多懂，往往有這種人，平常愛打仗，好罵街，誰他也不怕，自己常說，豁出一身刮，敢把官人打，這種人夠多厲害，據我看這種人水梢沒有樑，這句話管兄弟你不懂，飯桶麼，那麼怎麼才叫厲害呢，我告訴兄弟你，遇上這種人，你可留神，這一種人也不會打架，也不愛罵街，見了人謙恭和藹，一笑兩呲牙，不樂不說話，街上有點甚麼事，他也出頭管，墊錢受累他也不含糊，人面子上沒有一個不說他好的，可有一樣兒，這種人哪，你可別看他臉上和氣，笑內藏刀，常言有句話，言甜心必苦，他要做出事來，那可算是天知地知自己知，別人都不能知道，那才稱得起老辣的手段，不用說別人，就拿咱們說的這個主兒說吧，當初也是任甚麼也沒有，夾着汗褂子出身，他跟陸二爺開這個鏢局子，人所皆知，開張的時候，朋友們大家維持，買賣作起來啦，凡事他都跑到頭裏，吃在後頭，這個人夠多忠厚，不到十數年買賣賺了好錢啦，自己買房買產，成家立業，與盟弟娶媳婦，老哥兒倆真稱得起陡然而富，俱都娶妻生子，家裏頭也剩了錢啦，買賣興隆茂盛，你見過好好的買賣賺錢的時候就收市，世界上有嗎，大概很少吧，他也不怎麼跟這位陸二爺商量好啦，齊帳收市，哈哈，那個誰也看不出來，惟

獨我看出來啦，這個狠毒的心才露了一點苗，以後聽說真收了市啦，外面上透着混了一輩子鏢行，落了個完全的人物，後來我可就聽說啦，這個主兒在他後照房，安設一個甚麼圈套的埋伏，他也不是用甚麼主意，把這個姓陸的引了去啦，後來聽說這位陸爺死啦，竟自己把自己扎死的，跟着姓李的就出來啦，把陸二奶奶請了去，還說了些個閑言閑語，打官司他還不含糊，要是不打官司，發送盟弟都是我的事，陸二奶奶一個婦人，還有甚麼主意，只可就依着他這個道兒，陸二爺那個人多忠厚，饒自己白死了，還落個自己把自己扎死的，也搭着他手眼真寬，官私兩面，他也熟，竟來了個私和人命，陸奶奶回到家中，老太太心眼窄，痛丈夫慘死，又不能對人說，自己心裏可就作了病啦，說不出來，道不出來的，病怎麼能好的了呢，沒等一百天，這位陸二奶奶可就死啦，也是他出頭辦的喪事，立賬目，派管家，保管人家的財產，發喪盟弟妹，也是他拿出來的錢，他把陸爺這個兒子，大概叫陸寅吧，攏絡到他的家中，應着名兒他傳習這孩子練武術，你看着，早晚拿規矩一擠兌，把這個陸寅擠兌的一跑，兄弟，你可聽明了，他可不說把陸寅擠兌跑了，他必然說這孩子不要強，偷了他多少銀子，他必須還要往回找，你聽見了沒有，作盟兄的葬埋盟弟夫婦，扶養孤兒，孤子不要強，偷了他的銀子跑啦，銀子不要緊，他還要往回找這孩子，兄弟你想想，他既是真擠兌跑啦，他還能真往回找嗎，你要在面子上看，交朋友真少有哇，夠多好哇，其實不對，盟弟夫婦是死啦，孩子是跑啦，你請想，早晚陸家這份家財歸誰，不是歸姓李的嗎，白得一份財產，白饒一個人死在他手裏頭，他還給他兒子白得一份家產，錯非是哥哥深心，誰看的透哇，兄弟，這種人纔叫天地之間真厲害哪，這個，我這麼一說，大概兄弟你不能說他好啦吧，那四十多歲的，容那五十多歲的把話說完，口中說道，得啦，得啦，大哥你別往下說啦，這個事我早就知道，你打算我真不知道呢，論起來這個事情，也別淨怨這個姓李的，這就叫甚麼呢，這叫姜太公釣魚，願者的上鉤，不用說別，就說這個陸寅吧，我聽人家說，他父親

死的時候他就八歲啦，既長到那麼大，他還不明白嗎，再者說，我聽人講究，他還看見他父親的死屍了，總是陸寅這小子，沒有志氣，天生來的膿包，殺父之仇不報，還腆着臉，跟人家賴衣求食，我不是他，我要是陸寅哪，那不是買一把修腳刀，我也扎他一下子，也算報了殺父的冤仇啦，天生來的乏小子，陸寅在門洞站着，聽了一個很真，暗想這兩個人所說的言語，是一點也不差，心中暗含着發恨，可恨老匹夫李耀害死我全家，還要霸佔我的家財，我若不將老兒碎屍萬段，難解我心頭之恨，想到這裏，雙眉倒豎，二目圓睜，鋼牙亂錯，往前探身，仍然還要聽他二人說些甚麼，就見那五十多歲的，還要接着說，猛抬頭看見陸寅，他就把話給嚥回去啦，剛說了一聲，兄弟你別，這個別字還沒有出來，看見陸寅，自己不敢往下再說啦，就見他站起來，揮了揮屁股上坐的土，順口說道，咱們別窮說啦，我還沒吃飯哪，說着話走下去了，那一個也就溜之乎也，陸寅吃虧不認得這個小子，書中暗表，這小子一輩子沒說過德行話，要是有點甚麼喜壽事，你要與朋友送禮去，只要有他，人家都不願意跟他一塊兒走，此人姓陰，大家給他起了個外號，叫陰八敗，他的名子叫陰罵文，其實陸兩家的事情與他何干，這就是人生七尺軀，謹防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此人謂也，其實陰罵文這小子早看見陸寅啦，他是誠心與人家煽惑是非，只顧他說這一遍話不要緊，到後來陸寅只落得恩來無義，反來爲仇，敗家的敗家，傷命的傷命，您這麼想想，這小子到後來能好的了不好了，日後單有他的報應循環，此時不表陰罵文，單表陸寅，聽外面過耳之言，他不想一思，想一想，當初是怎麼回事，現在人家李耀待遇你是怎麼回事，他並不思索，他一聽此言，竟想李耀害死他父親，暗地預備匕首刀一把，時時刻刻留心，淨等着老英雄李耀漏空的時候，心想着將老英雄一刀結果性命，方解心頭之恨，他是老沒遇巧，可巧這一日李耀在天棚底下，荷花缸花草的西邊，竹床上躺着睡覺，陸寅他在暗地裏觀看，看老人家已然睡熟，又見院內無人，他這才從東院取出這把匕首刀，實指望大功能就，

一刀將李光輝扎死，他那裏想的到李耀是何等的英雄，作事何等精細，看看像睡着啦，其實有個風吹草動，他都知道，陸寅這小子打算暗中下手，那焉能打得了，老英雄看見陸寅到此，持刀意欲不利己身，這才佯作欠身，容他把刀藏起來，用好言與他對付，打發他回歸東跨院，可見老年人是何等沉穩，何等的精細，雖然是把陸寅打發走啦，李光輝躺在竹床之上，左思右想，萬般的爲難，明知道，他是受人煽惑，可就是想不起這個主兒來，自己焉能再睡呢，自己翻身由竹床上坐起來，稍微定了一定神，這才站起身形夠奔上房屋中，頂到吃完了晚飯，仍然照樣傳習他們武藝，一點形色也不露，直頂到晚上，睡覺的時候，可就留了神啦，頂到後半夜，昏昏迷迷的睡了一覺，一睜眼天已大亮，自己起來，呼喚家人，預備洗臉水，漱口水，此時家人早就起來啦，知道員外起的早，早就預備好了，聽見員外呼喚，趕緊推門進來，先把漱口水拿進來，仍然伺候打臉水，李爺先拿牙刷子，刷完了牙，然後用刮舌一刮，就覺着嗓子裏頭一發甜，心內一發熱，不由得一張嘴，哇的一聲，一聲血吐在痰桶之內，老英雄就覺着心神慌亂，兩腳站立不穩，身形往後倒退了兩步，險些栽倒，還算好，多虧管家李能過去，將老英雄扶住，管家與家人一邊一個，將李爺摻在床榻之上坐好，自覺着眼前發花。胸膈突突的亂跳，稍微的定了一定神，睜眼細看，就見銀髻上滿部的血跡，李能同着一家人，在旁邊伺候，李光輝心中明的，自己不由得暗想，殘年失血，不過是幼年的操勞，論起來無關緊要，惟有我這失血，只因陸寅欲報父仇，雖然是受旁人的煽惑，俺李耀一時動了真心，方有今日嘔血之病，雖然如是，我總要靜養，必有痊愈的那一日，自己正然思想，就聽旁邊有人說道，請員外漱口，李爺抬頭一看，原來是管家李能，老英雄向李能說道，就是你二人伺候我，可是還有別人呢，李能說道，屋中並沒有別的人，就是奴才伺候員外，李爺聞聽點頭，說道，你們看我雖然是嘔血，這是我有點內熱，倒沒有甚麼要緊，你們可千萬別告訴二位少爺，他們若要知道，必然又要大驚小怪，你告訴他們，就提我身體

有點不爽，暫停幾日功課，就提我說的，讓他們兩個人仍然早晚自己用功，可千萬不可歇工，我這上房大廳也告訴他們少爺，就是你二人伺候我很好，李能聞聽員外之言，只得點頭應允，李爺說完了話，自己這才漱口，漱完了口，用臉水將鬚鬚上血跡洗淨，然後這才淨面，李爺俱都收拾齊畢，教兩個家人出去，自己容家人走後，只一人在屋中悶坐，雖然不想前後事，無奈心中老是思想，放他不下，自己正然想着，就見簾籠一起，老英雄舉目觀看，原來是自己的孩兒李英與陸寅前來問候，只因這兩個人外面，聽候老人家呼喚，傳習武術，未想到李能出來告訴說，員外身體不爽，這幾日放假，李英聞聽，吓了一跳，趕緊約同陸寅夠奔裏面，前來問安，李爺見他們二人進來行禮已畢，旁邊站立，李英輕輕走至父親面前，低聲問道，父親您老人家如何染病，令孩兒放心不下，望父親言明，孩兒請大夫與您醫治，李爺聞聽，用目看了看李英，看了看陸寅，嘆了一口氣，說道，爲父因幼年操勞，昨夜晚冒染點風寒，沒有甚麼要緊，只要靜養幾日，便可痊愈，你們倒不要早晚前來看我，你二人用功去吧，說着話，衝着李英陸寅一擺手，你們倆用工夫去吧，李英，陸寅只得告退出來，老英雄日夜靜養，到晚間，格外的留神，實指望病體漸輕，不料想病勢越來越重，一連十一日，老英雄自覺着所吐的血，一天比一天漸重，四肢酸軟無力，身體漸覺支持不住，這一日，將才天亮，老英雄怎麼着也是睡臥不安，無奈何由床榻之上，翻身坐起，自己整頓整頓衣服，穿好了床下的雲鞋，扎爭着站起身形，慢慢的由床前走至房門的門口，自覺着渾身燥熱，自己打算到外面廊沿底下，借一借天地空氣，自己慢慢的把隔扇開開，起外面的斑竹簾，將走在廊沿之下，抱柱的旁邊，忽然間一陣清風，只覺得老英雄遍體生涼，寒風透骨，只覺得眼前迷離，脚下如踏棉花，身形往後一撤，險些栽倒，多虧用手扶住了抱柱，老英雄喘噓噓，自覺得渾身無力，心口內發甜，欲要嘔血，不由得身形亂恍，四肢冰涼，扎爭着舉目觀看，就見那藍哇哇的青天，微微的還見星斗。耳邊廂又聽得樹頭上烏鴉亂叫，自己看

了看所住的房間，就如同在眼前，不住的懸轉，此時覺着神色迷離，心神不定，自己仰面長嘆了一聲，說道，想當年創蕩江湖，何等的英勇，到如今，年老氣衰，又兼着病體纏身，看如今的景況，再不能爭強鬪勝於江湖之上，自己想至此，不由得珠淚雙拋，又一轉想，嚇了個胆裂魂飛，想自己生平一世，未能與兒留下恆產，反倒與兒留下了殺身之禍，有我在一日陸寅小兒，是決不敢下手，倘若是我死之後，我兒李英武藝不精，豈能是陸寅的對手，早晚不免殺身之禍，想到此處，不由得渾身打戰，倒吸了一口涼氣，又一想趁着我三寸氣在，我把絕藝傳授我兒李英，又恐怕對不起弟婦的前言，自己又一轉想，幸虧此子不利於我，發現的甚早，他若容我將絕命刀傳授於他，我兒李英這條性命非死在他手不可，這也是天幸該當，他報仇的情急，發現的太早，這總算我李氏門中，不該遭絕宗之禍，自己正然左思右想，由外面二門猛然進來一人，倒把李爺吓了一跳，定精細看，却原來是自己的孩兒李英，心中這才放心，老英雄將李英說道，我兒來此作甚，李英趕緊向前，見父親這樣的光景，又是心中害怕，又不敢多言，只得低聲說道，孩兒在外面書房睡覺，自覺得心神不安，皆因這幾日父親病重，也是孩兒放心不下，特地前來問安，一進二門，看見父親站在廊沿下，外面如此的清冷，父親病體豈能禁受，孩兒特地前來攙扶你老人家，到屋中休息去吧，老英雄聞聽說道，既然如此，我兒攙扶了李英，李英聞聽，只得走至近前，用手攙扶李爺，隨着李英起簾籠，來到屋中，夠奔東裏間，來到裏間屋內，坐在床榻之上，李英在旁邊垂手站立，老英雄喘息了半晌，叫道，我兒李英，觀看外面有人麼，李英到外面觀看，看了看外面無人，回來說道，天氣尚早，院中無人，老英雄聞聽，點了點頭，低聲向李英說道，我兒你可知爲父的病，從何而起，李英趕緊回答說道，孩兒不知，望父親明白指示，老英雄嘆了口氣說道，爲父本不當對你言講，事已至此，不得不言明，我兒你若問爲父之病麼，說到這裏又哼了一會兒，你若問，李老英雄就把陸寅受旁人的煽惑，行刺未成，前後的情由，細說了一遍，

將話說完，李爺斜目觀看李英，就見自己孩兒李英聽罷此言，咬牙切齒，李耀接着問道，我兒你當怎麼呢？李英接着說道，陸寅不報養育之恩，教訓之德，反倒尋仇於你我父子，孩兒誓必殺之，與父報仇雪恨，李爺聞聽，點了點頭說道，壯哉我兒，說着話，點手叫道，我兒向前來，李英走至父親面前站立，李耀對准了李英的面部，呀呀呀，惡狠狠唾了一口，說道，爲父所怕的就是這一層，李英聞聽，嚇的面目焦黃，趕緊雙膝跪倒，口中說道，孩兒愚見不明，一說將言語說錯，父親格外寬恕，明白指示孩兒，李耀聞聽，不由得長嘆了一聲，說道，爲父身染此病，就爲得是此事，只因你那叔父陸滾，因練藝自戕而亡，雖然是私和人命，我那時誓不欲生，怎奈爲兩家生活計，我只得苟延殘喘，實指望將你那兄弟陸寅，扶養成人，與他娶妻生子，成全他一家子人家，不料想天喪你孀娘，只剩下孤兒，讓我如何措辦，我有心將陸寅攜落到咱家，我又怕外面衆口難調，街談巷議，是非之人，搯造黑白，他不說你我父子成全孤兒，接續陸氏門中後代香烟，他反說爲父我攜落孤子，霸佔他的家財，爲父不避嫌疑，將他收人咱院內，我實指望將武術命他學全，將他的家財，仍然教他自己掌管，不想陸寅近日也不知受何人的煽惑，與爲父作對爲仇，遂就把陸寅行刺未成，因而急怒嘔血，前後事與李英細說了一遍，跟着說道，我兒李英，你若與爲父報仇，你必然將此事與他說明，他若是由你我父子家中遠遁他鄉，你我把陸氏這份家財，交與何人掌管，那不是你我霸佔人家的家財，也是霸佔人家的家財，所以爲父進退維谷，爲父之本意，打算把他的心事挽回，無奈他執迷不悟，因此焉父憂鬱成疾，爲父把你叫至在屋中，不爲別事，所爲的是李氏門中你就是你一點血脈，我恐不久於人世，所慮者！就是你，皆因我將傾囊之義，盡都傳授陸寅，縱有十八手閃手花刀，與他拆解了三手，餘者未傳，並非是爲父藏私不傳，只因他行刺之心，發覺的太早，這也是天意該當，不該全家傷聞此子之手，我還行絕命三刀，與那十五手花刀，打毒藥暗器，醫治毒藥傷痕，那個藥方，這幾件未能傳授與他，真若

是再將這幾件傳授與他，那只可你我父子束手待斃，別無良策保全性命，爲父今日將你喚至面前，若能保全得住爲父與陸叔父的名譽，與交友的義氣，爲父就將這幾件絕藝傳授於你，爲得是保全你身的性命，我兒不能維持爲父的志願，我至於瞑目。決不能相授與你，我兒你的意下如何，當面要講，李英聞聽，跪在地下，正色而言，說道孩兒願遵父命，從今日爲始，只須陸寅不仁，孩兒決不敢不義，李耀聞聽點了點頭，沉吟了半天，這才說道，我兒之心，正合爲父的心意，由今日爲始，天到掌燈以後之時，你秘密的向我這裏來，待爲父傳授你這幾樣絕藝，千萬不可令外人知曉，我兒要嚴守，頂到明天，四鼓一過，向我這裏來，我傳授你到天明，你仍然至外書房安歇，人不知，鬼不覺，落技學藝成，好保護自己的生命，李英只得點頭應允，說道，孩兒謹遵父命，李爺向李英一擺手，說道，我兒起來，到外面喚家人伺候爲父就是了，李英聞言站起身形，夠奔外面，叫管家李能帶家人到裏面，伺候員外，暫且不表，頂到晚間，堂燈之後，吃完了飯，李英暗地裏來到父親屋中，李爺見自己孩兒來到，先看了看外面無人，連燈也不點，帶病傳授，早晚如是，幸而無人知覺，一連就是兩個月有餘，把李爺絕藝俱都學習在身，惟有這絕命三刀，還差一手，未能學全，老英雄李耀病已到了極點，只落得臥床不起，怎奈老英雄不肯將此招帶於泉下，老英雄命李英找兩根篾箸，命李英手擎一根，以箸代刀，李爺躺在床榻之上，半躺半臥，將頭枕放於床沿之上，將身形靠住頭枕，將李英喚至床前，告訴李英腳底下應蓋用甚麼步法，右手擎着竹篾，作出舞刀之法，以箸代招，李英站在地下拿着筷子，邁好了步眼。仿習老英雄的刀法，稍微有不到之處，李爺向李英一擺手，說道，不對，喚至面前，復又告訴一遍，李英揜着老人家所傳作成了姿勢，李爺看着點點頭，一連命李英練了三次，果然是一點也不差，李爺這才放心，雖然是李英將刀法全然學會，李英覺着四肢酸軟，難以支持，陶膛發熱，咽喉發甜，欲要嘔血，遂向李英指痰桶點手，口不能言，李英見父如此景况，心中會意，知道父親痛

苦萬分，欲要嘔血，遂將痰桶拿在父親面前，趕緊又用手扶着肩頭，就見李爺身形向前一探，哇的一聲，一張嘴，將鮮血嘔出，一連吐了三口，銀鬚皆赤，睜了上翻，老英雄一陣昏迷，不省人事，叫的李英心胆俱裂，趕緊將老人家扶住，用枕頭將身旁倚好，自己扶着父親的肩頭，低聲輕輕的呼喚，父親醒來，父親醒來，叫了好大的工夫，就見老人家微開二目，李英趕緊拿過手巾，將老英雄口上的血跡拭淨，又端過一盃漱口水，老英雄強扎爭含了口水，仍然吐在痰桶之內，稍微定了定神，向李英說道，我兒爲父所傳的技藝，是要牢記在心頭，遂啞然又說道，爲父命在旦夕，堪要入土，諒不能久於人世，說話間，氣粗作喘，李英在旁邊向老人家低聲說道，請父親勿言，養身爲要，老英雄只得點了一點頭，又定了定神，再說話，字句可就不真啦，李英聽着說可就費事啦，就見老人家未曾說話，將雙睛一瞪，強作欲語，怎奈不能成句，遂說道，李英我我死之後，你與陸寅又當怎樣，李英此時顧不得掉眼淚，看着父親難過，明知道老人家要不好，他老人家不放心我與陸寅之事，趕緊說道，孩兒緊遵父命，就見李爺聞聽李英之言，點了一點頭，似乎還有千言萬語，一言難以出唇，眸子向下一翻，身形向後一仰，氣可就接不上啦，就聽喉間作響，痰可就上來啦，睜着雙目，惟有以手指心，李英看着就知道不好，趕緊上床，將老人家扶起，抱在自己的懷中，急驚他大聲呼喚，父親醒來，父親醒來，聲音透出窗外，早驚動了外面管家李能，聽見上房屋中少爺呼喚的聲音已岔，就知說老員外大概是病症不好，趕緊叫家人，又來了四五個，一同闖進上房，問道，少爺，員外怎麼樣，李英在床上答言，你們快將屋中燈光掌上，員外要不好，李能趕緊找着火種，將燈燃着，大家一看，老員外坐在少爺的懷內，瞪着二目，喉中呼嚕呼嚕的作響，李能趕緊向少爺說道，看這個樣兒，員外要不好，咱們把衣裳給換上吧，李能爲甚麼問道一句呢，這就是李能近日因爲員外病見沉重，暗中與少爺相商，早與員外預備後事，恐怕臨期趕辦不及，李能說了這一句，李英含淚說道，在外間屋大櫃之內，李能趕

緊到外間屋，把大櫃開開，把壽衣取出來，又命家人在外間屋鋪好床板，這才大家一齊忙亂，將壽衣與員外穿戴的齊齊整整，搭到外面，安放停妥，鋪金蓋銀，停放的端端正正，李英與家人來在近前觀看，只見員外雙足一登，身形一挺，這口氣一嚥，把一個成名天下，揮金似土，仗義疏財，大義綱常，一位老英雄，嗚呼哀哉，身歸那世去了，李英一見父親病故，號呼大慟，跌足垂胸，哭的死去活來，昏迷過去兩三回，多虧管家與家人百般維持，這才止住了悲聲，家人一個個無不掉淚，皆因老人在世之時，待他們恩厚所至，人人感激，此時陸寅早就趕到啦，真是應了平常的話啦，貓哭耗子假慈悲，也抹了兩下子眼淚，心中可是暗含着，咬牙切齒，心中想道，便宜了老匹夫，可惜我親手未能殺老兒之頭，這就便宜了他，叫他落個全屍，老兒雖死，早晚我將李英結果性命，也可算報了殺父之仇，這是陸寅這小子心中的打算，只得隨班唱諾，不表陸寅心內想着殺謀李英，單表的是李士鈞，與人家李能商議，預備上好的棺槨，找搭棚人，接三念經，闔宅重孝，豐盛盛把老人家葬埋與娘親合葬，這一棚白事辦過去，與友朋們道謝謝畢，李英打算與陸寅冤家宜解不宜結，託親友在外面與他說親，打算與他說好了媳婦，娶過來，把財產如數交還與他，從此各立門戶，各不相擾，這一日事情都辦完了，李英命家人，到外面書房把二爺陸寅給我請進來，家人去工夫不見甚大，就見陸寅起籬籠，由外面進家，來到屋中，坐在旁邊兀凳上，面朝着李英說道，小弟弟才聽家人傳兄長之命，叫我進來，但不知何事，李英帶笑說道，賢弟我請你非爲別事，只爲我父去世，只有你我弟兄，常言有句話，男兒無婦家無主，婦人無夫房無樑，咱們弟兄倆個，俱是鰥居，你也歲數不小啦，到交了年節，你也算十七歲啦，我打算跟你商議，先給你定了親事，與你娶過來，我把你家的財產帳目，交與賢弟，我可以省一份心，淨說我家的事，就是夠我辦的啦，我把你家的財物交代清楚，我可以輕鬆輕鬆，你可以自己輕管自己的家財，你可以往後知道過日子，我現在託人與你說了一家的姑娘，倒是很相宜，先

給兄弟您辦喜事，您想怎麼樣，陸寅聞聽，不由得心中暗想，心想到，他打算先給我娶妻，爲得是纏繞住我的身體，有家務所累，不能報殺父之仇，那您算白想，想到這裏，趕緊恍着惱袋說道，兄長，這是說的那裏話來，兄長不娶，焉有小弟先定之禮，容兄長先娶了嫂嫂，那時我再娶也不爲晚，說甚麼小弟也不能那麼辦哪，李英再三與陸寅說，陸寅只是不允，李英無奈，只得暫且不提，李英暗中又託出親友再三與陸寅說，陸寅仍然是不應，只因李英與陸寅提親，弟兄們又是鰥居，再者都知道李英爲人和平，家裏頭又有財產，與李英說媒的可就踢破了門坎子啦，可巧有一家與李英門戶相當，就是本街上王居義，他原是落第的寒儒，在本街上設帳教讀，又有個生員的名望眼前一女，年方二九，長的穩重端方，姿容秀麗，女工針黹無一不佳，還是熟讀文字，深通大義，又兼着他的娘親訓教有方，閨範甚嚴，此女子素有賢德之名，有至近的親友與李英提親，李英一想，也倒是很相宜，親事尙且未定，先命人家將陸寅請到上房屋中，與他說明此事，陸寅也說的好，這個事兄長辦的很對，還是先娶嫂嫂的是，陸寅雖然是口內這麼說，心中暗含着咬牙切齒，心中說，你越人多越好，早晚我是刀刀斬盡，刃刃誅絕，陸寅總想下手，奈因李英防範的甚嚴，今日陸寅心中才有這個思想，李英見陸寅仍然是願意自己先娶，也明知道陸寅的心思，遂向陸寅說道，既是兄弟你不娶，爲兄可要娶妻啦，陸寅說道，很好，我敬等着喝兄長的喜酒，弟兄商議已畢，這才與親友說明，先放了大定，擇吉預備成禮，這一棚喜事俱都是管家李能裏外照看，並有親友們幫忙，是日鼓樂喧天，彩轎迎門，李英夫妻交拜成禮，是日喜宴滿堂，已至夫妻合禮交杯，入了洞房，次日清晨，小兩口下地，下地之後，致謝了親友，夫妻二人琴瑟甚調，真是相親相愛，那位說，你這個不用往下寫啦，李英正在熱孝服中，怎麼能夠娶妻呢，諸君別忙，作者把這個理由說一說，您聽一聽，家中若有婦人主持家政你若要在孝服娶妻，則爲不孝，此時李英家中只就是弟兄鰥居，無人執掌中饋，聖人有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雖然在

奉服娶妻，則謂大孝，閑話休提，書歸正傳，自由打李英娶妻之後，夫妻二人甚為和睦，四年生下二子，陸寅在暗中切齒，恨不能得便殺死李英全家，方出胸中之氣，怎奈李英日夜防範，陸寅老不得下手，李英因家中事務太多，俱都得親自經理。又兼着日夜還得留神，不知道陸寅那一時起不良心，殺自己的全家，真稱得起日日防盜，夜夜防賊，常言有句話，猛虎還有盹睡的時候呢，這一日李英實在勞累的不成樣子啦，就皆因白晝還得操勞家務，夜晚之間，還安時時刻刻防範陸寅，倘若一時防範不到，不知那一時陸寅就要下手暗殺，今天李英打算找個所在歇一歇，還得不叫陸寅知道，自己看了看內院外院都無人，外頭院有兩間西廂房的小書房，原是一通連，在南邊放着一張大床，當中放着一張小飯桌，兩旁邊坐褥靠枕，北面的書閣子，迎着面一張八仙桌，兩邊太師椅，牆上掛着挑山對聯，棹子上擺着硃砂盤，上面擺着文房四寶，李英看見這屋子倒也清淨，這書房輕易無人這裏來，看了看無人，起斑竹簾進來，夠奔南面床榻，順着西面落坐，將身形向後一仰，自己枕着後面的靠枕，伸着左腿，牽着右腿，仰着面用手扶着胸膛，心中暗想，這個地方倒僻淨，我倒可以歇一歇，但是要讓陸寅知道，我在這裏睡，安有性命之憂，自己一面想着，自覺着心內發迷，把二目一閉，似睡未睡，就聽外面有腳步的聲音，微睜二目，向外一看，就見有一人，起斑竹簾往裏面偷看，李英不看則可，一可並非是別人，正是陸寅，手中擎着明晃晃的利刃，身上揹着一個小包袱，李英暗吃了一驚，營中代表，陸寅自從李耀李光輝，因病身故，他是暗中切齒，恨不能親手將老人來殺死，方解心頭之恨，怎奈李英辦這一棚白事，凡事謹慎，他可就移恨在李英身上，打算把李英結果性命，也可以暫消胸中之氣，又見李英這幾年的光景，娶妻生子，他是心中越發的憤恨，心中暗想，他家中越人多越好，只要是你一個不留神，漏了空，我是一刀一個，殺你的滿門全家，陸寅早就有心，怎奈李英防範的甚嚴，自己越不能下手，心裏越是發恨，這得多怎才能報仇雪恨呢，可巧這一日，自己將要由東跨院出來，見

李英站在院內，東張西望，心說，這小子不是要找地方休息休息，你要是找地方休息，那可是活該，該當我今日成功，報仇雪恨，自己在暗地觀看，就見李英至外面西廂房書房，那裏休息，心中想道，報仇也在今日，不報仇也在今日，莫若我回到屋中，收拾好了兵刃包裹，若西是把李英結果性命，觀隨夠奔內宅，殺他的妻室孩兒，倘若是事情不成，我在他家裏也不能再住，不如遠走高飛，日後再報殺父的冤仇，自己想到這裏，把心一橫，回到自己的屋中，把自己的銀兩與所穿的衣服，包在小包裹之內，揣在身上，然後把自己的厚背雁翎刀用絨繩兒拴好，也插在身後，跟着一矮身，回手將刀撒出來，擎在手中，由自己住的屋子出來，出離東跨院，順着天井除出了二門，往四下裏觀看，並沒有家人，自己想着，李英今當命盡，這才攝足潛踪，來到書房的門首，隔着斑竹簾向裏面看着不真切，這才用手起竹簾，向屋中細看，就見李若躺在南面床上，上垂首睡去已久，自己心中暗想，李英這小子應該喪在我手，這可應了那句話啦，閻王叫他三更死，誰敢留到五更天，這可不怨我意恨心毒，也是你命該如此，自己想到這裏，輕輕起簾籠，邁步來到屋中，自己有心輕輕的走至近前，用刀將他扎死，又恐怕一時把他驚醒，那時豈不是畫虎不成，反類其犬，自己一想了，不如我由此一縱身，竄過去，對准他的頭頂，就是一刀，把他劈爲兩段，就是這個主意，想到這裏，向前一縱身，對准李英頭頂就是一刀，耳輪中就聽啾啾，啾啾，啾啾的一響，那位說李英必然被陸寅一刀劈爲兩段，要是那個樣兒，可就聽不見啾啾啦，再者說，李英頭衝着裏躺着，方才已竟說的明白，李英似睡非睡，聽見外面有腳彼的聲音，那麼着李英合着沒睡呀，閱者諸公請想，李英日日看着老虎，他敢睡嗎，無非他暫時躺着休息休息，以至看見陸寅擎刀至此，自己心中可就爲了難啦，有心坐起來與陸寅將話說明，又怕陸寅不容說話，再者兄弟若要是一掛火，從此一走，還是我把他攆走了，又恐對不起先父的遺言，有心不這麼辦，難道說吃陸寅這一刀嗎，自己正然思想之際，猛見陸寅身形向前一縱，劈面就

是一刀，李英萬般無奈，用自己拳着的這條右腿，對准陸寅擊刀的那個手腕，就是一脚，陸寅的刀可就拿不住啦，撒手拋刀，身形一恍，李英趁着他一恍身，跟着用左腿用了一個翻身蹀子腿，正踞在陸寅的胸膛之上，陸寅站立不穩，身形往後一仰，摔在就地，李英跟着挺彪軀，站起身形，先由地下把陸寅的刀拾起來，將刀一驚，衝着陸寅說道，兄弟你要怎麼樣，其實李英跟着一刀，陸寅的命可就沒啦，李英爲甚麼不動手，隨着刀與他說話呢，這個地方就是李英心中存着先人的遺言，只須陸寅不仁，不許自己不義，一縉刀這工夫，爲得是讓陸寅好跑，沒想到陸寅不但不跑，他躺在地下連動也不動，遂向李英高聲喊道，姓李的，你今天就是給小太爺一刀，總算我今生今世不能報殺父之仇，來來來，你就給小太爺一個快當，李英原本打算讓他跑，他不但跑，反倒說出報殺父之仇，李英聽到這裏，萬般無奈，只看着陸寅，點了點頭，道道，兄弟，你既是說出報仇的話來，我可不能不把這個豆兒咬破了，你一輩子不提報仇的事，我作兄長的，決不能提到此處，相當年你父親在我們家中練藝自戕而亡，那個時候你也不小啦，已然八歲，你也懂得事務啦，你父是教別人害的，還是你父自己把自己扎死的呢，你也不是不明白，以先你可沒有報仇的心思，後來你頂到十六歲，不問可知，你是受了旁人煽惑，你才發生出報仇的心思，我告訴你，這個煽惑你的主兒，我心中可知道是誰啦，此人也就不太也無德啦，自從打你受了人家的煽惑，懷刀報仇於天棚之下，我父因此方才染病，得病的原因，頭一樣你的能爲武術未能學全，第二樣未能與你娶妻生子，交還你家的財產，恐担負霸產的名譽，又恨這無德挑撥之人，因此才急怒嘔血，你之行動，我父早已知曉，以至我父病危之際，將我喚至在面前，不准叫我與你爲仇，只許你不仁，不許我不義，所以爲的是甚麼呢，皆因煽惑你的這個人，與你我兩家有仇，無從下手，他才想出這麼個主意，才煽惑你，叫我兩家全都不能得過，因此我父才再三囑咐與我，恐怕趁他人之願，再者，你父自戕而亡，也是你親自眼見，我父急怒嘔血而亡，也是你所

知，依我相勸，兄弟你要是真明白，休要聽旁人煽惑的言詞，今日之事作爲咱弟兄是鬧着玩，你照舊跟着哥哥我安居度日，我與你娶上一房妻室，把你陸氏門中的財產，如數還回，交與你掌管。咱弟兄到要多親多近，我也沒有手足，你就是我親兄弟一樣，讓旁人看着李陸兩家真是父子交，也與你我先人臉上爭光。就是煽惑你的那個小人，我也不追究他，叫他看着我弟兄鼓着肚皮白生氣，這是哥哥我勸你，願全咱們先人的名譽，就是爲兄這樣的勸你，你執意不聽，任着你的脾氣，一定認爲有仇，就是爲兄說破舌尖，也難以挽回，那就是咱們兩家無德，今天這一場事，作爲沒有這麼一回事，你仍然還在家中居住，我也不攔着你報仇，只要我漏了空，你就下手，不怨你無情，怨我防範不到，兄弟只要你守住先人的義氣，爲兄就是萬幸，你看好不好，說着話李英將厚背雁翎刀的刀把掉了過來，遞與陸寅，這是你的刀還給你，說這，這一回咱們不算，陸寅果然接刀在手，衝着李英一陣冷笑，一咕嚕站起身形，衝着李英說道，姓李的你打算叫姓陸的吃着你，喝着你，你天天還要看守着我，那個可不用打算，姓陸的有能耐報殺父之仇，沒有能爲，這個仇我不報啦，姓陸的是失陪了，咱們是後會有期，說着話轉身形，起籬籠山書房出來，竟自走下去了，陸寅這一走不要緊，可把個李英這一場難的如同木雕泥塑的一般，站在屋中，怔夠多時，心如刀絞的一般，心中想得是，越怕兄弟逃走，到了還是把兄弟擠兌走啦，頭一件自己違背先人的遺言，第二件陸寅他這一走，決不能善罷干休，這這這便如何是好，心中一着急，猛然想起陸寅這一走，事後決不能完，常言有句話，我惹不起，我可以躲的起，自己想到這裏，只得低着頭，出離了書房，夠奔內宅而來，來到自己住房向門首，挑起籬籠走進屋中，來到裏間屋，舉目觀看，但見那賢德妻子，坐在床榻之上，弄兒爲戲，鬪得兩個孩兒在床上嘻嘻笑笑，那賢德的大奶奶，見自己的丈夫走進房來，趕緊站起身形，口中說道，夫君不在外面與兄弟談話，因何來到裏面，莫非有甚麼事嗎，其實賢德的大奶奶早就看出李英來啦，見他愁眉雙鎖，必

然有事，這就是李英素日的品行，李英平素爲人，不拘外面有甚麼緊要的事，只要是來到內宅，見着自己的妻子，永遠是和顏悅色，不像平常的人，在外面稍微生一點氣，外面不敢發作，只要一到了家裏頭，見着自己的妻子，條帚也歪啦，簸箕也斜啦，必要拿自己的女人出氣，要像這種人，怎麼能在世上稱得起英雄，李英這個人大大不然，沒有那宗毛病，而且事事往兩面想，自己想由持妻室娶過門來，無論大小難事，全都不讓他的妻子知道，恐怕妻子跟着他爲難着急，所以李英每逢若要進到內宅，勿論自己心中有甚麼爲難的事，他那臉上總是和顏悅色的。惟獨今日來到屋中，不覺得滿面愁容，短嘆長吁，那賢德的大奶奶焉有個看不出來呢，往常勿論外面有甚麼事，大奶奶連問也不問，今日見此光景，不得不問，大奶奶這一問不要之緊，李英聞聽，先向外面觀看，看了看外面無人，回身坐在床榻之上，未曾開言，先長嘆了一聲，遂說道，賢妻你這一問，爲丈夫心中好生的難過，大奶奶接着說道，夫君有甚麼事，可以說說，倘若悶出病來，叫妾身如何是好，李英聞言，叫道，賢妻，你若問，論起來我不當對你言講，自從娶你過門之後，你幫着我料理家務，操勞內政，生兒養女，接續香烟，那有一時一刻舒心，享福的日子，今你既問到此間，我也不能不說啦，說着話，不由得把英雄淚垂將下來，自己一面拭淚，一面就將陸寅的前後事，滔滔不斷，說了一遍，遂又說道，實在我萬般無奈，我想出一個最後之計，我攜眷打算遠逃，以避兄弟之難，不知賢妻可能從我之志，爲保全先人的名譽計，賢妻你的意下如何，那賢德的大奶奶，聞聽李英之言，不由得嘆息了一聲，遂說道，夫君今日言到此地步，爲妾身方敢明言，兄弟陸寅之事，爲妾身早已知之，所以不敢對夫君言講，恐怕傷你們弟兄的和氣，若要我身上叫你們弟兄變臉，可就對不起丈夫你待遇我的這一份好處，雖然話是這麼說，爲妾身日夜替丈夫提心吊胆，恐怕丈夫爲兄弟所害，倘若夫君，有一差二錯，叫妾身何以倚靠，今事已至此，皆聽丈夫之命，妾身情願相隨，丈夫之志，李英聞聽此言，趕緊站起身形，口中說道

，既是賢妻能成全我，保全先人的名譽，又能從我之志，賢妻請上受我一拜，說罷，擦衣拜倒，這一來可吓壞了賢德的大奶奶，敢緊跪倒，伸手相攙，口中說道，你我夫妻共同甘苦，何至如此，你要折壞了賤妾，說話間夫妻一同站起身形，這才一同商議將主意商議已定，李英這才叫大奶奶慢慢的收拾細軟的物件，這才由打內宅夠奔外面，來到上房的大廳，起簾籠進到屋中，吩咐家人把管家李能叫至大廳，家人轉身出去，工夫不大，就見李能由打外面進來，向李英行禮已畢，在旁邊站立，口中說道，少爺呼喚小人，有甚麼分派，李英看着管家李能叫道，管家，由打我父在世之時，你就在我家中管事，是我們家大小事沒有你不知道的，我今日才把你叫進來，與你商議，李能聞聽，跟着說道，大爺你有甚麼事情，只管對奴才我說，小人必當盡力而為，李英點頭說道，我給你二十天的限，你把我家中內外欠的眼目辦清，該人家的還人家，人家該咱們的，要不上來，別與人家要，所有我家中外面這幾份不動的產業賤價出售，二十日以內要你辦清，就是現下咱們所住的這所房，乃是祖產不賣，交與你掌管，或租或你住皆可，所有宅中粗細的木器，也都交與你，陸宅的產業，絲毫不動，將賬目交與陸成，務必交代清楚，日後我好與他算賬，管家李能聞聽，李英說的這篇話，好像瘋話一般李能代笑問道，大爺你過的好好的日子，這是怎麼哩，你這不是不打算過啦嗎，李英聞聽嘆息了一聲，說道，李能你不必跟我裝傻，是我們家裏的事，你俱都知道，事已至此，我也不能不對你說，李英遂把方才陸寅行刺未成，由家中逃走的事，對着李能說了一遍，又把夫妻商議好了的，這個主義，又把遠避異鄉前後的事，也說了一遍，說道，李能你念我我父待你不薄，我待你也不錯，你就如同幫助於我，可不知你肯爲力否，李能聞聽，接着說道，大爺，你說到這裏，我方才敢說，要說陸二爺的這個事，咱們家中上下的人，不差甚麼都知道，誰也不敢跟你提，淨我看見陸二爺好幾次，你不在家的時候，他在暗地裏磨刀，咬牙切齒，嘴裏念念叨叨，說是與您誓不兩立，您請想這種話，誰敢告訴您呢，無非

我們在暗地裏替您懸着份心，今天您既然是說出來啦，我才敢與您提，您一定要走，我也不敢攔您哪，您叫我怎麼辦，我就怎麼辦，在您是爲顧全老爺子的名譽，兄弟們的義氣，那也就無法，李英聞聽，只得看着李能說道，你既然知道更好，你就按着我所說的去辦，李能答應一聲，轉身形退出去，李英夠奔內宅，幫着妻子收拾物件，暫且不表，單表的是管家李能，先到外面，把陸宅管事的陸成請至自己的屋中，先把大爺交派的這篇話，對着陸成說了一遍，然後把賬目交代清楚，叫陸成立上一個清單，畫上押號，然後自己按着大爺所說的話，整整半個月全然辦全，共合連賣不動產，再有家中變賣得零星物件，共賣紋銀五千六百七十二兩有零，連陸宅的清單，帶自己的賬目，一一交代清楚，李英賞與李能紋銀一百兩，餘者闔宅的大小家人，每人紋銀十兩，又命李能在外面僱了五輛大車，一輛轎車，每日管人吃馬喂，每天車價多少錢，俱要言明，於明日交四鼓，在後門等候，命家人幫着裝好了車，再走，李能點頭答應，頭天李能帶着家人打好了行囊，收拾物件，整整鬧了多半夜，等到天交四鼓，車輪俱都來在後門等候，李能回稟了李英，李英親自看着家人裝車，將車裝好，命將車輛趕到後門以前，自己這才夠奔內宅，與妻子說明車已經來啦，拿着自己要緊的包袱，攙着妻子，抱着孩兒，來到後門，李英扶妻子孩兒上車，把包袱擱在車箱之內，這才吩咐趕車的車夫起身，怎奈這些個家人，平常受李英的恩待，那裏肯捨，連管家李能一同相送，一直來到雲南府的東門，將才開城，趁着開門之際，出了東門，下了吊橋，出了關廂，衆家人直送到十里長亭，還要往下送，到是李英把衆家人攔阻，休要往前送，送君千里終有一別，衆家人仍然是戀戀不捨，主僕們洒淚分別，不言衆家人各自歸家，最可嘆的是李英夫妻，父子爲因守先人的遺言，保護先人的名譽，連個准紮之地也沒有，真如同海走天涯，行無定所的一般，在路途之上，尋找僻靜的所在，好作安身之處，奈因並無有相當的地點，無非夫妻們帶着孩兒沿路上受了些個風霜之苦，好在妻子賢德，勿論受何等的委屈，也是

，在荷葉嶺的正北，有一個莊子，甚爲幽避，莊子名叫何家窪，李英先住在莊中店內，住了些個日子，託本店內買了一所小小的土房，這才把家眷移到民房內居住，又雇了一個男僕，一個女僕，買了一個小丫頭，凡有買甚麼東西物件，全是男僕人前去，李英自己大門俱都不出，怕的是兄弟陸寅訪着自己，反爲不美，就是這樣，李英自己還不放心，在家中與自己妻子商議明白，打算在江湖創蕩幾載，並囑咐自己妻子，休叫孩兒們在外面玩耍，囑咐了自己妻子，然後這才由家中收拾好兵刃包裹，由家中起身，創蕩江湖綠林道，明着爲投師訪友，暗着是躲避兄弟之難，一轉瞬間就是三年，自己總是戀土難移，自己打算到雲南府，自己的墳塋前去燒化紙錢，祭掃一番，自己這才夠奔雲南，已非一日，這一日來到雲南府的西關，買了些個冥紙冥鈔，這才由西關夠奔自己的墳塋，離着墳塋相近，就見墳塋密密的新栽的柳樹，墳墓高聳，在下垂首就是陸氏夫妻的佳城，也是如此壯觀，自己不見墳塋還則罷了，今見着墳塋，想起當初父母在世的時際，對着如今全家的景況，不由得珠淚雙流，心如刀割，只得自己含悲忍淚，先來到自己先人墳墓之前，先把包裹放於就地，將一半冥鈔俱都劃開，由腰間取出自來火，迎風一晃，將火摺子晃着，將紙錢在祭棹之前焚化，自己恭恭敬敬的，衝上大拜四拜，口中不住的自言自語，暗中背述與陸寅發生齟齬的情由，自己痛哭已畢，然後拭淚站起身形，提着自己的包裹，拿着這一半冥鈔，又夠奔下垂首，盟叔陸滾夫妻的墳塋而來，走進了墳地，來到祭桌之前，用目觀看，墳墓就彷彿新添一般，自己將紙錢仍然化開，仍將冥鈔燃着，雙膝跪倒，也大拜了四拜，眼望着神台，想起往事，不由得珠淚滿面，想起盟叔陸滾，當年與父結義共同生死之交，何等的親密，情同手足，就是分金的管鮑也不如他們弟兄義氣，不料想輪到自己小弟兄們的跟前，不但不能父亡子交，反倒恩而成仇，真是有愧先人當初的栽培，想起陸寅與自己爲仇作對，自己因不敢違先人的遺

命，以至於有家難奔，不由得放聲大哭，越哭聲音越大，正在痛哭不止之時，猛聽得後面有人呼喚，倒把李英吓了一跳，急忙止淚，扭頭觀看，原來是家中的義僕李能，手內拿着一把鐵鍬，看那個樣式是前來到坟前培土，就見他形色慌張，走近前，將鐵鍬拋於就地，向前與李英行禮，就聽他說道，大爺，您多時回來的，李英問道，你來此作甚，李能接着說道，大爺有所不知，奴才是時常到此，年節不算，我平常日子，拿着鐵鍬到此，坟上有短土的地方，我必要添補添補，方才我到老爺，坟塋之內，前來添土，看見祭桌之前，有燒化的紙灰，我就知道有人前來上坟，我又往西一看，見陸宅的坟塋之內，一片火光，我就趕奔前來，不料想大爺在此燒化紙錢，大爺您的胆子可真不小，您作出這個事情來，你還敢在此留戀，倘若被人看見，這也是鬧着玩的嗎，李英聞聽管家李能之言，不由得一怔，遂向李能問道，我作了甚麼事啦，我怕人看見，李能聞聽，遂向李英說道，大爺你作的事，怎麼還瞞着我，李英復又說道，我實在沒作甚麼事，就是我作了甚麼事，也不怕你知道哇，你聽見我作了甚麼事，你只管對我說，李能說道，你當真不知道，我說給你聽，你要是沒作，也許別人作的，冤枉你老人家，李英說道，我並沒作甚麼事，你只管說，李能看了看主人李英，說道，大爺你既不知，待小人我告訴你哪，現在咱們雲南府出了十八條人命案，俱都是先姦後殺，賊人臨走留下四句話，奴才倒還記得，寫的是，一把單刀手中擎，雲遊天下逞英雄，因姦不允傷多命，騰身步月是李英，惟有最後的這一案，乃是本府知府之小姐，斷去雙足，先姦後殺，一刀致命，本府梁玉書派出八班總捕投孫亮拿人，各處尋蹤秘訪，捉拿主人你老人家，此事若不是你作的，倘若遇見官人，把你老人家捕獲，豈不冤嗎，李英聞聽管家之言，猶如冷水澆頭，懷內抱冰，楞夠了多時，長嘆了一聲，遂向李能說道，我生平之爲人，諒也瞞不住你，我豈肯作這樣損壞名譽之事，天幸還算好，今天我遇見了你，我要不遇見你，我燒完紙，必要進城，倘若遇見官人，必然被捕到案，此事又非是我作的，我豈不落在圈套

之內，此事我既然知道，我必有辦法，你趕緊回去，也要躲一躲才好，你是我家中的管家，他們既拿不着我，恐怕追究在你的身上，你在我李氏門中這一點忠心，我沒有別的，無非惟天可表，此地乃蛇蝎之鄉，豺狼之地，我萬不能久居，我心要將此事辦得清清楚楚，辦個水落石出，那時你我再相見，李英將話與管家說完，用手指着這兩塊墳塋說道，我走之後，這兩塊墳塋，你多多照看就是了，李英說完了話，衝着李能一擺手，遂邁開大步往東走下去了，不表李能回家，單表得是李英，一面繞着城，落荒而走，自己一面想此事，決非旁人所作，非是陸寅假手報仇不可，陸寅由家中逃走之後，別無他處可去，惟有常德府城南陸家堡，他有一個叔伯的兄長，名叫陸豐，號叫松坡，外號人稱戲水江猪，他必然投奔在那裏居住，與陸寅合謀好報仇雪恨，皆因我遠避兄弟之難，他無法尋找，這才想出那麼一個法子來，假手殺我，你真要作出正大光明之事，就是李英替你挨刀，我也是情甘願意，你今作出傷陰敗聽不才的行爲，我李英必要將此事追究出來個水落石出，我豈能夠叫故去的先人担此罵名，自己一面想着，一面夠奔湖南常德府而來，在路行程非只一日，這一日來到常德府的城南四十里陸家堡，自己先到了陸家堡之內，訪准了陸寅的住宅，然後出離了村莊，在西面找了一座大樹林，在樹林子裏頭，靠着樹盤膝打坐，將包裹放在面前，靜坐到天交二鼓，自己這才站起身形，換好了夜行衣，背後揹刀，將白晝衣服包在包裹之內，敍着勒在背後，收拾緊身俐便，出離樹林，直奔陸家堡而來，以至到了陸寅的家中，實指望必當與兄弟陸寅相見，不料想陸寅的家中並沒有陸寅的踪跡，一連去了幾夜，皆都是如此，李英回到樹林換上白晝的衣服，不由得暗想，莫非此事不是兄弟所爲，裏面還有別的情由，我也不可屈賴了陸寅，自己想到這裏，莫若我到常德府遊玩遊玩，再作打算，直到天光大亮，夠奔常德府而來，進了常德府南門，先找了一個飯鋪，吃完了早飯，又在本府內看了一天的戲，無非解一解心中的煩悶，聽完戲，又在城內吃完了晚飯，打算住在店內，明日清晨再起身，自己出了

北門，行至北關廂，將然要往前走，猛見由打東邊巷口走出來了一人，李英一見此人，趕緊將身形一閉，躲至在鋪面牆垛子之後，暗地觀看，一看非是別人，正是兄弟陸寅陸曉村，一見兄弟可不像當初的景况啦，身量雖是長了，可就是瘦啦，臉上也沒有有實色啦，但見他身上穿的是白綢子的褲褂，外罩寶藍綢子大褂，足下白襪雲鞋，手中提着一個長條的藍綢子包裹，往臉上看，白中透暗的一張臉面，仍然是細眉長目，鼻樑透着發尖，嘴唇兒發黑，兩耳透出無輪，遠看到是俊品的人物，細看帶出無福的相貌，李英心中暗想，看他這個樣子，大概是作了不法的行爲啦，自己有心向前質問他雲南案件，他若不承認，我當如何，又見他站在巷口外，癡呆呆的發怔，心中就彷彿想甚麼事的一般，李英心中一轉想，此時我倒不必驚動他，恐其打草驚蛇，反爲不美，莫若我在暗地裏跟隨，倘若他今日要採花，成是竊取，那時我再當面質問他，他就反不過口來，雲南的案件，是他作的，他不承認也不行，李英在暗地正然思想，就見他仍然翻身進了東巷口，李英趕緊跟蹤在暗地相隨，就見他進東巷口，走到東頭，路北有一家財主，真是瓦窖似的宅院，四圍風火牆，當中廣亮大門，門前上馬石，下馬石，拴馬的樁子，李英在後面看着，陸寅順着人家門前的龍爪槐樹繞到東邊夾道，李英也就來到廣亮大門之前的上馬石，用槐樹遮着身體，在暗中觀看，心中想，兄弟這個樣子，大概是踩道，他不是採花，定然是竊取，這雲南的案件一定是他作的啦，李英暗中這麼想，其實還是真猜着啦，還真是他，不但是他，裏面還有別人，書中代表，前文已竟表過，陸寅由李英家中逃出來，他還是真沒有棲身之地，他可就想起來聽他娘說過，他是常德府陸家堡的原籍，他還有一個叔伯哥哥，名叫陸豐，號叫松坡，外號人稱戲水江豬，只可自己將心一橫，投奔湖南常德府而來非只一日，這一日來到常德府城南陸家堡，到莊子裏頭一打聽，果然是一進西村口路北的大門，就是叔伯兄長的住宅，自己一想，有心前去，又沒見過面，又怕兄長不認，反爲不美，如若不去吧，又沒有紮足之地，棲身之所，自己真是千難

萬難，萬般無奈，只得一橫心，來至大門內，呼喚裏面的家人，家人出來一問，問明白了來歷，這才到裏面通稟。可巧陸豐正在家中，陸豐也知道有一門子本家，還是親自把他接進去，到裏面弟兄們一見禮，陸寅跪倒，放聲大哭，陸豐一細問他的來歷，陸寅將自己的經過前後事，細說了一遍，陸豐原來是個不省事的人，一聽陸寅之言，他是滿口的應承與他報仇雪恨，可就把陸寅留在他的家中，日子一長了，弟兄二人一談論武藝，陸豐見陸寅的武藝過於的幼稚，遂向陸寅說，若要報仇，像你這樣工夫那能行的了呢，必須再用幾年的工，到那時我再幫着你報仇雪恨，因此陸寅，就在陸豐的家中居住，早晚哥倆練工夫，陸豐所練的是一對練子毒蒺藜錘，打算要傳與陸寅，無奈陸寅他總練不好，陸豐這才傳授他打穿梭毒藥鏢，並給他拆刀上的招數，就這麼一用工，一轉瞬就是三年，陸寅工夫也就練成啦，這才又與兄長商議報仇之事，陸豐一來也是駁不過面子去，再者弟兄也很投脾氣，只得點頭應允，兄弟二人這才由家中收拾包裹，帶好了路費，由湖南起身，趕奔雲南，在路上非只一日，好容易到了雲南府，在東關外找了一座廟宇住下，休息了一天，第二天進城，到了李英的住宅，左右一打聽，原來李英早就搬了家啦，已竟離開雲南府三年多啦，又在各處一打聽，不知移往何處。陸寅一聽，可就大失所服，這才跟陸豐一商議，怎樣設法報仇，陸豐向陸寅說道，若李英在雲南府還可以報仇雪恨，他既不在雲南府，那有甚麼法子呢，陸寅又再三的懇求陸豐，陸豐這才與陸寅出主意，說道，雖然咱們找不着李英，我倒有個主意，這個名兒叫借劍殺人，陸寅可就問怎麼個借劍殺人正法，陸豐說道，兄弟你要問借劍殺人之法呀，你就在本地作幾件案，寫上李英的名姓，留下字柬，到那時不用咱找他，自然有官人在各處拿他，要把他拿住，屈打成招，就地正法，那不就算是報了仇的一樣嗎，陸寅原是個小孩子，他不知道作甚麼案好，遂說道，兄長您出的這個主意倒很好，但不知作甚麼案件才好，陸豐原是採花的淫賊，他想了一想，遂向陸寅說道，兄弟你會採花不會，陸寅可就問，兄長甚麼

叫採花，兄弟我不懂得，還得求兄長你指教，陸豐說道，兄弟你既然不會，這也不用指教，你在廟中等着我，晚間你跟我出去一趟，你就會啦，陸寅那裏知道採花的事呢，真就在廟內等候，陸豐就出去，在雲南城內，在小巷閑走，看准了那家婦女長得美貌，在院牆上留好了暗記，頂到晚上，方才回廟，哥兒兩吃完了晚飯，陸豐這才把採花的秘訣，傳授了陸寅，夜晚之間，兩個人換好夜行衣，陸豐帶着陸寅採花作案，先姦後殺，事畢，臨走留下四句話，就是暗害李英的言詞，頭一次採花，陸寅見有婦女，還有些害慄不肯，以至嘗着滋味，他作出事來，尤其比陸豐還甚，若不然如今世界上，男子到十六歲一過，必須要家長嚴加管束，以防引誘二字，若要是挨着好人還好，若要是與匪人聯絡到一處，年青性情不穩，自己又甘居下流，就接這引誘二字，不定落到甚麼地步，論起來陸豐乃是陸寅的叔伯兄長，陸寅原是一片天真爛漫，陸豐就應當規勸他入於正道，他不但勸他學好，反倒將陸寅引於下流，入採花淫賊的一流，以至到後來陸寅敗名傷命，實死於陸豐之手，非是死於李英的身上，陸豐被擒之時，實出於陸寅之手，到那時才分出報應循環，閑話少說，書歸正傳，自此爲始，陸豐陸寅連着作了十七條命案，俱是先姦後殺，最後也是陸豐出的主意，將知府梁玉書之女斷去雙足，臨走留下言詞，這兩個一人同將案作完，這才一同逃回陸家堡，若依陸豐就命陸寅，在陸家堡家中居住，陸寅也說得好，若在家中居住，倘若李英得着信，要尋至陸家堡見我在家中，反爲不美，不如我在常德府找個店，住些個日子再回來，算是防備着點好，陸豐聽陸寅所說的話也倒有理，只得點頭，陸寅這才收拾小包裏，由陸家堡起來，夠奔常德府，來到常德府，就在北關路西同和店後院賃了一間房子，自己獨居，明着可是與兄長商議躲李英，其實不是那麼當子事，皆因陸豐引誘他採花，他又是一個情竇初開的一個少年，深得個中的滋味，他若在陸家堡住着呢，若要夜間出去的時候，免不了陸豐必要跟他同行，陸寅恐怕陸豐分自己之歡，這才托言躲避李英，他陸寅要在常德府單獨的行動，這可應了尋

常的話啦，教會了徒弟，餓死了師傅，這小子雖然住在常德府，也作了兩案，也是採花的案件，可並未殺命，所以地面上不致於担多大的沉重，自己在店內居住着，花費是大的，自己因手內虛，打算出來竊取點銀錢，今天吃完了晚飯，由同和店出來，在各處閑遊，打算找個所在，採好了道，夜間竊取，可巧走至在烏鷄巷東口內，坐北向南的一家財主，他看着很富餘，打算夜間在此竊取，本打算看好了道路，夜晚再來，他順着人家東牆夾道行至在北頭，猛然之間，聽有婦女說話的聲音，陸寅倒退了半步，仰面往裏面觀看，原來裏面是一座後樓，在樓上站着一位一身縞素的少婦，常言有句話，要得俏還得穿一身孝，未施脂粉，分外透着風流，這小子一見，神魂飄蕩，他把竊取的心腸，拋至在九霄雲外，心中暗想，一個關廂之內，竟有這樣美貌少婦，不如暫且回店，夜內三更再來，心中想到這裏，越想越樂，這才由打東邊夾道出來，直奔西巷口，自己行至在西巷口之外，立住了脚步，心中又一想，若要回店，夜晚還得由店裏出來，倒不方便，不如我出這個東巷口，找個大樹林子，等到夜晚，由樹林子奔這個宅院的後樓，倒也就近，想到這裏，轉身仍然進巷口，若不然他因為甚麼在此發怔呢，這也是神差鬼使，可巧在此遇見李英，他自知進巷口，再看一看道路，他那裏知道，李英在後暗地跟隨，他到了東邊夾道，又看了看，由短巷口出來，遇見走路行人他遂打聽打聽，原來這家財主是本處的首戶，姓張，叫張守善，後樓住的是他的小姐，在後樓守節，他聽明白，自己高高興興出了東巷口，就是大窪，行走了不遠，前面一座樹林，陸寅進到樹林之內，將包裹放在樹下，又向四外看了看無人，這才坐在包裹上，閉目養神，後面跟着的李英看着陸寅進了樹林，坐於樹下，明知道他等到夜晚方能去採花，李英可就看見樹林北邊有一座大樹林，李英夠奔北邊這座樹林而來，來到樹林以內，往四外觀看，然後借樹影身，暗中看着陸寅，此時天可就不早啦，掌燈以後，又等了很大工夫，聽關廂之內，更鼓齊敲，直等到天交三鼓，不見兩邊樹林的動了，自己這才把包袱打開，換好了夜行衣

靠，背後攥刀，將自己長大衣服包在包裹之內，圍在腰間，然後舉目往正南觀看，就見一條黑影由南邊出去，直奔正西，李英明知道是陸寅，李英也就出了樹林，跟下來了，明明看見進了烏雞巷的東巷口，以至李英來到東巷口，再看前面的黑影蹤跡不見，李英夠奔張宅的東夾道，就見牆頭上黑影一晃，李英這才放心，准知道他進了人家院子裏頭去啦，自己這才進了夾道，走至在北頭，回手按了按刀把，將身一躬，脚底下一使勁，向上面一縱，竄到風火牆上，身形一矮，扶着牆東張西望，並沒有甚麼動作，扭頭往北面觀看，原來北面是五間後樓，靠着西邊兩間，隱隱的燈光，但只見陸寅在樓廊之下，用胳膊肘跨住踏板，大概是把窗戶打破，往屋中觀看，書中暗表，陸寅自從白晝看見那帶孝的少婦，他就如同丟失了魂魄的一般，在樹林之內，直等到天交三鼓，換好了夜行衣，收拾利便，背後攥刀，由樹林之內出來，連頭也沒回，一直進了烏雞巷東巷口，來到張宅的東夾道，他這才順着夾道越牆而入，直夠奔後樓而來，來到樓下，看見樓上西邊兩間燈光暗淡，他往四外看了看沒有人，這才順着西面樓梯上樓，來到了窗櫺兒下，手扶窗台，回手由腰間取出一根樹棕，佔了一點吐沫，把窗戶紙捻破，回手將樹棕帶在腰中，這才順着窗戶紙的小窟窿，往裏面觀看，但只見屋中一概素雅，雖有藍裝，並無有脂粉香膏之氣，北面放着一張八仙桌，兩邊放着椅子，在桌子上點着一盞銀燈，燈光是半明半暗，在棹案上放着一本書，在上首坐着一位全身縞素一位少婦，但見他黑真真的烏雲，巧挽的是盤龍髻，髻上橫別白骨簪，身上白衫可體，下面的素裙把雙足遮蓋，雖然是淡梳裝，清水臉，在燈兒下看着，就彷彿是九天的仙女降世臨凡，陸寅在外面隔窗觀看，口內垂涎，陸寅只願向裏面觀看，不提防後面李英來到他身後，此時李英在牆上看見陸寅張望，四外無人，由牆上跳下來，就順着這樓梯上了後樓，回手輕輕將刀亮出來，將刀交與左手，往身後一背，躡足潛蹤，來到陸寅身後，有心要與陸寅接談，心中又一轉想，此後樓必是人家宅內的深閨繡閣，我二人若在此口角，與本宅婦女名

譽有碍，不如我們到外面再說，李英原是個精細慎重的人，遂用手在陸寅肩頭上輕輕的一拍，跟着將身一轉，身形一縱，縱到樓梯之上，復又回過頭來，衝着陸寅點手，這一手不要緊，可把陸寅吓的胆裂魂飛，陸寅皆因往屋中觀看帶孝的少婦，正在出神之際，忽然在後面有人拍他的肩頭，他焉有不怕之理，及至趕緊扭頭回頭，看見是李英，他倒把害怕的心腸，拋於九霄，不由得府鋼牙亂錯，心中暗恨李英，今天又破我的好事，又想起當年之仇，遂即回手亮刀，趕奔李英而來，此時李英早就下了樓啦，陸寅由後面追趕，李英縱上東牆，越牆而過，陸寅也就跟着追出來啦，李英在前，陸寅在後，出離了夾道，夠奔東巷口，由東巷口李英引着陸寅，夠奔東邊的樹林，來到樹林的當中，李英扭頭轉身觀看，就見後面的陸寅滿面怒容，手提着鋼刀，怒自相視，李英看他這個景况，並不着急，帶笑說道，賢弟許久未見，別來無恙，近日賢弟採花的事業可好，李英這句話，原是爲教陸寅生氣，不料想陸寅正在盛怒之下，今見着李英真是仇人見面，分外紅跟，今日單獨的又讓他看見，自知也瞞不過李英，氣昂昂的向李英說道，小輩，李英，採花之事，乃是小太爺平生所好，難道說，你還敢多管嗎，李英見陸寅承認採花，自己更不着急啦，跟着說道，賢弟，既願採花，爲兄不敢多管，可有一件事，我若要問問兄弟你，此處曠野無人，四外樹林陪伴着我，我請問你雲南十八條命案，先姦後殺，是我，兄弟你要是英雄，你可，承認，你要不是英雄，你就不必承認，爲兄我也不問你啦，賢弟你要當面講，陸寅聞聽李英這一篇話，又兼着是年青氣壯，遂向李英說道，小輩你要問雲南十八條命案，乃是小太爺所爲，你敢把我怎樣，李英見陸寅承認，微笑說道，兄弟，你真敢承認，不妄你是陸氏門中的子弟，我真佩服你，好漢子，敢作敢當，可有一樣兒，你作了案，因何留下我的名姓，這件事我倒要領教領教，陸寅聞聽李英之言，氣得將雙睛一瞪，說道，小輩你要問，留下你的名姓，皆因小太爺要報殺父之仇，在雲南各處尋找於你，並無蹤跡，我就是作案留你的名姓，也是爲報仇雪

恨，李英聞聽啞然而笑，說道，兄弟你好糊塗，殺人作案，爲的是報仇，難道說採花也爲報仇雪恨嗎，兄弟你真是爲報父仇，作下殺人的凶犯案件，寫上李英的名姓，你爲得是報殺父之仇，當言有句話，父債子還，李英只要見着兄弟你，咱弟兄將話說明，李英情願投首到案，替兄弟你打這一場官司，賢弟你如今作的是，先姦後殺採花的案件，這一場官司我可不能當時替你打，我恐怕的是，死去先人被衆人唾罵，你要讓我替你打這場官司也行，沒有別的，兄弟，你跟着我到一趙雲南府，你在當堂承認採花，哥哥我情願替你挨刀圓案，賢弟你想這個主意好不好，陸寅聞聽，不由得氣冲牛斗，厲聲說道，姓李的，你滿嘴裏放屁，世界上沒有那麼糊塗的官，我當堂招認，叫你去挨刀，世上也沒有這個理，今天咱們兩個人，既然是遇上，這就叫狹路相逢，仇人見面，你想走，勞比登天還難，今天小太爺非追却你的性命不可，你今天還想着活嗎，說着話，陸寅竄過來，衝着李英脖項就是一刀，李英見刀臨切近，並不還手，將身一閃，這一刀就沒刺着，跟着又是一刀，李英又躲過去，一閃着就是三刀，陸寅仍然舉刀要刺，李英將刀換於右手，高聲說道，賢弟休要動手，我有幾句言詞，要對你講，陸寅瞪着雙睛，說道，有話你快說，不然小太爺可要你的性命，李英向陸寅冷笑說道，兄弟，我連讓三刀，我並不還手，你可知道，我是何取意，陸寅說道，你是懼怕小太爺的刀法厲害，你不敢還手，李英聞聽，說道，天下人我全懼怕，我就是不怕兄弟你，所以頭一刀我不還手，我讓兄弟你的青年，想當年孩童斷守，一同長大成人，我比你大一歲，我是你的兄長，頭一刀我讓兄弟你個年青無知，這第二刀，讓着你，皆因你父與我父八拜之交，共同患難，今你我兩家先人俱都故去，我作兄長的不應當與你還手，只因我看在你故去先人的身上，讓你這第二刀，這三一刀麼，李英說到這裏，聲音帶着悲慘，說道，也不在你我的身上，原因我願全先人的遺命，只許你不仁，不准我不義，實指望從全賢弟你，我與你娶妻，家產如數奉還於你，以了先人的遺訓，不料想你受旁人的煽惑，又作出這不才的

案件，我總不能埋怨賢弟你，都是我遵先人的遺命，規誡於你，如今弟兄爲仇，使前輩的先人在九泉之下不安，這就是我大大的不孝了，說着話淚隨聲落，李英還要打算往下說，那心狠意毒的陸寅，那裏肯聽李英的金石良言，他反倒高聲喊道，小輩李英，你休多說，看刀，說着話，縱過來又是一刀，李英見刀臨近，遂說道，兄弟我讓你再一，再二，可不敢讓你再三，再四，我可要得罪你了，說着話，李英向右一蹉步，用了一個裏剪腕，隨着用了一個順水推舟，陸寅跟着縮頭，將身一轉，用了一個退步撩陰刀，直奔李英刺下，李英用刀一截陸寅的手腕，跟着一撤身，兩個人戰在一處，各施所能，陸寅越動手，心中越有氣，因爲甚麼呢，所以李英用的刀法，陸寅許多不認識的招數，不由得越想越有氣，想當年我父故去之時，老匹夫李耀對我娘親當面言明，他必將一世所有的絕藝，全都傳授於我，到此如今看起來，老兒以先所說的話，原來俱都是假，還是真心傳授他的兒子李英，若不然李英的刀招數我怎麼會不認得呢，書中暗表，陸寅他淨說他一面之詞，你不想想你若不下手行刺，老英雄豈不將絕藝盡都傳授於你，這就是人不責己過，閑話少敘，單表陸寅越與李英動手，自己越暗自生氣，又一想，若用刀法贏他，勢比登天還難，不如用毒藥鏢將他結果性命，想到這裏，擺刀向李英頭頂便刺，李英見刀來得甚急，身形向左一閃，將要用刀剪腕，陸寅遂即撤刀，轉身就走，李英那裏肯捨，將然縱刀，上步要追，不料想陸寅，是暗藏毒計，他轉身的時候，就把右手刀交左手，右手向腰間鏢囊之內取鏢，一轉身衝着李英一抖手，這支鏢打出來，直夠奔李英的小腹，李英是貪功之過，剛說了一聲，你往那裏走，這支鏢可就到啦，李英是閃躲不及，向左一斜身，雖然躲過小腹，右腿迎面上可就中了鏢啦，李英就知不好，鏢打在腿上，不覺甚疼，就覺着香火頭燙的一般，李英便知是中了毒藥鏢，自己不敢戀戰，將右手刀交與左手，用右手扶着腿上這支鏢，一下腰奔奔正北的樹林而來，陸寅見這一鏢成功，他並不追趕，面向北一陣狂笑，口中說道，本當將你結果性命，便宜你，讓你落

個全屍而死，陸寅話雖是這麼說，心中十分痛恨，准知道這一鏢打中了李英，他一定准是活不了，若要趕上給他一刀，豈不是死得叫他痛快，莫若讓他帶着這種鏢，毒氣一發散開了，他也是動不了，等到明天有了過往的行人，看見他報於官人，將他帶到官府，教他打了這場官司，天到正午，毒氣歸心，他也得死，自己是這個主意，陸寅打算回店取自己包裹，連夜回歸陸家堡，明天約同陸豐到常德府，再打聽李英生死存亡，爲是看着李英死後，他就報了仇，趁了心願，自己拿定了主意，趁着夜晚，暗自回店，取了包裹，連夜回歸陸家堡，將此是報與陸豐知道，第二天他與陸豐起身，二人狗奔常德府北關外，算計李英不是叫官人拿到衙署之內，也得死在道路之上，二人爲的是到這裏尋找李英的死屍，趕緊來在常聽府北關，不但沒看見李英，連李英的踪跡也沒找着，他那裏知道，俗語有句話，人叫人死人不死，天叫人死有何難，李英可巧就逃至白潔練武的那個樹林，叫白潔救至家中醫治鏢傷，陸寅那裏想得到呀，陸寅在北關外沒見着李英的死屍，他心裏可就拿不定主意啦，這才與陸豐一商議，恐怕李英遇救，日後必要找尋於我，報仇雪恨，這個事可怎麼辦，寅豐一想，兄弟說的話也對，這才跟陸寅商議，咱們回家收拾包裹，在外面創蕩幾年，再回家也把這個事情過去啦，陸寅聽陸豐之言，這話說的有理，哥兒兩這才商議好了，弟兄二人仍然回陸家堡家中，帶好了路費，由家中起身，創蕩江湖綠林道，在外面所作的事，無非日尋花問柳，採花作案，不行人道，一轉眼就是三年多，這才歸家，陸寅在外頭這幾年的工夫，得了一個外號，皆因這小子心意狠毒，人送給他外號，叫展翅獼猴，這哥兒兩，回到家中住了幾日，打算到常德府，哥兒倆聽兩天戲，逛幾日，弟兄二人商議好了，各自收拾包裹兵力，由家中起身，一早來到常德府，弟兄二人商議，打算找飯館，用完了早飯，再找解悶的所在，將進常德府，就見街巷之中，三三兩兩紛紛議論，就彷彿有甚麼新聞似的，陸寅不知道是甚麼事，叫陸豐站住，我去打聽打聽，有甚麼熱鬧，咱們好去看看，友至自己來到談話的人叢之中

，側耳一聽，不聽則可，這一聽，可吓了個胆裂魂飛，原來就是白潔昨天在西門外幫場子，被捕到案，今天早晨由金眼鷹孫亮，押着夠奔雲南圓案的事，街巷上拿着這件事，當新聞的談論，陸寅所聽明白了，這才衝着陸豐一遞眼色，弟兄二人夠奔南門裏的城根僻淨之處，陸豐着四外無人，這才問道，兄弟，有甚麼是，你這樣的機密，陸寅這才低言把方才探聽的事，對陸豐說了一遍，複又說道，怨不得你我來到北關尋找李英死屍不奈，原來是教這個叫白的白潔救到家中，醫治他的鏢傷，李英把武術傳授於他，他在西門外獻藝，才被雲南府的班頭孫亮當場捕獲，今日清晨押往雲南圓案，兄長你請想，三年前要沒有這個姓白搭救李英，李英豈不早死外時，分明這個姓白的白潔，就是你我的對頭，我打算與兄長你商議，今日清晨起解，諒他們走之不遠，我與兄長趁此追趕，連這個辦案的同姓白的，一同將他結果性命，然後再找李英報仇雪恨，兄長您想這麼辦好不好，陸豐聞聽，點頭說道，這個主意倒是很好，我有一個僻靜的所在，地名叫菩提寺，乃是一座破廟，甚麼僻靜，我帶着兄弟你，抄路走小道，咱們先到菩提寺，等候，他們囚車未定到的了，那個地方幽僻之極，正好下手，陸寅說道，兄長所育甚是，咱們是不宜遲，就此起身前往，兩個人商議已定，出了南門，陸豐在前，陸寅在後，直奔菩提寺而來，這座菩提寺雖常德府相隔不到四十里，他們又搭着走得是抄路的小道，以至離菩提寺相隔不遠，這個天可就陰勻啦，滴滴點點可就下起雨來啦，趕到菩提寺，陸寅一看，果然是座破廟，四外羣牆，全都塌啦，原來是坐北向南，緊扶着大道，穿堂的山門，迎裏供着彌陀佛，大概後面供着必是韋陀，裏面還有一層殿，也都是殘破不堪的樣子，兩個人緊走，進了山門，打算在此避雨，可巧又是東南風，這個雨點被風往山門裏頭颺的甚急，陸寅向陸豐說道，兄長，咱們哥兒倆的運氣真不好，找個避雨的地方，都不行，陸豐說道，不要緊咱們兩個人把香爐搬下來，上供棹上邊去，雨可就淋不着啦，陸寅一看，說也倒很好，於是二人上了供棹，兩個人商議，換衣裳，這兩個人把長大的衣

服脫去，陸寅將刀揩於背後，長大的衣服包在包裹之內，往身上一圍，陸豐打開包裹早把毒疾藜鏗取出來，長大的衣服包好，將包裹繫在背後，兩個人坐作供桌之上陸寅心急，很不能當時囚車到此，就伸手將白潔孫亮結果性命，方解心頭之恨，遂向陸豐說道，兄長，我想囚車此時恐怕過去了吧，若不然等了這麼大的工夫，怎麼還不來呢，陸豐聞聽，帶笑說道，兄弟你是心急之故，這囚車又趕上天氣，遇上了雨，更不能快啦，你別忙，等一會就將來，怎麼着也越不過這個地方去，再者說，他們起解的時候，跟咱們前後脚，差不了多大的工夫，咱門又走的是抄路的小道，決意他們過不去，等人心急，那是成不成的，你要是悶的慌，我有個主意，又可以解悶，又免得你等着心內不耐煩，陸寅問道，兄長，怎麼個解悶之法，陸豐接着說道，前次你與我所說的結仇原因，不過你說的是個大概，今天也沒有事，此處又沒有人，不過是古廟荒村，外面下着雨，你把你父當初如何遇害，你怎麼與李耀老兒爲仇作對，可以從頭至尾細說與我聽聽，陸寅未曾開言，先長嘆了一聲，遂把當初爲仇之事，從頭至尾，細細的說了一遍，這也是神差鬼使，他們兩個人那裏說不了，單獨跑到神聖之前，供棹之上，背敘結仇的原因，這可稱得起報應循環，神目如電，常言有句話，路上說話，草裏有人聽，豈不防隔牆有耳，他們兩個人只顧談話，衣提防在彌勒佛後面，韋駝爺供棹頭裏，有一位仙長打坐，這位非是平常之人，乃是一位劍客，此人姓莊，雙名道勤，江湖人稱太虛上人，此人乃是雲南八卦九宮連環堡，後山有一座朝天峯，上面有一座朝陽觀，這位乃是得道的高人，他本是前山莊主李昆李太極，逍遙叟混元俠的業師，連這座朝陽觀都是李昆修蓋的，爲得是恩師養靜之所，只因仙長不願意看李昆在前山濫交匪人，如今前山又出了盜國家之寶鴛鴦鐲的二寇，仙長得知此事，出家人不貪是非之場，自己這才叫道童把驢備好，帶上自己心頭所愛的一口寶劍，名曰落葉秋風掃，又帶上應用的物件，出離朝陽觀，順着朝天峯的後山，下得山來，打算雲遊天上，在各處訪說，在路途之上，不過是遊山玩景，尋訪

道德的高人，非只一日，這一日行至常德府的地面，離菩提寺不遠，這個天氣可就陰啦，正行之間，天陰得很沉，形如黑染，不住的雨星兒亂飛，老劍客莊道勤一看不好，雨要下起來，趕緊催驢，自己怕把衣服淋濕了，出家人本是一絲一縷當思來處不易，心中正然想急，可巧有一座坐北向南的破廟，仙長來到廟前，舉目觀看，山門上有一塊匾額，上面寫的是菩提寺，四圍羣牆坍塌，只好在山門避雨，趕緊下驢，牽着驢進了山門，一看對着面供着彌勒佛，神棹的前面又不能避雨，皆因東南風，把雨一吹進了山門，只可牽着驢繞在彌勒佛的背後，用目一看，面前裏供着的護法韋陀，仙長把驢拉至在山門之後，拴在迎面正殿的柱子上，一看大殿之內，仍然不能避雨，皆因大殿房頂子上俱是窟窿，透着天，後山牆已然由外面塌下半壁，自己只得轉身夠奔甬路，順着甬路來到山門，見驢寶殿之下，自己將地下的塵土擲了一擲，盤膝而坐，閉目養神，就在一閉目這工夫，耳中就聽見雨聲甚急，睜睛一看，見自己的毛驢，在大殿廊子上拴着，不會叫雨淋着，又見甬路兩旁的細草青青，廟宇內又沒有東西的配殿，不過是兩旁的頽垣殘磚堆疊，相襯着細雨紛飛，仙長正自觀看廟內的雨景，猛聽得山門外有脚步聲音，就聽有人說道，怎麼那麼巧，又趕上雨啦，這裏面還是不能避雨，又聽有一人說道，咱們上供棹上去，裏邊就淋不着啦，就聽有上供棹的聲音，又聽有人說道，咱們把兵刃預備好了，將身上收拾利便，又聽兵刃的響聲，仙長雖然聽見，仍然是打坐不動，就聽二人在供桌之上說話，說道，大哥，姓白的他們要是來了，我先把這個姓白的白潔結果性命，你再把這個孫亮一錘打死，然後咱們再找那個李英報仇雪恨，就怕那辦案的與那囚車不從此處經過，又聽有一人說話，兄弟，你說這些話真沒有的事，要按你這麼一說，就彷彿他們能掐會算一樣，真要是能夠想的到你在這裏，那麼他就想不到我陸豐幫着你報仇嗎，仙長打着坐聽前面所說的話，纔明白他二人是要報仇雪恨，但不知是誰有仇，正在思想之際，就聽見前面說等人等的着急，又聽那個人說，叫他說說當初結仇的原因，又

聽咳了一聲，說起當初結仇之事，仙長在後面聽的是真能且真，仙長這才明白，原來是雲南十八條命案，先姦後殺兩個淫賊，道許在此劫殺好人，自己不由得心中心一動，似此兩個萬惡之人，世界上豈不容留，不由由驢上取下寶劍，將他二人結果性命，俗語說，誅惡人即是善念，自己又一轉想，他二人所作的惡事，自有他們的惡報，我何必與此二人結來世之冤，自有他們的因果報應，我雖在此避雨，沒想到此處變作事非之場，我何必在此貪戀，莫若走去的爲是，想到場處，輕輕站起身來，順着甬路夠奔大殿，來到大殿廊沿下，把驢解下來，牽着驢順着東面坍塌破牆亂磚堆上出去，到了陶垣之地，此時這個雨可就不大甚下啦，仙長這才手扶驢背，跨在毛驢之上，順着大道，向正東走下來了，行走約有半里之遙，就見北邊墳塋之內，有人動手，正在仇殺惡戰之際，仙長舉目一看，雖然不認得李英，可認得孫亮，知道他是八班總役，又想起方才兩個淫賊說的話，與孫亮動手的這個不問可知，必是李英，那一個形同囚犯的，必是白潔，自己本不願意多管閑事，此次由廟內出來，爲得是躲避閑事，非，沒想到這件事又讓我遇見，自己本不願意多管，無奈看他二人仇殺惡戰，情形可憫，這可稱得起作案殺人者，逍遙法外，被屈含冤之人倒在此拚命相爭，自己想到這裏，萬般無奈，遂把毛驢停住，由驢上跳下來，擎着鐵拂塵直進樹林，與兩下排解，若不然仙長進得墳塋之內，先問白潔呢，叫白潔說他的始末根由，白潔將自己原由說了一遍，仙長這才叫李英說他當初結仇的原因，李英是先不肯說，若說出來恐怕與故去的先人臉上無光，被仙長用言所擠，不得已對孫亮將當年結仇的情由，細說了一遍，孫亮這才知道，此案非是李英所作，乃是陸豐陸寅所爲，案中沒有白潔，白潔不過是被李英牽連在內，孫亮這才聽明白了，孫亮既然是聽明白了，墳頭後邊的二位也就聽明白了，貝勒爺在墳後又聽仙長說道，李英孫亮你們二人願意當時了結，不過白潔莫屈含冤，不過他的事都在你身上啦，孫亮，你把他帶回常德府，保釋歸家，李英他原是案中人，你們兩個人誰也脫離不了這個關係，就叫李英

幫着你捉拿雲南的要犯，你若願意，我指給你們一條明路，由此不過半里，必然教你們遇的着原兇正犯，你願意，就這樣辦，你若不願意，有你們事在，貧道不管，孫亮聞聽，焉有不願意之理，遂向仙長說道，仙長既肯慈悲，我們是求之不得，望仙長指示明白，仙長聽孫亮之言，遂說道，我乃雲遊的道士若就把自己方才在菩提寺廟內避雨，暗聽二寇的言語，從頭至尾，又細說了一遍，將話說完，遂用手向西一指，說道，由此不遠往西不過半里，便是菩提寺，他二人在那裏等候劫車殺命，可巧被我在暗中聽見，只因我方行至此處，我看你們二人的景況，與他二人所說相同，不料果然真是，的因我不肯坐觀你們仇殺惡戰，我才先問明你們的來歷，然後我才將事透露與你們三人，你們三個人還不趁此前往，等待何時，倘若遲慢，恐怕事中生變，孫亮聞聽，遂向李英說道，聽仙長之言，現下我才知道閣下被屈含冤，如今仙長指引你我明白，閣下可肯協力相助，李英聞聽，遂向孫亮說道，班頭，這你才知道作案不是我呀，這我也難怪你，誰讓他作案寫我的名子呢，若要拿不着此二人，我也難以洗淨清白之身，就是拿住他們兩個人，我也得跟着你到雲南一同當堂圓案，我焉有不幫助你之理，孫亮聞聽，喜出望外，遂向仙長說道，咱們走回頭再謝，三個人就此前往，於是李英白潔跟隨孫亮奔正西去了，仙長看着他三人奔菩提寺而去，口中念道，無量佛，善哉，善哉，一轉身出離樹林，來在自己的毛驢的旁邊，伸手拉絲韁，將要上驢，猛聽後面有人說道，仙身留步，小可要領教仙長貴山，貴觀，法號，仙長聞聽，扭頭觀看，原來是個莊家人打扮，細一看可把仙長吓了一跳，就見他身穿土黃布的褲褂，白骨頭鈕子，左大襟，足下白高桶襪子，穿着兩隻大酒鞋，外罩一件藍粗布大褂，又肥又大，腰中繫着一根絨繩，往臉上看，紅紫的臉膛，二目炯炯，意態驚人，書中暗表，非是別人，正是童林童海川，只因他與貝勒爺在坟後暗中，偷聽這位仙長與他們解和此事，成全他們三個人，到菩提寺捉拿雲南作案的要犯，皆因他們三個人怪急之故，未能領教仙長的名姓，童林暗地替他們三

個人後悔，若要是我童林，不但請問仙長姓名，還求仙長協力相助，只因童林看這位仙長，舉動行爲飄洒若仙，此位非劍卽俠，諒淫賊難以逍遙法外，可惜他們三個人，遇見高人交臂失之，實爲可惜，童林這才把雙鉞交與貝勒爺，並與貝勒爺說明自己的本意，只勒爺聽童林之言，點頭說道，理應如是，那麼着你就前去領教，童林這才由坟後面轉過來，出離了坟塋，高聲言道，請仙長留步，仙長聞聽，回頭看，原來是一個莊家人，細一看，童林目光炯炯，早看出童林是條英雄好漢，仙長稽首，口念無量佛，說道，閣下喚我有何事，當面請講，童林趕緊答言，說道，仙長若問，小可方才在坟後休息，聽仙長您發慈悲之心，與他兩造解和，他們應當請教仙長貴姓高名，日後可以搭報，也是他們粗心，又兼着情急之故，不才小子，我見仙長鶴髮童顏，必是道德的高人，小子斗胆請問仙長貴山貴觀，與法號，望仙長示下，小子願聞，仙長將話聽完，望下打量童林，遂說道，我還未請教閣下貴姓高名，仙長何號，童林接着趕緊答言，說道，仙長若問，在下家住京南霸州童家村的人氏，姓童名林，草字海川，仙長聞聽，倒吃了一驚，心中暗想，不怨古人有云，怕事躲事不生事自然無事，平心守心不勞心何等放心，只因我多管人家閒事，兩個淫賊的案子犯不了，我的案兒要犯，幸虧好，童林不認識我莊道勤，他若是認識我，知道我是李昆的業師，要把我揪住，與我要盜寶的二寇，那可讓我怎麼辦，仙長正然思想，就聽童林又問道，請仙長將法號示下，仙長趕緊答言，說道，我住雲南大山，有三間草觀，人稱我爲無知的野道，說着話認鏡上驢，向正東走下去了，童林還要再問，見仙長已去，正在出神這麼個工夫，就見貝勒爺由坟地裏出來，拿着童林的那個包裹，口中說道，海川，你可問過了仙長的名姓，童林遂向貝勒爺說道，方才已然問過，他說他是雲南大仙，上面有三間草觀，人稱他爲無知的野道，貝勒爺含笑搖頭說道，你這個人真好哄，這位仙長必是高人，不肯輕說自己的名姓，看起來真乃是神龍見首不見尾，我且問你，你看方才這個樣子，若要到了正西菩提寺，可能當場將兩個

淫寇捕護嗎，童林搖着頭說道，不准怎麼樣，適方才聽李英所言，這兩個賊人能爲也不軟，未必准能手到擒來，貝勒爺聽着向童林點頭說道，既然如是，你我何不去看看，方才我聽那李英說，那兩個人所作的事，實在可惡，我是深恨那兩個人的行爲，倘若他們拿不了那兩個賊人，你可以幫助他們捉拿二賊，童林看着貝勒爺說道，話雖如此說，爺你的病體將愈，豈能隨着我奔馳，貝勒爺說道，這個事，理當見義勇爲，我並不勞苦，咱們就此前往，說着話，貝勒爺在前，童林由貝勒爺手內接過雙鐵，邁步向前行走，貝勒爺反倒落在後面，跟着童林連顛帶跑，工夫不大，就見前面約有半里之遙，在道旁北面有一座破廟，離這裏不遠，可就聽這破廟裏面，好像有兵刃的聲音，童林聽裏面動手，可不顧貝勒爺啦，手擎雙鐵，來到場了的牆壁外，舉目向裏面觀看，就見裏面仇殺惡戰，打在一處，書中代表，方才李英孫亮白潔三個人一直夠奔正面，來到菩提寺門前，舉目望山門內一看，只望與兄弟陸寅相逢見面，以至往裏面一看，可把李英吓了一跳，一看裏面並沒有二寇的蹤跡，後面的孫亮也是一怔，李英扭項衝孫亮擺手，先看了看供棹上的痕跡，然後手提鋼刀轉過了彌勒佛，往裏面一看，這才放心，原來陸寅陸豐這兩個人，在供棹上等的工夫大啦，現在雨也住啦，陸寅心中着急，由供棹上跳下來，夠奔後面，陸豐由供棹上下來，跟着陸寅也要到裏面看看，他們兩個人轉過彌勒佛，到裏面院內一看，當中的甬路，兩邊的青草，迎面大殿，殘破的不像樣了啦，惟有大殿台塔石青滑可愛，兩個人坐在台塔石上，將兵刃放在身邊，兩個人正自談話，就在這個工夫，李英他們由外面進來，李英看見陸寅在此，心自然是放下去啦，陸寅看見李英，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隨手擎兵刃，用左手一指李英，向陸豐說道弟兄長，這就是李英，可別放走了他，此時陸豐早將皮手套帶好，掌中托着一對毒蒺藜錘，過去打算要動手，李英見他二人來式凶猛，反倒不着急，將刀交與左手，衝着陸寅一抱拳說道，賢弟，自從前次你贈我一鏢，至今三年之久，咱弟兄未能晤面，兄弟你別來無恙，說着話，回

頭看了孫亮，用手一指陸寅，向孫亮說道，這就是我兄弟陸寅，又衝着陸寅說道，這位就是雲南八班總緝，捉拿我弟兄的班頭，三年前你我弟兄夜間，在北關外樹林之內，接談的時候，不過是夜靜更深，又在曠野樹林之內，無非就是咱們兩個人，你敢承認雲南命案是你作的，今日當着辦案的班頭在此，你也敢承認嗎，陸寅見着李英，本來就是氣沖了斗牛，今聽李英拿話一激他，遂厲聲說道，雲南十八條命案，乃是小太爺所爲，就是有辦案的班頭，小太爺也是不懼，李英聞聽陸寅之言，回過頭來含笑，向孫亮說道，班頭，難道說你就會拿我呀，此時孫亮聽見陸寅承認雲南十八條命案，是他所作，把孫亮氣壞了，又想起因爲他全家在牢獄待質，都爲他身上所起，今又聽李英這一問，又是羞慚，大喊了一聲，小輩陸寅，今日官司你打了吧，話言未了，竄過去衝着陸寅胸膛就是一槍，陸寅并不答言，將身形向左一閃，用雁翎刀向槍上一搭，跟着往裏一推，這一招叫尋風掃葉，刀刃直奔孫亮的哽嗓，孫亮隨急將槍往回一撤，往上一撤，使了一招秀女抱琵琶，陸寅往回一撤刀，孫亮趁他一撤刀，跟着孫亮往下一摔槍，這一招叫迎風劈柳，陸寅將身形向右一閃，跟着一換式，這兩個就在甬路的東面青草之上，拚着命的這一場惡戰，單表李英別看方才與陸寅說話那麼和氣，跟陸寅說話可就是不一樣啦，手中擎着刀，用刀一指陸寅，怒目相視，惡狠狠的說道，小輩陸寅，我兄弟陸寅他原本是清白的好人，你是他的叔伯兄長，你幫着他找我，報仇雪恨，我不惱你，你不應當引誘我兄弟陸寅歸於下流，作個探花的淫賊，我很好的兄弟，被你引誘的身名俱敗，鬧得我們對不起前輩的先人，此仇我焉能不報，你還不把首級獻於我的面前，說着話，縱過來就是一刀，陸豐被李英說得情虧理短，羞惱成怒，見刀臨切近，遂將身形向右一閃，用左手錘向李英手腕上一砸，右手練子錘一抖，直奔李英胸前，這一招叫作惡狠掏心，李英見錘臨近，往回一撤刀，身形向右一閃，雙拳抱刀，奔陸豐脖項便刺，陸豐往回一撤錘，李英的刀隨手一轉，身形往下一矮，刀尖衝着陸豐胸膛就割，陸豐遂急撤步，跟

着換式，兩個人也就殺在一處，李英恨不能用刀將陸豐劈爲兩段，方解心頭之恨，怎奈陸豐這對錘，上下翻飛，他們兩個人雖然動手，惟有白玉如徒手，並無兵刃，看見兩旁邊場的磚頭很多，白玉如下腰揀了兩塊磚頭，圍着陸豐來回亂轉，只要是陸豐這小子，一個不留神漏了空，白潔由後面就給一磚，陸豐一面動手，一面還得留神白潔，再說東面陸寅與孫亮動手，別看陸寅他是採花的淫賊，他刀的招數，乃是李英他父親親傳，要是孫亮動手，可就顯出陸寅的刀法精奇來啦，孫亮本打算捉拿陸寅，無奈自己這條槍敵不過陸寅的刀，只得且戰且退，退來退去，已然快退到東邊破牆亂磚堆的旁邊，陸寅的刀使了個反臂撩陰，向孫亮的檔下來，孫亮只得雙手抱槍在下一切，沒想到陸寅的刀往回一撤，跟着一轉身，這一刀名叫反臂劈絲，直奔孫亮頭頂劈來，孫亮雙手托槍往上一架，這一招名叫架頂，只往上一架，一個沒留神，腳底下是穿着千層底酒鞋，又搭着青草上剛下的雨，腳底下一用力，就覺着腳底下一滑，孫亮站立不穩，身形往後一仰，整個摔了一個仰面朝天，陸寅見孫亮摔倒，跟着舉刀要剌，就在這個工夫，可巧童林趕到，童林若要再晚來一時，孫亮可就壞了金眼鷹就變成死鷹了，可巧童林懷抱雙鉞，腳登磚堆往裏觀看，就見孫亮躺在地下，見一人舉刀，正在要剌之際，童林不由得一聲喊嚷，說道，小輩休要傷人，待我來拿你，說着話，先衝孫亮用右手鉞一擺，那明是打手式，讓孫亮躲開，孫亮一咕嚕身，童林趁賊人一發怔，這個時候，腳登磚堆，身形往裏一縱，用左手鉞衝賊人面門一指，陸寅將要往回撤刀，童林右手鉞趁着這個時候，由自己肘下穿來，照定陸寅手腕便刺，陸寅只可往回一退身，未隄防童林上面的招數，原是一恍惚的眼，隨着一矮身，底下用了一個偏蹀臥牛腿，這一腿正踹在陸寅的右腿迎面骨上，陸寅打算站着，那可不行啦，身形向後一仰，翻身栽倒，將刀撒手，童林跟着一換腰，懷中抱月式，向前觀看，此時陸寅早就被孫亮繩網二背，皆因陸寅躺下時候，孫亮可就爬起來啦，孫亮急忙向前用手一扣陸寅的脚面，左手一擰他的連脚骨，陸寅可就翻

過來啦，爬伏在地，孫亮趁式解陸寅的絨繩，可就把他當時細綁，四馬倒鑽蹄的樣式，孫亮隨手揀槍，剛要請問童林貴姓高名，童林衝孫亮擺手說道：拿賊要緊，孫亮提槍將要幫着李英動手，那裏知道，陸豐陸松坡乃是個久經大敵的一個大賊，孫亮正與陸寅動手，那個時候，陸豐准知道今天仇是報啦，他偷眼觀看，見孫亮不是陸寅的敵手，他這才放心，抖精神打算與李英決一勝負，沒想到由東面磚堆上竄過一個老趕，搭救了孫亮，反倒把陸寅當場捕獲，自己看見陸寅被擒，可就大失所望了，若要在此戀戰，不免有被擒之禍，不如趁此逃走，遂將練子毒羨藜錘向李英一掄，這一招兒名叫梨花落瓣，身形向西一蹤，脚登磚堆將要往外竄，猛聽腦袋後頭一物帶風，趕緊把頭一低，只聽叭啦的一聲，原來是白玉如由後面砍了他一塊半頭磚，幸而由頭頂上過去，沒砍着，這一下子把小子吓了個亡魂皆冒，隨即一蹤身，竄出廟外，向西逃下去了，後面李英焉肯容他脫逃，高聲喊道，小輩休要逃走，還不就綁，等待何時，李英與白潔追下陸豐去了，單表得是孫亮正擬手提花槍，要幫着李英動手拿賊，一看陸豐他逃脫性命，李英白潔他二人追下去了，自己可就不敢追啦，皆因有拿獲的陸寅差使在此，還是看守這一股差使要緊，一轉身打算要問這位救命的恩人姓字名誰，就見被擒的陸寅與恩人在那裏說話，陸寅此時雖然被獲遭擒，他的心中餘怒尙自未消，本來正要將孫亮結果性命，忽由外面進來這個人，搭救孫亮，我反倒被獲，我連這個人的模樣，也沒看準，自己想到這裏，扭頭抬頭一看，就見在旁邊站着一人，雖然是威風凜凜，却是莊家的打扮，心中暗想，不由得好生難過，我若要叫辦案的把我拿住，我也不妄栽那麼一場官司，我怎麼單叫鄉下的老趕把我拿住了呢，我真透着有點冤，看着童林，向童林問道，朋友，我與你遠日無冤，近日無仇，你幫着辦案的把我拿住，你姓甚麼，叫甚麼？童林聞聽，一陣冷笑，遂舉着雙鉞，右手一指自己的鼻樑兒，你要問我，我姓童名林，字海川，江湖人稱鎮八方紫峴崑俠，就是在下，陸寅聞聽看了看童林，口中說道，得啦，我算認了命啦，

我總算不白栽這一場官司，倒是被俠客把我拿住啦，童林聽陸寅之言，將要與他講話，就聽東邊有人說道，海川，怎麼樣，拿住了沒有，童林扭頭一看，原來是貝勒爺，手中拿着一塊包袱，跑的滿面汗流，氣喘長吁，皆因貝勒爺跟着童林後邊跑，那焉能追的上童林呢，緊一陣，慢一陣，跑的渾身是汗，雖然是出了點汗，把感冒風寒可好啦，來到廟的東邊，順着磚堆走進來，見童林與被擒之人，在那裏說話，貝勒爺這才問道，怎麼樣，拿住了沒有，童林這才回頭觀看，是貝勒爺，遂說道，貝勒爺，拿住的還是原兇正犯，遂說道，很好，我算計這小子就跑不了，所作的事，實在太惡啦，童林將要與貝勒爺說話，就見金眼鷹孫亮衝着童林拋槍跪倒，口中說道，錯非俠客爺到此，焉有孫亮的性命，我這裏與您老人家叩頭啦，童林過去，伸手相摻，遂說道，老班頭，不要行禮，誰讓我們趕上了呢，焉有見死不救之理，孫亮隨着站起身形，又向童林問道，原來這位是一位貝勒爺，快快與小人引見引見吧，童林聽孫亮之言，自己一想，方才說話失口，若不然他怎麼會知道我是俠客呢，自己雖然是後悔，到此時也就不能不與貝勒爺引見啦，遂用手一指貝勒爺說道，這是我家哆囉貝勒爺，他老人家姓胤，單字名順，孫亮聞聽，趕過去跪倒叩頭，說道，原來爺大駕到此，恕過下役猛撞之罪，貝勒爺伸手把他摻起來，將要與他說話，就在這個工夫，白潔李英由西面走進來，孫亮聽西邊有腳步聲音，扭頭觀看，原來是他們二人，說道，陸豐怎麼樣，拿住了沒有，李英嘆了一口氣，說道，咳，我與白潔堪可追上這小子，可巧前面有一座竹塘，這小子鑽竹塘逃走，我們也無法捉拿，只得趕緊回來，方才幫着我們拿住陸寅的這位爺台是誰，孫亮將話聽完，趕緊擺手，把李英白潔二人叫過來，與貝勒爺引見，行禮已畢，各人道了名姓，在旁邊一站，童林這才向孫亮說道，我們的事你們也不必問，你們的事情也不需說，只因我們在此後願休息，你們兩造的事情我們全聽明白啦，你是一個當馬快班頭的，從今後，再辦案的時候，可要細心，當這個差使也要留德，你頂好將拿獲的賊人代往常德掛號，把白潔

冤屈之事向本府說明，保釋還家，你與李英再押着差使奔雲南圓案，你們是趕緊快走，我與貝勒爺還要趕路哪，孫亮只得唯唯聽命，當面告辭，此時李英向孫亮說道，拿住的不是外人，這是我的兄弟，還是我抗着他爲對，別看我兄弟不疼我，我還得疼我兄弟，說着話轉身蹲在陸寅的面前，口中說道，賢弟，你也有今日呀，這句話並非是爲兄趁願，皆因賢弟你當初年幼知識未開，那時是我良言相勸，兄弟你是執意的不聽，我怕的是鄰右恥笑，你我的先人，我爲的是願全老前輩的名譽起見，不料想你與我一定的爲仇，你才投奔陸豐的家中，你只望借他的勢力與我作對，你豈不知他是個匪人，又兼着兄弟你年幼性情不穩，受他的引誘之害，到如今被獲遭擒，只落得名譽傷盡，隨着性命難保，到如今爲兄實在難以搭救與你，你身犯的是國家的王法，賢弟，你喪命並非喪在李英之手，實在喪在陸豐的手內，事到如今，哥哥沒有別的主意，無非盡你弟兄的情腸，由此夠奔雲南，沿途之上，決不能讓賢弟你受半點的委屈，這就是爲兄的寸心，若到了雲南府，當堂之上官事可是你自己打去，我可替不了你，陸寅聽罷李英這一片言詞，眼看着李英，點了一點頭，說道，兄長，你老人家也不必往下說啦，事情到這個地步，我自己也明白誰是好人，誰是歹人，總是我年青無知，禍由自招，我這個時候就是悔恨當初，我是追悔不及，總是我身犯國法，罪所應得，理而當行，官事我自己佈置，你就在沿途這一照應我，總算看在我先人的面上，我就很感激不盡，事已至此，請兄長放心，我到了雲南府當堂之上，把所作的案件，俱一一承認，決不能叫兄長受絲毫的牽連，這就是小弟我的本意，小弟還有一事相求，頭一件，我父母墳塋之前，望兄長多多的照看，第二件，請兄長協助班頭孫亮，拿住我叔叔哥哥陸豐，一同歸案，就是小弟頂上餐刀，死也瞑目甘心，李英聽陸寅之言，不由得心內發酸，珠淚奪眶而出，遂說道，賢弟，不必囑咐，此乃爲兄心內之事，誓必達到目的，此時咱們也該走啦，說話間，與童林貝勒爺告辭，伸手抗起陸寅，偕同孫亮白潔一同由廟裏起身，只顧李英抗着陸寅，他們一

走不要緊，童林不由得一陣心中難過，因為的是甚麼呢？只皆因童林看着人家辦案，倒有個拿住的時候，惟獨自己奉旨捕盜，拋父母遠離家鄉，海角天涯，捉拿盜寶的二寇，到如今，連個踪影也沒看見，自己這個時候與孫亮同病相憐，焉能有個不難過呢？童林看見他們走，不由得站在那裏發怔，其實貝勒爺在旁邊早就看出來啦，也是替童林暗中難過，只得用言語相岔，叫道：海川，事情也完啦，咱們也該走啦，童林聽貝勒爺呼喚，這才明白，方才是自己發怔，遂向貝勒爺說道：雖然如是，咱們就此起身，說着話，由貝勒爺手中把包袱接過來，將兵刃包好，爺兒兩個出離了菩提寺的山門，往西行走，走了不遠，貝勒爺自覺着身體有些個不爽，遂向童林說道：海川，方才我追趕你出了一身汗，倒覺着身上很舒服，就是我方才站在山門的房簷底下，我只願聽李英與陸寅的話，我就忘了房簷底下陣陣的冷風，此時汗可是沒有啦，大概我是教風冒住啦，此時我身體不大好受，童林看見貝勒爺這個樣子，明知道又受了感冒，只得向貝勒爺說道：您老人家既然身體不爽，不如咱們早些住店，請一個醫生吃點藥，與您發散發散，貝勒爺聞言點頭，於是爺兒兩個找了一個鎮店，這個鎮店，名叫長樂鎮，找了一家大店住下，求店家請了一位醫生，開了一個藥方子，打了藥來，藥煎得了，吃下去，在當天的晚晌，果然出了點汗，貝勒爺第二天一早晨起來，倒覺着身上鬆快，童林見貝勒爺病症稍為好一點，可就沒敢起身，就在店內又住了一天，頂到第三天頭上，貝勒爺的病可就大痊癒啦，童林叫過店家來，算過了店飯帳，爺兒兩個由店內起身，出離了長樂鎮向西南而行，走的時候天可不早啦，又走出三十多里地，前面一片旱竹，兩邊對面的竹塘，當中的大道，這一片竹子還是真不少，此時天也就不到正午，將走至在竹塘的當中，童林猛聽得正西之上，有喊叫救人的聲音，遂向貝勒爺說道：我看見這一片竹子就凶險，此處又僻靜無人，果然真有路劫的啦，貝勒爺您先在南邊竹子裏頭，躲避躲避，待我觀看，好搭救被劫之人，貝勒爺只得分着竹子進南邊竹塘，童林往地下一蹲，攔住了眼神，向正

西觀看，就見由正西慌慌張張跑了來一個年邁的老人，看年歲有六十多歲，身上穿半截的藍布大褂，裏邊白粗布褲褂，白襪青皂鞋，光頭未代帽，在肩膀上揹着一個大藍包裹，跑的喘吁吁，兩眼發直，口內喊道，了不得啦，有了路劫啦，救人哪，救人，又見後面有一人向前追趕，這個人身量不高，身上穿白粗布的褲褂，足下白襪酒鞋，往臉上一看，白生生的一張臉面，尖頭頂，腦袋上很亮，錢兒大的一個小辮，兩道細眉毛，好像兩道青崗，小圓眼睛，大鼻子頭，薄片咀，微有幾根鬚，手中拿着一口匕首尖刀，他在後面，他的口中也叫喊救人，童林細一看，認識這小子，非是別人，就是由鏢局子趕出去的那個白亮，外號教蝟虎子，童林一見，不由得生氣，心中想，到了狗改不了吃屎，你又在此斷道劫財，我今天豈能饒他，書中暗表，白亮怎麼又想起在此作路劫的買賣啦，只因前者在鏢局子裏，被北俠趕出鏢局子，鎮東俠賞了他二十兩銀子，教他作小本經營，諸公請想，他在鏢局子裏頭，吃的慣慣的，喝的慣慣的，小本經營他那裏作的下去，他打算投奔雲南八卦山，面見四寨主，鐵臂羅漢法禪，在那裏討個事情倒可以能做，這小子心術不好，可巧走至在前面，住在店內，夜晚遇見人家店內客人賭錢，這小子原先在鏢局子裏頭他就好賭，看見人家賭錢，他焉有不愛的道理，他與人家客人商議好了，湊在一塊聚賭，整整耍了一宵，頂到天亮啦，二十兩銀子也輸完啦，自己原有的幾個錢，也全輸啦，這才萬般無奈，到了第二天由店裏出來的時候，分文皆無，一着急，這才想出那麼一個法子，來在這竹塘斷路劫財，等了一早晨也沒有過往行人，可巧有一個本地賣估衣的張老，年紀也有六十多歲，揹着一包裹估衣，打算到鄉間去賣，正行至在竹塘大道之上，被白亮看見，白亮看見這個包裹裏頭衣裳不少，若要是劫到手裏頭，可以賣幾個錢作路費，夠奔八卦山面見四莊主，好求個門路，自己想到這裏，容老頭子揹着包裹走過去，自誇順着竹塘竄出來，亮出匕首尖刀，由後面對準老頭子的脖項就是一刀，賣估衣老頭子正走的好好的，聽着由後面有人奔他來啦，老頭子是一害怕，一縮

脖子，轉身往後一瞧，這就是賣估衣的命不常絕，白亮這一刀，正剝在老頭子攆着的包裹上，賣估衣的張老看見是路劫，吓了個胆烈魂飛，撒腿就跑，口中不住的喊叫，救人，白亮一看，這一刀砍在包裹上啦，他攆着包裹跑，心說你還能跑出多遠，遂在後面追下來，口中也不住的喊，救人，他只顧喊救人啦，他可就沒留神在南邊竹塘邊上蹲着一個人，此人非是別人，就是童林童海川，皆因童林看見白亮在此斷道，先請貝勒爺在竹塘裏面躲避躲避，自己蹲在竹塘的邊上，先把這個揹包裹的老者放過去，等白亮來到面前，將身形向前一縱，探臂勝用手一縊白亮的腿，這小子的樂可就大啦，身形向前一栽，整個的來了嘴啃地，刀也撒了手啦，白亮打算往起爬，那焉得能夠，童林趕過來，在他的屁股上一脚，白亮仍然扒伏在就地，童林隨將右掌舉起，對准白亮的腦後就是一掌，這一掌要是打在他的後腦海，白亮再要打算活，可就費了手續啦，急的白亮扭頭一看，原來是童林，可把自己吓了個真魂失錯，還算好，白亮的嘴快，幾句話把命保住啦，高聲喊道，俠客爺，留命，我就是不肖，也是鏢局子裏頭人，你老人家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魚情，看水情，你看在我們鏢主的身上，留我這條性命，他這幾句話不要緊，童林這個掌可就落不下去啦，童林的性情不怕硬漢，就怕人哀告他，聽白亮提起鏢行二字，又提起他家的鏢主，可就不忍下手，自己將手撤回來啦，身形向後倒退，用手指着白亮，說道，你不學好，有負老俠客待遇你之恩，今我看在鏢局子裏頭面子上，饒恕你這一回，下次再若爲匪，被我碰見，一定不寬，將話說完，衝着白亮一擺手，說道，快滾，白亮聞聽，急忙站起身來，拾起匕首尖刀，跑進北面的竹塘，約有半箭之地，隔着竹子看不見童林，自己止住了脚步，又看了看自己的身體，心裏說，好險，我怎麼也沒有法禪攔挨得打，鐵背羅漢法禪被童林一掌險些打死，何況是我，哈哈，這一掌要是打了我，我非被他打死不可，自己叫着自已的名子，白亮啊，白亮，到如今是鏢局子裏面同人一個也沒散，仍然供職，怎麼單把你哄出來啦，總是你自己行事不對，方才被老俠

客趕出鏢局，不能怨客俠客無德，總是你自己不好，行事太壞，壞可是壞，可是沒壞成別人，把自己壞成連個紮錐之地也沒有，就是方才我不提鏢局子三個字，童俠客非把我打死不可，總算是堪可要死，還得借着鏢局子字號，白亮你怎麼就不往好處去呢，真個的就想不出學好這麼一條道來嗎，哎呀，有了，此時童俠客跟隨貝勒爺與鎮東俠帶同二位少俠客沿路密訪的是盜寶二寇，不如我暗地跟隨，暗地裏密訪盜寶之賊，我若將二寇的踪跡訪着，報告童俠客，由他老人家的面子，要再回鏢局子，還可以端這盤飯，我就是這個道理，書中代言，白亮生平沒作過好事，今被童林暗自將他渡化的意轉心回，白亮既知悔過前非，這也就算很難得的啦，這一段書，叫作童海川善渡白亮，此時不表白亮，單表童林看見白亮逃入竹塘之內，回頭再找那被劫的老者，早就不知去向，童林明知那個老者逃走，也就不必再喊叫他啦，自己將一轉身，就見貝勒爺由南邊竹塘裏面鑽出來，向童林說道，海川，還是放他逃走的是，若要將他打死在此，也是本地上的一個人命，不如放他逃走了吧，童林趕緊帶笑，向貝勒爺說道，看白亮的行爲打死他真不多，這就算便宜他這條狗命，爺兒兩個說着話，夠奔正西，認上大道，走下來了，一面走着，一面談方才的事，不知不覺的出了竹塘，往西又走了十數餘里，貝勒爺也搭着病體將愈，真走的兩條腿發軟，遍體難受，遂向童林說道，海川，我身上覺着勞累，咱們找一個所在休息休息，才好，童林舉目往前一看，此處並無有鎮店莊村，就是靠着大道北邊有一片樹林，正西的上面離着很遠，遙望着好像竹塘，遂向貝勒爺說道，你要打算休息，你又是病體將好，這個樹林子裏可陰陰森森的，恐怕的是與你身體多有不便，你可要酌量，貝勒爺搖着頭說道，無關緊要，咱們到那裏頭稍微坐一坐，再走也不要緊，童林無奈，只得隨着貝勒爺進了樹林，舉目一看，林子裏面大小樹木皆有，枝葉遮天，走至樹林的當中，有幾棵大樹，童林向貝勒爺說道，您先別忙，我把包裹與你鋪在地下，說着話，將包裹打開，把兵刃拿出來，把包裹鋪在大樹的西面，貝勒爺面向西落坐，身

體透着發重。噯呀了一聲，說道：可歇一歇吧，真累壞了我啦，說着話，只覺得四肢無力，週身酸懶，童林站在旁邊，手捧着雙鉞，看着貝勒爺，心中暗想，貝勒爺禁不住勞苦，童林將要問貝勒爺身體如何，就在這個工夫，由西邊跑來一人進樹林，口中喊道：完了，完了，事到如今，我也就混一死，這個人跑進來，不住的扭項往西看，那個樣兒他只顧着急，可就沒看見貝勒爺他們爺兒兩個，貝勒爺可看的真切，皆因他老人家坐在樹根底下，正得看，貝勒爺一看，非是別人正是雲南府辦案的班頭孫亮，手中提一根臘杆槍，走進樹林，把槍往地下一扔，隨手由腰中掣出一根絨繩，可巧北邊有一棵歪脖的小樹，就見他看見這棵小樹，走至樹前，絨繩兒向樹上一搭，那個樣式，要在此樹自盡，貝勒爺那裏看見過這個呢，遂叫道：快救，若不然他就要上吊啦，其實童林早就看見啦，准知道大概他們把差使丟啦，不然，不能急的上吊，童林正在思想之際，聽貝勒爺說教他搭救孫亮，童林這才高聲嚷道：孫亮休行拙志，有童林在此，這一聲不要緊，孫亮拴好了套，將要往裏鑽，忽聽後面有人叫他，扭項一看，原來貝勒爺與童海川，趕緊把繩兒解下來，仍然繫在腰間，下腰拾槍，急忙跑過來，衝着貝勒爺童林雙膝跪倒，口中說道：貝勒爺，俠客爺，我不上吊啦，童林在旁邊答言，叫道：孫亮你們真非把差使輸啦嗎，（江湖調坎，丟了差使，就說輸了差使），孫亮趕緊回答說道：恩人，自從你老人家救了我的性命，幫同拿獲了淫賊，菩提寺一同押着回到常德府掛號，二次起解，多蒙府台大人恩准，白潔討保，歸家奉親，我與李英押着陸寅出常德府起解，就皆因在常德府耽擱了兩天，我們沿途趕路，皆因車走的慢，今日才走到這裏，東西的大道，向北對面的竹塘，北面靠着大江正西一帶的土坡，當中有段夾溝子，此處歸沅陵縣管，這段大江乃是沅江，這個夾溝子的小地名，叫作青竹塘，冷風嘴，不料想行至夾溝子東溝口外，從北面竹塘裏出五十多名賊人，爲首的四個人，內中有一個我認得他，就是前次由菩提寺逃走的那陸豐，內中有一個紫臉大身材，掌中使一對二郎拳，一個黃臉堂的

，手使一對五股魚叉，還有一個黑臉堂的，一臉的麻子，長的甚是凶惡，手中使一對短把牛頭鎚，陸豐擊錘，與我動手，那三個賊人把李英圍在當中，羣賊一擁，圍住了囚車，他們隨帶着的鋼鎚，把陸寅的腳鐐錯斷，搭救逃入竹塘，我皆因敵不過陸豐，向正東敗走，此時李英被圍，不知性命如何，我逃至在樹林，想差使丟失，諒難尋找，白白的斷送了一個李英，我全家二十七口在牢獄待質，才逃至樹林，越想越無路，不如尋個自盡，以了今生的孽債，我怎麼也想不到二位爺台在此，今日既遇見二位在此，望俠客爺協力相幫，搭救李英性命，爺台您還得就此前往，不然，恐怕李英性命難保，貝勒爺聞聽，遂向童林說道，既然如是，你就隨着孫亮前往搭救李英，這個事還是事不宜遲，童林聞聽，不由得心中暗想，其實搭救李英倒也不難，此處既然搶劫囚車，不問可知，本地面逢山有寇，遇嶺藏賊，倘若我與孫亮一走，貝勒爺若有好歹，何人担負，童林雖然想着，這些個話又不好出口，無奈孫亮扒在地下只是磕頭，口中不住的求救，童林此時又敢不前往，看了看貝勒爺，看了看孫亮，正在進退兩難之時，猛聽得樹林子外面大道之上，有人說話，說道，童賢弟與爺因何在此，童林聞聽，扭頭觀看，原來是鎮東俠帶着兩個孩兒到此，書中暗表，只因貝勒爺與童林由二老莊起身，把鎮東俠與司馬良夏九齡留在二老莊，爲是讓他們小弟兄多親近幾天，貝勒爺走後，鎮東俠帶着他們又住了兩日，這才與鄭奎，洪利，高麟三位員外告辭，三位員外還不肯教他們爺兒三個走，鎮東俠再三的言說，恐怕是趕不上貝勒爺，再者，童林的是情要緊，三位員外無奈，只得議定明日清晨起身，鎮東俠只得應允，三位員外，於第二日設酒與他們爺兒三個餞行，吃完了早飯，楊小香，楊小翠，洪玉耳仍然是戀戀不捨，怎奈鎮東俠是非走不可，這才帶同司馬良，夏九齡告辭起身，洪利爺幾個直送在西莊口外，被鎮東俠將衆人攔住，衆人只得目送一程，方才回莊，暫且不表，三位員外帶同少爺們回莊，到後文書，天下英雄會再爲相見，單表的是鎮東俠帶同司馬良，夏九齡由二老莊起身，往下趕站，這兩個孩

子原本是打算在道路之上，不好好的走，想法子要淘氣，無奈鎮東俠是一個整臉子的人，想打算淘氣那是不能，這兩個孩子，也就無法施展，只得跟隨趕路，鎮東俠明知道隔了兩三日趕不上貝勒爺，只得按着站慢慢的行走，書中代言，沿路上若不是貝勒爺染病，可也就真趕不上啦，這爺兒三個在路途之上非只一日，這一日正往前行走，可巧走至在樹林之外，鎮東俠聽樹林中有人說話，好像貝勒爺的聲音，趕緊邁步進樹林，舉目一看，但只見貝勒爺站在那裏指手畫腳，童海川抱着雙鉞，站在那裏爲難，又見地下扔着一條槍，一個年邁人，扒在地下磕頭，鎮東俠實在看不出這是那齣戲來，只得大聲叫道，童賢弟，以至童林扭項觀看，看見是侯振遠，心中暗想，他老人家來的真是時候，來到可就跟着算趕上啦，說道，老哥哥，您來了很好，小弟我正在此爲難，鎮東俠只得來在貝勒爺面前，帶着兩個孩兒見過禮，這才細問，您老人家怎麼纔走在這裏，貝勒爺聞聽，遂用手一指孫亮，就把沿路染病，巧遇李英孫亮，前後之事，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復又將孫亮丢失差使，李英被圍，孫亮懇求童海川前去搭救李英，童林因我在此，不敢前往，也就說了一遍，貝勒爺將話說完，回頭叫過孫亮，與鎮東俠相見，回頭又向鎮東俠說道，你老人家來的正是時候，回頭我與孫亮帶着司馬良，夏九齡起身，你老人家與海川前去搭救李英要緊，這個人原是個好人，真是要被賊傷了性命，可真怪可惜的，鎮東俠將貝勒爺所說的話，全然聽完，這才明白，內中一切之事，今既奉貝勒爺差遣，又不能不前往搭救，回頭向孫亮說道，你與我們這兩個徒弟，保着我們貝勒爺慢走，我與童俠客前去搭救李英，孫亮點頭應允，又叫道，海川，隨劣兄前往，此時童林早就由地下把包裹拾起來，繫在腰中，此時鎮東俠由腰間摘下寶劍，用絨繩兒拴好劍匣，背在背後，回手亮劍，童林懷抱雙鉞，弟兄二人出離樹林，順着大道夠奔正西，弟兄二人，腳底下碾勁，走了不大的工夫，遠遠的望見南北對面的竹塘，耳內聽北面江水滔滔，正西一帶土崗，當中一段夾溝子，在溝口的外邊北面，雁排翅約有五十嘍卒，每人懷中

抱着一口鬼頭刀，旁邊有一輛大車，就見大道的當中，四個人圍着一個人，正在仇殺惡戰，不可開交，四個賊之內，有一個賊人，掌中一對二郎奪，黑紫臉面，穿着一身藍，脚下洒鞋白襪，打着裹腿，還有一個穿着一身白，脚下洒鞋白襪，黃臉堂兒，掌中使一對五股魚叉，內中有個大身材，黑堂面，一臉的麻子，掌中一對短把牛頭鏡，還有一個黑短之人，穿着一身青，掌中一對練子毒蒺藜錘，這四個賊人圍着當中一個使刀的，正在拚着命死戰之際，鎮東俠看着當中被圍的人，暗含着心中佩服，就見他雖然在當中被圍，看着可是不能敵啦，無奈他刀法不亂，脚下步眼清楚，書中暗表，此時李英早就橫了心啦，就皆因方才同孫亮押着囚車，行至在此處，冒然竹塘裏面，一片鑼聲，李英就知道不好，以至賊人撞出來，裏面有戲水江豬陸豐，心中就明白賊人不搶劫金銀，專為搭救陸寅而來，趕緊跟孫亮商議捨命力敵，實指望兩個人戰敗這四個賊，好保護囚車，不料想孫亮過去動手，頭一個陸豐竄出來，口口聲聲要囚車，孫亮抖槍便扎，陸豐用錘相還，兩個人殺在一處，李英看着孫亮不是陸豐的對手，這才擎刀過去協力相助，不料想三個賊人，由對面一擁齊上，李英只好力敵三寇，就是這工夫，嘍囉兵圍住囚車，將陸寅由車上救走，孫亮不是陸豐的敵手，向正東逃下去了，陸豐返回來，加入這三個賊人，將李英圍在當中，李英此時早就把心橫啦，明知道被賊圍住，難討公道，自己拿定主意，仗着平生所學，與四個賊人一死相拚，仗着自己這口刀，砍死一個夠本，砍死兩個賺一個，到此時心中並不懼怕，早就把死拋在九霄雲外，擎刀直前，正碰上使二郎奪那個賊人，這二郎奪是三尺六長，兩頭一邊三尖兩刃刀，拿着當中間，還有兩個護手鵝眉杖，專講究拿人的刀刃，若要讓他的兵刃拿住，想逃萬難，李英就見他用二郎奪奔胸前便刺，自己將身形向左一閃，用刀向裏一推，直奔賊人的脖項，賊人向後一撤身，李英將要還招，就聽由後面有兵刃帶風的聲音，扭頭一看，後面五股叉奔頭頂扎來，李英身形向右一竄，回手斜肩帶背就是一刀，賊人捧叉相迎，李英撤刀，將要換式，

李英又翻後面兵刃帶風，彎刀向圈外一躍，後面使鏡的落了空啦，李英轉身將髮往裏遞刀，只見迎面來了陸豐，捧練子鏢向李英胸前便抖，李英恨陸豐入骨，看練子鏢臨近，身形向左一閃，用自己刀背一拂他的鏢頭，跟着刀尖就直奔陸豐的胸膛，眼看這一刀要扎上，李英就覺着身背後有人趕到，趕緊斜身槎步，原來是使二郎奪的，由後面暗算，李英將要撲奔使二郎奪的動手，就覺着身背後有兵刃攔腰而來，李英只得身形向外一竄，扭頭觀看，原來是使牛頭鏡的攔腰一鏡並未傷着，李英將要撲奔使牛頭鏡的，對面來了使五股叉的，對面分心就刺，李英看五股叉臨近，隨向右一槎步，躲過五股魚叉，手中提着刀，一轉身對准賊人的小腹，退步擦陰，就是一刀，賊人趕緊撤步，李英將要轉身，迎方面使二郎奪的又到，李英急架的相還，四個賊把李英圍在當中，李英是行前就後，行左就右，賊人打算把李英結果性命怎奈李英身體靈便，步法活潑，刀法來的厲害，李英打算把賊人砍死一個，可就省一個的事，怎奈四寇狡猾異常，又搭着人多，自己難得進招，以至賊人得勢逞強，以先李英還可以進招換式，以後工夫一大了，李英雖然不覺勞乏，究屬是寡不敵衆，只可遮擋攔架，這個時候可不小啦，累得李英只有招架之功，並沒有還手之力，練工夫的人甚麼叫累啦，只爲是腳底下步眼透着遲慢啦，手裏的兵力也透着重啦，並且不快當啦，那就算是累啦，鼻窪鬚角滴滴搭搭熱汗直流，汗似蒸籠，喘吁吁，可不是累的那個樣兒，要是累的那個樣兒，可就不能動手啦，那麼戰了那麼大的工夫，難道說他就出汗嗎，不累嗎，方才說的明白，只爲就是遲重二字，若不然怎麼稱得起有工夫的人呢，再者說，動上手有緩氣的工夫，羣寇力戰李英，李英怎麼能會緩的過氣來啦，諸位閱者，有所不知，李英動着手，進招，遞招，俱都是出氣的工夫，撤式退步，以至換式，都是換氣的工夫，因爲李英按着氣口兒動手，所以才能延長時刻，若要按着渾打渾鬪，早就被四寇亂刃分屍啦，等不到這麼大的工夫，因爲李英深得高人的傳授，今日方才保得住性命，這四個賊恨不能將李英當時致死，方解心頭之恨。

李英此時不貪有功，但求無禍，自己看住了自己的四架，只要你們別漏空，你們要是漏了空，教我遞進招去，你們就得有性命之憂，就這麼一動手，就彷彿一個蜘蛛團相仿，這一場惡戰，李英正在萬分危急之際，脚下步眼要亂，刀的招數堪堪要亂，就在這麼個緊急的時候，可巧鎮東俠與童林趕到，老俠客老遠就看見啦，李英實在受過高人的傳授，若不然，這麼大的工夫，必得傷在賊人之手，自己想到這裏，回頭看着童林，猛然想起我弟兄自由在杭州靈隱寺，獻藝賀號，直到如今綠林道上還未有人知曉，我不如趁此時，與童林提倡提倡他的外號，想到這裏，自己衝着正西抖丹田一聲大喊，說道，呀好大胆的賊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白晝搶劫囚車，今有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童海川在此，鎮東俠這一喊不要緊，就見對面的賊人，一個個俱都往圈外一跳，怔怔柯柯向東觀看，童林聽鎮東俠替自己道了名姓，自己心中一想，既然與我提倡外號，我也替他老人家宣揚宣揚，自己抖丹田一聲喊，嚷，說道，呀，好大胆的賊人，竟敢搶劫囚車，實屬目無國法，今有鎮東俠神手崑崙，侯庭侯振遠在此，童林這句話聲音未住，羣寇一聽，一聲呼哨，一齊逃往正北竹塘走下去了，鎮東俠見賊人逃走，急忙向童林說道，休教賊人脫逃了差事要緊，二位俠客擎兵刃趕奔清竹塘冷風嘴，上了土崗，二位俠客舉目向北觀看，茫茫大江，江水橫流，靠江岸一遍遍的蘆塘，再看羣賊蹤影皆無，鎮東俠回頭向童林說道，童賢弟你可認識這段大江喚作何名，童林接着說道，小弟不知，鎮東俠含笑說道，童賢弟，這段大江名叫沅江，屬沅陵縣管轄，此處江寬水闊，多生蘆葦，翠竹，地勢險危，時常有賊人在此出沒無常，四寇既然搶劫囚車，逃入大江蘆葦深處，你我兄弟又不通水性，若要巡找乘寇，豈不是大海撈針，童林聞聽此言，不住的嗟嘆，弟兄二人，只得順着土崗下來，就見李英也就喘過這一口氣來啦，見二位俠客到此，趕緊拋刀跪倒，口中說道，俠客爺，屢次活命之恩，叫李英何以爲報，童林趕緊過去伸手相攙，說道，差使既已丟失，羣寇逃入大江，蹤跡皆無，教我弟兄何以爲力，無非等候孫班

頭到此，你們二人再爲商議，童林說着話，請過鎮東俠與李英介紹，就在這個工夫，聽正東有人說道，海川，捉拿衆寇的事，怎麼樣，童林觀看，原來是貝勒爺，帶同孫亮與二位少爺趕到冷風嘴，童林只得往上迎了幾步，遂就把方才未能動手，羣寇逃竄的情由，對貝勒爺細說了一遍，貝勒爺聞聽，雙眉緊皺，口中說道，這萬惡的賊人，真會有人把他救走，也就太無有報應循環啦，貝勒爺說到這裏，不由得一陣陣發恨，此時孫亮在旁邊一聽，真不亞如冷水澆頭，懷內抱冰的一般，不由得心中暗想，此時衆寇逃脫，要憑我與李英捉拿，勢比登天還難，非得請求二位俠客協力相助，方可成功，想到這裏，衝着李英一遞眼色，二人一齊跪倒，口中說道，衆寇業已脫逃，憑我二人捉拿，千難萬難，還是請二位俠客設法維持，協力相助，說着話，一齊叩頭，鎮東俠見此舉動，向後倒退，用目看着童林，就見童林伸手相攙，遂說道，你二人不必爲難，此事就由我與老俠客担任就是了，童林雖將話說出來，不要緊，可把個鎮東俠難壞，看着童林點頭，心中又是愛，又是氣，氣的是童海川自不量力，你率旨捉拿盜寶的二寇，到如今渺無蹤影，可嘆我年邁蒼蒼，隨着你披星帶月，跋涉江湖，自己的事尙且不能辦理完全，還能管的了旁人的閑是非，這是鎮東俠心中可氣，童林自不量力，可愛的是童海川既有俠客之稱，見義勇爲，急公好義，勿論何事，勇敢直前，不愧俠客二字，鎮東俠正然思想，就聽貝勒爺說道，海川，這個事情有我們在這裏，總要協助他們才是，此處也不是談話所在，咱們找個鎮店住下，再爲設法，回頭又對孫亮說道，你把押車的兵丁找着，咱們好一同起身，孫亮此時尋找押車的兵丁，其實押車的兵丁，連趕車的全在竹塘之內藏躲，聽見孫班頭呼喚，衆人也就出來啦，收拾車上殘壞手鐮腳鐮，此時貝勒爺又向孫亮說道，此處可有就近的鎮店嗎，孫亮趕緊答着，說道，爺，您若問，出離冷風嘴西溝口，不到半里之遙，有一座鎮店，名叫龍潭鎮，曾因本處有一座逆龍潭，遂以此爲名，這個鎮店原是個大鎮店，用甚麼都有，貝勒爺聞聽，只得點頭，與衆人商議，一同起身，後

面囚車跟隨，只顧大家穿溝而過，不隄防在南面竹塘之內，有一位驚天動地的英雄，在暗地觀看，這是書中暗表，暫且不提，單表貝勒爺率領衆人出離冷風嘴的西溝口，遠遠的望見，正西黑暗暗的一片莊村，衆人向前緊走，來至在鎮店的東鎮口，貝勒爺舉目觀看，就見鎮店之內，果然豐富，東西的街道，南北對面的鋪戶買賣，人烟稠密，進了街道，向西走了不遠，見路南有一座大店，貝勒爺看了看，大門帶門洞，在大門上懸着一塊匾，是青匾金字，上面寫的是興隆店，兩旁白牆，寫着斗大的黑字，無非寫的是安寓客商仕宦行台，見有一個伙計，長的很精神，年紀在三十多歲，身穿藍布禪掛，腰上繫着圍裙，足下白襪酒鞋，肩頭上抗着一條手巾，站在門前，正往裏讓客人的時候，見他口中說道，客人們別往下走啦，打尖住店，裏面俱都方便，再往下走，可就錯過鎮店了，貝勒爺遂向夥計說道，你們店內，可有開着的房間沒有，夥計聞聽，用目觀看，衆人的後面跟着一輛囚車，夥計可不敢往裏讓啦，這是爲甚麼呢，皆因凡開店的，就怕住差使車，只要店裏頭住下差使，店裏夥計，就得加十分的小心，就是這麼着臨走的時候，白吃，白喝，不給店錢，還要挑出許多的毛病來，因此是開店的，都不願意住差使，以至貝勒爺一問，夥計跟着說道，客人您要住店，裏面也沒有合式的房啦，若不然，您可以到前面去住，貝勒爺不知開店的有這個毛病，鎮東俠聞聽，趕緊向前說道，夥計，你只管萬安，我們雖然有一輛押差使的車，有幾個官兵，我們是吃飯給飯錢，住店給店錢，臨行時小櫃子錢，我們還要多賞，我們不能比別的押差的，你放心吧，夥計聞聽，跟着說道，既是這麼着，衆位爺台向裏請吧，裏邊是南爲上的上房三間，鎮東俠點頭，請貝勒爺在頭前走，前面早就有夥計把簾籠挑起，一同往裏面讓，衆人來到屋中，先擇去身上的塵垢，然後淨面漱口，夥計把茶泡得了，與衆人斟上，大家散坐吃茶，貝勒爺皆因病體將好，也搭着這些日子沒正經吃東西，有一點病後思食，遂向夥計說道，夥計，你性甚麼，伙計趕緊答言，說道，小子姓吳，排行在二，貝勒爺叫道，吳老二，曾因我

們大家在路上沒打尖，你到外面告訴灶上，與我們配合幾樣菜，要他五盞酒，回頭吃甚麼，我們隨着再要，夥計聞聽，答應一聲，轉身形出去，工夫不大，又帶進兩個夥計，先拭去桌面，然後放好了杯箸，掉凳調開，酒菜擺齊，然後貝勒爺讓大家入座，司馬良，夏九齡過來把酒斟上，在旁邊站立伺候，挨着貝勒爺上首是鎮東俠，貝勒爺肩下就是童林，這邊挨着鎮東俠的是李英，對面坐着是孫亮，貝勒爺是擎杯歡飲，那李英到此時酒焉能飲的下去，自己雖然端起酒杯，想起當初之事，實指望把陸寅拿住，押往雲南府，當堂原案，洗淨自己清白之身，不料想在清竹塘冷風嘴被四寇搭救，等到何時才能夠原案，自己得回故里，想到這裏，不由得長嘆了一聲，他這一長嘆，孫亮明知李英的心思，可把孫亮的心思也勾起來了，想起自己全家二十七口，牢獄被押，何時方能脫離繯縛，犯人此時丟失，何日方能將賊人捕獲到案，想到這裏，不由得嘆了一聲，鎮東俠將然擎杯欲飲，看李英孫亮這樣的景况，未免看着童林，想起自己的境遇，實指望棄去綠林，避居鄉田，輜光隱晦，未想到海川相約，到如今二寇並無踪影，如今隨童林海角天涯，何時是了，想起自己年邁倉倉，奔馳道路，未免的傷感，不由得一聲長嘆，老人家這一聲長嘆不要緊，對面坐着的童林，見景傷情，想起家中父母，無人侍奉，自己帶罪奉旨捕盜，二寇尙未能捕獲，悔不該應允李英孫亮協力相幫，到如今限期若滿，就得進京請罪，自己想到這裏，未免也嘆息了一聲，貝勒爺將然要飲酒，一聽兩旁嘆聲嘆氣，擎着杯打算要喝，見衆人如此的愁煩，不由得心中也是一陣難過，杯酒難以入喉，只得將酒杯放下，一聲長嘆，店裏夥計在旁邊站着觀看，心裏道這幾位有甚麼愁煩之事，都跑我們這裏發愁來啦，衆人正在飲酒不歡之際，猛聽得店門首一陣喧嘩，童林舉目隔着斑竹簾往外觀看，原來是有一位客人，要在店內打尖，店內的夥計不敢往裏面讓，也難怪夥計不往裏讓，皆因這個住店的年紀太大啦，就是童林看着這個人，也真是老的不像樣子，就見這個老人長的中等身材，還矮一點，身上穿一件舊米色綢子的大褂，上面

的土多厚，在前面大襟上還燒了兩個窟窿，在身上還補着幾塊月色補丁，足下白襪，與地皮的顏色相仿，穿着兩隻大紅緞子朱履，幫兒滿都破了，好像開了花的一般，手內住着一根綠竹竿，看那個樣兒，灰條相似，又像鵝爪一般，胳膊上搭拉着縐皮，約有二寸多長，胳膊細的難看，往臉上看，形同活鬼，臉皮的顏色，就彷彿東方發曉，窗檯紙的一般，青中透白，一點血色都沒有，兩道殘眉，遮着二目，準頭倒是豐滿，就是太瘦，厚嘴唇，額下的銀鬚，團在一處，不亞如飛蓬一般，兩耳有輪，耳朵都乾啦，頭上滿卸了頂啦，後面不大的白鬍子股小辮，上面編的還是紅頭繩兒，上面還拴着兩個康熙青銅水上漂的制錢，往前一邁步，身形亂恍，真可稱得起，迎風而倒，負風而僵，眼看着抬頭紋要裂，大眼筋角要開，嘴內就短含着一個紅茶葉包，簡直的是走着帶氣的活死鬼，比那死屍強點，無非多着口氣兒，看那個年歲，大約着過了百啦，童林在屋中隔着簾籠看着，不由得心中暗自忖度，似此年邁，尚且可以能行動別看他年老，幼年身體必然健壯，莫若我到外面看看去，也可以躲開屋中的唉聲嘆氣，想到這裏，站起身形，離開椅子，起簾籠夠奔外面，鎮東俠將要攔阻他，未得說話，童林這個時候，可就出去啦，童林站在台塔之上，用目向大門口觀看，就見店裏頭夥計攔阻這個老人，倒不要緊，說出話來，太不受聽，就聽夥計對老人說道，老爺子，你老人家有錢在那裏打不了尖，吃不了飯，飯鋪兒是一家挨着一家，開店的這街上也有的是，你必得在我們這兒打尖嗎，實在是沒有閑着的屋子啦，童林聞聽，心說這個夥計，瞪着兩隻眼睛撒謊，其實這店裏頭的屋子都開着哪，童林雖然那麼想，他可不知道在店裏頭當夥計的難處，其實夥計也願意往裏邊讓客人，皆因這位實在年紀太老啦，眼看着一陣風，就要颳躺下，真要是把他讓進來，吃東西一個冷熱不均，一口氣緩不過來，真要是死在店裏頭，開店的掌櫃的頭一個得担不起，當夥計的飯碗子也得碰，皆因夥計担着沉重哪，故此不敢往裏讓，童海川又聽年邁的老者向夥計說道，沒有閑着的房子，不怕我在你們櫃房兒吃頓飯，我就走

，又聽夥計接着說道：櫃房兒不行您哪，櫃房裏頭客人全住滿啦，您請到別的店裏打尖去吧，老者說道，我看着別的店裏頭俱沒有風水，我就看着你們店裏有風水，伙計聞聽，心中暗含着吓了一跳，心說，是不是，我看着這位老爺子就是找穴呢，夥計接着說道，老爺子，您不是爲打尖，您是爲找風水地，我們這兒受不了，您不說，我們可不敢說，簡直的告訴您吧，皆因您上了年歲，身體太萎弱啦，倘若您死在我們這兒，我們可担不了，老者聞聽，看着夥計說道，嘔，是呀，你怕我死在你們這裏，傻小子，你忘啦，我要死在你們這個店裏頭，不是省得我兒子發送我啦嗎，伙計一聽，心說，這倒得，遂說道，那就得我們掌櫃的發送您哪啦，我們掌櫃的，那不就成了你的兒啦嗎，老者聞言，微笑，說道，他那有那麼大的造化，夥計聞聽，說道，我們掌櫃的還巴結不上你哪，您說甚麼也不敢留您在店裏打尖，您自己不理會，我們看着害怕，您實在太老的不像樣子啦，老者聞聽，嘆了口氣，說道，唉，你看着我老，你豈不知，常言有句話，莫笑他人老，轉瞬白頭翁，我這個時候，是百歲有零的人啦，我像你們這個歲數，年青力壯之時，我也練過幾載武術，就像你這個樣兒，不用說是跟你動手，走道兒我也摔你一個筋斗，單你這個時候看着我身體軟弱，說着話，抬着頭看着童林說道，教這位聽聽，我就是練過一天，我也算武聖人門前的弟子，再者說，這位替我想，他們開店的往裏面讓客人，還論老少嗎，這位替我們評理，夥計有這麼說話的沒有，照管你們一文錢，我也算是主顧，童林聞聽老者之言，他說他練過武術，自己不願意多管閑事，這個老者又向他一接談，又一想，這個夥計說的這個話真太不受聽，自己一時起了一片惜老憐貧之心，遂向老者說道，這位老人家，您是上年歲的人，不必與他等無知的人一般見識，我們住的房是三間，我們在外間屋吃飯，東西兩間屋，都閉着哪，你老人家不過是打完尖就走，您要嫌狹窄，這兩間裏間屋您是隨使用，老者聞聽，帶笑說道，世界上那裏都有好人，那麼着我就騷擾了，店裏夥計聽着，雖然是不願意，又不敢說出口來，童

林這時早就把簾籠挑起來啦，說道，老人家請屋中坐吧，年邁老人進到屋中，看見衆人銜貝勒爺點了點頭，說道，衆位都早來啦，說着話，向東裏間走進，屋內是順着東面的順山炕，當中放着一張小桌，老者回手將竹竿放在炕沿的旁邊，坐在順山炕上，抬頭叫道，夥計，皆因我上了年歲，回不高腿來，勞你駕，把我兩條腿與我搬到炕上來，夥計聞聽老者之言，看着童林說道，您看怎麼樣，我真要過去一搬腿，他老人家要就式一仰身倘若沒了氣，可怎麼辦，童林到此時聽夥計之言，也是爲難，就在這個時候，鎮東俠早就看出來啦，看出甚麼來啦呢，皆因童林年青，出世年淺，但凡甚麼事，都不細心，就由打老者來到店門首的時候，童林出去觀看，鎮東俠要攔他，童林已然走出屋門口，鎮東俠話可就未能出口，皆因鎮東俠看年邁老人，週身上下俱像病夫，惟有兩眸子炯炯放光，他這兩隻眼光既然炯炯，此人必是成名的英雄，喬裝改扮，不知來此是何用意，以至童海川把他讓至在東裏間，他還是故作病態，明明是相欺弟兄無有眼力，鎮東俠到此時實在忍耐不住，又見童林與夥計站在那裏發怔，鎮東俠走進裏間屋門口，遂向老者說道，閣下，休要故意取笑，閣下快說實話，您是那路的老英雄，侯庭願聞大名，老者聞聽侯振遠之言，不由得心中歡悅，哈哈的一陣狂笑，兩隻手俱都把大指伸出，口中說道，真是名不虛傳，這老者一樂不要緊，可把夥計吓壞啦，就見老者臉上的顏色也變過來啦，七竅也凸起來啦，胳膊也透着粗啦，精神也有啦，夥計心說，這位原來是氣吹的一個老頭兒，他那裏知道，方才這位老者用的是天華寶蓋閉吸功，夥計正然發怔，鎮東俠接着問道，未領教老人家貴姓高名，仙鄉何處，這位老者，遂不慌不忙，說出自己本來的面目，童海川趕緊擦衣拜倒，口稱老前輩，恕小子眼拙，說了半天，這位倒是誰呀，畫中暗表，此人大大的有名，家住山西太原府，太谷縣，于家莊的人氏，姓于名成，字洞海，江湖人稱長臂崑崙飄然叟，想當年出世以來，在江西妙峯山掛打石前桃花寺，三闖挑花會，也曾單掌開碑，擊石如粉，摔死金頭牛項冲，踢死銀頭牛項保，雙臂力舉

過千斤銀鼎，看過守正冊淫花。亂文已過表過，老人家財豪富，掛過千頃牌，皆因他看江湖綠林道沒有甚麼意思，自己一想，上了年歲啦，打算在家裏抱首一忍，粗糧糊口，以享天年，到如今老人家一百零一歲，他老人家又是一世的童男，直到如今，武術的工夫一天也沒放下，其實家大業大，輪着吃，吃幾輩子也吃不完，何必在外面奔馳路徑，受些個風霜，這就是自己秉性不好，好動不好靜，既要好動，就是福薄，常言有句話，既在爭途者，俱是命薄人，甚麼事都是活該，近來有人往他耳朵裏吹風，就是外面的傳言，聽說江湖綠林道新近又出來一位英雄，此人姓童名林，號叫海川，在江西學來的技藝，奉師命與一家武術，老頭子聽着心裏有點不願意，想自己三十六路通臂掌，二十四式行拳，成名天下，自己不敢獨立一家，今竟有人與一家武術，看起來未免口氣太大，老頭子有點不服，必須見着本人，領教領教他的拳法，方才可以能夠佩服，老人家由家中帶着自己的姪男，小蓮花于秀，多帶了幾套衣服，多帶黃金，少帶白銀，由家中起身，訪童林對掌，沿路上一打聽此人在北京貝勒府充當教師，爺兒兩個趕奔京師，以至爺兒兩個來倒京城，來到貝勒府一詢問，不錯，有這麼一個人，現在是帶罪捕盜，下山東東昌府，聘請鎮東使去了，這爺兒兩個不辭辛苦，夠奔東昌府，到東昌府一詢問，這才知道杭州立播，這爺兒倆又趕到杭州，到杭州一打聽童林，杭州的擂台事情早就完了，童林的名譽大啦，頭次杭州播，掌打法禪，太湖要鏢，清水潭義放三寨，北高峯靈穩寺獻藝賀號，人稱鎮八方紫面崑崙俠，如今趕奔雲南追踪捕盜去了，老頭子一聽的鎮八方三個字，他可就更火啦，務必非往雲南，面見此人不可，老英雄這才帶同姪男小蓮花于秀，趕奔雲南，在路途之上，非只一日，這一日行至在屬玩陵縣管轄，清竹塘冷風嘴，老英雄一看，這個地方對面的翠竹，當中的大道，西邊的土崗，就是冷風嘴溝口，真有些景緻，老人家幼年間，這條道常走，要走在這裏，必然在竹塘裏休息，如今又值天氣炎熱，爺兒倆一商量，這才進了南面的竹塘，找了個平坦的所在，老人家教于

秀把包裹放在地下，老英雄坐在包裹之上，仰面觀看，翠竹修篁，如鼓琴瑟，薰風微微，正在神清氣爽之時，猛聽大道上，有車輛的聲音，小蓮花于秀隔着竹子往大道上觀看，見一輛囚車，六個人，一個車夫，在車上押着一個代肘拷的一個犯人，由東往西夠奔溝口而來，于秀遂向老人家于成說道，伯父，你看大道上來了一輛囚車，可不知是何案情，于成向外一看，向于秀說道，你我行在路上休要多管閑事，勿論他是甚麼案情，總是他罪而當得，與咱們有甚麼相干，常言有句話，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我管了一輩子閑事，實在我是管傷了心啦，似乎像你年青的人，甚麼事更不可多管啦，爺兒兩個，正在說話之際，猛聽得北面竹塘之內，一陣銅鑼的聲音，只聽噲啣啣的一陣響，就見由北面竹塘之內出來五十名嘍卒，為首四個人，各擎兵刃，把囚車擋住，話不過幾句，兩下動手，于成有心要出竹塘，問問他們因何搶劫囚車，自己一想，此事與我何干，何必多管閑事，自己可就沒出去，無非在竹塘之內，觀看他們動手，這一場仇殺，可就是不知道他們內裏的情由，所因何故，正在觀看之際，見押囚車使槍那一個，不是使錘的敵手，使槍的向東敗下去了，使錘的並不追趕，反回頭，也戰這使刀的，就見使刀的這口刀，上下翻飛，力敵四寇，衆嘍兵趕緊將差使救入竹塘，惟獨這個使刀的，一口刀敵住四個賊人，毫無懼色，一死相拚，看他刀的招數，實在是受過高人的傳授，名人的指教，就是這樣動手，刀法一點也不亂，于爺帶着于秀看的工夫可就大啦，就見這個使刀的，堪可不敵，透出累來啦，于成心中暗想，不管他們是因爲甚麼，在此動手，就說這個使刀的，既然受過高人的傳授，必然是正大光明的好人，真要是再爲一會工夫，必然命喪羣賊之手，論他這身能爲，真怪可惜的，難道說我真就觀望不前嗎，世界上焉有見死不救的俠客，自己想到這裏，將要出竹塘，猛聽得正東一聲喊嚷，喊道，賊人好生大胆，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搶劫囚車，今有鎮八方紫面嶮崙俠，靈林靈海川在此，老英雄閉聽，心中不由得暗喜，心中說，訪沒訪着，在此碰上啦，就在自己將然一

怔神，這麼個工夫，又聽正東上喊喝出鎮東俠的名姓，自己不由得心中暗想道，訪一個沒訪着，今在此處遇上兩個，這也是活該，自己一面想，一面向竹塘外面觀看，就見搶劫囚車的四寇，聽正東道出二位俠客的名姓，羣賊不戰自潰，羣賊逃入北面竹塘之內去了，于成暗中在竹塘之內，將左手大指豎起，暗地羨佩，心說，常言有句話，人的名兒，樹的影兒，牛腿不是吹的，泰山不是疊的，就見二位俠客手擎兵刃，並不深入竹塘，上西面土崗上去了，再看使刀的這個並不相隨二位俠客，手提着利刃，在大道上慢慢的活動自己這口氣，就在這個工夫，二位俠客由正西而來，與使刀的相見接談，這個時候，就聽正東有人問道，海川，賊人可曾捕獲，老俠客于成隔着竹子，往正東觀看，原來是方才敗走的那個使槍的，還有兩個童子，在當中圍隨着二人，看着到很精神，與童林對面談話，因他們說話的聲音小，又離着遠，老英雄于成就聽不真啦，猛然就見使刀的與使槍的，對着二位俠客下跪，懇求協力相幫，捉拿救走的賊人，鎮東俠立而不語，就聽童林慨然應允，老俠客于成心中佩服，心說，這才叫俠客，別看他年青，見義勇爲，書中暗表，這個地方，爲暗地看傳家的身分，童林若不當面允可，可就將俠客二字付於流水，這就爲冷眼觀人，閑言少敘，書歸正傳，單表于成于洞海，在南面竹塘之內，暗中觀看，他們大家起身，向正西去了，這才回過頭來，把于秀叫至面前，告訴于秀，教于秀在後面跟隨，看他們住在何處，急速回來報信，我在竹塘之內等候於你，于秀這才暗暗的在後面跟隨衆人，于成仍在竹塘之內等候，工夫不大，就見于秀回來，把跟隨衆人到龍潭鎮，看着他們大衆住店的情由，對老英雄道了一遍，于成說道，很好，你把我包裹之內那套舊衣服與我拿出來，待我更換齊畢，隨在我後面，聽我的呼喚，于秀聞言，將包裹打開，由裏面把這套舊衣服取出來，老俠客把自己身上穿的衣服脫下來，把這套衣服穿好，喬裝改扮已畢，把鬚鬚用手向腮下一團，自己站在竹塘之內，揀了一根青竹竿，作爲拄杖，復又用天華寶蓋的工夫，向回一吸氣，真就形同活鬼，這才叫于

秀在後面跟隨，爺兒兩個直夠奔龍潭鎮與隆店而來，離着店門相近，告訴好了于秀，教他在店外等着，自己進店，故意戲耍伙計，爲得是讓童林他們好聽見，可巧童林真個出離上房，站在台階，老人家看見童林，這才倚老賣老，故意作出這種態度，爲是教童林觀看，童林真若置之不理，那可就教老人家把童林看薄啦，那就算妄稱俠客二字，又遇見童林果然惜老憐貧，將老英雄向上房屋一讓，老英雄未免又佩服童林，可稱得英雄氣概，惻隱之心，實指望來到屋中戲耍童東俠，不料想這個事，可瞞得住童林，瞞不了鎮東俠的二目，被鎮東俠一言說破，並且請教老人家貴姓高名，仙鄉何處，老英雄這才把大指豎起來，向鎮東俠說道，閣下眼光真好，果然名不虛傳，童林跟着請示，老俠客不慌不忙，說出自己的來歷，童林聞聽，果然是老前輩，乃是盟兄鐵掌李源的業師，若不然童林怎麼稱他老前輩，童林趕步向前，跪倒行禮，口稱前輩老英雄，小子童林天禮參拜，老俠客趕緊用手相攙，口中說道，肩膀兒齊爲弟兄，不可以老少論之，咱們是弟兄相稱，童林代笑說道，那可不行，我與老前輩弟子李源衝北磕頭，結爲金蘭，那怎麼敢與你論弟兄呢，于成聞聽，擺手說道，你說的不對，世界上，交朋友有這麼兩句話，會交的交三輩，不會交的交一輩，再者說，你奉師命與一家武術，你師傅沒有與你引見過，無論多大年歲，也是弟兄相稱，不能在外頭湊出許多的爺兒們來，童賢弟，是這麼着你交我，不是這麼着你就別交我，你是看不起我，童林還是執意的不肯，鎮東俠在旁邊聽着，心中明白，這是老人家一份苦心，保全童林與一家武術，只得旁邊答言，說道，海川，老人家既是這麼說，莫若咱們各舉各論，童林無奈，只得點頭應允，鎮東俠也與李源八拜之交，只可向前跪倒行禮，口中說道，老師在上，弟子侯庭與老師叩頭，老人家于洞海知道李源與鎮東俠是磕頭的弟兄，趕緊伸手相攙，遂說道，我與童林弟兄相稱，你與我弟子雖然至交，若要那麼一搞亂，可就麻煩啦，莫若咱們也弟兄相稱，這算是臨時，日後咱們再說，此時你就別跟着添亂，鎮東俠聽老人家之言，也只得點頭應允。

就聽于洞海說道，振這，你怎麼就看出來是避吸功來呢。鎮東俠聞道，含笑說道：老人家週身全像病骨，惟有二眸子放光，你瞞得了海川，如何能瞞得了我呢。老人家聞言，點頭說道，我合着是輸了眼啦，這麼辦吧，你派人到門外把我姪子叫進來，我把衣裳換換，咱們也好談話。鎮東俠派人到外面去請于秀，一面叫夥計給老人家打臉水，工夫不大，夥計把臉水打來，就在這麼個工夫，于秀跟夥計揹着包裏進來，于成淨完了臉，把于秀叫進來，與侯童二位俠客介紹，已畢，這才把衣服換齊，然後鎮東俠這才請老英雄到外面，好與貝勒爺引見，此時貝勒爺早就看的兩隻眼睛發直，其實他老人家早就耳內灌滿，長臂崑崙飄然叟的名望，又知道是李源的業師，恨不能坐在一處談談，今見鎮東俠陪着于成由東裏間出來，與方才的形像大不相同，就見老人家，身穿米色綢子長衫，又腰中繫着一根黃絨繩，燈籠穗子排在旁邊飄酒，裏面相襯白綢子褲褂，白高桶襪子，青緞厚底雲鞋，往臉上觀看，紅中透潤，髮際卸頂，白剪子股的小辮，兩道黛眉，壽毫多長，一雙虎目，神光飽滿，高大的準頭，雙額高聳，方闊海口，厚嘴唇，額下銀鬚飄酒胸前，大耳朝懷，另有一番英雄的氣概，貝勒爺看着，不由得欽佩，鎮東俠將老俠客陪到外間屋，與貝勒爺引見，這分明是暗中觀看老俠客的身分，老俠客要貝勒爺行大禮，總算不失俠客本來的面目，若要以客自居，不重國家之法，渺視貝勒爺，那可就不夠俠客的身分啦，鎮東俠看着老俠客，用手指貝勒爺，我給你見見，這位就是國家的哆羅貝勒，他老人家官印叫胤禎，又回頭向貝勒爺說道，這位就是西方的俠客姓于名成，字洞海，于成聞聽，心中說：好厲害的侯振遠，我今見着貝勒爺，不行大禮，就叫你把我俠客三字看沒啦，這真稱得起，當時就遷席，心中想着，遂向前搶步行禮，口中說道，貝勒爺在上，恕草民無知，多有冒犯，貝勒爺趕緊向前伸手相攙，說道，久聞老俠客之名，如雷灌耳，久願與老俠客相見，奈因緣淺，今幸得見，足慰塵願的平生，說着話，把老俠客攙起來，于成回頭叫過于秀，與貝勒爺行禮，禮畢，董林又與李英孫

，與自己兩個徒弟，都與老俠客引見，引見已畢，然後大家讓坐，貝勒爺向老俠客說道，老人家若要嫌菜冷酒殘，可以叫夥計添份杯箸，大家飲酒，正好談心，于成只得連連稱是，貝勒爺當時叫過店裏夥計，又添了一份杯箸，調好了坐位，貝勒爺非讓老俠客上坐不可，于成那裏敢坐呢，還是貝勒爺上首落坐，大家按次序坐好，貝勒爺與老俠客斟了一盃，大家飲酒，工夫不大，夥計們添酒上菜，酒過三巡，菜過五味，正在飲酒之際，鎮東俠看着于成于洞海，自己心中一想，方才于老俠客雖然為訪童林到此，他扮作了病夫，故意的戲耍，也搭着童林年輕，出世年淺，被他遮飾過去，我若看不出他是個俠客，我與童海川這兩個俠客的名望安在，如今這個老頭子坐在這裏美酒佳肴，高談闊論，你先別樂，如今孫亮的差使丟失，到如今踪跡全無，他既有西方長臂崑崙之稱，我問問他本處那裏有佔山為首的，坑子，窩子，佔山的強盜，他若說的出來，總算不妄稱俠客二字，他若說不上來，也無非是妄稱西方的俠客，自己想到這裏，故意將酒盃端起來，飲酒已畢，將盃放於桌案之上，長嘆了一聲，于洞海此時正要請示貝勒爺大家因何至此，猛聽鎮東俠仰面長吁，自己又不能不問，遂向鎮東俠說道，侯賢弟，為何飲酒不歡，長吁短嘆，鎮東俠聞聽此言，不由得嘆息了一聲，又向四外看看無人，就把董海川出世以來，所遭所遇，又把自己出世以來，前後的情由，遂向于成細說了一遍，說罷，用手一指李英孫亮，又把雲南十八條命案，先姦後殺，孫亮捕盜，李英中鏢，白潔被屈含冤，在菩提寺多蒙仙長指點，獲住正兇，前後始終，對老人家細說了一遍，說到這裏，將脚一躡，嘆了一聲，用手一指李英孫亮，說道他二人不幸在青竹塘冷風嘴，被人搶劫囚車，是老人家親自目睹，他二人苦苦的哀求，我二人才担負在身上，我二人雖然是當面應允，怎奈小弟我初到此處，又不知那裏有佔山寨主，慷慨的強徒，何處窩藏盜匪，有意與老人家請教，自己又不好啓齒，也是我一時的為難，方才長嘆了一聲，老人家既肯下問，侯庭方敢明言，你老人家若要知道，賊人在那裏有窩藏的所在，請老人家

指給我們一條明路，不但我兄弟二人感激你老人家，就是李英孫亮也感恩不盡，不知老人家可肯指教，小弟等不勝盼望，于成聞聽候振遠之言，心中暗想，這個侯老大，真不好惹，就是方才我戲耍他二人，其實也不要緊，沒想到他到如今還不算完，現在他這一問，我若說不出來，那裏窩藏盜匪，我豈不妄稱了西方俠客，想到這裏，遂向鎮東俠說道，你這倒問着啦，只怪我幼年開創蕩綠林，不差甚麼的事情，沒有我不知道的，此次皆因我爲訪董海川，來到了龍潭鎮，你要問我如今新出的小賊，我是一概不知道，若論起來這年估山的，我却知道有幾個，鎮東俠閉聽說道，請老人家講明白了，于洞海看着鎮東俠用手往外一指，說道，侯大弟，你若問這個地方，屬沅陵縣管，北面這段大江，名叫沅江，頭十二年前，我也曾走過一次，本處江沿有三位寨主，大寨主姓竇名智，二寨主名叫竇勇，三寨主名叫竇明，他們乃是鐵善寺的門人，人稱竇氏三傑，又稱爲沅江三鼠，大爺人稱金毛鼠，二爺人稱銀毛鼠，三爺人稱越江波浪鼠，每人掌中一條九節連環杖，他們弟兄三人，在沅江內打家劫舍，斷道劫財，沿江使漂（漂就是船）得屬他們弟兄第一，後來他們與本處金銀爛石島兩處合併，這座金銀爛石島，離着北邊沿江相隔不遠，我在頭二十年前，也曾拜會過一次，他們也是鐵善寺的門人，聽說是廟內的藍寺鐵面伽藍濟元長老的弟子，原來佔據此島，乃是三位寨主，大寨主姓馬名彪，字雲龍，外號人稱三孔獨角蛟，掌中一條虎尾三節棍，實有萬夫不擋之勇，水旱精通，二寨主姓谷名瑞，字先芝，外號人稱玉頂白鶴，掌中一口雁翎刀，此人足智多謀，精明強幹，三寨主姓殷名魁，字天豹，外號人稱戲水駝龍，此人一身橫練，掌中一對釘釘狼牙棒，這三個人佔據此島，後來又由打鐵善寺來了他三個師弟，頭一個姓魯，叫魯明通，掌中使一對二郎奪，外號人稱紫面二郎，第二個叫程智遠，掌中一對五股魚叉，外號人稱探海雁，還有一個姓陸叫占鰲，乃是湖南常德府陸家堡的人氏，掌中一對短把牛頭鎚，皆因他生就的一臉麻子，江湖人稱叫作金錢水豹，他們弟兄六個人，佔據金銀爛石島，此

山豐富，山內出產五樣礦物，就是金銀銅鐵錫，素常他們也不下山作買賣，裏面招聚嘍囉兵，官軍也不敢去拿他們，後來聽說，沅江三鼠與他們山內六寨合夥在一處，我在二十年前也曾拜過一次，山裏很恭敬我，如今山裏的事，我可不知道怎麼樣啦，再要說別的小賊，我可不知道，這是我知道的，大弟你問到這裏，我不能不說，鎮東俠聽于成這一遍的言詞，用目看着李英孫亮，說道，你們聽見了沒有，曾因老人家方才說的，魯明通，程智遠，陸占鰲這三人，手使的兵刃，與搶囚車賊人，使的兵刃相同，不問可知所丟去的差使，必然窩藏在金銀爛石島，這不用想，一定是無疑了，孫亮答言，說道，老俠客想的不差，此事應當怎麼辦呢，鎮東俠未曾答言，就聽于洞海說道，這個事情倒不要忙，誰讓我趕上了呢，這個事要按着攻打山寨，可就費了手續啦，鎮東俠說道，那麼依着老人家應當怎麼樣，于洞海說道，我倒有個主意，誰教我與寨主有一面之交，可在二十年前，到如今他們還許認識我，回頭用完了酒飯，孫班頭你到江沿雇三隻小船，教他們明日清晨在江沿等候，可要多給他們船價，不可難為他們，明天我同着衆位前去拜山，求見大寨主，如若雲南的盜寇，窩藏在山內，請寨主將雲南的要犯交出來，與他們本山無干，倘若不在山內，也免得罪江湖綠林的英雄，你們幾位想怎麼樣，貝勒爺聞聽，向老俠客說道，此事很好，就是這樣辦理，倒是一舉兩得，貝勒爺又向李英孫亮二人說道，你們二人謝過老俠客，從中維持，二人當面謝過，貝勒爺又吩咐夥計添酒添菜，大家談心，就在這麼個工夫，外面店裏頭夥計進來向衆人說道，那位爺台姓侯，那位爺台姓童，鎮東俠說道，我姓侯，有甚麼事嗎，夥計說道，外面有一位姓白的求見你們二位，鎮東俠說道，叫他進來，夥計聞言，轉身形出去，不大工夫，就見夥計一起籠籠，由外面進來一人，鎮東俠一看，原來是蝟虎子白亮，鎮東俠一看，可不像當初在鏢局子那個樣兒啦，身上的衣服很是殘破，臉上也瘦的不像樣子啦，鎮東俠看着他，倒有些個不忍，就見他走到屋中，先與貝勒爺行禮，然後與衆人行禮，行禮已畢，在旁邊一站

，垂手侍立，鎮東俠叫道，白亮，你由鏢局子出門之後，你不作小本經營，來此何事，白亮聞聽，看了看衆人，好像有好些個不好說的話，鎮東俠說道，你不要爲難，只管講，白亮萬般無奈，遂就把由鏢局子出門，欲投八卦山，沿途上沒有盤費，無奈作橫字的買賣，被童俠客一場教訓，自己回心轉意，改過前非，在暗地効力，一來爲保護貝勒爺，二來爲童俠客在暗中訪查二寇，皆因小子行至在清竹塘冷風嘴，北面竹塘江沿休息，看見蘆葦叢中窩藏五隻小船，一隻大船，是小子暗地觀看，原來是他們預備搶劫囚車，趕到他們把差事搶走，你們二位趕到之時，他們船隻並未逃走，二位俠客起身之後，他們的船隻，才逃往正北金銀爛石島去了，是小子打聽明白，恐怕二位俠客不知，特地前來報信，望二位俠客念小子昔日之情，量情錄用，情願改過前非，報效犬馬之勞，鎮東俠將話聽完，用目看着貝勒爺，貝勒爺那個主兒夠多們聰明，真可稱得起，一見則明，心說老俠客這個人情給我留着哪，貝勒爺接着向鎮東俠說道，白亮既知改過，莫若這麼辦，看在我的面上，把他收下就是啦，日後就是北俠問，就提說我的主意，他這總算是知過必改，鎮東俠聽貝勒爺之言，遂說道，我本不常收你，奈因駁不開爺的面子，從今往後，你要改過自新，白亮聞聽，連連稱是，鎮東俠又叫他謝過貝勒爺，收留之恩，鎮東俠又賞了他十數兩散碎紋銀，告訴夥計把他帶出去，給他預備飯，教他與我們押囚車的人，一同居住，店裏夥計答應一聲，把白亮帶出上房，貝勒爺看了看酒也差不多啦，這才叫店裏夥計預備飯菜，大家吃完了飯，先打發孫亮奔江沿僱船，然後大家散坐吃茶，貝勒爺願意與于成談話，彼此大家盤桓談話，于成又問了問童林所學的武術，正在談話之際，孫亮回來，稟明已然僱好了三隻小船，在江沿候等明日聽用，貝勒爺點頭說道，知道啦，衆人談話，直頂到晚上，用完了晚飯，店裏夥計，掌上燈燭，大家又談了會子話，于成這才商議安息，明日清晨，還要辦事，童林命司馬良夏九齡伺候貝勒爺在西裏間安歇，李英孫亮在東裏間安歇，三位俠客在外間屋，他們是打坐休息，俱都不動。

下睡覺，童林把隔扇關好，當中放了三個兀橙，請于成在當中落坐，老俠客明知他們二位這是看看我的坐工，回頭告訴于秀，此時我也不需要你伺候，你向東裏間安息去吧，于秀答應一聲，夠奔東裏間去了，于成遂即入坐，將雙腿一盤，閉目合睛，工夫不大，沉沉睡去，二位俠客這才也就安息，工夫不大，金鷄業已告曉，還是于爺先醒，跟着二位俠客也就醒啦，外面夥計推門進來，伺候打臉水，于秀與孫亮李英等衆人也起來啦，大家梳洗已畢，這工夫貝勒爺由西裏間出來，大家彼此相見，二位小英雄伺候貝勒爺，梳洗已畢，然後大家入坐吃茶，于成茶罷攔盞，遂向貝勒爺說道，請您與二位小英雄在店房等候，我們三個人帶同孫亮等，乘船夠奔金銀爛石島，大概等不到正午，我們也就回來啦，貝勒爺只得點頭，于成這才請鎮東俠，童林二位帶着李英，孫亮，小蓮花于秀，一同與貝勒爺告辭起身，衆人由店房出來，出北鎮口，就是沅江的沿，大約着不到半里之遙，衆人來到江沿舉目觀看，就見東西的大江，江水波浪滔天，聲若牛吼的一般，江沿上蘆葦折蘆滿地，就在江沿停着三隻孤舟，水手站在船頭招呼他等衆人上船，這內中惟有童林皆因自己不會水，看着茫茫的大江，真有點眼暈。又準知道鎮東俠在水面上不行，可又不知道于老俠客水性怎麼樣，心想這可得問問，不是鬧着玩的，自己想到這裏，走至于成的面前，說道，老人家，我弟兄俱不通水性，未能領教老人家水性如何，于爺這個人生平好談諧，遂帶笑向童林說道，童賢弟，你武術精奇，你還是缺着這麼一着，不能熟識水性，哥哥我比你多着這麼一手兒，反正是掉在江裏頭，准淹不死就是啦，說着話，帶着于秀順着跳板，上了當中的小船，童林帶李英，鎮東俠帶着孫亮，各自登舟，此時于成吩咐水手開船，這個時候，掌船的早就撒跳解纜，起錨，用篙點岸，船隻掉頭，向正北而來，于洞海站立船頭，用目觀望，就見正北霧露濛濛，遮滿了蘆葦，此時正在清晨，旭初之際，太陽的陽光，照耀大江的水，如同萬道金蛇亂串，波濤滾滾，老人家遠望正北蘆葦當中水港，打算教小船穿過水港子去，可就看見金銀爛石島的山啦

，老英雄正在觀看之際，猛聽得正北蘆葦之中，一片鐘聲振耳，只聽得上江搖櫓，吶喊的聲音，于澗海就知其中必有變動，遂吩咐水手，說道，我船慢行，水手只得將船隻攔住，老俠客舉目向正北觀看，就見由正北面蘆葦之內水港子，撞出一隻虎頭大船，當中的船倉，四圍支起藍布的布帳子來，帳子上，綢子的走水被風一吹，如同綵蓮船一般，正當中一根桅桿，上面懸掛一面大旗，白地紅花沿，南綉平金的蜈蚣走穗被風一吹，行舒就捲，在大旗旁邊，一行小字，寫的是金銀爛石島蓮花寨，正當中斗大的一個馬字，船上一邊十六名水手，駕着這隻大船，在船頭上兩旁站立約在五十名嘍囉兵，一個個俱都身穿藍布褲褂，脚下白襪酒鞋，打着裹腿，抄布紮腰，外罩本山的號坎，藍布手巾包頭，每人懷中抱着一口鬼頭刀，一個個如狼似虎，站立兩旁，餘外單有二十名嘍囉兵的頭目，俱在兩旁垂手侍立，在大船的正當中放着九把金交椅，下垂手三把交椅，坐着三位寨主，這三個人身量俱都不高，一個個渾身上下一身青，俱都用黃絨繩勒成十字絆，脚下酒鞋白襪，每人身後一個嘍囉兵，各人抬着一條九節連環杖，離着遠五官像貌看不甚真，在上垂手三把交椅上，坐着三位寨主，嘍囉兵在後面擎着他們的兵刃，耀武揚威，惟有正當中三位寨主，看的真切，一來是對着面，二來船隻也離着近啦，就見下首坐着這位寨主好樣式，高大的身軀，身穿藍綢子褲褂，青綢子大褂，腰中繫着一根絨繩，足下白襪，大掖把搬尖酒鞋，往臉上看，青中透暗，兩道掃帚眉，一雙鋼鈴眼，大秤坨鼻子，火盆口，頰下連鬚落腮短茸茸的鬚鬚，扎煞腮邊，元寶耳朵，黃髮蓬蓬，剪子股小辮，後面有四面嘍囉兵，搭着一對青銅分水狼牙鑽，坐在金交椅上，虎視眈眈，在旁邊金交椅上坐着一人，身體不大奎梧，中等身材，身穿白綢子褲褂，寶藍綢子大褂，四方的臉面，細眉長目，鼻直口闊，白鬍子股小辮，小元寶耳朵，雪白掩口的鬚鬚，脚下白襪雲鞋，惟有正當中這位寨主，長的分外的威風，大身材，細腰紮背，雙肩抱擔，身上穿白綢子褲褂，米色綢子大褂，白綾子高桶襪子，青緞子厚底雲鞋，手拿摺扇，腰中

繫一條藍絨繩，約有大指粗細，排子燈籠穗在身旁飄擺，往臉上看，面似生蟹蓋，青中透暗，兩道抹子眉，一雙三角眼，見稜見尖，實鼻闊口，在脣邊支着兩個虎牙，出於脣外，相襯一對箭筈耳，白翳子股小辮，當中的鬚鬚斷樑，領下披散滿了胸前，遠看如同雪花飄蕩，在大寨主身背後有四個嘍囉兵，抬着一條虎尾三節棍，這條棍約有鴨卵粗細，純鐵加鋼打造，耀眼錚光，在寨主身後，站着十幾位寨主，一個個精神百倍，各擎兵刃，于成雖然看見寨主，身背後無數的小寨主，他老人家可不認得都是誰，惟有在下首小船上站的童林，看的真切，在寨主身後站立的非是別人，內中有盜寶的二寇，韓寶吳智廣，清水潭少寨主玉面小龍神羅威，羅聲遠，還有那揚州飛龍觀賣薰香蒙汗藥的紫面分水鼯喬玄齡，童林此時看明白了，上首船上的孫亮也看明白啦，寨主身後站定的是雲南的要犯，展翅彌猴陸寅，陸曉村，戲水江豬陸豐，陸松坡，就見順着大船的後面鑼聲振耳，一邊轉過二十隻麻洋小船，上面滿載嘍囉兵，密佈刀槍，寒光朔朔，吶喊聲音，振動江面，孫亮不由得高聲喊喝，喊道，于老俠客，在大寨主身後站立兩個賊，就是雲南的要犯，千萬你可別讓他們跑了，他這邊咕音尙且未住，于成就聽童林這邊喊喝，喊道，老俠客，在當中大船船艙門口站着的可是盜寶二寇，韓寶吳智廣，你可別教他們逃走，于成聞聽，不由得心中爲了難啦，一擋子事沒完，又接上一擋子，怎麼盜寶的二寇也逃至在金銀爛石島呢，書中暗表，前文已經說過一次，揚州清水潭之後，別人都可恕，惟有少寨主羅威，你前堂不救父，後堂不救母，他忍心跟隨盜寶的二寇賣薰香蒙汗藥的老道，一同逃命，他們逃至在江沿，棄了小船，順着小道，往下逃走，韓寶是恐怕後面有人追趕，逃出約在十數餘里，四個人可就走的慢啦，這裏面心中難過就是喬玄齡，爲兩個盟弟失去飛龍觀，如今連累了兄弟羅威，清水潭瓦解冰消，到了此時，可不能不與韓寶要主意啦，遂向前緊走了兩步，口中叫道，韓賢弟，爲兄我爲你們兩個人失去了飛龍觀，這倒無關緊要，我盟弟爲你，我弟兄三人，直落得家敗人亡，到如

今天地雖寬，你我弟兄連個紮足的所在也沒有，這可沒有別的說的，我們弟兄兩個人跟隨你們回八卦山九宮連環堡，小粉蝶韓寶聞聽，連連的擺手，說道，那裏焉能行的了，前次我沒跟你提過嗎，我們弟兄是私自下山，此次若要回山，山令難逃，必然將我們推出斬首，那時我弟兄兩個人，也難逃公道，豈不是咱們自白的送死嗎，現在我們兩個人事情，已然作到這個地步，只可信馬由韁，聽天由命，你要問我們在那裏紮足，簡直的是行無定所，老道聞聽，心中爲難，不由的想想，這到很好，連一個安身之處都落得沒有啦，喬玄齡長嘆了一聲，羅威見道兄這般景況，遂說道，道兄，你們三位雖然是沒想出安身的住所，我倒是有個地方，可就是遠一點，我還是非去不可，喬玄齡聞聽，遂問道，賢弟，但不知，於何處，只要我們有個安身之處，遠不遠那倒無關緊要，少寨主羅威說道，兄長你若問，這個地方，屬沅陵縣所管，就見沅江金銀爛石島，蓮花寨，爲首的寨主馬彪馬雲龍，三孔獨角蛟，他是我的親娘舅，一來我前去報信，請我娘舅與我父母報仇雪恨，二來你在那裏棲身，到顯着比別處方便，可不知你們三位意下如何，喬玄齡聞聽，說道，賢弟，你既有那麼好的所在，不如你我就此前去，四個人把主意拿定，連夜夠奔沅陵縣而來，在路途之上，非只一日，這一日來到沅江，與船家商議明白，把船隻僱好，渡到金銀爛石島山口，與把山的嘍囉兵把話說明，嘍囉兵往裏面與他們去通稟，正趕上清晨裏面大寨主升廳辦事之時，嘍囉兵上來單膝點地，口中說道，啓稟寨主得知，外面有寨主甥兒，羅少寨主到，與寨主請安，大寨主馬彪聞聽，不由得哈哈大笑，遂說道，這孩子怎麼會想起上我這裏來啦，也許是家裏有甚麼事，命他前來稟探，嘍囉兵，把他與我叫進來，嘍囉兵答應一聲，轉身下去，工夫不大，由外面把羅威他們引至在大廳之下，其實羅威早就與喬玄齡說明啦，這山上乃是鐵善寺的門人，最恨的是探花的淫賊，發賣薰香蒙汗藥的盜寇，你到了這裏面，可千萬別說賣蒙汗藥的，就說與韓吳二位寨主俱是八卦山的英雄，又與韓寶吳智廣說了一遍，此時韓寶雖然心中不願

意，只得點頭應允，這才跟少寨主羅威來到裏面，聚議分贓廳之下，羅威先讓他們三個人在台階下等候，少寨主羅聲遠上了大廳，舉目觀看，就見舅舅馬彪馬雲龍就在當中端然正坐，兩旁邊各位寨主相陪，羅威皆因是跪父母的雙喪，又見着自己的舅舅，不由己的搶步向前一跪放聲痛哭，他這一哭不要緊，可把大寨主馬彪馬雲龍吓了一跳，遂叫道，羅威我那甥兒，說着話，用手一扶棹案，身形向前一探，急忙問道，有甚麼事，你只管講，你不必痛哭，有娘舅一人担負，羅威只得哭訴，就把清水潭前後始末，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又說道，童林與一家武術，滅鐵善寺山門，只要他見着鐵善寺門人弟子，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欲把鐵善寺門人弟子，一網打盡，我父被擒，諒無生理，我母命喪清水潭，皆因甥兒實無救援之力，逃命至此，請娘舅與孩兒作主，馬彪馬雲龍聞聽羅威之言，只氣得手拍桌案，哇呀呀怪叫，說道，這還了得，甥兒你只管萬安，報仇之事，自有你娘舅負責，誓必拿住小兒童林，碎屍萬段，捉住老匹夫侯振遠，萬刮千刀，報仇雪恨，方才甘心，你暫在我山中居住，不必着急，羅威復又往回稟，就把韓寶吳智廣喬玄齡被童林所迫無處棲身，隨孩兒投至大寨，望娘舅酌情收納，馬彪聞聽，這才叫羅威把他們三個人帶上來相見，無非問了問韓寶吳智廣喬玄齡與童林爲仇的情由，也就把他們三個人容留大寨之內，與羅威居住，派人伺候，一面暗派山中的探子，打聽童林鎮東俠的踪跡，因此韓寶吳智廣他們三個人在山中安居避禍，甚麼事都是活該，可巧由菩提寺逃走的陸豐陸松坡，他又店記搭救陸寅，他也是無處棲身。他才想起他的叔父金錢水豹陸占鰲，在沅江金銀灘石島爲第六寨的寨主，他才由打菩提寺星夜趕到沅江，先僱好了船隻，船家把他渡到金銀灘石島山口，先與守山的嘍囉兵說明，嘍囉兵這才向裏面通稟，可巧正是散廳之後，陸占鰲將用完早飯，正在休息之時，嘍囉兵回稟明白，陸占鰲這才告人把陸豐叫進去，手下人把陸豐帶至在西跨院，單有一所四合套的瓦房，乃是陸占鰲的住宅，嘍囉兵把他引至上房，陸豐進到屋中一看，叔父陸占鰲

正在屋中閃走，自己只得趕步向前行禮，說道，叔父在上，孩兒陸豐與叔父叩頭，陸占鰲一見是姪子，說道，你起來，有甚麼事嗎，陸豐遂就把陸滾叔父被害，產業被李耀所謀，陸寅報仇雪恨，自己協力相幫，在雲南雲南府打算暗害李英，在雲南作了十八條命案，先姦後殺，剛說出這先姦兩個字，陸占鰲趕緊把他嘴給捂住啦，說道，這還了得，你還要說什麼，本山最避諱的是姦殺，賣黨香蒙汗藥，這得虧是我這裏，若要在大廳，你那麼一句不要緊，你摸摸你的腦袋還有沒有，不但是你首級保不住，連我都担不了哇，我告訴你，等到晚晌，升聚議廳的時候，我把你帶上去，千萬別說先姦後殺，就說爲父報仇，雲南十八條命案，大寨主看在我的面子上，不能不管，囚車又由此經過，只要寨主點頭，凡事都在我的身上，陸豐只得應允，陸占鰲把他留下，教手下與他預備酒飯，吃飯的時候，飲酒之際，陸占鰲細問陸豐陸寅與李英，當年結仇的原因，陸豐只得細細的又說了一遍，陸占鰲很報怨陸豐，說道你幫他報仇雪恨還可，不應當教他採花，咱們果然將囚車劫下的時候，你可告訴他別說採花，只說替父報仇，若要讓寨主知道採花二字，你們兩個人腦袋就不用要了，我若不念其同宗之情，就是你們作的這個事，我也不能管，爺兒兩個吃完了飯，等到晚晌，大寨主升聚議廳的時候，陸占鰲先稟明大寨主，然後把陸豐帶上去，大寨主不過略問了一問，已往的情由，大寨主本不願意管，但是駁不過六寨主的面子，這才告訴陸占鰲，你與四寨主五寨主商議着去辦吧，大寨主交派完畢，陸占鰲下來，請魯明通程智遠商議好了，預備五隻小船，大船一隻，挑選五十名嘍囉兵，三十名水手，十名嘍囉兵的頭目，隨着三位寨主一同下山，埋伏在清竹塘冷風嘴大江江邊蘆葦深處，然後派人在大道岔打聽囚車何時可到，然後再爲動手，商量已定，預備停妥，他們是頭天晚間下的山，當夜就宿於船內，趕到了次日清晨，他們在船上就等着信啦，知道押解陸寅的囚車離此不遠，三位寨主相商整齊嘍囉兵的隊伍，就在這工夫，探事的嘍囉回來稟報，囚車已然到啦，魯明通程智遠陸占鰲陸松坡，率領嘍囉

兵，擋着囚車的去路，實指望將李英孫亮結果性命，以便搭救陸寅，不想，三五个照面孫亮就跑，這四個人打算車輪戰，把李英累死分屍，可巧童海川鎮東俠二位趕到，羣寇這才不戰而退，並非是羣寇懼怕二位俠客，一則是有二位俠客到此，不能將李英結果性命，再者寨主等候的是童林鎮東俠，今既童林侯振遠到此，他們是回山報信，聽候寨主的山令定奪，一面退至在蘆葦之中，暗地藏躲，一面派嘍囉兵暗中跟隨，看准童林鎮東俠住於何處，急速回來報信，陸占鰲等看童海川他們由冷風嘴起身走後，陸占鰲他們大家商議開船進島，回至在島內，魯明通程智遠陸占鰲先夠奔裏面大廳，回稟明白了搶囚車的經過，然後又回稟大寨主，童林侯振遠搭救李英，已命人跟蹤窺探，前後的情由，回稟了一遍，大寨主將此事聽明，將陸寅帶上來，無非就是問了問，當時教他下去暫時休息，然後與各位寨主相商，怎樣設法，拿童林鎮東俠報仇雪恨，就在這個時候，下面嘍囉兵跑上來單膝點地，口中說道，報，大寨主往下問道，所報何事，嘍囉兵往上回稟，說道，啓稟寨主得知，我等奉令前去打探，探聽明白，探得童林侯庭與保護囚車的李英孫亮，內中還有一位不知姓字，帶同押車的兵丁，住至在龍潭鎮興隆店內，大寨主聞報後，衝着嘍囉兵一擺手，說道，下去，再探，這個探子剛下去，沒有多大的工夫，又上來一個嘍囉兵，也是單膝點地，口中說道，啓稟寨主得知，我等探聽明白，他等住在興隆店，聽說又有一位俠客，姓于，名成，字洞海，人稱長臂崑崙，與侯庭童林在店內相會，又派人在江沿僱船，不知是何用意，請寨主下令施禮，大寨主聞聽，遂向衆位寨主說道，列位賢弟，不問可知，就是于成知曉我弟兄，他必然洩底與童林，僱船爲的是明晨進島，面見我弟兄，這可是湊巧，明日他們不來便罷，倘若來時，我教他等飛蛾投火，自送其死，來一個，拿一個，來兩個，拿一雙，也讓他們知道你我鐵善寺門人的厲害，說着話，一面傳令，明日早晨預備一隻大船，四隻麻洋小船，軍容要齊整，明日清晨聽候山令下，大寨主傳令已畢，擺手散廳，夠奔裏面內寨休息去了，一夜晚

景無事，次日清晨，大寨主升坐聚議大廳，就在這個時候，外面遠探嘜囉兵跑上大廳，單膝點地，口中說道，報，大寨主，問道，所報何事，嘜囉兵說道，啓稟寨主得知，我等奉命在江沿哨探，探聽得于成于洞海，率領童海川侯振遠，這有三個人不知姓字，乘坐三隻小船，奔山寨而來，請寨主令下定奪，大寨主一聽，遂向嘜囉兵擺手說道，再探，嘜囉兵轉道復又打探去了，大寨主遂向左右說道，列位賢弟可曾聽見麼，老兒子成竟敢率童林與那老匹夫侯庭，前來尋找我弟兄，豈不是前來送死，列位賢弟隨本寨出島，誓必戰敗童林與老兒侯庭，你等大家預備了，寨主一聲山令下，兩旁衆人齊答言，說道，我等衆人情願隨寨主一同前往，說話間衆人甩去長大的衣服，俱各收拾緊身利便，各持兵刃，外面嘜囉兵頭目鳴鑼聚衆，前護後擁跟隨大寨主出了大寨，夠奔山口外，此時山口外江面之上舟船俱已備齊，衆人隨同大寨主乘岸登舟，令下開船，一同出了金銀爛石島夠奔蘆葦，穿出水巷子，大船將撞出蘆葦塘，遠遠就望見三隻小舟，正當中船上非是別人，正是長臂崑崙飄然叟于成于洞海，站立船頭，不減當年的威風，在船頭含笑抱拳，笑容可掬，在上首這隻船頭上站着一人，白髮銀髯懷中捧劍，精神抖擻，下首這隻船頭站着一人，形同莊家漢一樣，懷抱一對子午錫爪鴛鴦鉞，神光炯々，大寨主回頭向左右問道，你等可認識左右船隻上的兩個人，在寨主身背後轉過一人，口中說道，寨主若問，小子認得他兩個人，寨主回頭觀看，原來是小粉蝶韓寶，遂問道，此二人是誰，韓寶用手向前指點，說道，寨主若問，上首這隻船上的人非是別人，正是老兒鎮東俠，侯庭侯振遠，下首便是我等仇人童林童海川，如今人稱混號鎮八方紫面崑崙俠。寨主不聽則可，一聞此言，只氣得鬚髯亂抖，右手將手中摺扇打開，左手撕髯定睛向前細看，小船離大船相隔不遠，回頭向左右說道，我船慢走，待本寨與對面來人答話，說話間，大船離小船相隔兩丈來遠，大寨主站起身，走至船頭，將要與于成答話，此時老俠客于成于洞海，就皆因聽童林孫亮兩個人向自己言講，對面船上不但有雲南的兩個要犯，

並且還有盜寶的二寇，老人家就知道，此事難了，事情業已至此，自己說不上來不管啦，只得站在船頭，用目觀看，又見大寨主親至船頭，這才自己含笑抱拳，口中說道，我打量前面何人，原來是大寨主親自駕臨，前者二十年前于成拜山，多蒙寨主款待，至今猶掛心頭，我早就有意前來拜訪，問候攀談，只因賤軀多病，不能如願，今因事到此，本要拜山，不想有緣與寨主在江面相會，寨主一向可好，于成這裏候了，大寨主馬彪聞聽，不由得一陣冷笑，遂向于成說道，老俠客年過百歲，不在府上納福，今來到敝山，但不知有何事故，馬彪敢問，于洞海只得回答，說道，寨主有所不知，雖然是老朽年邁，我還是好動不好靜的脾氣，只皆因訪友在外，我行至貴處龍潭鎮，招商店內，遇見幾位朋友，說着話用手一指侯庭童林，一位姓侯名庭人稱鎮東俠，我這個兄弟姓童名林號叫海川，江湖人稱鎮八方紫面峴崙俠，還有雲南的兩個班頭，李英孫亮，我一問他們，因何在此蹉跎，原來是李英孫亮失去囚車，案情太重，就是那雲南十八條命案先姦後殺，採花的淫寇展翅彌猴陸陸曉村。戲水江豬陸豐陸松坡，聽說是被貴寨搭救，他們皆因懼寨主的威名，不敢問訊，被困在店房中，我又一問童林，原來是奉旨捕盜，原來捉拿的是盜國家寶物，翡翠鴛鴦鐲的要犯，韓寶吳智廣，聽說此二人也投至貴山，他們有意登山拜訪，又恐怕寨主不明真像，反傷了江湖綠林道的義氣，他們正在萬般無奈百無計出之時，可巧與我相遇，是我想我的寨主有故舊之交，我打算把他們陪到貴寨，與寨主相見，我正要請到貴山前去拜訪，不料在此相會，雲南的要犯，與盜寶的韓寶吳智廣，被他們認着，現在站至在寨主的身背後，我想衆位寨主乃是鐵善寺門下的弟子，專講究的行俠作義，濟困扶危，所恨的是奸盜邪淫，諒各位寨主決不能夠袒護採花的淫賊，與那盜國家御物的韓寶吳智廣，寨主作事素稱正大光明，看看在我我昔日的交情，衝着我的臉面，萬望寨主將這四個人獻出來，不但衆人感激寨主成全之德，就是于成也感念寨主的盛情，諒寨主決無吝色，于成斗胆上言，望寨主三思，于成率衆惟命是聽，于成

這一片話，說的近情近理，原爲是與兩造排難解紛，不想寨主馬彪將話聽完，仰面向天一陣狂笑，口中說道，老俠客你且住口，咱們弟兄原是鐵善寺的門人，占山已是非法，豈能容留盜國家之寶的要犯，更不能相着採花的淫賊，說着話，轉頭觀看陸寅陸豐，不住的點頭，臉上現出一種不悅之色，書中暗表，大寨主實不知他二人採花，若要知道採花，決不能相留，他早就傳山令推出斬首，今被子成這一問，不由得面紅耳赤，這才回頭觀看，大寨主復又向于成說道，那麼我因何將他們留在山中呢，這內中有一段情由，只因童林下山以來，與一家武術，大不該與鐵善寺的門人爲仇，所以我才將他們四個人留在山中，童林必然尋訪韓寶吳智廣，那時我不用尋他，他自來找我，這個名目叫作以逸待勞香餌釣鯨之計，依我相勸，老俠客，我們的事你休要多管，急速回你的山西靜養，免了你多少是非，你如若要是多管，我等與童林有滅門戶之仇，豈能見着他善罷干休，老俠客你豈不是妄自饒舌，跟沒說一個樣嗎，于成聞聽，向馬彪說道，寨主你休要自誤，童林與一家武術，實有其事，滅鐵善寺山門之說，萬無此理，不過是寨主誤聽過耳之言搬動是非，欲使兩家不和，讒言不可聽，還望寨主三思後行，馬彪聞聽，不由得一陣冷笑，說道，于洞海，你不必袒護童林，只皆因太湖要鏢，童林助紂爲虐，殺害我們鐵善寺的門人弟子者三，清水潭也被候庭童林鬧得瓦解冰消，分明是你左袒童林，前來難我，依我相勸，我們的事你休要多管，尙可保全你的名譽，倘若是你勒令要管，說着話用手一指江沿，說道，你來看，這江沿就是範圍，連你也逃不出範圍之外，老俠客于成聞聽三孔獨角蛟馬彪馬雲龍之言，不由得心中暗想，想道，這小子真是一點情面都沒有，此次我出場與兩造排解，爲的是和平，這合着他把了事的也摻在一處，他明明是欺服我年邁，要打了事的，好，咱們爺兒兩倒得打個樣子，想到這裏，遂向大寨主說道，馬彪，你太不講情理，我爲了此事，了的了，就了，了不了，有你們事在，你不應當依勢力欺壓你家老太爺，你看我人老，我的手掌上不老，來，來，來，來，咱們爺兒兩倒要比

試比試，老俠客話說到此處，將要由小船上往大船上縱身，就聽有人喊嚷，說道，老俠客，爲我們的事情，不要生嗔，今有侯庭與他們比試個高低，隨着聲音，就縱過大船，老俠客一看非是別人，正是鎮東俠侯振遠，掌劍前往，書中代表，只因鎮東俠見老俠客與寨主接談，話不投機，當場就要過去動手，鎮東俠豈能夠教老俠客過去呢，老俠客雖然是威名遠振，究屬平邁，百歲有零之人，比如淨水瓶一般，許看不許碰，坐在那兒大家稱呼爲俠客，若要真過去動手，常言有句話，老不以筋骨爲能，英雄出於壯年，倘若過去動手，稍有疏失，豈不將一世英名付於東流，再說爲管我們的閑事，是當中的了事人，怎麼着也不能讓老俠客過去動手，鎮東俠這才掌劍由小船上往大船上一越，而登大船，口中說道，汝等們休要逞強，何必老俠客與你等動手，今有鎮東俠候庭在此，那一個不怕死，試吾寶劍鋒利否，大寨主馬彪站在船頭，見鎮東俠仗劍過船，只得身形向後倒退，口中說道，今有侯庭老兒過船，前來比試，那一位英雄前往，將他生擒活捉，這句話尙未說完，就聽身背後口念無量佛，跟着說道，量此老兒何足爲奇，待貧道將此老兒結果性命，大寨主回頭觀看，非是別人，正是紫面分水龍喬玄齡，那惡道掌劍躡身，跳至鎮東俠的面前，書中代言，喬玄齡皆因受寨主待遇之恩，他看鎮東俠年邁，他打算過去把鎮東俠結果性命，貢獻於寨主之前，他淨看鎮東俠年邁衰殘，他那裏看見鎮東俠殺人不睜眼，他這才跳至在鎮東俠面前，用寶劍一指，口中叫道，老兒，汝還不拋劍就綁，等待何時，如若不然，你可知道仙長的厲害，鎮東俠聽喬玄齡之言，以指彈劍，一陣冷笑，叫道，爾既然前來動手，爾家劍客劍下不死無名之輩，老道聞聽，叫道，老匹夫，你不認得你家仙長，你家祖師喬玄齡的便是，說着話，身形向前一躍，舉劍向鎮東俠頭頂便劈，鎮東俠見寶劍臨近，身形向左一閃，用寶劍向上一橫，鎮東俠的寶劍正碰在喬玄齡的寶劍之上，喬玄齡那裏知道鎮東俠這口寶劍名叫小聽風，斬釘剝鐵，切金片玉，寶劍已然碰在一處，只聽着唧唧的一響，鎮東俠寶劍將喬玄齡的劍削爲兩段，喬

玄齡見寶劍已折，打算轉身逃走，鎮東俠那裏肯容，跟着用了一個追風趕月的架式，寶劍尖正碰在喬玄齡的脖子上，只見喬玄齡的首級順着劍尖一滾，撲咚墜於船板之上，鎮東俠見死屍方要栽倒，恐怕血跡濺在自己身上，一轉身，用了個反身躡子腳，只聽撲咚一聲，鎮東俠將喬玄齡死屍端在大江之內，復又轉身擊劍，向大寨主說道，你們那一個不怕死，只管前來，大寨主馬彪見喬玄齡當場廢命，不由得氣沖牛斗，哇呀怪叫，遂向左右說道，老匹夫，侯庭無禮，那一位寨主過去將他結果性命，與喬仙長報仇雪恨，這句話未曾說完，就聽旁邊有一人答言，說道，兄長，小弟願取老兒侯庭的首級，隨着聲音竄出一人，大寨主隨着聲音觀看，正是七寨主金毛鼠竇智，掌中擎九節連環杖，正與鎮東俠對面接談，此時鎮東俠劍斬喬玄齡，意欲會關大寨主馬彪，就見由打對面竄過一人，身量不高，頭上青手帕罩頭，渾身上下一身青夜行衣，脚下白襪酒鞋，打着裹腿，透着利便，往臉上觀看，白中透青的面，一臉的水銹，兩道細眉，一雙圓睛，小鼻子頭，薄片嘴，掩口髭鬚，白的多，黑的少，兩個薄片子耳朵，在手中擎着這件兵刃特別，鈍鋼打造，約有鷄卵粗細，八寸長一節，帶環子，共九節，鎮東俠認得這種兵刃，名曰叫九節連環杖，鎮東俠看明此人，問道，我問你這鼠寇既敢前來送死，報上名來，七寨主大聲喊嚷，說道，你這老匹夫若問你家七寨主，姓竇，名智，外號人稱金毛鼠的便是，說着話，將九節連環杖掄起，向鎮東俠頭頂便碰，鎮東俠知道他這種兵器厲害，拿着常中的三節，運用兩旁的三節，其形就彷彿是用三節棍一般，可有一樣，招數比三節棍厲害，鎮東俠見右邊三節連環杖，堪可離頭頂相近，並不招架，將身形向後一撤，竇智見侯庭身形往後退，將右手連環杖撤回，將左手連環杖掄起，趕着便碰，金毛鼠竇智這是貪功冒險，他豈能料想鎮東俠用的是誘軍之計，老俠客見連環杖，離頭頂不遠，手中提劍，故意的遲慢，以至看竇智的兵刃撤回去時，遂用寶劍向上一擦，正擦在九節連環杖第二節的環子上，只聽噹啷的一聲，竇智的九節連環杖，被鎮東俠的寶劍削去

了兩節，寶智打算轉身要逃，怎奈說時遲，那時快，鎮東俠的寶劍隨着向下一落，冷艘艘的寶劍，已離頭頂不遠，寶智自知不免一死，將雙睛一閉。焉想到鎮東俠並不將他結果性命，把寶劍跟着向外一撤，底下用了一個迎面蹀躞子脚，正踹在寶智肚腹之上，寶智跟着將身形一仰，撲咚一聲，墜落在大江之內，好在這小子會水，浮着水到後面大船之上，更換衣襟，此時船頭之上鎮東俠飄洒銀鬚，口中叫道，你們那一個還不怕死，前來動手，對面大寨主聽鎮東俠喊叫，那個前來，方才七寨主又當場落敗，自己是又羞又怒，回頭向左右說道，列位弟兄那一位前往，取侯庭項上的首級，這句話尚未說完，就聽旁邊有人答言，小弟等二人雙戰老兒侯庭，馬雲龍扭項觀看，原來是銀毛鼠寶勇，越江波浪鼠寶明，每人擎一條九節連環杖，夠奔船頭，此時鎮東俠雖然與賊寇動手，掌中擎劍，仍然是談笑自若，適才劍斬喬玄齡。老俠客深知此人，發賣薰香蒙汗藥故而用劍斬之，老俠客手下留情，才放走寶智，指望與大寨主馬彪，再直接談話，鎮東俠的意思是願和不願戰，不料想由對面又縱過來兩個人，俱都是渾身上下一身青夜行衣，青絹帕罩頭，每人手擎九節連環杖一條，衝着自己耀武揚威，鎮東俠含笑問道，對面來的兩個小輩，你們也敢與你家老俠客動手麼，寶勇見鎮東俠說話刻薄，厲聲說道，老兒侯庭休要猖狂，今有你家沅江三鼠，銀毛鼠寶勇，越江波浪鼠寶明在此，你若知時達務，即刻拋劍跪倒哀求，尚可保全你的性命，倘若不然，你可知曉我們弟兄的厲害，鎮東俠聽寶勇之言，仰面狂笑，口中說道，我打量是何等的英雄，却原來是沅江的兩個鼠輩，爾等欲戰就不必饒舌，拿首級前來見我，說着話一蹉步，寶劍一舉，用了一個魁星戲斗，跟着說道，你們那一個先過來受死，寶勇聞聽鎮東俠大話欺人，只氣得二目圓睜，鋼牙亂錯，回頭叫道，賢弟休叫老匹夫逃走，你我弟兄雙戰，說着話二人一齊向前，銀毛鼠寶勇九節連環杖，用了個仙人解帶擺連環杖，向鎮東俠攔腰便打，越江波浪鼠寶明，擺九節連環杖，用的是枯樹盤根，掄開九節連環杖，向鎮東俠雙腿便掃，他們兩個人以爲鎮東

俠，雙拳難敵四手，防上不能顧下，他們焉知道鎮東俠，並不把他二人放在心上，反倒不慌不忙，鎮東俠明知他二人一前一後，兼顧着動手，鎮東俠仍然先戰對面的竇勇，見連環杖離腰際不遠，身形向右一閃，往前一邁步，寶劍隨着往下一落，對准連環杖的環子第三節，用劍一削，此時竇勇打算往回撒兵刃，可就措手不及，只聽噹啷一聲，九節連環杖被鎮東俠的寶劍，削去了三節兒，竇勇情知不好，打算要走，那可不行，鎮東俠寶劍趁式扁着向裏一推，這一招名叫白鶴亮翅，冷艘艘的寶劍，直奔竇勇的脖項，竇勇准知自己性命難保，沒想到鎮東俠並不傷他的性命，遂將寶劍向回一撤，底下用了個扁踪臥牛腿一脚，把銀毛鼠竇勇端在大江之中，這小子只可浮水脫逃，鎮東俠未及轉身，後面越江波浪鼠竇明的九節連環杖，堪可要打在鎮東俠腿部之上。鎮東俠左腿未能落地，跟着向上一飄腿，身形向上一提，用了個張飛片馬，順着九節連環杖的上面片過來了，連環杖可就落了空啦，竇明打算往回撒連杖，鎮東俠焉能教他撒回去呢，遂將寶劍往下一落，正在連環杖當中的環子上，只聽噹啷的一聲，連環杖被鎮東俠的寶劍揮爲兩段，鎮東俠趁式用了個金牛鞏地，寶劍的劍鋒直奔竇明的肚腹使刺，竇明眼睜睜性命難保，焉知鎮東俠並不追他的性命，將寶劍往回一撤，身形向前一進，用了一個轉身的靠山背，這一下子竇明的這個樂兒，可就大啦，身形往後登登的倒退好幾步，以至到船邊脚一登空，撲咚墜於大江之中，這小子浮着水，逃奔後面船上去了，鎮東俠一連勝了四陣，仍然杖劍，向對面寨主說道，你等欲要跟鎮東俠當場比試，論一論勝負，換有能爲者前來動手，似此無名小輩，休要前來送命，大寨主正要派人與鎮東俠對敵，童林童海川見老哥哥連勝四陣，恐怕老人家勞累，打算越上大船，協助兄長，手分子午雞爪鴛鴦鉞，將要縱身登大船，就在這個工夫，就見自己這隻小船，船頭往上一擡，船尾向水內一低，可把童林吓了一跳，趕緊扭項抱雙鉞，回頭向船尾觀看，就見有一人手搬船尾，渾身上下是水，欲要上船，不但童林看着有些害怕，童林身後李英李士鈞見船搖動，

轉身向後面觀看，見有一人手攀船尾，渾身是水，李英明知是前面賊人派水鬼，前來翻船，隨急舉刀對准那人頭頂便剌，耳輪中就聽澎的一聲，並未砍動他的頭頂，就聽那人喊嚷了一聲，口中嚷道，好小子，真砍我呀，童林在船頭扭項細看，此人非是別人，正是自己師弟子恆于寶元，正自觀看，就見李英捧刀便刺，童林趕緊說道，李士鈞休要動手，不是外人，乃是我師弟子恆到此，李英聽童俠客之言，趕緊撒刀往回倒追，童林夠奔船尾，一伸手揪住于恆的肩頭，用力往上一帶，于恆跟着一長身，爬到小船之上，跟着水由身上往下一流，站起身形，瞪着雙睛，東張西望，二次對着童林雙膝跪倒，口中大聲說道，師兄在上，師弟與師兄叩頭，說話間撲咚撲咚磕了三個響頭，童林趕緊伸手相攙，呼道，師弟你從何處到此，于恆遂扭項用手向江邊一指，童林舉目觀看，就見江沿之上，站立的人還是不少，爲首頭一位，是二俠侯杰侯敬山，後面跟着燈前少影阮和，月下無踪阮壁，浪裏雲烟一陣風徐源，過度流星賽電光邵甫，斜晴太歲閻寶，壞事包張旺，穿水小白猿侯玉，談笑鴻儒鐵拐侯俊，滋毛吼鮑信，孔秀春芳，外號人稱走過天下無遮攔，後面跟着王三虎，順風耳一干人，站在江沿，各擎兵刃，吶喊助威，這些位因何來的這麼恰巧，書中暗表，這就是鎮東俠在湖南桃源縣三義莊時候，貝勒爺與童林起身走後，鎮東俠坐定了一想，恐怕二寇回歸雲南八卦山，倘若到那個時候，就是我與童林難以破山捉拿盜寶的二寇，究屬勢孤人單，自己想了一個主意，這才寫了一封書信，差遣鄭奎家中的下人，將這封書信送至杭州鏢局子，這封書內的言詞，就是教二弟侯敬山率領鏢局子一干羣雄，急速起身，連夜前來，以作後援的接應，這些個事情，并未告訴貝勒爺與童海川，書信走後，隔了幾天，鎮東俠這才率領司馬良，夏九齡沿路趕站，追趕貝勒爺，其實這封書信到了鏢局子，二俠客侯杰早就帶着一干羣雄起了身啦，因爲甚麼由鏢局子起身呢，就皆因五月過端陽節，事情由打牛兒小子身上所起，只因鏢局子到了五月，眼看着過節，兩下鏢局子裏人太多，南北雙龍鏢局兩號，約在二百多人，

黃燦潘龍二位鏢主先得請示二俠客，到節下給兩下夥計們，預備什麼飯菜，侯二爺一想，若要是兩號合在一處人可就太多啦，侯爺出的主意，叫他們兩下裏過節，不必合在一處，南雙龍鏢局到節下不必預備整桌的酒席，最好不過，是大鍋裏煮牛肉，蒸饅首，又省事，夥計們又得吃，黃燦潘龍聽侯二爺之言，這事這麼辦也好，這才告訴廚師夫啞嗓子宋師夫，到節下照樣兒預備，由櫃上領錢，千萬要多，可別不夠吃的，宋師夫遵着鏢主的吩咐，到了五月初四這一天，帶着幫廚的四個夥計，頭天把牛肉買來，切得了拿涼水泡上，頂到了晚上，白麵是發好了，晚上蒸饅首，大衆吃完了晚飯，啞嗓子宋師傅帶着四個夥計，先把牛肉炙好了，然後帶着夥計蒸饅首，就這麼着，整整的忙了一宵，頂到天快亮啦，四個夥計又累又暈，宋師夫先打發他們四個人睡覺去，自己看了看兩邊鍋裏炙着的肉也爛啦，籠替裏蒸的饅首也足夠吃的啦，等到天亮好伺候大家過節，自己也是一夜勞乏，也就累的夠瞧的啦，打算自己躺一躺歇歇，這個廚房原是一個跨院，三間西廂房原是一通連，順着前檐兩鋪炕，一進門左右一邊一座鍋台，迎面擺着麵案兒，北面靠西牆是傢伙閣子，南面靠西牆是小灶，啞嗓子宋師傅打算着休息休息，一蛋身就躺在北面順前檐的這鋪炕上啦，打算躺一躺，天也就亮了，沒想到躺的工夫不大，可就睡着啦，也搭着累了一宵，怎麼會不暈哪，他這一睡着了不要緊，就在這麼個工夫，來了一個吃飯的，來者非是別人，正是于恆于寶元牛兒小子，牛兒小子因何來的這麼早呢，他這個人本是天真爛漫的一個好人，自由打童林把他留在鏢局子之內，他看着鏢局子夥計只要不正經作事，你過去說他，也好，他偏不這麼着，看着不對，經去就是一個大嘴巴子，手又重，打的夥計順嘴流血，他又嘴笨，又說不出甚麼來，夥計要跟他講打，又不是他的敵手，夥計只得告訴二俠客侯杰，牛兒小子無故的打他，侯二爺不但不說于恆，反倒還向着他，也說的好，牛兒小子怎麼不打別人單打你，你必然是得罪他啦，你要願意在鏢局子裏作事，你就躲他遠遠的，你又不打算在鏢局子裏頭，你就別幹，夥計一

聽老俠客這個話音，明知道這叫偏向，只得忍氣吞聲，白挨了一個嘴吧子，這麼一說，日子一長了，在鏢局子夥計沒被牛兒小子打過的很少，這還不要緊，二俠客就為牛兒小子把廚師夫散了好幾個，因為甚麼呢，牛兒小子他是一黑就睡覺，等到天一亮他就醒，只要他一醒了，他就餓，餓了就奔廚房，來到廚房，看見廚師夫瞪着眼睛說道，牛兒小子我餓啦，有甚麼快給我吃，你想天一亮廚房那裏來的吃食呢，廚師夫只可說道，昨天晚上沒有剩下甚麼吃的，牛兒小子一聽沒有吃時，可就惱啦，說道，廚房裏不預備吃的，我上那兒吃去，小子你們是誠心餓牛兒小子，這可沒有別的，你餓着我，我就把你攔到水缸裏泡上，說着話一把將廚師傅揪住，跟着用手一縶，可就將廚師傅舉將起啦，走至水缸近前，頭朝下，把廚師夫往水缸裏一浸，轉身就走，要不是夥計們看見，廚師夫可就淹死啦，夥計們把廚師傅救上來，廚師傅是渾身是水，只得夠奔櫃房，面見侯杰，言說牛兒小子無禮，應當二俠客把牛兒小子叫到櫃房，數說他一頓才是，二俠不但說牛兒小子，反說廚師夫不好，你為甚麼不給他預備吃的，你要給他預備吃的，他還能把你浸到水缸裏去嗎，你要願意在我這裏，你就把牛兒小子伺候好了，你要不願意在我這兒，我就叫先生給你算帳，你到別處再找事，廚師傅一聽這個話詞兒，只好就不幹了，由時辭事，二俠客只好，又找了一個廚師傅，沒幹了幾天，仍然是被牛兒小子，把人家攔到水缸裏頭，一連着散了好幾個廚師傅，都是為牛兒小子身上所起，最後找的這個宋師傅，皆因他說話啞翹，這麼着大家夥兒給他起了個外號，叫啞嗓子宋，由打他上工的那一天，他就聽人說，鏢局子裏頭這個毛病，不怕頭天晚上沒有剩甚麼吃食，他在外面買一斤餅，買點肉菜，頭天晚上給牛兒小子預備下，等到第二天天亮，牛兒小子准來，一進廚房看見了廚師傅瞪着眼說道，廚師夫有吃食沒有，啞嗓子宋趕緊接着說道，有，有，說着話連餅帶菜交給牛兒小子，牛兒小子接過餅菜，笑嘻嘻的說道，你這小子夠多們好，這我也就不必把你攔在水缸裏頭啦，啞嗓子宋趕緊向牛兒小子擺手說道，不用

不用，你請吃吧，由此習以為常，天天如是，無論如何，宋師傅每日與牛兒小子預備餅菜，這麼一來，牛兒小子也就不找是非啦，每日吃完了餅菜，在後頭院東牆根下有一塊石頭，吃完了躺在那兒枕着石頭就睡，多咱到吃飯的時候才醒，接着碴兒再吃，宋師傅也算是把事情混長啦，二俠客侯杰和子長了，也知道宋師傅單給牛兒小子預備點心，每到月頭算賬的時候，必要多給宋師傅三四兩銀子，暗含着就為教宋師傅墊辦牛兒小子的點心，並非是二俠客偏向着牛兒小子，皆因童林就是這麼一個師弟，留在鏢局子裏頭，若要是教牛兒小子受了委屈，日後恐怕對不起童林，這就是二俠客心裏的意思，別人那裏看得出來呢，如今到了五月節過節，孔秀張旺這兩個人跟牛兒小子最對勁，張旺的外號叫壞事包，沒有事他還要發壞，眼看着明天就要過節，暗地裏與牛兒小子說道，明天可就是五月節啦，咱們鏢局子裏頭，可是吃炙牛肉饅首，牛兒小子你打算怎麼樣，牛兒小子一聽過節，吃炙牛肉，遂向張旺說道，明天吃炙肉，我吃不了多少，可怎麼辦呢，張旺說道，不要緊，我有個主意，你不會今天拿開水化一點口鹼喝了，你不是明天就吃的多了嗎，牛兒小子不知道張旺他是發壞，遂說道，好小子，我不會化鹼水，你給我化一盃我喝了，就完啦，張旺點頭應允，等到晚上真化了一盃鹼水，教牛兒小子喝下去啦，這一來牛兒小子這個樂兒可就大啦，鹼水喝到人肚子裏頭去，人怎麼能受的了哪，牛兒小子一整鬧了一夜，是上吐下瀉，等到天亮啦，牛兒小子肚子裏頭宿食也就拉淨啦，可有一樣兒，餓的直不起腰來了，牛兒小子一餓，可就想起廚房的宋師傅來啦，我何不去找他要炙肉蒸饅首，自己想到這裏，夠奔廚房，那個時候天尚未亮，來到廚房，一開風門，牛兒小子就聞見炙肉的味氣好聞，屋子裏熱氣騰騰，牛兒小子不知道肉在那裏，饅首在那裏，舉目一看，宋師傅在炕上頭朝裏正自熟睡，牛兒小子看着宋師傅，口內說道，小子睡着啦，我要不看着你素日與我預備點心，我就趁着你睡着了，把你攔到水缸裏泡上，說着話，走到炕沿邊，用手一拉宋師傅說道，小子我餓啦，肉跟饅首在那裏告

訴我，宋師傅正在沉睡如雷之際，他也不知道是牛兒小子，他還以為到了吃飯的時候了，閉着眼睛說道，我將在這兒躺一會兒，你們成心拿我取笑，鍋裏面有的是肉，籠籠裏有的是饅首，將話說完，他一翻身又睡着啦，牛兒小子把話聽明白了，轉身先夠奔籠籠，把籠籠把開一看，裏面果然是熱氣騰騰的饅首，伸手由打裏面拿了兩個饅首，牛兒小子生平最不受吃饅首，嫌饅首不解餓，把饅首拿出來用手一拍，饅首可就成了饅首餅啦，由筷籠子裏面拿出兩根筷子來，回頭一看，見兩旁鍋台上蓋着鍋蓋，熱氣騰騰，牛兒小子准知裏面必是炙牛肉，自己走至在北邊這個鍋台，用手把鍋蓋掀開，往裏面一看，不由得心中歡悅，一看裏面滿滿蕩蕩俱都是五花三層，麼糕似的炙牛肉，牛兒小子也不怕燙嘴，用筷子夾了一塊吃到嘴裏頭，分外真香，口內不住的說道，這個肉炙的真好，又香又爛，一面說着，一面往嘴裏吃，也搭着牛兒小子飯量真大，他就一隻腳蹬着鍋台，一面說着，一面吃，等了不大的工夫，他把一鍋牛肉全都吃啦，只剩下半鍋湯，口中說道，噯呦，我淨願貪着吃肉啦，可忘了吃饅首餅啦，說着話，一抬頭，看見南邊鍋台順着鍋蓋冒熱氣，心中想道，大概那個鍋裏頭還有炙肉，自己說着話，把鍋蓋上，夠奔南邊這個鍋台，一伸手先把鍋蓋打開，往裏面一看，這鍋裏頭却是多半鍋炙牛肉，一面看着，心中歡喜，一面用筷子夾着肉，就着饅首餅又吃了二十多塊，他可是實在吃不下去啦，已竟都吃到嗓子眼啦，自己說道，噯呀，這一回我可吃飽了，再要吃，非把肚子脹破了不可，順手把鍋蓋上，自己連哈腰也不敢哈，出離了廚房，慢慢的夠奔後頭院，來到後頭院東牆根，躺在地下，枕着那塊石頭，躺下就睡着啦，這也就是牛兒小子，天生來福大，量大，造化大，這要是旁人，吃這麼一頓，躺在地下一睡，非受病不可，不提牛兒小子在此睡覺，單表前面阮和阮璧孔秀張旺一干羣雄，大家都知道今天過節，清炙牛肉蒸饅首，天快到吃飯的時候啦，頭一個孔秀先嚷，嚷道，天可不早了，我是真餓了，早些個吃完飯，我還要到街上去逛逛，你們還不去吃飯去嗎，大家聽孔秀之言，說

的有理，阮和向衆人說道論起來今天吃飯早一點，過節的日子吃完了，誰願意出去逛一逛，誰就走，這麼着倒好，說着話，阮和站起身形，衆人在後面跟隨，夠奔廚房，孔秀一進廚房，他就喊道，宋師傅大家俱都餓了，你與我們預備飯吧，雖然他這麼嚷，並無答言，孔秀一看，趕情宋師傅軸在炕上睡着啦，自己走向近前，用手一推宋師傅大腿，說道，我們大家要吃飯啦，你與我們快預備才好，宋師傅正睡的困眼朦朧，迷迷糊糊閉着眼睛說道，我剛才睡着，別跟着打攪，鍋裏頭有肉，屛裏頭有饅首，你們那位吃，那位去拿，孔秀把話聽明白了，口中說道，不要叫他啦，教他睡吧，咱們自己伸手吧，說着話，趕奔鍋台，伸手把鍋蓋揭起來，原來裏面沒有肉，淨是半鍋湯，孔秀一抬頭，看見南邊那邊鍋台，心中想着，不問可知，肉全在那邊鍋裏頭哪，自己又來到南邊那個鍋台，揭起鍋蓋，一看並沒有多少肉，也是半鍋湯，口中說道，你們大家看見了沒有，不問可知，宋師傅必然把肉盛在盆裏頭啦，咱把他叫醒了，教他給咱們預備菜，衆人齊聲說道，那麼你去把他叫醒了，孔秀走至炕邊，用手推着宋師傅，說道，你不要睡了，我們大家找不着肉在那裏，你起來與我們預備吧，宋師傅聽大家又叫他，萬般無奈，只得一翻身坐起來，揉了揉眼睛，口中說道，你們大家是誠心不讓我睡，說着話，站起身形，說道，這不是鍋裏有肉嗎，說着話，將鍋蓋揭開，用日向鍋內一看，說道，嚶呀，肉怎麼會沒有啦，一面說着，一面到南邊鍋台，把鍋蓋打開，一看也是一樣，遂說道，嚶呀，了不得啦，大概是狗進來了，把肉全給吃啦，孔秀聞聽，搖着頭說道，不能吧，啞嗓子宋說道，怎麼說不能哪，孔秀說道，要是狗進來吃了，必然弄的鍋裏鍋外全是肉湯，那才是狗吃的哪，要教我看哪，決不見是狗吃的，一定是牛吃的，阮和在旁邊答言說道，孔秀你不要胡說，牛兒小子一個人吃不了，這麼些個肉，孔秀聞聽說道，你不曉得，你別看他吃不了這些個肉，這裏面還有一盤臉水哪，阮和說道，甚麼水叫臉水，我不明白，孔秀指着張旺說道，昨天壞事包與牛兒小子出的主意，教他喝了一盤臉水，昨

天晚上他上吐下瀉，今天他借着驗水的力量，大概他把肉全吃了，你們如要不信，跟着我到後頭院去看去，把他叫醒了，一問他就知道啦，衆人聽孔秀之言，只得跟隨他夠奔後頭院，衆人由廚房來到後頭院，用目觀看，就見牛兒小子躺在東牆根陰涼之下，枕着一塊石頭，沉睡正濃，孔秀看見牛兒小子，向衆人說道，你們大家也不必叫醒了問他，一定是他吃了，斜眼太歲白寶，在旁邊答言說道，孔秀你怎麼看出是他吃的呢，孔秀用手指着牛兒小子說道，你們不信，你們大家去看哪，他嘴上的牛油夠多們厚，你們還看不見嗎，衆人過去一看，果然牛兒小子，嘴的四週圍着一個大油嘴圈兒，阮和還不相信，說道，你們誰把他叫醒了，問問他，決不能是他一個人吃的，若要別人過去，誰也叫不醒，惟有張旺壞事包知道他的毛病，非擰他不醒，接着說道，衆位，我過去叫他，說着話，來到牛兒小子的跟前，一伸手就在牛兒小子大腿根的裏面擰住了，一反手，擰完了，轉身就走，張旺准知道，要不跑，若讓牛兒小子揪住，這頓打轉不了。衆人就見牛兒小子，一翻身坐起來啦，手扶着大腿根，大聲的嚷道，喝，好大的跳子，咬着我啦，衆人聞聽，不由得暗笑，心說這小子真是皮粗肉厚，此時阮和走至牛兒小子面前，叫道，牛兒小子，廚房爇肉你吃了沒有，于恆聞聽，點頭說道，我吃完了，我才躺在這裏睡着啦，阮和一聽，還真是他吃啦，雖然是他吃了，還不敢惹他，若要一問他，他一惱，說話就講打架，只得說道，你既是吃了牛肉，你就睡吧，我是怕你吃不着，你睡你的吧，牛兒小子聞聽此言，翻了一個身又睡啦，衆人向阮和說道，大節下牛肉全讓于恆一個人吃啦，難道說咱們大家白着嘴吃饅首嗎，阮和說道，不要緊，咱們大家到前面，請示我師叔教他老人家想主意，咱們大家好過節，衆人聞聽，只得跟隨阮和到前面，來到櫃房，衆人起籠籠進了櫃房，用目一看，此時黃燦潘龍二人正陪着二俠客談話，皆因二俠侯杰清晨起來泡了一壺茶，有他們兩個人吃着茶，談着話，就在這個工夫，見衆人一齊來到櫃房，侯二爺就知道有事，遂向阮和問道，你們都到櫃房，莫非有甚麼事嗎，阮

和帶笑說道，師叔你要問，今天是五月初五過節的日子，咱們是炙肉蒸饅首，饅首可沒動，牛肉可都吃了，侯二爺向阮和說道，你這個人糊塗，炙肉就爲得是吃的，誰有能耐誰吃，都吃了不就完了嗎，告訴我作甚麼呢，阮和接着說道，炙那麼些個肉可是一個人全吃啦，侯二爺一聽這句話，就是一怔，遂說道，那麼些個肉一個人吃的了嗎，阮和遂就把牛兒小子，一個人把牛肉全都吃了的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二俠客聞聽，這才知道于恆一個人，把衆人的菜全吃啦，侯二爺聞聽，不但不報怨于恆，反倒樂了，遂向阮和說道，既是他一個人全都吃了，你們可別惹他，回頭叫夥計到對過牛肉館，有多少清炙牛肉全賣給咱們，不夠再炒菜，晚上再算帳，你們大家想吃甚麼要甚麼，衆人一聽，老人家之言，一個個心中暗想，于恆把衆人的菜全吃啦，他老人家應當把于恆叫來問問他，這可倒好，連問也不問，他們大家那裏知道二俠客的心思，皆因童林就是這麼一個師弟，留至在鏢局子之內，真要別的事情，發出了口角，那還可說，真要是爲嘴頭子食鬧起來，豈不令人恥笑，因此侯二爺叫衆人，在外面牛肉館叫菜，總算好歹有這個節對付過去啦，就由打于恆這一擋子事，勾起二俠客的心思來啦，自己坐定了一想，兄長跟隨童賢弟雲南捕盜，總算勢孤人單，若要到了八卦山，只有他們弟兄二人，未免有彼衆我寡之慮，現在鏢局子已然平和啦，我何不帶着徒弟們，以作兄長他們後援接應，自己拿定了主意，把徒弟們叫至面前，說明此意衆人俱都願意前往，惟有于恆得跟他商量商量，遂向衆人說道，你們誰到後頭把于恆給我叫來，這句話未說完，旁邊孔秀答言說道，我去，說着話，轉身形出去，夠奔後頭院，就是于恆剛睡醒，孔秀心中暗想，我要對他說前面老俠客叫他，他一定是不去，莫若我用話冤他，准知道于恆非有吃喝，他不能前往，緊走幾步，口中說道，牛兒小子，你不要在此困學，用手在自己頭頂上一畫圈，于恆一看，就明白了，知道是二俠客侯杰，孔秀接着說道，這個主兒方才頓了一鍋肉，還有一替饅首，兩瓶美酒，打算要給他們大家吃，我是怕你不知道，我特地前來給你

送信，于恆聞聽，趕緊說道，好小子，告訴他們千萬給我留點兒，別都吃了，孔秀說道，他們都在櫃房哪，你去晚了，恐怕就沒有你的了，于恆將話聽明，站起身形夠奔櫃房，來到櫃房門首，伸手起簾籠，來到櫃房之內，看見二俠侯杰笑嘻嘻的說道，侯禿子，頓牛肉饅首別給別人吃，都給我留着，二俠聞聽，就知道孔秀把他冤了來的，二俠只得認可應聲，不然下回他就不信啦，遂向于恆說道，傻兄弟，肉與饅首我不給你留着，早就沒有啦，一定是有你的，皆因我有一擋之事，要與你商議商議，我與徒弟們商議好啦，我打算牽着你們大家，前去尋找你帥兄去，你願意去，不願意去哪，于恆聞聽侯二爺之言，順口說道，我早就願意去，皆因在你們這個鏢局子住着，你們老不管我飽，因此早就不願意在此，侯二爺一聽心裏說，吃一鍋半牛肉，我還是落了包合啦，遂說道，兄弟你既然是願意去，咱們可是明天起身，于恆點頭應允，衆人商議好了，侯二爺命王三虎跟着，就爲得是教他報信探事，頭天晚上大家商議好了，侯二爺又囑咐黃燦潘龍在買賣上，多多的注意，第二天早晨起來，大家梳洗已畢，吃完了點心，侯二爺這才帶領衆人一同起身，各人包裹之內攜帶兵刃，由打杭州雙龍鏢局起身，狂奔雲南大道，路途之上，侯二爺可就受了罪啦，在一路之上，天氣又炎熱，走至在大樹林之內，于恆可就不走啦，躺在樹林子裏頭，要睡一覺，還得叫孔秀張旺在旁邊給他趕蒼蠅，只要睡着了，蒼蠅把他吃了，他也不知道啦，一覺就得睡到太陽快落啦，他纔醒，站起身形就走，衆人還得在後邊跟着他，這一路之上，牛兒小子是想吃就得吃，想喝就得喝，他要是想不走，誰也勸不動他，侯二爺就帶着這麼一個牛兒小子，一路之上，可算累贅極啦，在路途之上，非只一日，這一日由店內起身，起的早一點，走至在清竹塘冷風嘴，天這個時候，太陽可還未出來，這個事怨侯二爺不好，二俠侯杰他教衆人順着江沿走，爲得是涼爽，他可就忘了牛兒小子的毛病，見涼是想睡，江沿上，南面竹子，北面大江，有多們涼爽，牛兒小子走着走着，就向衆人說道，這個地方夠多們好啊，咱們大家在這休息休

惠再走，說着話于恆一回身子坐在竹子底下，面向北觀看大江，于恆這一走，二俠侯杰也沒有法子，遂向衆說道，既是于恆不走，咱們大家也坐下休息休息，於是衆人順着江沿一齊坐下，這裏面惟有壞事包張旺，孔秀春芳，這兩個人時常受于恆的欺負，若到了休息的時候，你兩個不會躲着他遠遠的嗎，但是，這兩個人還是偏願意跟于恆坐在一處，這兩個人在于恆身邊，左右一邊一個，挨着坐下，此時太陽還未出來，日色的旭光照的大江之中大亮，又兼着江中波浪翻滾，好似萬道金蛇在江中亂串，張旺正往江內觀望，猛見那大江之內有一尾江魚，浮於水面，正在游泳之際，張旺瞥知于恆會水，打算要把于恆指使到江內摸魚，他可說不出來，衝着孔秀遞眼色，往江中努嘴，孔秀見張旺衝着自己要神，可順着張旺的眼色往江中觀看，可也就看見江裏頭這尾魚，頭西尾東，浮在水面上正在得意之際，孔秀這個人夠多們靈巧哇，早就明白張旺這個用意，因此衝着張旺一點頭，遂向于恆說道，我說，牛兒小子，于恆一聽孔秀與他說話，遂叫道，孔秀有甚麼話，你只管說，別叫牛兒小子着急，孔秀帶笑說道，牛兒小子，你看這個地方倒也涼爽，坐地工夫大了，我就要睡覺，我是最愛跟你說話，我問問你，你在鏢行之內也是八條好漢，你所學的都是甚麼能耐，我要問問，牛兒小子一聽孔秀之言，含笑說道，你是誠心裝不知道，我會打達摩式的拳腳，還會韋陀八法神杵，我還會水，就是在水內摸魚，孔秀聞聽，帶笑說道，你不要吹牛腿，我沒見過你摸魚，你這是誠心冤我，于恆聞聽，着急說道，小子，你要不信，這大江裏頭有魚我就會摸，這句話未說完，就聽張旺說道牛兒小子，你要真摸魚，這大江中裏面就有一尾，你要真能把他摸上來，到晚上住店的時候，我買肉給你熬魚，教孔秀給你打酒烙餅，于恆聞聽張旺之言，舉目向江中觀看，可也就看見那尾魚啦，遂說道，張旺孔秀，這可是你們兩個人說的，我要到江中把這尾魚摸上來，你們要不請我，我可把你們兩個人腦袋揪下來，張旺聞聽，笑嘻嘻的說道，牛兒小子你要是捉不着這尾魚，應當怎麼樣，于恆瞪着眼睛說道，我要是摸不上

來這尾魚，晚間到店裏頭，我請你們兩個人頓肉饅首，孔秀不容牛兒小子將話說完，在旁邊說道，好，咱們就這麼辦，牛兒小子看你的，我們看你怎麼樣的摸法，于恆說道，你們兩個小子看着，手到擒來，說着話，于恆站起身形，用手按了按身背後降魔寶杵，挽了挽袖子，向江內便走，書中代言，于恆這個水性並沒有人傳授他，他是天然帶來的水性，他不像人家會水主兒，來到江邊，將身形一縱，往水內一竄，然後在水內再施展能耐，牛兒小子不然，這些個招數他是一概不會，他就彷彿平常盪河水的一般，大踏步往江裏頭便走，牛兒小子將盪了兩步，他那裏知道江與河不同，牛兒小子一脚登空，順着江邊流下去啦，此時可巧侯二爺正看見于恆墜入江中，又看見孔秀張旺在那裏，笑嘻嘻的暗笑，明知是他兩個人發壞，侯二爺是怕把于恆淹死，着急向張旺孔秀說道，你們兩個人休息就休息吧，必要冒壞，指使壞小子，這麼深的大江，倘若把他淹死，這個事可怎麼好，這句話尙未說完，就聽旁邊有人叫道，師叔你別着急，淹死于恆有我抵償，侯二爺聞聽此言，扭頭觀看，正是徐源，遂問道，你怎麼知這他淹不死，徐源帶笑說道，師叔你是忘啦，探清水潭的時候，不是我們三個人去的嗎，他的水性比我們兩個人還大哪，這個江水焉能淹得死他呢，徐源正在說話之際，猛見大江之中水一翻花，于恆由水內冒上來啦，徐源用手一指，師叔你看于恆水性如何，二俠順手往江中觀看，就見他仍然施展金蟾浮水法，浮於江面之上，直奔這尾大魚，于恆雖然是傻，他又有一個傻心眼，方才在江之上，觀看這尾魚，好像一尺多長，以至于恆浮着水，臨近細看，原來有五尺多長，江面露出一尺多長，原來是脊翅，于恆心中明白，知道江魚這還是一個小的，要是大江魚，真有一丈多長的，于恆知道魚在水內，若要到一尺多長，他可就比人的力量大，離開水他可就沒有能耐啦，今這尾魚五尺多長，准不好捉，于恆一着急，想出來一個主意，我過去用右手揪住他的魚尾，左手摳住他的腮，我用力一挾，我把魚挾折了，方能捉的住他，若不然，在水內我沒有他力大，真要今天捉不着這尾魚，張旺孔秀

這兩個小子的嘴夠多們厲害，他豈能饒的了，自己想好了這個主意，浮着水慢慢的前近，以至來到這尾魚的後面，于恆還是心急，恐怕這尾魚跑，右手向前一探，揪住了魚尾，這個魚尾是滑的，魚被這一揪，向水內一扎，于恆可就沒揪住魚尾，雖然是于恆未能揪住了魚尾，被江魚這麼一帶，于恆這一個樂可就大啦，頭朝下，隨着魚扎入江內去了，這一來可把岸上二俠客侯杰吓着啦，遂向徐源說道，了不得啦，于恆帶到江內，恐怕有性命之憂，徐源趕緊說道，師叔你別着急，你明白水內的工夫，你看于恆雖然扎入水內，他是往西追下去啦，侯二爺問道，你怎麼知道，徐源聞聽，用手向西一指，說道，師叔你沒看見嗎，江內水紋的痕跡現出一個大水圈來，這個水圈的痕跡向西，一定是于恆追下去啦，侯二爺聞聽，趕緊說道，既是于恆他追下那尾魚去，咱們就順着江沿追着他，不然回來他着不着咱們，說着話，侯二爺率着衆人順着江沿往西走下來了，不表二俠侯杰，單表于恆，被這尾魚一帶，扎入江中，自己可就掛了火啦，心中暗想，這尾魚真不成全我，就讓我把你捉住不就完了嗎，你一定還要逃走作甚麼，今天你逃到那裏去，我也必須把你捉住，想到這裏，在水中瞪睛觀看，就見一尾魚擺着尾，向西逃走，于恆浮着水，隨後追來，于恆越追的快，這尾魚越浮的快，追來追去，冒然這尾魚向江面上浮去，于恆也跟着提氣，用踏水法，向上一冒，可巧腦袋正碰在童林這隻小船的底上，只聽澎的一聲，可把牛兒小子的脖子給窩着啦，于恆翻睛一看，原來是船底，遂往後用了一個坐水法，退出小船的船底，到了小船後頭，船舵底下，于恆往上一長身，一提氣，用手搬住了船舵，往上一用力，他就把上半截身子露出來啦，睜睛一看，就見小船頭上站立正是師兄童林，懷抱着雙鉞，後面這個人手中擎着刀，却不認識，又見挨着還有兩個小船，北面一片鑼聲振耳，兩旁列擺無數的麻洋小船，船上的嘍囉兵各擎着刀槍，吶喊聲威，正當中一隻大船，正當中無數的寨主，兩旁邊刀槍林立，正當中船頭上，乃是老哥哥鎮東俠，正與敵人兩下交鋒，于恆只願往北面大船上看，未隄防教李

英腦袋上砍了一刀，幸虧牛兒小子一身橫練，不然，就性命難保了，李英捧刀要刺于恆咽喉，童林看見是師弟，這才高聲喊嚷，說道，別扎，是自家家人，李英這才把刀擊住，童林命李英站在船頭，童林趕奔至後船尾一伸手把于恆揪上小船，于恆看見師兄，起心內的一歡喜，雖然渾身上下一身水，衝着師兄雙膝跪倒，口中說道，師兄你可想死師弟啦，說着話，撲擊，撲擊，磕了三個響頭，童林伸手把師弟于恆攙將起來，說道，師弟先不必行禮，你來看對面大船之上，老哥哥與羣寇動手，賢弟你亮寶杵，助力相幫，于恆舉目向大船觀看，此時正是鎮東俠打走沅江的三鼠，牛兒小子不看則可，一看老俠客獨自仗劍在大船之上，于恆不由得一聲吼叫，口中喊道，老哥哥，休要担驚，今有于恆在此，料也無妨，說着話，由小船上縱身，打算縱到大船，自己又沒有那個能耐，只聽撲擊一聲，墜落大江之內，于恆二次浮水趕奔大船，來到大船的船頭，用手搬住船頭的橫木，爬上了大船，鎮東俠一看，原來是于恆到了，就見他渾身是水，口中嚷道，好賊，你們仰仗着人多勢衆欺負我們這個老頭，你們看看，把我們這個老頭欺負的夠多們苦哇，回頭又向鎮東俠說道，老哥哥你不用害怕，有甚麼事，都有我哪，他們欺負你，你可別哭，你要是哭，還得牛兒小子哄你，鎮東俠聞聽，又是可笑，又是可氣，可氣的昝于恆天真爛漫，說話不懂的深淺，可笑的是，傻兄弟一團的熱性，遂向于恆說道，賢弟，你既然到此作戰，你可要小心在意，爲兄與你觀敵就是了，于恆聞聽，回手撤降魔寶杵，衝着大寨主三孔獨角蛟馬彪馬雲龍高聲喊道，你們這夥小賊，竟敢在此施威，你們是那一個過來先死，大寨主見鎮東俠劍術精奇，劍斬紫面分水鯨喬玄齡，竇氏三傑被鎮東俠所敗，正要派人迎戰，冒然間又由水內鑽出一位猛烈的英雄，手擎降魔寶杵，上了大船，又見江岸上人聲吶喊，手內各擎兵刃，馬彪情知鎮東俠接應到了，回頭觀看二寨主谷瑞谷先知，馬彪遂叫道，二弟，你來看，敵人的接應到了，你怎樣禦敵，二寨主邁步向前，臨至寨主身邊，請大寨主附耳，有要言相商，大寨主只得將三節棍交與

囉兵，二寨主谷瑞搶步向前，在大寨主耳邊低言耳語說了幾句，大寨主聞聽點頭稱贊，好計呀，大寨主搶步對鎮東俠抱拳說道，老俠客不必遣人動手，您將猛漢喚回，本寨有片言與閣下相商，不知老俠客可肯相讓，鎮東俠聞聽，向于恆說道，寶元，我弟，暫且後退，待爲兄與寨主接談，然後再戰，于恆聞聽老俠客之言，瞪睛不悅，說道，老哥哥，他們既然講打，何不叫我大打一場，一個個俱都用我寶杵把他們砸死就完啦，鎮東俠瞋目說道，滿口亂語，還不與我後退，牛兒小子見鎮東俠不讓動手，只得往後倒退，侯振遠邁步向前，含笑對大寨主說道，但不知寨主有何金言，當面請教，馬彪抱拳向鎮東俠說道，老俠客方才本寨與于老俠客言語不和，兩下衝突，方有閣下亮劍搶船頭，我那三位盟弟年青無知，方才多有冒犯你老人家，老俠客劍下留情，本是老俠客寬恕他三人性命，是本寨親自目睹，本寨若再延戰，豈不是腆不知恥，應當在江面之上，把你老人家要求的四個人，網羅獻在您的面前，怎奈我山中是九寨，彼此未能通過意見，今請老俠客暫且回店，容本寨回山與各寨計議，是否相獻四個人，本寨必然派人到店中去信，不知老俠客可肯退步容讓，本寨願聽老俠客的示下，鎮東俠聞聽，點頭說道，寨主既肯原諒侯庭，侯庭敢不遵命，可是寨主休要食言，侯庭在店房恭候就是了，將話說完，回頭對于恆，于寶元說道，傻兄弟，隨爲兄這廂來，侯振遠衝着寨主一抱拳，回身一越，跳到自已小船之上，牛兒小子一反身，跳在大江之中，浮水夠奔江沿，大寨主馬彪見鎮東俠肯其容讓，退回自已小船，這才傳令，口中說道，列位寨主回山，嘍囉兵鳴鑼，退進金銀爛石島，鎮東俠這才向水手說道，我船靠岸，老俠客仍然是談笑自若，惟有童林童海川與李英孫亮暗自着急，皆因二俠率衆人接應已至，眼見得一箭成功，伸手捉拿四寇，不料想老哥哥反倒不戰自退，容對方緩敵之計，這三個人雖是不願意，又不好當面質問，只得隨鎮東俠小船靠了江岸，此時二俠侯敬山率領衆徒弟前來見禮，鎮東俠問明二弟率衆人的來意，侯二爺敘述前情，牛兒小子此時渾身是水，也過來見禮，旁邊站立

此時鎮東俠命二弟率領眾人等，與于老俠客重新引見，相見已畢，眾人這才跟隨鎮東俠夠奔龍潭鎮與隆店而來，工夫不大，來到與隆店的門首，衆人夠奔裏面，來到南爲上的上房，起籠籠往屋中觀看，此時貝勒爺正在放心不下，欲要派遣夏九齡至江沿打探，就在這個工夫見籠籠一起，不但三俠回歸，後面羣雄已至，貝勒爺心中暗喜，站起身形，向老俠客于成問道，老俠客此去多有受累，但不知沅江金銀石爛島事體如何，于老俠客回頭看着鎮東俠向貝勒爺說道，于成意欲解和兩造的糾紛，不料想寨主無理要求，遂就把在江面之上言語不和，兩下動手的情由，又把鎮東俠主張在店內聽信，前後事，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貝勒爺將話聽完，衝着鎮東俠搖頭說道，老俠客生平謹慎，如何縱敵緩軍呢。鎮東俠聞聽含笑向貝勒爺說道，非是侯庭不戰，只因內中有幾件事礙難，頭一件，我二弟所帶領之人，多不識水性，礙難動手，這是頭一件，第二件，缺少船隻，大江之中，非是用武之地，難保必勝，寨主明是緩敵之計，我等三人既有俠客之稱，不能不寬弘大度，因此侯庭當面應允，據侯庭想，馬彪決不能爲此四寇乘山脫逃，再者說他們是鐵善寺的門人弟子，也是有根有派，我們弟兄暫且回歸店房之內，一來我等大家商議進行的方法，再者等候山中來信，我等再爲謀劃，也不爲晚，貝勒爺聞聽，這才明白鎮東俠的用心，遂說道，還是老俠客遠見高明，我等實在不及，老俠客請坐吧，此時董海川在旁邊也就聽明白啦，然後大家落坐，鎮東俠細談在江面動手前後一切的事情，衆人說了會子話，這才叫店裏夥計預備早飯，衆人用罷早飯，然後大家散坐吃茶，就在這個工夫，外面店裏夥計進來，向侯庭說道，老俠客，外面有金銀爛石島遣人前來，面見衆位俠客，有要事相商，侯老俠客聞聽，說道，此人現在那裏，夥計說道，現在外面聽候您的呼喚，鎮東俠聞聽，遂向夥計說道，你把他請進來，夥計一聽，轉身出去，等不大的工夫，就見夥計把籠籠一起，由打外面陪進一人，鎮東俠舉目觀看，就見此中等身材，大約有二十多歲，臉上長的很精神，身穿寶藍綢子大褂，白綿綢褲褂，足下

白襪雲鞋，鎮東俠正自觀看，就見徐源來在自己面前，用手指着來人，說道，師傅，這位就是清水潭少寨主，玉面小龍神，羅威，羅聲遠，徐源又向羅威說道，這是我師傅，他老人家姓侯，有甚麼話，當面請講吧，羅威聞聽，遂說道，老俠客，小子奉我家寨主差遣，來到龍潭鎮興隆店，面見眾位俠客，今有我家寨主回山會議之後，大概是爲我們山中窩藏的四個人，派遣小子請三位俠客進山，有要事相商，三位俠客若肯前往，小子回去稟知我家大寨主，備船迎接，若要是三位俠客不願意進山，請您示下，羅威好回山交令，我家寨主叫我立等回音，不知眾位俠客尊意如何，小子願聽示下，鎮東俠聞聽，含笑說道，方才有勞少寨主遠勞至此，我輩豈是那無決斷之人，有勞閣下回山稟知寨主，就提我等隨後就到，少寨主我們也不敢多留，恕老朽不遠送了，鎮東俠說完了這話，衝着羅威一抱拳，說了一個請字，羅威與眾位俠客告辭起身，貝勒爺見羅威走後，遂向鎮東俠說道，老俠客據我看羅威到此，要求進山，恐怕宴無好宴，會無好會，老俠客不可不防，鎮東俠聞聽，微笑說道，貝勒爺請放寬心，別說他沒有意外的變更，就算他有特別的手段，也不是候庭說句大話，有我與于童二位料也無妨，我三位若不敢前往，豈不令他等小看，請爺放心，我與于老俠客商辦進行，貝勒爺聽候庭之言，心中很有點懸虛，無奈事已至此，也就無可如何，就見鎮東俠與于洞海說道，老人家，這一場事却是您的中人，還求您跟着辛苦一趟，從中維持，于爺到了此刻，也就點頭應允，鎮東俠又向李英孫亮說道，你們二位本是雲南的二位原差，你們二位也得跟着去一趟，這時候小蓮花于秀也要跟了去，爲得是伺候他伯父，大家商議已定，仍然鎮東俠囑咐候杰在店房之內，保護貝勒爺要緊，這就是鎮東俠細心之處，怕的是賊人暗地攪鬧店房，貝勒爺若有了差錯，誰也担不了，鎮東俠將事辦完，這才與貝勒爺告辭，老俠客于成，童林童海川，與李英，孫亮，小蓮花于秀，一同由店房出來，夠奔江沿，出離了龍潭鎮不遠，就是沅江的江沿，就見江中停着一隻大船，在江岸上，站立一人，點手向衆人呼喚，口

中說道，衆位俠客，我等奉寨主之命，在此久候多時，請三位俠客登舟進島，侯振遠閃目觀看，原來就是羅威，遂帶笑說道，我等又勞動少寨主了，說着話，衆人來到江沿，衆人登跳板上船，在船上迎面放着三把交椅，三位俠客一齊落坐，李英，孫亮，于秀，在後面捧着兵刃站立，此時羅聲遠上船，命嘍囉兵解纜繩，撤跳板，起錨開船，用篙點岸，船隻掉頭，離開江岸，蕩游游直奔蘆葦塘，穿過了水巷子，來到山島的島口，鎮東俠舉目往山頭上觀看，山頭插着一面紅旗，隱隱的有無數嘍囉兵，在上面搬運石塊，山口當中是水，兩旁山頭對峙，看着透着凶險，這隻船進了山口，穿山而過，白茫茫一片是水，觀看正北的上面，就是金銀爛石島大寨，在山坡下有十五間船塢，爲得是下船的所在，就覓船塢後面成雙行的嘍囉兵，雁排翅擺開，正當中站立闔山的寨主，爲首三孔獨角蛟馬彪馬雲龍，率領本山的八寨，在船塢之內，等候迎接三俠，侯振遠正在觀看之際，船已臨岸，船上的水手先跳上岸去，繫纜搭跳，然後單膝點地，請三位老俠客棄舟登岸，我家寨主擺隊相迎，鎮東俠見寨主率闔山之衆，前來迎接，只得棄舟登岸，將才來到船塢，大寨主馬彪向前搶步，口中說道，衆位俠客到此，恕本寨未能遠迎，當面請罪，侯庭接着說道，我等拜山來遲，望寨主海涵，大寨主接着說道，此處不是講話之所，請三位俠客山內待茶，侯振遠抱拳說道，寨主請，大寨主傳令回山，兩旁邊鑼聲振耳，九位寨主陪着三俠由船塢起身，夠奔大寨的寨門，復又進了二道寨門，鎮東俠用目觀看，寨內並無有甚麼埋伏，無非兩旁嘍囉兵站立伺候，進了三道寨門，兩旁東西的配廊，正當中的正廳，就在聚議分賊廳的兩旁，站立約有一百名嘍囉兵，俱都是藍布褲褂，藍絹帕罩頭，足下酒鞋白襪，懷中抱着鬼頭刀，一個個威風凜凜，聚議大廳之上，迎面擺着八扇圍屏，圍屏的前面，放着一張棹案，其形似帥案，後面擺着一把金交椅，兩旁邊站立約在四十名嘍囉兵頭目，一個個衣帽整齊，垂手侍立，大寨主來在台階下，向三俠抱拳說道，請三位俠客廳內談話，衆人只得抱拳說道，請，衆人一齊上了大廳，大寨

主向于成抱拳說道，老俠客年過百歲，應當在當中上座，于成聞聽心中暗想，心說這是大寨主誠心看我的勁頭兒，佔山的寨主首座不應當別人坐，若要是別人坐了首位，除非是搶山寨，把寨主趕走，不信，我在當中落坐，寨主可就有的說的啦，他不說我爲了事到此，他說我有意霸佔他的山寨，一聲山令下，當場動手，一陣混殺，可就沒有講理的工夫啦，我豈能上他的當呢，想到這裏，遂向大寨主說道，我等是奉寨主之約，來到貴寨，豈能搶寨主的上座，咱們還是便坐好談，大寨主聽于成之言，用目看了看，遂向左右說道，爾等們搭座，此時兩旁一聲答應，立刻攔開了坐位，上首三座，下首九座，大寨主這才讓坐，上首鎮東俠，于洞海，童海川在上座落坐，下垂手大寨主按次序落坐相陪，此時手下人放好了茶几，獻上香茶，茶罷攔蓋，于爺總算是了事的中人，首先發言，抱拳向大寨主說道，于成多蒙不棄，寨主允可，于成爲兩造說和，今蒙寨主將我等約到島內貴寨，不知寨主有何金言，老朽願聞高論，大寨主馬彪聞聽于成質問，遂說道，老俠客，今日在江面之上，多蒙侯老俠客手下留情，寬恕我三個師弟，是某銘於肺腑，感情不盡，我等回寨大家商議，本應當綁四寇，獻於老俠客的面前，只因我們弟兄佔山多年，略有微名，知道底細者，說你我道義示交，以四寇相獻，就怕是外人不知，他不說你我江湖的義氣，他反說，我等弟兄爲三位俠客所敗，掃蕩金銀爛石島，拿獲的四寇，要是那麼一來，於我等弟兄名譽上大有妨礙，于老俠客聞聽，遂向寨主抱拳說道，那麼着依寨主之見，這個事怎麼辦呢，大寨主用手指下面的八位寨主，向于成說道，我們弟兄爲練工夫的起見，在後山聘請能人，修蓋了一座達摩堂，這達摩堂是仿造古少林寺，自行走輪轉絃的拳腳，裏面是九九八十一間，按八十一門武術，裏面飛禽走獸，昆虫人物，皆都在武術之內，我等商議已妥，將韓寶，吳智廣，陸寅，陸豐，當場細綁，押入中央戊己土，我想三位俠客，既有俠客之稱，天下武術決瞞不了三位俠客，我等與三位俠客定日限打賭，三位俠客若能打進達摩堂，伸手捉拿四寇，我們弟兄情願在

三俠的面前請罪，可有一件，達摩堂之內，並無有暗昧，那是我九個人練工夫的所在，可不準用寶刀、寶劍，在裏面亂砍，若要砍壞消息，我們弟兄可不能認可。三位俠客以爲如何，于成聞聽，接着說道，若要我們三個人破不了你們的達摩堂，應當怎麼樣呢，寨主聽于成之言，仰面狂笑說道，老俠客，若破不了我的達摩堂，也就不必再來金銀爛石島與我們弟兄相見，于成將要答言，就聽旁邊童林厲聲說道，寨主你且停講，我且問你，這達摩堂將四寇放在當中，可是叫我們親眼得見，若是你教我們看着四寇網綁在達摩堂中央戊己土，然後與我們打賭，把我們送出山外，你把山內外監守的嚴秘，別說人進山，就是飛鳥也難過，耗到了日限已滿，你不說你們山勢堅固防守，你必說三俠無能破不了你的達摩堂，你要是誠意與我們打賭，你得叫我們親眼得見這達摩堂的形勢，看着你把四寇網綁好了，攔到達摩堂之內，山上准其我們出入，然後再定日限，方爲有效，就憑你一面之詞，我們也不上你的圈套，也不是我們不敢破你們的達摩堂，你得把事情作出來，讓我們看看，然後再訂期打賭，可不知此時寨主你的意見怎麼樣，大寨主馬彪，馬雲龍聽童林的一片言詞，遂說道，俠客你太小心了，作寨作事豈能不通情理，請俠客放寬了胸懷，三位俠客願意與本寨賭賽。本寨當着三位俠客，將四寇網綁，我親自陪着三位俠客將此四人送在達摩堂之內，並請三位俠客觀看達摩堂內容的姿勢，然後再定限期，三位俠客不願意出山，我在本寨之內，預備潔淨的房屋派妥當人伺候，到晚間任憑三位俠客隨便出入，決無本寨之人敢攔，三俠若不願意在本山，請俠客回店，晚間本寨派船在江沿等候接，迎接進山，然後再派人將三俠送至達摩堂，等到天亮的時候，我仍然派人將三俠送出金銀爛石島，到江岸之上，本寨決無刁難，童俠客您的意下怎麼樣，童林聞聽，接着說道，寨主說的話倒也很好，你先将四寇網綁，我等隨他到達摩堂觀看就是，寨主聞聽，微笑說道，童俠客我明知閣下必有此一問，我早就把四寇網在塔前，回頭向塔下說道，左右，把他們四個人推上來，大寨主話言未了，就見由台塔

之下，兩個嘍囉兵架着一個，四寇俱都是繩捆二背，就見韓寶走上廳來，向寨主高聲喊道，寨主，我們弟兄千里投朋，萬里投主，實指望逃在寨主的廳下，逃災避禍，不料想反到自投虎口，今被寨主當場捕獲，反不如我們在外面漂蓬，想不到寨主你人面獸心，總算我們自入羅網，寨主見韓寶說話無禮，馬彪遂厲聲說道，爾等既然被獲遭擒，那有那麼些個話說，本寨鐵善寺的門徒，焉能袒護盜竄採花的盜寇，左右，將他們押在廳下，寨主將話說完，左右將韓寶等四人押在廳前，回轉身來，左手撕髻，看着童林，右手向台階下一指，說道，童俠客，你可曾看見了，此時請三俠夠奔達摩堂，前去觀看，不知三位俠客可願隨本寨前往，童林聞聽，遂向寨主馬彪說道，寨主，頭前引路，我等情願相隨，大寨主聞聽，向階下一聲令下，爾等伺候了，寨主傳罷將令，在階下有四十名嘍囉兵頭目，押定韓寶，吳智廣，陸豐，陸寅，在階前等候，此時大寨主馬彪率領崗山寨主，陪着三位俠客，與李英，孫亮，于秀，一同由大廳起身，下台階石，往西繞着大廳，夠奔後寨的寨門，出了寨門，一直夠奔正北，于洞海遠遠就望見達摩堂，遠看着就好像四週圍是漢白石的欄杆，其實不是漢白石的欄杆，乃是用木頭做成漢白玉石犀牛牛座的形勢，八方俱有台階，台堆是九層，這座達摩堂是坐北向南，三層滴水，在達摩堂房脊上，豎起一座高杆，上面懸掛一面大旗，杏黃緞子做的，紅火沿，紅月光，上面寫着黑字，離着遠看不甚真，正自觀看，已然離達摩堂不遠，就見達摩堂四週圍硃紅的抱柱，裏面是半截硃紅隔扇的窗戶，底下是條磚砌出來坎牆，上面是硃紅的踏板，迎着台階當中一個門口，兩扇硃紅門，業已開放，上面青銅的獸面，口含着金環，一對門鉞，在門口上橫着一塊匾，紅匾青字，上面寫着丙丁，迎着門口站着一個假人，造得與真人一樣，書中暗表，這個假人，原是木頭與藤子做成的胎，腦袋是紙窠子做出來的，與真人的五官像貌一個樣，頭上是藍綢絹帕罩頭，身上穿着藍布褂，腳下是白襪油鞋，藍抄布紮腰，迎着門口站着，作出五行拳的架式，皆因這座達摩堂三層滴水，按地人三

才，五方合成五行，四週圍八個門，按合八卦，九層台塔，合成九宮，裏面俱是相生相尅，雖然裏面八十一間，八十一門武術，可是按二十八宿的值日，今日是四火宿當值，尾火虎，翼火蛇，室火豬，嘴火猴，故此今天開南邊這個門，這是書中的代言，于成子老俠客由外面就不過看個大概，此是馬彪馬雲龍率各寨主請三俠一同進了達摩堂，這個時候，消息一概不能動，皆因是大寨主沒掛上總絃，若要是晚間到此，寨主只要把總絃掛好，若要是由外面人往裏頭走，可也不是不行，只要你熟識拳腳武術，只要一進這個門，碰上這個木頭人，只要你腳底下踏住這個木板的消息，這個木頭人就跟你動手，只要你會他這一套拳腳，與他接招打式，把這趟拳腳打完了，這個木頭人他也不能動，皆因他腳底下踏着木板底下的絃走滿啦，這個人自然就不能動啦，若要打算再用這個人兒，必須由當中地道下去，把木板底下的絃上好，這個假人兒還能動手，打這一趟拳腳，今天絃可是全都上好啦，就是未掛總絃，這個消息才不動，童林跟隨寨主進了頭門，用目觀看，東西兩旁俱有門口，門可是圍着呢，惟有對面二道門，乃是兩扇藍門，門可是開着哪，門口上面有一塊橫匾，上面是藍匾金字，寫着甲乙二字，暗含着木能生火之形，粗心的人可看不出來，迎着門口站着一隻仙鶴，那位說，仙鶴也在武術之內嗎，閱者諸君有所不知，要按着達摩老祖留下八式拳，裏面有這麼一招，名叫鶴立沙灘宜步履，指拳八面任回伸，因此仙鶴有翅打八方之能，才把他用在武術之內，閑言少敘。寨主陪着三俠進了二道門，看東西門口也關着門呢，惟有三道門開着，是兩扇黑門，門口上有一塊橫匾，黑匾白字，寫得是壬癸二字，按合水能生木之象，二道門，門口之內，站着一隻人熊，皆因熊有拔山之力，靠山之能，因此軒轅皇帝把他用於武術之中，無非三俠看了看，可就來到了四道門，這四道門乃是兩扇白門，在門口上也有一塊匾，是白匾金字，寫得是庚辛二字，明明是金能生水，迎着面臥着一隻炸爛的猛虎，童林一看，明白這個意思，知道虎背三絕藝，爲得是擋住第四道門，此時童林無暇多看，進了第

四道門，可就看見第五道門。啦，第五道門乃是二個黃門，上面也有一塊匾，黃匾紅字，寫的是戊己二字，觀看五道門內裏面並非是飛禽走獸，水中鱗介，乃是一位達摩尊者的神像，與真達摩造的是分毫不差，看着很嚴威壯觀，高大的法身，可也是木頭與籐子做成的，身上穿青僧衣，大領闊袖，外罩棋子布的背心，腰繫黃絨繩，約有核桃粗細，相襯燈籠走穗飄擺，足下胖襪開口僧鞋，往臉上觀看，面似烏金，僧頭不剃，連鬚落腮的鬍鬚，兩道九節獅子眉，直插入髮，一雙環眼，獅鼻闊口，大耳朝懷，合掌問心，在旁邊有一個架子，上面橫着一條九耳八環杖，又名叫禪杖，是鈍鋼打造，鋒光瓦亮，童林看着雖然是一個假人，做得倒也威嚴，在達摩身背後，好像一間屋子，又像一個鐵籠，約在八尺見方，四週圍鐵立柱，約有鴨卵細粗，形似烏兒籠子籠條一般，在正當中有一個門，也是拿鐵立柱做成，上面有一根鐵鎖練，上面頂子上也是鐵立柱做成，簡直的就跟裝烏兒的籠子一個樣，怎麼能看得那麼真切呢？原是在鐵籠的上面房頂上，用鐵練子吊着一個皮缸那麼大的一個燈油壺，四週圍有八個仙鶴脖子似的燈嘴子，裏面是棉花稔，四週圍點着的燈頭兒，照的達摩堂之內，無一處不亮，這個燈晝夜不息，到了時刻，往裏面添油，在這個燈壺上面，有一個簸籬大的黃銅燈罩，一來爲得是搗光，二來爲防危險，童林將觀看完了，就聽大寨主一聲吩咐，命嘍囉兵將鈴嘴鎖用鑰匙開開，嘍囉兵聞聽，那敢怠慢，趕緊將鎖開開，鐵練撤去，把門兒開開，馬雲龍吩咐將四寇推到裏面，兩個嘍囉兵架一個，將韓寶，吳智廣等，推在鐵籠之中，童林趁往裏面推四寇之時，往裏面觀看，原來裏面是鋼板鋪地，就見嘍囉兵串好了鎖練，上好了鈴嘴鎖，馬雲龍用手指着鐵籠，向童林說道，童俠客，請看，今將四人困於樊籠，已按前約，童俠客但不知你人老才可會願否打賭，童林閉聽，一陣冷笑，口中說道，寨主，童林願從方才與寨主所訂之約，但不知寨主以多少目限爲度，大寨主馬彪聞聽，向童林說道，今三位俠客在此，我以百日爲限，一百天三位俠客若能破的了達摩堂，伸手捉拿他們四個帶罪之人，

我等弟兄九人，情願束手待綁，在三位俠客的面前請罪，百日之外，三俠客破不了達摩堂，應當如何，本寨要請問，童林聞聽，仰面不住的狂笑，說道，寨主，童林奉命百日限捕盜，限期滿可將滿，寨主定百日之約，寨主等得了一百天，童林如何會得了呢，請寨主促短日限爲使，馬彪聞聽童林之言，復又說道，童俠客既不願意延長，可以定六十日之約，童林傲然含笑搖首說道，六十日太已的延長，大寨主聞聽，身形向後倒退，看了看童林，說道，童俠客既然嫌日限長，請俠客自言限期，童林一陣的冷笑說道，寨主我以爲甚麼達摩堂，不過就是八十一門武術，何必日限太多，也不用三朝五日，由今日爲始，等到明天必破你的達摩堂，如若日出扶桑，破不了你的達摩堂，我們弟兄三人，決不能正視你的金銀爛石島，我兄弟三人抱着腦袋滾回莊中，絕不出世，四寇任他們逍遙法外，寨主你看如何，大寨主馬雲龍聞聽，上下打量童林，將右手大指豎起，口中說道，果然不愧俠客二字，可是君才一言，童林說道，一言出口，如白染皂，豈肯失信，大寨主接着說道，俠客可敢擊掌，童林說道，這有何妨，童林說着話與寨主擊掌，寨主復又對童林說道，本應當款待三位俠客，怎奈今夜晚破達摩堂事情要緊，本寨不敢多留，回頭吩咐嘍囉兵擺隊相送，說着話一聲山令下，外面鳴鑼齊隊，童林此時只得向寨主抱拳說道，我等就此告辭，說着話，邁步一同出離了達摩堂，外面寨主擺隊將三位俠客，李英，孫亮，于秀順着舊路送至前山，江岸船塢，船塢之下，停一隻大船，請三位上船，寨主抱拳相送，口中說道，六位暫且請回，晚間本寨恭候就是了，童林站在船頭，抱拳向寨主說道，晚間再會，說着話，船已離岸，童林看着寨主率領嘍囉兵回山，他們這隻船出離了金銀爛石島出口，穿過蘆葦塘，船臨大江江沿，嘍囉兵將船隻攔岸，三俠帶着李英，孫亮等，棄舟登岸，童林打發船隻回山，大家這才夠奔龍潭鎮而來，後面的二位老俠客只得跟隨，于成看着童林作事爽快，落落大方，又想起方才在寨中與寨主打賭，說話心直口快，想着自己倒暗笑起來，這裏面惟有鎮東俠，方才見童林與寨主在

達摩堂打賭，一夜能破達摩堂，裏面並非淨是拳術，內中飛禽走獸，

非飛鳥

皇帝以靈動組織武術大綱，我也得問問童

皆在武術之中，

難道說童林畫能知曉其中的奧妙嗎，我自己，邁步向前，行至童林的耳邊，口中說道，

童賢弟，慢着行走，爲兄有一言敢問賢弟，童林正往前走，聽後面老哥哥呼喚，遂住了脚步，回頭叫

道，老哥哥有何話當面請講，鎮東俠看着童林說道，童賢弟，今天你在島內達摩堂與大寨主定限打賭

，破達摩堂八十一門武術，我且問你，裏面飛禽走獸他的武術，你我怎樣打法呢，童林聞聽，侯庭侯

揆遠之言，微言含笑說道，老哥哥，小弟原不敢應允破達摩堂內中的武術，原因常初小弟在江西臥虎

山玉頂玉皇觀，跟隨二位老師學藝之時，蒙師之教，傳授我一十五載晝夜的苦工，最後相傳於我拳經

秘訣三卷，內中也有禽獸昆虫，那時小弟不明，方才與老師請教，吾師說道，汝豈不聞古時候軒轅氏

指猿猴而留技藝，虎有三絕，猴子有三躲六內之功，查天地之氣候，仿萬物之靈動。遠取諸於物，近

取諸於身，那一物不是由打靈動而來，那時我聽師之言，如夢方醒，恍然而悟，這才隨恩師習學，未

想到今日在達摩堂得遇武術之精華，錯非當年師尊所教，豈敢與寨主定期打賭，鎮東俠聽罷童林一片

言詞，不由得暗中佩服，不枉我盟弟與一家武術，看起來倒是博學多聞，遂向童林說道，賢弟既然胸

有成竹，爲兄可就放心了，說着話，進了龍潭鎮北鎮口，順着十字街，往東來到興隆店，進了店門，

來到上房屋門首，于洞海起簾籠往屋中觀看，就見貝勒爺正與二俠侯杰談話，書中代言，自由打三位

俠客帶着于秀，于英，孫亮，由店中起身進島赴約，貝勒爺就有些放心不下，去的工夫不小了，貝勒

爺這才請二俠客商議，打算命人到江邊打探，正在商議之際，就見簾籠一動，衆人由外面進來，貝勒

爺這才放心，遂衝着三位俠客欠身說道，三位此去金銀爛石島事體如何，于洞海向旁邊一閃身，說道

，貝勒爺若問，問童林便知，貝勒爺見于洞海往童林身上推，情知內中有事，遂向童林問道，海川，

金銀爛石島裏由見寨主有何成見，童林聞聽，只得搶步向前，對着貝勒爺就把在島內打賭定期的前後面情，與貝勒爺細說了一遍，貝勒爺將童林的話聽完，看看童林，又看看二位俠客，說道，童林雖然作主，你們二位的意見怎麼樣呢，鎮東俠未及開言，于成接着說道，貝勒爺您也不必多問，事已成孰，無非今夜晚破達摩堂就是了，貝勒爺聽罷此言，也就無可如何，要知是晚三俠率領衆門人，到了金銀爛石島，如何大破達摩堂，且看下集便曉。